

1936

(紀世九十至 世八十)

唯史 物觀 世界 史

從資本主義之發生至成熟

IV

神州國光社



蘇俄
波卡洛夫
夏尼合著

方天白譯

漢譯
唯物觀
世界史

第四册

神州國光社刊行

第一版序文

敘述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社會鬥爭史的本教科書，已根據國立教育審查會採用之綱目編成。想能供中等學校（工業學校，工人學校，蘇聯黨校，第二級學校等）之用。

本教科書豫定分爲九十小時。實際上，本書若干部份，爲加強獨立研究之能率，不能不有些省略。歷史鐘點在九十小時以上之學校，須利用有多量補充材料之自修課題，來作研究式的學習。

本教科書以學習者獨立研究之方針爲基礎，俾學習者在作各個問題之更深進的研究以前，能完全把握那個時代。顯明地，沒有這種豫備知識，各個現象的研究，將成爲無的放矢。同樣，縱使讀過許多古書，而不充分理解與其有關係的時代，也將成爲不理的放矢。校中研究歷史，祇去爛讀或檢索歷史文件(Documents)就算完事，其結果是如何微弱，已有實踐的明證。這樣做法，必然成爲斷片的，零碎的，無關係的，孤立的主張之無系統的把握，僅造成歷史的破產，以及人名，名稱，術語，年月或時代之萬花撩亂

的錯雜罷了。

就本書的檢討而言，就對於本書結論和主張保持批評的態度而言，就擴大學習者之歷史眼界並適用馬克斯主義研究方法的能力而言，將學習者的所得，用文件書目來加以詮釋是非常有意義的。

各序論中均注重由研究而來認識那個時代的若干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將在本文中詳細說明。爲作獨立研究，並根據這些問題舉出些參考書目，又擬出些自習課題。各序論中又述及與以前各主題之關係，與以若干社會學的通論。叫學習者們不僅在最初一次接觸序論，而應每逢研究一個主題的材料時，就去反覆參照一次，這並不是無益的。

自習課題，自然只不過是一例。由實踐上或者可以生出適合地方之活動條件的新問題。如從片面的來解決這些問題，是失當的。但如將這些問題一個個分配與各工人小組間，叫各小組再以之分配與各組員，那就會很有利了。

在授課時，叫學習者們作成各種名稱，地理名辭及著名歷史人物傳記的索引，並編製各政黨政治家等見解與立場之顯明的表格，以及人名表，名稱表，比較表等，是有益

的。

本書中可以看到反映各時代的記錄與文藝作品等等的舉出。教授爲使講義活潑有趣，也須利用這些材料。

自然，文藝作品當研究其時代和軼事時，應提高其情緒的要素。因爲篇幅有限，參考書項下所舉的文藝作品，不獨無法註釋，甚至簡單的特徵也不能舉出。這些作品之文藝上及社會上的價值，並不是一樣的。爲反映作者的精神與感情，這些作品中的多數，都是主觀地並且有傾向地描寫着那個時代的。在歷史的現象和人物之外，又加上描寫作家生存的時代生活和社會環境的特徵。教授自然應當考慮到這個事情，而深切注意地考察並組織學生的研究。個人同志或團體間談話和討論等等時，應提出文藝作品之史信爲如何的問題。

本書若下部份，得因鄉土之史的研究而加深。由參觀，研究史料保存所的材料，集合同志作考古的討論等等，來蒐集關於成爲研究對象的時代的材料，這在各分區中，是應該做的。這種研究方法，對本書中關於俄國史——特別是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一九

○五年革命諸事件——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諸事件等部份，便可實行。此外至少要有一次參觀。這是爲了明瞭技術及生產發達過程起見而對手工場和工廠的參觀。

應當特別提出叫學習者舉出對社會鬥爭史的題目作實踐的研究，即各種歷史上的題目（紀念日，節期等），向各種聽衆演說。

用實驗室的方法(Laboratory Plan)來演習全課題是不必要的，它的效果也很靠不住。

有時教授亦可用談話來和團體間進行研究。在談話前，教授須作一個梗概或詳細的計劃；談話的前數日，應叫學生根據教科書分擔地來研究課題。這樣有組織的談話，當可增加興趣，並在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進行學習。

這些談話可減輕課程之負擔，並使本書其他部份之實驗的研究真實地組織起來。

本教科書是U·M·波卡洛夫及A·Z·雅尼夏尼所指導的莫斯科各教育家團體之經驗與共同活動的結果。

本書著者爲下列各同志：N·A·亞爾賽涅夫，L·A·本邊諾發，A·G·波克

席卡寧，U·M·波卡洛夫，A·M·威維倫，P·B·厄哥洛夫，N·M·愛幾托夫，A·Z·雅尼夏尼，N·P·波里雅科夫，S·A·洛曾特列退爾。本書各章及材料，全部都無例外地在合作者的會議上作過審訂，其後並受過編輯部的審查。

第三版序

本版經過改訂增補，增加了在繼初版而出的第二版上所遺憾未能加入的必要的補充和變更。當本教科書改訂時，預定不僅要改善其實質，而且要將十八至二十世紀社會鬥爭史教程訂為九十小時以上的授課。對於適應各學校的課程方面，也曾特加注意。但因出版的不便，故未能將這書內容擴充過大。

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冬，本教科書在幾次集會上，即歷史家馬克斯主義者協會方法論部之會議，莫斯科職業教育部工業學校教員及莫斯科工人學校教員之集會上，曾加以特別的審查。本書中即以這些集會上教員等所提出的意見為基礎，加上許多更改。著者等不能利用批評家方面的指正，覺得非常抱歉。這也是因為到這版改訂完畢時，除一二者

外尚不曾見到批評的緣故。

本書比之最初兩版，在材料的配列上，是加了些更改。全章補充的，有以下各章：第四章關於一八四八年德意革命的部份，第六章關於十九世紀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美國的部份，第八章關於美國工人運動的部份。有許多章，補進了新的項目。同時內容的大部份，也經過根本的改訂。對於方法論的結構，亦曾加改正，本教科書的這一部份，就新增訂了各章方法論的序論，重要事件年表，練習問題及自習問題等。同時其數量亦減少。旅行的課題，也補了進去，並列舉最新出版的參考書名；反之，如書店中難於看見的書和學校圖書館中不很有的書，均自本書目錄中刪去。掛圖和電影，都已加上。學生不常用的年表，則付省略。

著者當本書改訂之際，對不吝予以批評指教之各位同志，謹表謝忱。

第四版序

在前版上，著者覺得第十二章關於大戰後東亞國民革命運動的材料不甚充分，特在

這第四版上新增敘述這個問題的一章。本書中所引用的語句，均據原文的新譯或新版考證改訂。以前各版中插圖的一部，因技術的關係，均易以他物。至其他各點，本教科書則亦仍既經增補改訂之第三版，無多更改。

第五版序

這版比之以前所出各版，有好多章都補充了關於主要最近的事件（全蘇十六次黨大會，反革命陰謀諸團體之發覺，印度，中國等地之各種事件）。此外，本文全部都經過檢討與改訂。方法論的方面，也有些變動。因出版的關係，本教科書分爲三冊。

一九三一年三月

漢譯
唯物史觀世界史 第四冊

目次

初版序	一
三版序	五
四版序	六
五版序	七
第一章 十八世紀之歐羅巴與亞美利加	一
一 英吉利產業革命	二
產業革命前之英吉利——農業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後之英吉	

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二 北美合衆國之出現……………二五

十八世紀初英吉利之亞美利加殖民地——亞美利加的革命——合衆國之

國家組織

三 法蘭西的舊統制……………三〇

十八世紀法蘭西的經濟狀況——身份——國家組織——資產階級之意識

形態

四 農奴制的俄羅斯……………三三

農奴經濟——工業之發達——地主的經濟——貴族的俄羅斯——普加喬

夫之叛亂——十八世紀之概括——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重要事件年表。習題一。習題二。考察旅行。參考書目（文件，參考書，文藝作品，戲曲，歷史用地

圖）。電影。模型。

第二章 法蘭西大革命……………七三

一 從階級制度到資產階級貴族制度……………七四

革命的必然性——專制主義之沒落——巴黎及各地的革命——農民運動——大權在握的資產階級——人權宣言與一七九一年之憲法——勞動問題——黨與俱樂部——宮廷的內應·反革命·君主制之沒落——貴族的亡命者——憲法會議的階級政策——立法會議（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二年）——宣戰布告

二 從資產階級君主制到小資產階級的獨裁……………一〇一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巴黎之革命公社——國民會議——吉倫特派與雅科賓派——國王之處刑——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衝突之必然性——『過激』派——命革之防禦——轉到反革命方面的吉倫特派——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之革命——一七九三年之憲法

——革命政府的組織・恐怖——雅科賓派的農民改革——革命與文化
——雅科賓派的內閣——丹頓派——洛貝斯皮厄派——赫伯爾派——雅
科賓派獨裁沒落的原因——熱月的反動——共和國第三年的憲法・執政
官——巴白夫與革命主張

三 從軍事的資產階級獨裁到封建的反動……………一五二

法蘭西的戰爭——第八年霧月十八日——拿破崙帝國

重要事件年表。習題一。習題二。參考書目（文件，參考書，文藝作品，戲曲）。電影。

第三章 十九世紀上半期歐羅巴之勞動運動……………一五九

一 英吉利資本主義的發達與勞動運動的發展……………一六九

十九世紀初葉的歐羅巴——歐羅巴的反動——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吉利之
勞動與本資——改革議會之鬥爭——社會立法——倭文與其學說——憲

章運動

二 法蘭西產業革命的完成……………一五三

法蘭西的王政復古期——七月革命——法蘭西工業的發達——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展與勤勞階級的狀態——里昂之暴動——法蘭西的空想社會主義——勃蘭開與勃蘭開主義——路易勃蘭——E·加貝——德薩米——空想社會主義的謬誤

重要事件年表。習題一。習題二。參考書目（歷史文件，參考書，文藝書目，戲曲作品）。

第四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三五

一 二月革命……………三七

革命之社會經濟及政治的諸前提——二月革命——臨時政府——兩大階層的暗鬥——憲法會議——兩大階層的公開的鬥爭——六月革命——六月彈壓的意義——資產階級共和國之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與其瓦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的成立——二月

革命的諸階段——卡爾論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烏里雅諾夫論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二 德意志革命

革命前夜的德意志——敘列幾亞織工暴動——勞動階級——亡命者——威廉·韋特森——××主義者同盟——××宣言——三月革命——維也納革命——柏林革命——佛蘭克福議會——反動——反革命的勝利——革命的意義

三 意大利革命

維也納會議後的意大利——燒炭黨與一八二〇年一八二一年之革命——國民主義運動之發展——一八四八年革命——反動之勝利

重要事件年表。習題一。習題二。參觀。參考書目（文件，參考書，回憶錄，藝術作品，戲劇）。

第五章

俄羅斯封建農奴制度社會的崩解

二九

二五

一 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二九六

對外貿易及國內商業——大工業的發達——俄羅斯資本主義保護制度的保護貿易主義——農業上農奴制度勞働形態的崩解過程

二 專制政府的對外政策……………三〇六

與英吉利接近——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之戰爭——尼古拉第一之對外政策及對內政策——克里米亞戰爭

三 十九世紀前半葉之資產階級運動……………三三三

政府之自由主義的方策與反動之開始——十二月黨運動——斯拉夫派與西歐派·俄羅斯最初之社會主義者

四 一八六一年之農奴解放……………三三一

解放審議之開始——解放的過程——農民之分有地——買回——土地共同體·地主之權力——解放的結果——列寧論農奴解放——解放後農民

之動搖——地方議會之改革——司法上的改革

重要事件年表。習題一。習題二。參觀。參考書目（文件，參考書，回憶錄，文學作品，戲曲）。

第一章 十八世紀之歐羅巴與亞美利加

以布爾喬亞爲支配階級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兩次革命的結果所產生的。兩次革命之一，是所謂產業革

命，即社會生產的革命，其基礎以手工生產改爲機械生產的技術上的革命。這次革命，後來雖起於歐美大陸各國，但最初則係十八世紀發生於英吉利。另一次革命是同世紀末期使資產階級躋於權力者地位的法蘭西大革命。

本章是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出發點，以各種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四個國家的材料爲根據，指出十八世紀歐美社會經濟政治狀態的特徵。本章在闡明英吉利產業革命，北美的革命，造成法蘭西大革命前提的法蘭西之「舊制度」，以至俄羅斯農奴經濟及農奴國家之發達。

研究本章時，應加闡明的基本問題如下：

- 一，助長英吉利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的諸條件是些什麼？
- 二，北美英屬殖民地之脫離英吉利，以及由這些殖民地而建立合衆國之獨立國家，對於英屬北美殖民地



之經濟的發達有如何的意義？

三，何以法蘭西的『舊制度』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肅清？

四，十八世紀俄羅斯農奴經濟和農奴國家發展的過程是怎樣的？

五，十八世紀俄羅斯農民革命之社會經濟的前提和失敗的原因是些什麼？

一 英吉利產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產業革命前之英吉利

十八世紀初，英吉利人口的大部份，都從事農業。其結果，土壤膏腴的英吉利東南部，人口乃見稠密。因農業不帶工業的性質，其生產品的大部份都由農民自身消費。土地屬領主 (Lord)，縉紳 (Squire) 及自由農民 (Freeholder) 所有。較富裕的農民叫做『地主』 (Yeoman)。此外有土地的是終身或永世的佃農 (Copy holder)——這是舊農

奴的子孫。這個農負有種種爲地主謀利益的義務。最後，土地所有者中最低賤的一層，是「棚戶」(Cottager) 或短工僱農，他們在自己茅棚 (Cottage) 的周圍只有很少的地面，不得不到地主那裏去工作。教會和王族等，也有很多的土地。

農村中到處都保存着舊農業的。形態主要施行着的，是輪流更換耕作物的三畝制 (Three fields system) (每年留一耕地爲休閒地，在另兩塊地上種大小麥)。地主和農民都加入一定的農村公社。地主的土地通常並不連在一塊，而是零碎地介在農民的土地之間。爲領有這錯綜的土地，各經營者勢必要用一樣的方法來耕種土地，且不得不遵守一定的時間以分配農作。收穫完畢時，各人就將所有地間的境界撤去，在那上面牧畜。這所謂 Open field (開放的草原之意)，即爲一切領有者所使用，與草地森林等同屬公社的采地。

工商業都集中於人口不很多的城市。十七世紀末期，利物浦，伯敏罕，謝費爾德 (Sheffield) 各有入口四千，曼徹斯特有入口六千。那時各城市裏還有手工業，組織爲公會 (Guild)，有很大的勢力。政府和公會訂立規約，規定一切生產程序，製品數量，

材料的色彩與尺寸，手工場工人的人數，以及場主(Master)，工人(Journey man)和學徒(Apprentice)的關係；同時並統制交易，決定商品出產的標準及其數量。因貨幣經濟的發達，公會生起統制不了生產和交易的狀態。公會以外的企業，便開始發生。置基礎於農村——即在公會勢力範圍外的家庭工業，開始發達。在機器出世以前，農村便這樣的成了工業的中心。喚起農村工業之強烈發達者，有需求副業工資而沒有土地的農民存在。家庭工業擴大到全英吉利。家庭工業的一部，能製造五金器具（在謝費爾德和伯敏罕兩地），但大部份都從事紡織毛絨和製造毛織品。家庭工業的狀態非常悲慘，因為他們都要在很不健康的狀況下，在自己的小屋裏終日勤勞。

英吉利資產階級政治家，新聞記者兼作家的笛福氏 (Daniel Defoe, 1661—1731)

(魯濱遜漂流記之著者)，在其著「大不列顛島旅行記」(一七二七年)中，描寫哈里發克斯的郊外住有小規模的紗布製造業者。工場櫛比皆是，各個家裏都有一張木架，架上掛着紗布及其他毛織品。各織布工人都至少有一匹馬，每逢星期六便將布載於馬上運往市場。每家還有一頭牝牛，取乳供養全家。糧食耕種到只要夠維持全家人口。一家人都從

事工作，有在染桶之旁，有在織機之側，有的還在曬布。婦孺則紡紗梳絲。織布工人將其出品運至市場，那裏有商人及其夥計。他們往來於陳列出品的檯櫃間選擇購買。

這樣，在起初是家庭工業者本身到市場去出賣自己所織的布。但經過些時，因為沒有閒暇和統制自製出品銷路的能力，家庭工業者就進而為批發商，而批發所便成了當時特徵的人物。擁有相當資本的批發所，能夠漸漸地收買得多量的貨品，而將其運往較遠的市場上用高利轉售出去。批發所又利用家庭工業者之困難狀態，借以現款或原料而以其生產工具為抵押。僅這樣已足使家庭工業者漸次罄其所有給他的債權者了。批發商漸漸成了企業家。他們能隨意規定報酬的數額，且給與隸屬自己的家庭工業者以有利的專門工作，來組織生產。批發商利用他的地位，漸次增高對家庭工業者的榨取，這樣就積儲成了大資本。

以下所示，是十八世紀後半葉毛織品工業的狀態。

『這種產業全是家庭工業，其各種部門廣佈全國。製造者最初是騎馬旅行到農家（Farmer）和大市場——這些大市場在往昔是一種專門市場，即他們所謂之羊毛『棧

房」，位於舊城市中——去購求自己的原料。

「前後購買所得的羊毛，先分配給分類者，分類者嚴格規定羊毛所需的長短；長度不夠作毛織工業用的羊毛，都毫不吝惜地用剪刀剪斷。其後就將長的羊毛交給梳刷人梳刷齊整，然後細心包紮，用良馬載至鄉村紡績。

「各村都有製造者的經理人，他們收到羊毛分給農民，再從而收集織成的出品。夏天，鄉村各處草地上都可看到女人們做着自己的工作。……自己分發出的東西完全收回時，製造者便再去找自己的織匠；最後，織匠才將僅售與商人或送至染坊的織品交給製造者。」

批發商到十八世紀中葉，才漸次在生產上演重大的任務；他手中握有原料和生產工具，以及隸屬自己的多數工人，成爲大工業企業的主人。可是企業各部份的分散，以及家庭工業者在家工作期間的過長，對批發所頗感不利。批發商便將以前作爲家庭勞動而與以工作的勞動者們聚集到一個工場裏面。這樣就產生了 *Manufacture* —— 用人手製作的大資本主義企業 (*Manufacture* 拉丁文是「用手製造」的意思)。*Manufacture* 對

家庭工業制度的優越性，在於能由技術的分工和對工人的監督以使勞動之生產性顯著提高。『以前散在各村的紡織機和織布機，現在是連同工人自身的原料集中到幾家大工場裏面。因為紡織機，織布機，原料等都成保證紡織工人和織布工人獨立生活的手段，所以也成爲保證對紡織工人和織布工人之支配，以及從他們身上榨取無償勞動的手段。』

(卡·馬氏)

產業革命時代英吉利著名經濟學者亞丹斯密，描寫過製針的手工廠。比之家庭勞動，這手工業工廠的勞動過程，是以工作迅速和生產鉅大爲特徵。這情形下，工作是在一幢屋內由多數家庭工業勞動者共同進行的。一人把針鐵扯長，另一人將其捶直。第三個切斷，第四個磨尖，第五個因爲要加針頭，只磨它的尖端。由於這樣的分工，這個手工業工廠內在十個工人的參加下，日可產針十二磅，約四萬九千根。這樣，各個工人平均每日能製針四千八百根。然而孤立的家庭勞動者，盡一日之力，也未必能製二十根針。

手工業工廠加速並增大了商品的生產，造出些發明機器的必要條件。相繼使工作簡

單化的許多零碎的分工，是更使生產易於機械化了。

家庭工業的發達，將大量商品投到市場之上，促進城市和農村的商業關係，以及商品向國外市場的輸出。

十八世紀初葉的英吉利，主要可看到因國外貿易而生的大資本的蓄積。這時代產生了完全欺騙性質的各種股份公司（例如由鉛採銀的公司等）。這類公司的成立，可這樣說明：一是資本雄厚，一是希望由這些資本博得厚利。國債的成立，亦可由此說明。政府能由這樣的國債，整理國家的財政。

然而單是國內蓄積尚非這異常富裕化的原因。現代德意志經濟學者宗巴德（*W. Sombart*）說：『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等國，若無以前阿拉伯文化之剿滅，亞非利加之掠奪，南亞細亞及其羣島，豐饒的東印度及中美等盛及一時的國家之中衰窮蹙等等，決不會致富。』原始蓄積時代之殖民地掠奪，築成了歐羅巴資本主義發達的基礎。到達亞美利加及印度的航路之發現，擴大了國際商業的領域。貪而無厭的致富慾和利得心，產生些謊詐的商人，海寇和強盜，他們肆意掠奪無防禦的土著民族。有

事業慾的實業家們，便組織了強盜式的探險隊。甚至王公貴族（註一）也不辭做這探險隊的股東。貴族的海盜，就時常掠奪本國的商人。「亞美利加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民之被剿滅當奴隸及埋沒於鑛山中，東印度之征服及劫掠的開始，亞非利加之變為擒捕黑人的獵場——這些事實，正表示資本制生產時代之曙光。這種牧歌式的一些過程，就是原始蓄積之主要原因。」（卡·馬氏；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八章。）

（註一）海盜法蘭西斯·德列克探險隊的主要股東，就是伊利莎白女皇 Elizabeth, 1533—1603。

英吉利商人爲和殖民地通商，組織了「旅行商人」公司。十六及十七世紀，產生許多政府特許壟斷商業的貿易公司（Company）。一五五年有莫斯科公司，一五七五年有馬拿甲公司，一五八八年有義尼公司，一五八一年有和地中海東部通商的列繁特公司，一六〇〇年有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一六〇六年有發幾尼亞公司，相繼成立。由這發幾尼亞公司，開始了亞美利加的殖民。這些公司都擁有巨大的資本，負有組織國家發起的事業之權利和特權，在各地設立自己的商號（Factory），任命總督和經理等等。掠奪和黑人貿易，成了蓄積的主要原因。每年黑人的輸入數，達三十萬

人。因為黑人貿易獲利頗鉅，英政府於十八世紀初葉，作為對法戰爭的勝利品，替本國的商人獲得黑人貿易的獨佔權。這種權利，在以前是西班牙人，荷蘭人，法蘭西人（所謂「阿現特」）所有。「和機器及信用相同，奴隸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也就不會有近代工業。奴隸與近代殖民地以存在的意義，而殖民地又促進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就是大工業的必須條件。」（卡·馬氏）

利物浦和波士頓，因奴隸貿易而繁盛。這些城市把五金製品運到亞非利加去交換黑人。黑人從這裏輸到巴西和西印度羣島的農園。用黑人交換所得到的商品，再運至英吉利。黑人就在棉花，穀糧，烟草，咖啡，糖及米等等的農園中作工。這被監禁者的身價，常須兩年才能償清。

殖民地的貿易得到很大的利潤，這利潤常在五倍或五倍以上。商人們在歐洲市場上出賣殖民地的商品，再將歐洲的貨品運出，照樣又可賺錢。商人時常明奪暗騙地將粗造的玩具和破舊的傢具賣給土人，和土人交換寶石。十八世紀初，哈德遜灣公司就在殖民地「賣」了利達二十倍的商品。

「這些制度都加速轉變封建生產方法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程，爲縮短其過渡的階段，運用了軍事權力，即集中而有組織的政府。政府在舊社會孕育新社會時，是一切舊社會的接生婆。」（卡·馬氏）

農業革命

發達於歐洲，特別是立陶宛的毛絨生產，對品質優良的著名英吉利羊毛，喚起非常的需要。

羊的價格騰漲數倍，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犧牲耕地，擴充自己的牧場。爲達到這目的，他們撤廢自己土地和他人土地錯綜的現象，用圍牆區劃土地，把自己的領地合而爲一。大地主爲力求擴大因農產品價格高漲而生起的自己的經營，把農民從土地上「掃盡」。向牧畜經營的推移，使農民陷於破滅，他們都變成沒有土地的人。農村崩潰初期時代的英吉利作家，十六世紀的湯麥斯摩亞(Thomas Moore, 1478—1535)在其著「烏托邦」(Utopia)中，記述着是怎樣地「羊羣把農民從他永住的土地上驅趕出來」。摩亞寫

道：『羊的食量極大，常擇人而食，田地農家和街里之上，簡直不見人跡，成爲空墟。』

『王公貴族』『把全體村莊都從土地上趕走，剩下的只有廟宇。但這廟宇裏也蓋着羊舍。』十五世紀即已開始的這種掠奪農民的 Enclosure（用牆自公地圈出己地之意，亦稱圈圍），便是經營公開牧場制度的必要條件。地主是不難從地主所有的土地上把住在那裏的佃農和棚戶趕出的。對於自由農民和農民（所有者），情形又較複雜。但代表地主利益的議會，總是幫助地主的。但有議會的決定，即可根據法律改革土地（稱爲圈圍法 Enclosure act）。因此，只要把有地主四分之一署名的改革土地的法律草案（bill）提出議會，就可辦到。然而地方上土地的大部份均屬領主，而地方權力也都集於他們手中，所以這種法律草案不通過。從一七〇〇年到一七六〇年，議會上通過法律二百〇八條，全體的或部份的圈出廣達八十一萬二千英畝（Acres）的各教區。一七六〇年到一八〇一年頒布法律二千條，在這法律的効力下，圈進三百英畝以上的土地。自急速長成的城市對農產品之需要日增，更引起 Enclosure 的強化。牧羊既有利，農耕也有利。穀糧的出口，得到很多的紅利。一六九七年到一七六七年，這樣的紅利支出達六百萬英鎊。

穀物條例(Corn Law)頒布後，因此，英國迄十八世紀後半葉，在相當程度上成爲穀物輸出國。恰在這時，英吉利的農業家都關心於農學上的問題，如增高收穫或集約農業經營等等。因圈圍的田畝逐漸增加，實行一年兩季收作(Two crops a year)或輪流耕種(Rotation of crops)，栽種根塊類，金花菜或苜蓿等，都成爲可能；耕地也實行改良——沼地之填塞荒地之開墾，灌溉之設備等，對於用石灰或泥土作成的人工肥料，也引起更大的注意。

『用木製之鋤犁耕田』，和剪初春生長的羊毛的野蠻習慣，都由議會法律禁止。圈圍法使農民遭遇大劫，悉被驅出土地，促成資本主義的發達。界限的劃定，由議會任命的特別委員會實行，這特別委員會就是地主的爪牙。結果，農民最好的土地都被奪去，而所得的只是最壞的土地。這些土地上，若無特別的牧場，則無法經營。農民日見衰落，棄地遠去。用馬克斯的話來說：『法律的本身，就成了掠奪國民土地的武器』；土地所有者以『私有財產』權爲基礎奪取農民的土地時，又成了他的手段。『共有地圈圍法』——掠奪農民的法律——是這種掠奪的議會形態。

(註二)英畝(Acre)，英美面積單位，約〇·四〇四六俄畝(合六華畝——譯者)。

因此，領地增大，成爲供給市場鉅量農產品的完全資本主義的企業。「耕種土地的人數雖是減少，然而現在却能產生和從前一樣或者超過那以上的生產品。……一方農業工資勞動者須做更加強度的工作；他方，他們替自己勞動的生產範圍益見減少。這樣，一部份農業人口得到解放，同時這些人口以前的生活手段也得到解放。這些生活手段，現在成了可變資本之物質要素。生息於天地間的農民，必須用工資的形態，從自己的新主人——產業資本家購買這些生活手段的價值。」(卡爾)

這樣，英吉利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適應了新的條件。英吉利的地主成爲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用超經濟的強制方法壓迫那些生產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的階級之反抗，堅決地把農業小生產者「驅逐」出土地，「解放」了這些小生產者的生產手段，增加了工資勞動者的豫備軍。

農民革命就這樣完成，人口中的一個階級奪去了全體人口的土地。農民階級到十八世紀中頃已不復存在。據產業革命史家托英比(Arnold Toynbee)說：十五世紀末的英

吉利，有自由農十八萬。然而不出百年，當時的評論家就說小所有者事實上已呈滅絕的現象。這裏須特別提出的，是英吉利議會的愛爾蘭土地佔有政策。愛爾蘭是英吉利資本家經營的國土。那裏的一切土地，都在英吉利大地主的手中。他們把土地區分，用最苛刻的租借條件租給愛爾蘭的佃戶。大佃戶再一點點將自己租來的田地用更貴的租價轉借給貧農。以愛爾蘭的這種殘酷的狀態為起因，愛爾蘭對英吉利的壓迫者起了部份的叛變。愛爾蘭人的這幾次叛變，被英吉利人毫不姑惜地鎮壓下去。關聯英法革命戰爭而起的一七九八年的『統一愛爾蘭人』協會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也很殘忍地被鎮壓，愛爾蘭的自治被取消，強制合併到英吉利，成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一八〇一年) 的一部。

農業革命的結果，龐大面積的土地都歸大地主所有。這些土地常有由所有者短期出借給擁有適於合理經營組織之大資本的資本家。這些農家 (Farmer) 自然和以前的地主 (Yeoman) 或永世佃農 (Copy holder) 絲毫不同。他們大都是商人，由投機，對外貿易或掠奪殖民地而發財。他們是『新式耕種法』的實行者，農業集約化之主張者，畜舍內

畜產業之經營者，同時是製造以種質優良著名的英吉利家畜的人們。用工資勞動力——雇農與破產農民——之改良經營形態的實施，與企業家以巨大的利益。對農民的掠奪，造成無數的勞動力。他方牧羊與農業的發達，替工業充實了原料的來源。失去財產與生產手段變成無產階級的農民，大部份跑到城市上，供給發達的工業以廉價的勞力。這連同資本的龐大蓄積，原料的貯藏，大販賣市場及國內良好的自然條件等等，造出工業上的大變化——產業革命的基礎前提。

技術革命

工業發展上必需的一切材料如資本，勞働及市場，都已齊備。成爲問題的，就是爲滿足日益增大的需求之必要的生產機械化。這機械化實現於印度運來的棉花工業部門。由印度運來的棉織品，頓時普遍很廣。棉織品的製造，與資本家以莫大的利益；木棉手工廠乃急激發生（在里奇蒙德，愛丁堡等處）。棉紗的普及，更引起織布工人的不安。棉紗壓倒了舊有的毛絨工業。毛織品織工竟在街上阻止運送棉紗，將其燒燬，并用水澆潑

着棉紗的人們。但因棉織品例外的便宜，爲大衆所購用，便很容易地佔領了市場。手工業生產已不能滿足市場之鉅量要求。於是來了技術革命機器發明的時代。『大機器工業才給資本主義的農業以鞏固的基礎，而徹底掠奪大多數的農業人口，斷絕農業的家庭工業，紡織與織機之根源，完成農業與農業的家庭工業之分化。因而大機械工業才替工業資本獲得全國的市場。』(馬克斯)

促進生產過程的最初的發明，是一七三三年鐘錶工匠開伊氏所發明的飛梭之應用於織布業。這使織品的生產增加兩倍。這種新方法的實施，對紡織方面引起大量的需求。紡織工廠痛感原料的缺乏。『棉紗飢荒』，驅使發明家來研究促進棉紗生產的方法。一七六五年，織布工匠兼木匠的哈格里復斯(James Hargreaves)發明紡織機，代替手搖機器。他用他自己女兒的名字叫這機器爲『珍妮』。用這機器每一工人可轉動幾條車軸，一時紡紗八根。棉紗生產速度突增二百倍。後來，一架機器上裝置十個或那以上的紡錠。做過理髮匠的亞克來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92)、一七六九年發明用水力推動的機器(『水力機』)。他是首創集數百工人之大紡織工廠的人。『珍妮』用來織

細紗，水力機用來織粗紗。一七七九年紡織業者克倫普敦 (Samuel Crompton, 1735—1827)，利用哈格里復斯和亞克來特的發明，加以改造而製成一種『散繆·珍尼』(混合機)的紡織機器。這機器紡織速度非常高，而且粗細紗都可兼用。現在，織品方面又追不上了。遂引起劇烈的『布疋飢荒』，其結果，乃有牧師卡特賴特氏 (Edmund Cartwright, 1743—1823) 之發明機器織機 (Power loom) (一七八五年)。生產速度，因這次發明的結果，增加四十倍。

最初，這些機器是由人工，動物或水力來推動的。用水力作動力，對於提高生產上有非常大的影響。川河的沿岸，都有了幾層樓建築的工廠。但因場所的限制，自然條件的限定，氣候的影響等，限制了生產的可能。一七六五年，化學家瓦特 (James Watt, 1733—1819) 發明蒸氣機後，技術及工業上才發生決定的革命。瓦特把冷却器 (Refri-geration) 和汽筒 (Steam-cylinder) 分開。不用空氣，而以蒸氣力推動活塞。汽筒變冷後，再無使其生熱的必要。瓦特蒸氣機開始裝設是一七七四年，在伯敏罕近郊的波爾頓工場。

機器技術的發達，使五金工業也發生革命。因各種企業都裝置機器和引擎，鋼鐵的需要遂形驟增。英吉利雖富於煤鐵，但由鐵礦中取鐵，到十八世紀末，還是用木炭製煉。因此英吉利的森林，幾有完全伐盡的危險。議會乃頒令禁止採伐木材。但當時的英吉利，還不會用煤煉鐵。只得從俄羅斯或瑞典輸入鐵和鐵塊。到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漸用木炭與硫黃混合的煤炭，代替木炭。此時已應用鐵的製煉法——用木炭煉鐵時所得者，只是生鐵，再用一種普通火爐樣子的特別（製鐵用的）爐子，才得到熟鐵。這裏還須提到製煉品質堅硬的新鋼鐵（所謂坩堝鋼鐵）之方法。一七八八年，約克郡（Yorkshire）架設最初的鐵橋。一七九〇年發明鋼鐵的製法。鐵的需要因機器用件的需要，煤氣燈的發明以至最初的鐵路發明等等，增多數十倍。這時瓦特又發明用蒸氣代替手力的氣鎚。鐵的生產。在八年間，增加二倍。機器的製造以極快的速度發展。精製鐵件的機器，形狀更加大，能力也更加強，且日益改良。

當時的人對於工場主人的熱狂會這樣說過：「成爲新種族的廠主，因應用蒸氣，連場所也不暇選擇，只要可能，隨地都建立工場。小屋，堆棧，破敝的村屋等等都加了

修繕，在舊壁上開些窗戶，就地開起新的工作。」

瓦特蒸氣機的應用，對工業上有極大的意義。借一位產業革命史家的話來說：「用蒸氣力代替水力後，工場才能集中到各處的城市或其他的場所上，只要有蒸氣生產所必需的水和煤。蒸氣機是工業之母。」

大發動機，用馬克斯的話說：「爲克服其自身的抗力，需要比人力更強大的動力——人類作爲發生均衡而不間斷的運動手段，本來是極不完全的，這點又當別論。人類祇能作單純的動力，假定他的工具是由機器代替時，那麼自然力便能作爲動力而代替人的位置，這是顯明的事。」（資本論第二卷第十三章）

產業革命後的英吉利

產業革命給英吉利的全生活以很深的影響。從農村舊巢趕出的人口，都跑到城市上，充斥於新成立不到幾百家的工場之中。產煤地的附近，發生用煤的工業。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口，忽由少增多，變成大城市。英吉利的人口，都從土地肥沃的東南部移到煤

層豐富的西北部。英吉利棉花輸入港的利物浦附近，就有蘭卡郡(Lancashire)一地日見發達，那裏有一個棉織工業的巨大中心曼徹斯特。伯敏罕也成了五金工業的中心。毛絨工業集中於里司。蘇格蘭和南威爾士，也成了工場區域。

因國內通商必要，交通漸臻改善。泥土的道路都鋪設整齊。無數輪船航線，連結成運河的整個系統，溝通國內中心地方和倫敦，利物浦，哈爾及布里斯它等港。

機械技術把生產擴大到極點，把商品的價值減低。繼續用陳舊工具作工的家庭工業，都無力和工廠生產競爭。無論把勞動時間延長到如何程度，他們也免不了完全的毀滅。結局，他們只有向自己競爭對手的場主乞求工作，增加了無產階級的人數。

恩格斯描寫英吉利產業革命的結果道：

『工業急速的發展，需要多量的工人。勞動工資也漲高。而其結果，工人乃成羣由農村移到城市，致城市人口驟增。而這種增加幾完全是無產階級的增加。加之在愛爾蘭，自十八世紀初以來，秩序漸就恢復。這個地方的人口，當從前亂時雖曾被野蠻的英人殘殺十分之一，也急激增多；特別是後來工業的發展，又吸引無數愛爾蘭人到英格

蘭。這樣，便發生大不列顛帝國之大工場及商業城市，其人口至少有百分之三是屬勞働階級，而構成小資產階級的，只有小商人及極少數的手工業者。

『新的工業，把工具變成機器，把手工場變成工廠，而因此又將中間階級的勞働份子變成勞働階級，將從來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新工業更把小資產階級驅出，將所有的人口分成兩大對立的陣營——勞働者與資本來家。』

『近代社會上這兩個基本階級——勤勞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是以前一切歷史時代的內容。』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急速獲得經濟上支配地位的英吉利工商業階級，到十八世紀末，在議會裏還不會取得議席。依舊爲地主利益左右的英吉利國家組織，成了工商業活動的枷鎖。政府的這種政策，不但給資產階級以經濟上的障礙，而且違背資產階級的唯一信條，那信條就是爲了一般的利益，須給工業家及商業家以完全活動的自由。在當時人們的眼中看來，數百

年所起的大變化，其基礎好像是個人的精力 (Energy) 與事業的精神。在自由競爭下，當然可以由損人利己的手段以求進取和致富的。經濟關係完全自由的這種資產階級的理想，在稱爲「經濟學之鼻祖」的亞當斯密 (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八〇〇年) 之著作中，表示得最明顯。在「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他主張經濟發達的基礎是個人的好勝心。所有的人都獨自找尋最好的有利益的活動，這樣可以得到一般的幸福。他又主張：一切財富的源泉，結局是人類最有利益的活動，這勞動經過專門化後而成爲最生產的。亞丹斯密所述的自由貿易思想，後來成爲自由貿易主義運動之基礎，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現在英吉利資產階級未盡的工作，就是在議會上取得議席，以圖由立法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了。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是農民及工人羣衆之未曾有的貧困及失業的增多。爲辯解這種狀態而出現的，是英吉利的經濟學者馬爾薩斯 (Robert Malthus) (一七六六——一八三四) 年。在資產階級間奉爲經綸的那「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

(Lation) 上，馬爾薩斯證明民衆的貧窮，不是一定的社會組織的結果，而是只原於貧窮者自身的，自然之「不可移的永久的」法則。馬爾薩斯以爲：資本主義對於貧窮毫無罪過，有罪者只是日益增加的人口，它的速度連生活手段之增高亦不及。人口（出生率）雖是算學級數（以一，二，四，八，十六的形式）地增加，而生活手段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幾何級數（以一，二，三，四，五，六的形式）地增加的。這種不均衡只有由許多豫防手段，如節制生育，限制結婚等等，才能整頓。不然則由人工削減人類大衆以求均衡的戰爭，疾病，疫病等等，就無法避免。據馬爾薩斯說：貧窮是人類早婚及對性慾不節制的結果，所以資本家對於社會的貧窮是無罪的，而是造成人口過剩的貧窮者有罪。馬爾薩斯勸貧窮者節育，而只讓富人享受戀愛，生育及人生的快樂。

馬爾薩斯的理論（馬爾薩斯主義）是這樣教勞動者的：就是他們脫離痛苦狀態的唯一出路，不是作政治鬥爭，和資本家鬥爭，罷工等等，而是禁慾和節減。

卡爾痛駁這資產階級的理論。他說明勞動者的貧窮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貧窮的原因是在勞動生產品不屬勞動者而屬資本家，資本家只將這生產品中的一部份——即工資給

勞働者，其餘的部份即作爲剩餘價值完全吞沒；并且資本主義之附屬品的產業恐慌，更增加失業的羣衆和他們的窮困

一一 北美合衆國之出現

十八世紀初英吉利之亞美利加殖民地

英人向北美殖民，是始於十七世紀。最初的殖民者，是本國政治上或宗教上的被壓迫者。這些被壓迫者，在十七世紀的英吉利最多。英吉利的殖民者，在北美找到溫暖的氣候，廣闊的草原，茂盛的密林，便於航行的河流，富於魚產的湖水（河流有米史比及中羅稜斯，湖以北部最多）。北美的東海岸，有無數的港灣。英吉利的殖民者在這裏所遇着的，不過是分爲各種敵對種族的少數半遊牧民（印第安）。因爲內部的分裂，這些半遊牧民，對其征服者只能作很微弱的抵抗。殖民者在這殖民地利用那國內所有

的自然富源，發展農業工業和商業。并創立若干相互獨立的殖民地；這之中舉其主要的有紐約，馬撒曲賽茲，發幾尼亞，便士發尼亞，南北加洛尼那，喬治亞等等。

最初，英政府完全不干涉這殖民地的內政問題。他們由英政府任命的總督等統治。總督的權力，由國民代表的意見來限制。殖民地的人口，如說話那樣快的發展（據當時計算，人口每二十年幾增一倍）。殖民者佔領的地域，日見擴大。十八世紀中葉，英人佔領遠至密士失必河流域的法蘭西殖民地（路易加拿）及坎拿大。

亞美利加的革命

英吉利把亞美利加的殖民地當作本國商品的銷售市場，并將其作為原料資源地置於本國勢力範圍下，以抑制其殖民地工商業發達的可能，由此以避免其與本國的工商業競爭。亞美利加殖民地工商業之發展，對英吉利利益成了莫大障礙。不願意與其妥協的英吉利，頒佈許多法律，要亞美利加的殖民地直接隸屬英吉利。這法律頒佈後，殖民地只能購買英船運來的英吉利商品；亞美利加出產的原料（如皮毛，家畜，五金之類），也

只能運到英吉利。此外更禁止在殖民地將原料加工精製。在殖民地看來，英吉利方面的這種保護，對他是妥當而不合法的。最初殖民地方面對英吉利的經濟鬥爭，表現為和西印度，西班牙，葡萄牙及其他等國之頻繁的秘密貿易。後來這鬥爭更趨尖銳。因經年對法戰爭，至十八世紀中葉，財政上陷入困難狀態的英吉利，更加強對殖民地的壓迫。殖民地乃以抵制英貨起而反抗。英吉利遂擴大總督權力，派遣大軍前往北美鎮壓。殖民地決一致團結，和英吉利鬥爭。一七七四年，各殖民地代表在費拉特費亞舉行大陸會議，據由雙方讓步和英吉利訂立協約。英吉利不肯讓步，以為和平的殖民地人民無力抵抗英吉利之正式軍隊，在各殖民地宣佈戒嚴。現在各殖民地唯一的出路，是只有為獨立而戰的一途了。一七七五年，在費拉特費亞舉行第二次會議，當場決定和英吉利永遠絕交，并自己發行貨幣，組織精銳的軍隊。這軍隊為首者，就是大陸會議代表之一的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1732—99)。供棉給英吉利工業之南部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反對和英吉利絕交。一七七六年，民情激昂的各殖民地，卒發表『獨立宣言』，宣佈獨立。宣言中首述『舉凡人類，生而平等』，故有推翻濫施暴行之政

府的權利；後乃宣言脫離英吉利。獨立戰爭於是開始，綿延至一七八三年，雙方各有勝負。『叛徒』方面，因為是用的臨時組織的軍隊，防衛素有訓練，久經戰場的英軍，致軍事陷於極度的不利。但殖民地民衆一面在戰場上直接學習軍事技術，一面很英勇的應戰。意氣最激昂的，大都是屬小商人，佃農，工匠等平民出身的士卒。但在爲自己工業的理由上和英吉利勾結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等，却與英吉利妥協，施行種種手段，防止大衆之革命行動。叛亂者方面，因取得全歐羅巴的同情，得到數千義勇軍的來援。特別是法蘭西方面來援的義勇軍最多，他們都要向屢次擊敗祖國的敵人復仇。法蘭西方面的義勇軍中，有後來成爲法蘭西大革命主謀者的青年候爵拉菲特(Marquise de La Fayette, 1757—1834)和後來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aint-Simons, 1760—1825)。經過激烈的鬥爭，英吉利遂不得不承認亞美利加殖民地的獨立。亞美利加殖民地的解放戰爭，用列寧的話說：『是真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這在歷來公候，地主，資本家間爲爭取佔領的土地或掠奪的利潤部份而起的許多次戰爭中，是最罕有而最偉大的。這是亞美利加民衆對壓迫亞美利加使其陷於殖民地奴隸狀態的英吉利強盜之戰爭。……』(註11)爲建

設經濟上之獨立共和國之這次戰爭的意義，對於歐羅巴諸國影響極大。『十八世紀亞美利加的獨立戰爭是對歐羅巴中間階級的警鐘』——馬克斯這樣說。（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註三）『致亞美利加勞動者信』。一九一八年。

合衆國的國家組織

解放後的各殖民地，對於解決憲法基本條項，頗感困難。因為各殖民地間，有人主張統一國家，有人主張各州獨立。到一七八九年，始漸有合衆國——新國家得到這樣的名稱——的憲法成立。這憲法規定，各州均有解決地方問題的各自選舉機關；由二院——元老院與參議院——成立的議會，爲全國中央機關。元老院由各州各選代表二人，參議院代表則按各州人口選舉。元老院代表各州的利益，參議院代表國家的利益。合衆國的元首是大總統，每四年由全國投票推選。大總統可以由自己的意志任命各部長官，無須經過議會。最初的大總統，是獨立戰爭的指導者華盛頓當選。

這樣的合衆國之國家組織，一直存續到現在，雖然只有少許的變更。

三 法蘭西的舊統制 (Ancien regime)

十八世紀法蘭西的經濟狀況

英吉利已收穫產業革命果實之時，在法蘭西，這產業革命僅略綻萌芽。十八世紀之末葉，法蘭西尚屬主要農業國。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九〇，都住在農村。有十萬人以上的大城市，只有兩個——巴黎和里昂。其他的城市，都是很小的。

各種經濟部門中，最發達的是對外貿易。法蘭西雖然失去很多的殖民地，但其對外貿易仍確實地發展。一七二〇年到一七八九年的期間，增加五倍。如馬賽，波爾多及瀾得等港市，已成世界貿易中心。法蘭西的輸出品，主要是農產品及奢侈品。法蘭西國內商業，情形極惡。國內全部為國稅障壁所隔，分成許多地方。這不獨妨害商品的移動，

且使商品價格高漲。因為考慮到地方收成的不足，特別限制穀糧的糶糴，政府決定穀糧的銷售期間和場所，穀糧的價格和重量；并嚴格規定運輸和完糧的稅額。穀糧的對外輸出，大多數是被禁止的。因為這種政策的關係，常收成不豐時，就發生操縱糧食的行爲，而引起人民種種不良的反響。

工業區域內，以農村的家庭工業和城市上工人不滿十人以上之小生產等佔優勢。大工業大都集中港埠，表示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之傳統的聯繫。主要的工業城市，是絲織品生產中心地的里昂。

十八世紀末期，法蘭西祇從英吉利輸入機械技術，因此機噐件數在法蘭西，到十九世紀初葉還非常之少。主要是中等的工廠佔優勢。但這些工場中演最大任務的，是混合式的企業。這混合式的企業上，只有一部份的工人在工場內部作工，而大部份的工人都在家裏工作。手工業生產發達極盛。這些手工業者，仍照從前一樣，分爲同業公會(Corporation)和場主公會(Jurande)。在場主(Maitre)之下，有工匠(Compagno)和學徒。同業公會是由極端壓迫工匠地位的一定規約結合的。工匠爲保障他們本身的利益，

組織工會和主人的場主對抗。這工會叫着『伙伴』(Confrère)，有時常取罷工的手段。國家的干涉，非常妨礙工業之急激發展。國家嚴格規定織品的質料，以及其色彩和尺寸。織品不合政府的規定便行撕毀。

俾免這種壓迫的保護者，只有家庭工業。家庭工業給多數農民以副收入。這在因土地瘠瘠不能瞻養多數人口的法蘭西北部，特別興盛。

和英吉利不同，在法蘭西，農民的土地所有，一直殘留到十八世紀的末期。和農民的土地所有相並，大土地所有也還存在。它的特徵就在屬於一個所有者的土地分得非常零碎的事。這成了合理的農業經營之障礙。大部份地主，都將自己的土地分借給農民。租地條件非常苛刻。最多的是『對分』，即提出收穫半成。農業技術的水平也極低。三畝制以至輪流耕種制，都有人在作。耕犁是用木製的充用，家畜也極少；因此對土地施肥的情形極差，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未加肥料。結果遂致土地瘠瘠，常現荒年。荒年之數，自一七〇〇年至一七八〇年，已有二十次之多。

農企之不幸的狀態，可由十八世紀農民所擔負的苛捐雜稅來說明。農民的大部份，

雖說已脫離農奴的隸屬狀態，可是他們耕種的土地，對領主 (Seigneur) 仍有種種隸屬關係。這些農奴制度的殘餘，足表示許多地主的義務。這種義務的發生，為期極久。至十八世紀中葉，已失其意義。農民的義務，有以下種種：借地主磨房磨粉的租金，借爐竈烘麵包的租金，通行地主的橋樑道路等的通行稅 (Peage)，以及單對使用土地償付一定之金額貨幣稅 (Cens) 等。有時也可以用自然形態即以收穫品的某一部份 (現物稅 Champart) 來償付。這些對於農民的過重的負擔，有些地方因為地主不住在自己的領地內，既無磨坊和爐竈，也無橋樑道路的關係等故而更加增重。地主到自己的領地來時，情形就更壞。貴族最喜歡打獵，他們為打獵，不惜任意踐踏農民種有稻禾的田地。地主為預備他們的行獵，又養了些兔，鳩，鷓鴣等，牠們任意殘食農民田中的稻穀，踐踏耕地。

凡此等等，在欲打破農奴制鎖鏈的法蘭西農村，確是時代落後的舊制度的殘餘。但這些鎖鏈，把手足束縛得更緊。隨着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之侵入農村，它利用莊園制度 (Seigneur system) (註1)，更增加許多的權利。農民對這種剝削，用暴動來反

抗，聲勢日漸浩大。

(譯註1) *Seigneurie*，即法蘭西中世莊園領主之權利，及其權利行使之區域即莊園之謂。實行莊園制最普遍者為法蘭西東北部，南部較少。在行莊園制的地方，農民均作為隸農受領主 (*seigneur*) 之權取，認其為私有財產之一。隸農對領主除負有前述等負擔外，并有繳納人頭稅 (*taille*)，賦役 (*Corvée*) 徭役 (*Banality*) 住宿 (*Cote*) 等義務。此等義務與負擔，繼續至一七八九年法蘭西革命時代。法蘭西之封建制度，即建基於此莊園制度之上。

身 份 (*Etats*)

法蘭西正式的人民，分為三級。在這三級中，又造成各種社會集團。

教士可以說是第一級，他們對所有捐稅和義務，一概豁免。他們佔有收入最多土地最肥的廣大的田地。此外他們還取所謂『什一稅』。這就是好久以前對教會納稅的殘餘，每個人民概須繳納收入的什分之一。這種捐稅，大都是農民負擔。這些鉅額的收入，都歸『教會的侯爵』——即普通貴族出身的主教所有。教區的教士，大都由小資產

階級的代表形成，他們過着比較清貧的生活，一部份和農村大眾過着一樣的生活。

第二級是貴族。貴族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安定。貴族中門閥的大部份，都棄去收入微少的領地，聚集巴黎皇宮。政府爲維持這層零落的階級，設定許多沒有什麼任務的高貴職位。因爲對這些名目的支付，損失掉國家收入的很大的部份。此外門閥貴族在軍隊內也佔着種種高級的職位，得到最高的薪俸。所以高級教士和門閥貴族都是寄生者；這層人民，爲數較少，所受的待遇極優。

第二級的另一集團，是仍舊散居在自己老巢中的莊園貴族。他們過着貧窮的生活，而其生活的本質，常和在隸屬地位的農民別無二致。但他們誇傲自己的出身，不願和周圍的住民混處，無論做什麼事都認爲是卑賤。同時他們又滿懷羨慕憤懣之情，企望做繁華富貴的宮廷貴族。

最後，貴族的第三羣，是官僚貴族。這官僚貴族也叫做「外套貴族」（這名稱是因爲檢察官在履行職務時穿外套的習慣而起的）。這個貴族羣是出席國會及十五個法院的最高官吏。這所謂法院者，就是地方的裁判機關；好久以前，牠就有將國王的新勒令加

入法律表中的權利，并時常根據這法律和國王的專制主義對抗。雖然牠對抗國王專制主義的企圖，是屢試屢敗的。後來因國家財源枯竭，政府除將許多國家的職務與以世襲權外，并將牠拿來出賣。購買這職位的人，即可得貴族的稱號。

嗜羨羨慕貴族特權的富有資產階級，就利用了這買官進爵的機會。他們成爲終身或世襲的要職——特別是法院的——所有者後，便感到自己已離開王權而獨立了。

其餘一切的人民，都屬第三級。其人數最多的一層是農民（參閱前述各節）。他們除對貴族及教士繳納種種捐稅外，尚負有許多直接或間接的租稅。間接稅中特別重的是鹽稅。政府一手獨攬鹽的買賣，加以重稅，將鹽的實價抬高到十倍十五倍以上。政府還限定人民有購買一定額——這比通常需要爲尤多——食鹽的義務。因此受苦最甚的，是雖不如此也窮得不堪的農民。農民層并不都是一樣的。在貧農大衆之外，尚有富農和中農。第三級之主要經濟勢力，是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其構成也并非一樣。它的最高層是大資本人家，他們用厚利借錢給國家，并承包國家的稅收，對人民徵取數倍以上的捐稅。在他們看來，是舊制度較爲有利。但恐破產的國家有將其債務作廢的危險，便想來

改造國家的權力了。

此外尚有地方的工商業資產階級。他們憎惡舊制度，因為舊制度極度抑壓國內資本主義的發達。在資產階級的這一部份看來，特別是一七八六年和英吉利締結的通商條約，最違反他們的利益。這條約是以自由貿易為原則，因而對價廉的英吉利商品，不能徵取關稅。主要由手工勞働製成的昂貴的法蘭西商品，自不能和英吉利商品競爭；法蘭西的企業，多致破產。

最後，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律師，醫生等）小商人，手工業者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初生的無產階級等，都屬第三階級。

國家組織

法蘭西的國家組織是君主專政。為這專政之首者，是世襲的國王。國王住在極華麗的宮殿中。國家的統治，以無數的官吏——官僚，軍隊和警察為基礎。國家的支出，和收入全不平衡；政府的債務，意外的繁多。十八世紀終，對該項債務的支出，竟及支出

總額的五成。自路易十四——阿諛他的朝臣們，稱他爲『太陽王』(Roi-Soleil) (Gravel)——以來，國王經常在離首都十七基羅米突路程的凡爾塞居住。這是一個郊外的宮殿，有壯麗的廣廳，有華麗的庭園，其中點綴有很多的石像和噴水池，盡極奢華。隣近森林中，常大舉狩獵，不行獵時即大張饗宴，清歌漫舞，伴以音樂花火，窮奢侈繁華之能事。這種豪奢的生活，蕩盡不少人民的血汗，尤使工農大眾陷於貧窮的深淵。君主的權力，成了對農民大眾和城市工人作超經濟壓迫的武器。

資本主義與大眾革命運動的長成，加強產業資產階級與專制主義的糾葛。專制主義遂失去資產階級的擁護，成爲封建地主之反動武器。待革命高潮益漲，專制主義便被顛覆。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不滿於舊制度的資產階級，抱了反對派的態度。反映資產階級各層之各種各樣傾向的許多思想家，從資產階級間輩出。

十八世紀最有名的作家，是福祿特爾(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他學識淵博，有寫作的才能。他發揮其才能作社會國家組織的批評，而以全力攻擊封建的宗教的偏見。他高呼搗毀教會，說要『踏死這個毒蟲』。他是當時一位最偉大的合理主義哲學家，非常重視理性和教育。雖然主張實證哲學，狂熱反對宗教，但福祿特爾仍是個禮神論者，不否認有創造能力的上帝。他的政治思想仍是由國王統治的君主專制，但這國王是對思想家哲學家等唯命是聽的。他尊崇資產階級的文化，而對勞苦大眾抱蔑視憎惡之感。『民衆常是粗鄙愚蠢的』，他說：『這是需要鞭制，駕馭者和糧秣的動物。』反對勤勞者的福祿特爾，是代墮落的封建貴族而出現的有中庸之見的貴族底——資本主義底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思想家。日見擡頭的資產階級，都企望改革。但輕蔑勞苦大眾對富貴達人之憎惡，而畏懼這些勞苦大眾。

「法制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之著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所見又不同。他寫那部著作時(一七四八年)，正當英法文化日益接近。痛恨君主壓迫的法蘭西智識階級之代表，都注意吉利的國家組織，羨慕英吉利資產階

級的君主立憲。孟德斯鳩是這類見解的最顯明的代表。他以為只有由握立法權的國民代表大會來限制君權時，才有政治自由的可能。同樣，司法裁判也應該歸那些由民衆推選而不屬國王的人担任。給與國王的，只有統治權，即適用律法，統率軍隊，支配財政之權。然而這也須在議會嚴格監督下才能行施。名爲『分權論』（立法，行政，司法）的這個理論，頗受資產階級歡迎，反映工業資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之運動。

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一七一二——一七八年)，是民主主義的主張者。和福祿特爾不同，他尊敬樸實的勞苦大眾。以爲奢侈與文明的城市生活，徒使人類墮落。他認爲人類生活以原始時代最爲圓滿，那時既無私有財產，又無因私有財產而生的不公平。他論及私有財產時，這樣地說道：『劃分土地，說「這是我的！」——最初發生這種思想的人，是資產階級真正的創立者。築起牆界，掘起田垠，對自己的隣人說：「不要相信這欺騙者！」這類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罪惡戰爭及殺戮，只有這樣才能免除不幸和悲慘。人們如果忘記這事：就是土地的果實是屬世人的，土地不屬於任何人的事，那麼人類就會滅亡罷。』盧騷是這樣表現了小資產階級，即斷然主張廢

除貴族特權的『第三級』中一部份的主要精神。盧騷以爲將來的國家是自由小生產者以『契約』(Contract)結合而生的組織。這種國家的目的，在維持并保護個人的幸福，即小財產所有者的利益。

資產階級各層的見解，已如上述。但同時又有反映社會最下層諸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思想發生。例如織布匠的兒子，貧窮教區教士的梅利葉 (Meslier) (生於一六六〇年代，逝於一七二九年)，即長年和農民同居度日，在其「遺囑」中，認爲萬惡之首在土地私有和階級制度之不公平。這種罪惡是由基督教會所擁護的；基督教會的使命就在用盡種種手段欺騙勞苦大眾，使其愚鈍。和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同，他認爲希望由富者的恩惠可以提拔到無論怎樣的好境遇中的事，是毫無裨益的；他要號召貧民對一切壓迫者和榨取者叛變。梅利葉解釋自己的共產主義思想道：『人類須共同地平等地享受世上一切的幸福與財富。一城市或一教區的一切人民，必須像一個家族。他們都要進一樣的或同類的食品，穿一樣的衣服，住一樣的房屋，以共同生活。』

十八世紀另一位共產主義者莫勒利 (Morelly)，以爲人類主要的錯誤，是最初就分

劃共同所有物的事，即是私有財產制的確立。要改正這種錯誤，只有批判現存社會組織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如果人們都能理解共產主義的各種優點，他們便能很快的將整個生活改建到新基礎之上。莫勒利把新共產主義社會的計劃，分述為三個基本原則：其一，是私有財產之沒收；二，一切市民由社會給養；三，一切市民應盡力為社會服務。莫勒利以為向新社會推移的手段是啓蒙。所以當時唯一的特徵，就是所謂「百科辭典派」的筆活動。為其首者，是笛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達蘭貝爾 (J. Alembert, 1717—1783)、多爾巴克 (D'Holbach, 1723—1789)、赫爾維休 (Helvetius, 1715—1771) 及其他等人。他們從事普及最新科學的知識，要人人都能了解。因此，他們計劃出版「科學藝術及工學大百科辭典」。這計劃曾受政府檢閱的壓迫。法蘭西的唯物論者，是盡了破壞「舊制度」任務的思想家，是科學及技術各部門上資產階級革命之表現者。堅決信仰無神論者的百科辭典派，都在其著作上敘述唯物論思想，而主張一切的存在的基礎，是物質運動。由此他們得到結論，說人類的性質不是由天性而是由周圍的環境來決定的。在這種情形下，知識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於是生出努力在大眾間普及知識的

必要。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唯物論者，將化學，物理學及生命之現象歸諸物理底現象。他們否認自然及社會的發展過程。他們不充分估價生產力在歷史過程上的作用，而只在人類知識的成果和教化等中，尋求歷史之基本的推動力。

資產階級哲學家及政治著述家的這些活動，對將來革命的知識準備上，是有重大意義的。根據這些著作，他們促成了君權，教士，貴族之身份，以至資產階級毫無政權等等上所見到的舊制度基礎之動搖。同時，他們普及了實驗的智識。而其所述的思想，成了後來法蘭西大革命各活動家之指鍼。

四 農奴制的俄羅斯

農奴經濟

十八世紀的俄羅斯，是典型的農業國。人民的絕對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

個人自由被剝奪的他們，都爲自己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因爲土地所有者是國家，地主和教會等等，所以農民也分成三種，即國家，地主（地主的農民也可單叫做農奴）和教會的農民。一七六四年教會的土地都已還俗，即沒收爲國家所有，歸特別機關——經濟部管理。從這時起教會的農民，得到『經濟的』農民之稱。所有的農民都由國家徵取人頭稅。徵收農奴之人頭稅者是地主。這地主對自己的農民有生殺予奪之權力。整個十八世紀爲俄羅斯支配階級的貴族，得到佔有領地的特權。但是當彼得（英文爲 Peter，德文爲 Peter 或 Petrus）第一（Piotr Velikii）（一六八九——一七二五年）治世的十八世紀初葉，貴族尙與其他階級一樣，毫無自由。他們都有種種紛煩的義務，要任文官或武官。對城市或郊外的住民，也付以農奴的性質。他們和農民一樣，要徵取人頭稅。彼得第一時，城市住民都正式分爲商人，職匠及下層工人。那時的職工，組織有公會。教士，對國家的義務最輕。他們只須替政府舉行祈禱。由於這項工作教士，被免除一切的負擔或義務。

十八世紀農奴制的俄羅斯，在經濟上是很落後的。因爲距離世界商業中心地及大西

洋很遠，未曾參加海岸地方殖民地的掠奪。俄羅斯農奴所有者及商業資本，唯有在鄰近各地——西伯利亞，俄羅斯東南部及南部殖民。但因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一步是必須開闢向海外的出口。就是非有海岸不可。俄羅斯原有西歐所需要的豐富的原料資源。其輸出品，是日益發展之造船業必需的木材，錨鍊，大麻，帆布。此外更有皮毛，食料品及鐵等等。但俄羅斯首先對英吉利，就因波蘭瑞典的領地，亘斷波羅的海，即最近的海上航路。俄羅斯由亞爾干日爾(Archangelsk)直接和英吉利通商，雖是事實，但這紆迴遼遠的航路，一年中有幾個月因酷寒而凍閉。爲了商業資本的利益，彼得第一便爲謀佔領波羅的海海岸和瑞典開戰。這所謂北方大戰役，延續二十有一年(一七〇〇——一七二一年)，犧牲人命財產，不計其數。這一戰的結果，算是打開到芬蘭灣和里加灣(Gulf of Riga)的道路。在面臨芬蘭灣的尼瓦爾(Neva)河畔，建立俄羅斯的新首都——聖彼得堡(卽聖彼得大帝之都城的意思)(一七三〇年)。

俄羅斯的國內商業，一部集中城市，一部則在集市。這集市是按期在各地的城鎮上舉行，或趕各地教會祭祀之日開設，買賣食料品或家庭工業的生產品。外國商品以奢侈

品爲主，僅在城市商店中出售，購買者只有貴族。

農業尙不發達。集於北部諸縣的國家的農民，組織農村公社。公社大都允許自治，如三季耕作法，木犁及改換耕作物之必要等等，都由公社內部決定。貴族領地的農業，比較稍好。這大都在俄羅斯中部。通常地主經營，是把所有的土地分成兩塊不相等的部份。好的部份地主留作經營自己的農業。壞的部份給與農民。農民不但要在這塊田地上養自己的一家，并須對國家繳納人頭稅。同時農民又須用自己的農具耕種地主的田地。農奴爲地主勞動，叫着徭役（Barshchina）。徭役有的是農業上的工作，也有取其他勞動形態的，如造屋，摘菓，採茸等。這徭役時常加『稅』（Obrok）。那就是說農民須繳納一定額的貨幣，或是自己收獲品的一定部份。但因農民經營甚小，要繳納多量的稅額頗感困難。因此成爲稅的部份，只有在地主減少地主的耕地時才增加。

工業之發達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初，工業尙不十分發達。生產主要帶着家庭工業的性質。城市上

佔優勢的是手工業，即訂貨做貨。而彼得第一時代的彼得堡，在以前的手工業如製靴，成衣，製革等之外，又生出一種新的手工業，如製造馬車，裝訂書籍，製作鐘錶等。農村中主要是家庭工業生產發達。農民的大部份，從事這家庭工業生產。這是因為僅靠農業不易謀衣食的緣故。有些地方，在十八世紀已成某種家庭工業品的製造中心地。例如伊發諾伏·涅茲列省斯克 (Ivanovo Doznensk) 及休雅的各村，就以產布出名。巴烏洛伏 (Nischegorodskaya 縣)，以產五金器具出名。

大工業企業，出現於十八世紀末葉，但也只是個別的現象。外國人創立的，或者發生於地主經營內的一些手工場，就是這種企業。彼得第一時代，就開始熱心移植手工場。當時的人都誤稱這手工場為工場。一部份，手工場之發展強大，是因為分散的家庭工業生產不能滿足全國需要的增多而生起的。最初，國家是為製造毛布，帆布，武器，玻璃等，自行經營手工場或工場，并驅農民入內，替這些手工場或工場作工。關於這些工場的生產規模，可根據以下材料判斷。帕爾姆 (Palm) 九家製鐵工場中，拘禁農民二萬五千人。賽斯特洛列茲之五金工業，有六百八十三人作工。莫斯科帆布工場，有一千

一百六十二人作工。但這種企業的建設，還是築在昔日家庭手工勞動基礎上的；因爲這些企業的大部份，並不是把工人集在一幢房屋裏，在最好的情形也祇建立一種各個小屋的制度，而大部份仍是利用家庭工業之家庭勞動的。

但是官營工場——手工場的發達時代，比較很快就終結。來了私人企業的時代。有的工場都免除捐稅，給與俄羅斯或外國的商人以至貴族。商人雇用逃走的農民，免役的士兵，乞丐，流浪者等等作自由勞動。但因俄羅斯是國家農奴制的性質，自由勞動者不多。於是一七二一年爲了商人的利益，允許商人設立所謂私有的（註四）農奴的工場。農民是又被束縛到工場裏了。

（註四）*Possessionni*，拉丁文爲 *Possessio* ——所有之意。

於是出現一種新的農民種類，即私有的農民，他不屬於工場所有者的個人（如農奴不屬地主個人一樣）而屬於工場本身，並不能趕出工場去價賣。和私有的商人的工場同時又出現使用自己農奴勞動的貴族地主之工場。貴族工場的出現，可如此說明：即農奴間有許多家庭工業存在。此外，地主自身則常製造些布和其他補充自己經濟上必需的東

西。

爲促進工業的發達，彼得第一對那些和俄羅斯國內開始製造的同種類的外國商品，徵收高額的關稅。一部份由政府津貼的工場，當彼得第一統治之末期，在俄羅斯已有二百以上。

地主的經濟

資本主義的發達，和貴族方面需要的增大，激烈反映在農奴經濟之上。爲滿足需要之增大，乃有貨幣的必要。以前徭役的經營，因當時俄羅斯苦於道路的梗阻，僅生產些不夠抵償輸至遠隔市場上之運費的物品（穀糧，燕麥）。爲求得到貨幣，地主乃略將自己的耕地縮小，對農民徵取貨幣稅。其結果不獨家庭工業發達，而農奴爲企求工錢，一時離去田地者（出外打工），亦日見激增。有些地主已開始釀酒，製造大麻，麻布等，部份的將其經營的基礎改建於工業之上。栽種稻穀，反視爲次要的事了。

但至十八世紀末葉，隨着英吉利的產業革命，對俄羅斯穀糧的需要漸增。這使地主

的經濟大呈活潑。在地主眼中，南部及東南部黑土地帶，其重要性日見擴大。佔領有銷售穀糧海港的黑海岸，這事有了重大的意義。俄羅斯貴族，自這時起便開始發展自己的經濟。貴族在國家機關上的勢力日漸增大，遂不耐於義務的服務，漸次免去勤務，將很多時間去開拓財源，爭取領地。十八世紀的三十年代，義務勤役的期間原限為二十五年（自二十歲至四十五歲）。但至一七六二年，他們完全免去這種義務，而盡力侵佔國家的土地。於是，全俄羅斯的土地，幾完全為地主所有。十八世紀最後的三十九年，地主從國家奪去有農民一百四十萬人的土地。在貴族驅使下，俄羅斯於十八世紀為佔領黑海之北部海岸，和土耳其開戰數次。付了莫大的犧牲，俄羅斯終得到黑海沿岸。俄羅斯在南部黑土地帶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地位，遂臻強固。但殖民不限於南部，且及於東南部之豐沃的喀爾姆克(Kalmuc)，烏拉爾之司鈇普及高加索等地；保羅第一(Павел I)時代，在高加索征服佐治亞(Georgia)（一八〇一年）。佐治亞於是分為許多王國公國的封建國家，因連年內戰並不斷與波斯，土耳其，列茲基斯人作戰，致國力衰微。佐治亞的支配階級乃乞俄羅斯『保護』，冀保存自己的權力和國家的獨立。但是『和平的合併』，在俄羅

斯的專政下，就等於以佐治亞爲殖民地，鞏固了俄羅斯在黑海及裏海沿岸的根基。事實上，佐治亞是被俄羅斯的薩皇政府佔領；并且俄皇更奪去佐治亞一切的獨立權，把她當作無恥的殖民地之掠奪舞台了。自是佐治亞卽日在壓迫之下釐定制度，強制實施新法，并強迫各地習用難解的俄文，摧殘民族文化；而大部份由國內諸縣放逐到此地的俄羅斯官吏，尤肆暴虐。這樣，從佔領的頭一日起，就發生動搖，引起顯然的叛變。殖民征服者用種種方法利用佐治亞農民和地主貴族間的階級鬥爭，從中取利。他們仰賴佐治亞的地主貴族，常施賄賂來收買，或授小貴族以侯爵位份，叫他們充警察官吏，與以高級的軍職，同時又常加以監視，窺其對政治上忠實的程度。佐治亞的農民特別受到苦痛。農民的田地，悉被「沒收」。軍隊的糧餉，都從農民身上徵收。不肯服從的送往懲罰隊，處以嚴厲的刑罰。有幾次全村都被滅盡。農民運動，熾湧而起。佐治亞山民對殖民地征服者最初的叛亂，於一八〇四年勃發，一八〇五年因酷烈的彈壓而止。十九世紀最初的四十年間，農民也曾叛變過數次。

俄羅斯的殖民，對佐治亞的農奴制全然沒有接觸，這促成佐治亞封建制度的崩潰。

貴族對農民的榨取，到入於俄羅斯權力下後，不僅未減，且更加強。

十九世紀前半葉亞歷山大第一 (Alexandr I) 及尼古拉第一 (Nicolai I) 之統治時代，專制的俄羅斯已將自己的領土擴展到北高加索，並將隸屬波斯的亞美尼亞一帶（喀拉巴夫，埃利溫，Nakhichevan）也加進自己的版圖。

爲盡量榨取多量的利潤，俄羅斯的地主也採取這比較容易的手段加緊農民的剝削，加強農奴制度。在土地不甚豐沃而遠離黑海港灣的中央各縣，徭役的耕地漸次減少，捐稅急激增加。十八世紀最後的四十年間，稅額增加五倍以上。稅額的增加是和這地方工業的發達相聯結的。恰恰相反，在利於栽種稻穀的南部及東南部之黑土地帶，却大都使用徭役的制度，有時從事徭役的農民，幾費去全週的時間爲地主工作，而毫不料理自己的農事。有些領地上，一切農民的田地，皆成爲地主的田地，農民只領得『Meshyachina』，即每月的維持費。

十八世紀後半葉，國內市場的穀價激漲。這是因爲俄羅斯的米穀要輸出到英吉利的緣故，她自產業革命後就必須向外國購買米糧。同時，俄羅斯非黑土地帶的中央地

帶，對於南部及東南部黑土地帶的穀糧，也引起激烈的需要。穀價於六〇至八〇年代約漲五倍。生產穀糧遠較各種工業的活動為有利。其結果，地主乃銳意從事米穀的生產。他們減少農民的耕地，而把自己的耕地增多，將農民的稅款改為徭役。對農民的榨取，很多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種劇烈的剝削，引起農民叛變。農民之間對地主的憎恨，日益擴大。為使農民順服，貴族在卡特寧第二（*Ekaterina II*）（英文為 *Catherine*，德文為 *Katharina*）時代，取得這樣的特權：即將自己的農奴遠戍西伯利亞，甚或送入牢獄。此外，貴族常用殘酷的鞭笞與拷問。

貴族的俄羅斯

十八世紀，貴族已漸次佔領國家機構。彼得第一時代，因強制叫貴族為國家服務的結果，貴族階級有了一種義務的性質。彼得大帝命貴族統習書文，考試文法，算術及幾何等等。不及格者，均禁其婚娶。貴族的地主權，也被彼得大帝加以限制。他限定貴族的領地只能讓給兒子中的一人（一子繼承權）。在一般上，彼得大帝很少倚賴門閥貴族；

他把高級的國家職務，一部讓「平民」——即各種階級的出身者充當，一部則由外人擔任。他以元老院爲最高政府機關。元老院中也有平民參加。彼得逝世後，舊門閥貴族爲爭奪王位，互起閥鬥。這鬥爭成爲十八世紀所見到的多次的宮廷革命。每次革命，貴族即將不合貴族意嚮而自立爲君主的國王驅除王位（有時竟行篡弑）。在這些次變動中演重要脚色的是近衛兵。這是直接駐紮皇宮之內，從士兵到指揮官都是由貴族編成的軍隊。所以這近衛兵純粹是貴族的組織。因爲正在發達的資產階級勢力薄弱，致貴族的候補者得卽帝位。這時代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完全是爲地主階級利益而行的。

由貴族扶持卽位的彼得大帝之女伊利沙伯（Elizabeth）（一七四一——一七六一）統治時代，貴族勢力顯明反映於政府之上層中央機關——元老院。這統治時代由元老院所執行的許多巨細的改革，完全是適應貴族利益的。由休發諾夫（P. I. Shuvailov）——他是伊利沙伯的一位寵臣——的提議，減輕地主由農民徵取來繳納的人頭稅。這事自然不是改善農民的狀態，而農民對於自己的地主納稅，依然是不能稍減；大多數的時候，反繳得更多。但因此貴族囊中的金錢，是更其飽滿了。貴族一生下子侄，就將他的名字

載於軍隊勤務名簿上。這種習慣在這統治時代極盛行。待輩長成其職位也年益晉昇，到實際來服務時，已是成爲將校了。

彼得第三時代（一七六一——一七六二），貴族已達其年來的夙願。卽由『貴族之自由』的宣言（一七六二年），免除他們義務的勤務，成爲自由的（沒有一切義務負擔的）階級。她的丈夫彼得第三（Peter III）被篡後，他於即位後卽爲俄爾洛夫兄弟（Grigori and Alexei Orlov）領率之將校所弑，由近衛兵立卡特寧第二（Ekaterina II）爲帝；她的統治時代（一七六二——一七九六），貴族所獲得的權力更大。被貴族出身之寵臣——其中最有力的是封爲塔布却斯基公的波喬姆金（G. A. Potjomkin）——等所包圍的卡特寧第二，頒佈完全爲貴族謀利益的法律；她却假托法蘭西哲學家及評論家——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笛德羅——的空辭來作粉飾。她常和福祿特爾或笛德羅通信。卡特寧尤常喋喋於招集會議——（主要由貴族織成的）代表委員會——協商新法典之編纂。但這委員會上發覺有限制帝政的企圖，開會前卽被解散。但貴族要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許多希望，後來是都實現了。首先是對地方的統治加以改革。這些統治權，悉移交貴族之手。

各縣的統治，交給總督；各郡的警察權，交與地方審判廳長。而這兩種職權，全爲貴族所佔。一七八五年，卡特寧在她頒發貴族的『聖詔』上，卽已確立好久以前貴族所獲得的財產之自由處分權（單一承繼權前已廢止），及義務服勤之免除權。貴族的一切個人負擔都已免去。有特殊事情時，僅由貴族法庭判決遞奪其爵位。最後，他們又免除體刑。同時，特別確定貴族之農奴所有權。給貴族的『恩詔』，如完全實行，則貴族且能在推選貴族長的縣郡之貴族會議上，有組織身份制團體的權利。

貴族稱爲卡特寧二世大王的卡特寧第二時代，是貴族支配的黃金時代。

卡特寧統治時代的大部份，始終都在和波蘭及土耳其作戰。與波蘭的一戰，完全消滅波蘭國家之政治獨立。波蘭自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卽爲俄羅斯，普魯士，奧大利等國所瓜分。俄羅斯并由波蘭的舊領土中，得到白俄羅斯，窩爾伊利，波多利亞及立陶宛等地。表面上是以解放巴爾幹半島之斯拉夫人脫離土耳其的壓迫爲目的，但實際是佔領黑海出口之博斯破魯斯（Bosphorus Str.）和達爾達列斯（Dardanelles Str.）海峽以輸運地主之米麥爲目的的俄土戰爭，使俄羅斯得合併南俄羅斯（Novo Russia）之草原及克里

米地方。

普加喬夫之叛亂

徭役加強，農奴制激化的結果，農奴間對地主的憎恨更加增大，農民叛變，盪起各地，地主常遭殺害。農民成羣結隊向邊疆地方逃走者，日益激增。逃走的農民，在邊疆地方結成哥薩克的團體，雖然滿腔憤慨，也只得服從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政府以從國境各地草原之軍令為條件，准許他們自由。哥薩克遂得到自由權，選舉長老和隊長（Ataman）。哥薩克住在雅依克（現在的烏拉爾）河流域從事漁業。他們把魚用鹽鹹後，售與俄羅斯的商人。他們時常受巴石基爾人（Baschiri）及其他遊牧民的來寇。經過這些時，哥薩克之中發生階級的分化。因購鹽賣魚之商業行為而得利的長老，顯已成爲富人。貧窮的哥薩克平民，則負有多額的稅款，在經濟方面陷入隸屬富裕者的狀態。

被蔑稱爲異邦人（nolozaitz）的邊疆諸民族，對貴族的國家抱着不少的反感。如韃靼（Tatar），莫爾德瓦（Mordva），却列米斯，喀爾馬克（Kalinnic），巴士其爾等各種人

種，都異常憤慨，想脫離俄羅斯的壓迫。俄羅斯人在他們的土地上殖民，如同他們異國的兄弟所作的一樣。邊疆地方的人民，不但被強制信仰基督教，連自己先祖數代的土地也被沒收，所加的捐稅亦極苛雜。十七至十八世紀間，巴士其爾人曾幾次反抗俄羅斯之殖民地壓迫者。但帝俄政府極殘酷的鎮壓這些叛徒，將數千參加叛變者處以死刑，毀棄他們的財產，使歸於荒廢。

農民大眾在烏拉爾五金工場中，是在極苛刻的條件下勞動的。然而他們是離開自己的家庭，被強制的鎖閉到工場裏面了。

凡此等等，在邊疆各地上掀起了極險惡的情勢。叛變的氣燄，擴大到整個農民大眾之中；甚至農民剝削不似東南部或東部各地之甚的非黑土地一帶的農民，也捲入高潮。農民在貴族免除義務的服勤後，希望他們自己也從農奴的隸屬狀態中解放出來。對些微的風評，農民大眾也都像飢餓般的來傾聽。叛變的火焰，只須星星之火，即足以燎原。但燃燒的材料是太多了。這火花就是哥薩克中貧民層間起來反抗政府壓迫的運動。

一七七三年，全雅依克盛傳彼得第三（實際他已於一七六二年爲其後卡特寧所弑）在

哥薩克間出現。頓河的哥薩克，普加喬夫（Iemelin Pugatchev），使用這個名義揭竿而起。一七七三年，他用彼得第三的名義發出最初的勅令（『烏卡基』）。勅令是將河川，土地，牧草，海面，金錢，薪俸，糧餉，鉛，火藥以及永久之自由』，都給與雅依克的哥薩克。對巴士其爾人，則允其自由使用土地，森林，河水及漁場，與以金錢或食物。又保證信教自由。普加喬夫舉手一呼，貧窮的哥薩克，巴士其爾人，馬利人，摩多發人，康梅克人等，都聞聲齊集，羣起響應。

普加喬夫率領這些軍隊，向北進發，沿途散佈他的勅令。普加喬夫出兵後，哥薩克及農民大眾攜帶新武器來投奔者，日益衆多。討伐普加喬夫的政府軍隊，也有不少變成普加喬夫的聲援。製鐵工場的工人，都給普加喬夫以實質的援助。他們攜帶着在烏拉爾工場所製的大砲投歸普加喬夫。普加喬夫即刻成爲大軍的首領，備有各種武器。但是這軍隊不曾受過訓練，其主要的基礎是農民大眾。普加喬夫在一七七四年的勅令上，即對農民高呼剿滅貴族——『捉拿反抗我權力，蒙昧聖上，殘殺農民之徒，處以死刑，梟首示衆！』這勅令是一面拯農民脫離地主的壓迫，免除兵役義務，廢止苛捐雜稅，一面無

代價（即無須付款納稅）的將土地，邸宅及其附屬的菜園，漁場，鹽田等，分與農民。在這勅令的號召下，沿烏拉爾河及窩爾加河畔的農民，羣起離叛。農民大眾一聞普加喬夫來到的消息，即奮起驅逐自己的地主，縱火焚毀其邸宅，來投普加喬夫的軍隊。在政府軍隊中，也時有離叛投誠之舉。

結合各種羣衆到普加喬夫周圍的口號是什麼呢？這羣大眾希望實現怎樣的目的呢？對於這，普加喬夫並沒有整然的完全的政治綱領。普加喬夫只在其勅令上對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約定滿足他們實際的利益和廢除使他們痛苦的地主及政府之壓迫。

普加喬夫叛亂之基本特徵，可以這樣描寫：起於雅依克河的這次叛亂，其初把烏拉爾捲入，後漸擴展到北部及東北部。其後普加喬夫又轉至西方的窩瓦。更進而向俄羅斯中部，那裏的農民大眾都渴待救主普加喬夫的來臨。窩瓦地方及烏拉爾地方的叛亂，無疑是成了全俄羅斯的叛亂；實際上有時所得的結果會完全與初起時不同的。普加喬夫之包圍奧林堡，這確是愚不可及的下策，致予政府以調集大軍的可能，舉以向普加喬夫討伐。普加喬夫取向窩瓦方面推進的路線後，完全與烏拉爾之工場斷絕，致一再敗北，欲

竄入俄羅斯中部不得，遂漸次沿窩瓦河向南部退却。全軍經此退却，即悉數敗亡，而叛徒陣營，亦宣佈瓦解。普加喬夫率餘衆到查里茨英附近，也全被剿滅，隻身走投哥薩克，爲他們捕送莫斯科，一七七五年被處死刑。普加喬夫死後，農民動亂未嘗稍息。卡特寧政府，曾以全力鎮壓這種運動。

普加喬夫叛變失敗的原因，自然不是普加喬夫作戰策略的失敗。而是歸於這次運動的自然發展和無組織。因爲階級構成的複雜，和參加運動的社會份子——如哥薩克，農民，各地土着民，製鐵工場的工人等等——之複雜，致各層各羣，都爲自己地方上的利害而鬥爭，而不與其他社會層的利害相結合，以共謀進取。沒有叛亂的領導者，和大衆的指導者；同時又缺乏充分而顯明的運動綱領。巴士其爾人的叛徒，則把工場誤認爲自己的仇敵而加以搗毀，致斷送普加喬夫軍隊之供給軍火的地盤。農民把自己的地主打倒，但不肯和普加喬夫同去衝鋒殺敵。這就是普加喬夫失敗的原因，雖然這次運動是農民運動的發動，而且確實震撼了農奴制度和農奴國家。

叛亂受到政府最殘酷的鎮壓。在拷問與死刑下犧牲者，不下數千。好多村莊，都斷

絕人烟。

對於貴族的俄羅斯，普加喬夫的動亂，是威脅的種子。對於地主或政府，這動亂的起伏不定，也是唯一的威脅。對於其後的革命運動，普加喬夫的動亂，是一種歷史的教訓。

十八世紀之概括

普加喬夫的叛亂，並沒有從農民的肩上除去農奴的負擔。農奴關係雖然仍舊存續而且範圍也日見擴大，可是十八世紀末期的俄羅斯，早不似彼得時代的俄羅斯了。資本主義的諸要素，到這時是更加發達了。都市顯著發展。許多農民因地主徵稅，都離開農村走到都市的工場；其結果，自由賃銀勞動者之數乃益增加。工業激劇發達。十八世紀末期，工場之數已達三千。那時際，貴族的工場佔商人工場的五分之一。國內市場亦日見發達。於是一七五四年，國家乃不得不和法蘭西一樣，對於壓迫商業過甚的國內關稅，概行廢止。十八世紀末年，資產階級的基礎是益臻鞏固而長成。卡特寧第二在『與各城

詔書』（一七八五年）中，准予各都市最富有者以自治權。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之上流份子，均豁免人頭稅及兵役之義務。

教育在十八世紀，也很進步。一七五五年在貴族學校以外，莫斯科又建立俄羅斯最初的大學。這大學分爲二部，一部貴族，一部平民。此外在莫斯科及喀山(Kazan)又設立中等學校。外國的書籍，也開始輸入俄羅斯。資產階級及貴族之先進份子，明白地意識到俄羅斯有遵循西歐各國之道路前進的必要。技術的落後，農奴制度，以及教育的不發達，都抑制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達。英吉利技術的發明，對於使用代價低廉或不要工資的農民勞動之俄羅斯，是沒有緣份的。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在卡特寧的委員會上，有人主張像亞丹斯密所唱的自由貿易論。貴族先進份子中突起的資產階級旗幟最鮮明的代表，有諾維科夫(N. I. Novikov)（一七四四——一八一八年）及拉第席采夫(A. N. Radishchev)（一七四九——一八〇二年）。諾維科夫刊行諷

刺雜誌，反對農奴制度。他開有一所書店，在這書店中出售自己出版的書籍和俄譯的外國書籍。此外，他常直接救濟飢餓的農民。因為活動的關係，他在休利塞堡牢獄過了幾年。

資產階級思想之另一偉大的代表拉第席采夫，他和許多貴族青年一樣，在國外（萊比錫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當時正是德意志學生發狂般愛讀法蘭西孕育革命的文學，並傾心於啓蒙哲學的時代。歸俄任勤的拉第席采夫，開始文學的活動。他的作品中最足注目的，是叫「自由」的詩及「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他在這篇「自由」中，將「一切偉大事業之本的自由」和專制對置，攻擊專制。旅行記則完全充滿法蘭西大革命的精神。拉第席采夫在這書中反對專制與農奴制度，他給我們許多幅描寫地主壓迫的明晰的畫圖。那裏有叫農民整日替人勞働的地主。有買賣農民肉體和拷問農民的慘狀。又能看到地主放縱荒淫的一切姿態。拉第席采夫寫道：「剩下給餓得垂斃的奴才和農民的是些什麼呢？只是搶不走的空氣罷了。」發行這部書時，拉第席采夫是用的匿名，但仍然發覺拉第席采夫是這書的著者，他於是被捕，他的書也被燒燬。他被禁於彼

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後被逐至西伯利亞，在那裏過了六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統治時代（一八〇一——一八二五年），他雖被赦，但他仍不能和環繞他的現實相妥協，而終於自殺。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農奴的俄羅斯之最初的鬥爭，就是這樣的完結。

重要事件年表

- 一七三三——一七八五年。英·吉·利·最·初·技·術·發·明·的·時·代。
- 一七三三年。凱伊之飛機。
- 一七六五年。哈格里復斯之「珍妮」機。
- 一七六九年。阿克來特之水力機與瓦特之汽機。
- 一七七九年。克倫普頓之「混合珍妮」機。
- 一七八五年。卡特來特之織機。
- 一七七六——一七八九年。北·亞·美·利·加·合·衆·國·之·建·立。

一七七四年。 費拉特費亞會議。

一七七五年。 費拉特費亞第二次會議。

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 獨立戰爭。

一七七六年。 獨立宣言。

一七八五年。 英吉利承認亞美利加殖民地獨立。

一七八九年。 合衆國聯邦憲法成立。

農奴制的俄羅斯

一七二一年。 允許商人領有私人的工場。

一七五五年。 莫斯科最初之大學設立。

一七六二年。 貴族之自由宣言。

一七七二——九五年。 波蘭之分割。

一七七三——七五年。 普加喬夫叛亂。

一七八五年。 與貴族之詔書。

演習題

- 一，亞美利加殖民地之脫離英吉利，是由什麼引起的？
- 二，英吉利農業革命，是如何發生的？這次革命是誰得利，並怎樣實現的？
- 三，英吉利技術的發明，是怎樣發生的？何以最初施行於紡織業部門？
- 四，英吉利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發生了怎樣的社會經濟結果？
- 五，法蘭西的資本主義何以發達較遲？
- 六，法蘭西新興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殘餘的對立，表現於何處？
- 七，推動法蘭西大革命的階級勢力是怎樣配置的？
- 八，爲什麼俄羅斯的地主經營，一方是完全施行徭役，他方則完全施行捐稅？試加說明。
- 九，何以卡特寧第二的統治時代是貴族的支配時代？
- 十，魯加喬夫的運動中，有些怎樣的社會階級參加？他們的參加，對運動的命運有如何的影響？

自習題

一，讀佛里德連德及司爾茲基的論文選集第一章第五，六及第八各節。試答復何故馬克斯稱「圍圍法」爲「議會的拉登形態」之問題。并闡明何以新經營方法的收入較多。

二，根據同上之論文選集第一章文件第七，十及十一各節，闡明十八世紀初頭英吉利小手工業之狀況，並探討工業如何長成的過程。

三，根據同章文件第八項，分別用圓形，半圓形，扇形闡明基本預算，並作一七八七年法蘭西預算支出之圖表。

四，詳讀卡波夫及馬拜威諾夫之論文選集（「以材料及記錄文件所作之俄羅斯階級鬥爭史」第一卷，國立出版所，一九二六年）中以下各節；普加喬夫與雅克之哥薩克（二一九頁）及士兵（二一九——二二二頁）宣言。普加喬夫在奧連堡縣署發出之勅令（二二二頁）。普加喬夫對巴士其爾人（二四〇——二四一頁）及關於剷除貴族（二六六頁）之宣言。根據這些文件，作一普加喬夫綱領諸基本條項之大綱。

五，用這本教科書第一章的本文，比較法蘭西及俄羅斯之社會及政治的制度，說明爲什麼法蘭西逃不掉政治的變革，而當時的俄羅斯反無改革之望？

參考書目

(一) 文件

P·佛里德德律及A·司爾茲基：西歐革命運動史（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論文選集。一九二八年。國立出版所，第五版。

——所集證據文件極豐。各章在每一文件前，均載有歷史序論及方法論的記述。此處可資參考者為第一章（「產業革命」）及第二章（「大革命前夜之法蘭西」）。

N·卡波爾及M·馬特威諾夫：以資料文件編成之俄羅斯階級鬥爭史，第一卷。國立出版所。一九二六年。——可資本章參考者為第三部（「普加喬夫叛亂」）。

V·維克特洛夫：十七十八世紀之農民運動。證據文件及資料集。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出版，一九二六年。

——敘述十八世紀者為第四章（「商業資本主義之開花」）及第五章（「普加喬夫之運動」）。本書之後，載有重要術語解說與史料中人物之略條。

普加喬夫動亂。增特亞爾希夫，第一卷。普加喬夫之文件（宣言，勅令，來往書信）。莫斯科國立出版所，一九二六年。

——集錄普加喬夫親手所作之文件。有M·H·巴克羅夫斯基之序論，頗有價值。

(二) 參考書

K·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國立出版社。(有數版)

——第二十四章爲理解原始蓄積及無產階級形成時代之基礎。

T·佛里德連德：西歐史(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第一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一七八九——一八七

一年)之歐羅巴。增訂第三版。一九三〇年。

——該書對於實際材料極豐，關於英吉利，德意志及法蘭西之歷史，有系統的敘述。並略述北美合

衆國及其他各國之歷史。本章可用第一講(從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英吉利之業革命)，第二講(法蘭西

大革命之前夜)，第三講(十八世紀後半英吉利及法蘭西之政治制度)，「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意識形態」。

N·M·羅琴(N·安特諾夫)：近代西歐史。第一部，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國立出版社，第二版。

——本章可參考第一章(「產業革命與新階級之形成」)，第二章(「正在擡頭的資產階級之思想家與民主

主義」)及第三章(「法蘭西大革命前夜之法蘭西」)。

M·N·巴克羅夫斯基：由上古開始之俄羅斯史。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國立出版社，第七版。

——關於俄羅斯史之最重要的馬克斯主義之著作。本章可用其第三卷第十一章「十八世紀之君主制」第一節五至第節。

蘇聯各民族史讀本。M·N·巴克洛夫斯基編輯第一卷，蘇聯共產主義學院馬克斯主義者歷史家協會。哈爾可夫，「無產者社」出版，一九三〇年。

——該書內容所述，為十七至十八世紀時代，文筆通俗。本章可參考其V·拉夫美特夫論文：「俄羅斯帝國之建設」，P·里雅先科之論文：「十八世紀後半之經濟」，A·馬伊謝夫之論文：「十八世紀俄羅斯農奴的生產關係（農奴經濟）」，M·勒奇基拉耶之論文：「十八世紀貴族帝國」，A·普列斯尼雅可夫之論文：「十八世紀俄羅斯之國際關係」，及S·唐辛斯基之論文：「普加喬夫之動亂」。

(三) 文藝作品

A·S·普希金：甲必丹之女。M·V·勒門多夫：未完的古事。全集。D·I·馬明II西比利雅克：俄霍尼拉之盾（這故事描寫普加喬夫在烏拉爾的動亂）。I·拉第席尼可夫：冰屋。第二版。莫斯科「青年近衛隊」，一九二九年。（安拉約亞諾復拿之時代）

(四) 戲曲

V · 露俄：狂笑者(Y · 露俄小說的脚色，十八世紀初期之英吉利及英宮)。波馬謝：發狂之日或費加洛之結婚。(五幕喜劇作於一七八四年，嘲罵貴族制度與舊制度者。)D · I · 芬維金：未成年者。旅團長。K · 特列勒夫：普加喬夫之動亂。(描寫民衆的悲劇)V · 卡門斯基：愛美連。普加喬夫(兩幕劇，民衆戲曲)。D · 司莫林：伊利沙維那。彼特洛復那(十八世紀中期彼得堡之宮殿)。

(五) 歷史用圖

V · 愛馬可夫，K · 科特洛夫雀：產業革命期之歐羅巴人。(十八世紀後半，掛圖)國立出版所，一九三〇年。

K · 克德里雅謝夫：農制時代之俄羅斯與自十八世紀末至一八六一年工業資本主義之誕生(掛圖)。莫斯科國立出版所，一九二九年。

K · 克德里雅謝夫：俄羅斯歷史地圖。有M · N · 巴克羅夫斯基之序文。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國立出版所。

第二章 法蘭西大革命

法蘭西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法蘭西大革命引起封建關係之根本破壞，而用革命方法將這任務解決。革命前的法蘭西社會制度「舊制度」不但抑制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過程，並妨礙生產諸力之更進一步的發展。它是不戰不肯放棄自己的陣地的，革命如何完成那「剷除，拋棄並破壞舊社會之一切障礙」(列寧)的任務，並如何肅清轉換到法蘭西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有確定的必要。我們必須特別注意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勞動者在這次革命上的任務，明瞭小資產階級(雅科賓派)獨裁的意義，研究「十八世紀雅科賓派所給與我們的偉大的不可磨滅的難忘的東西」。(烏里雅諾夫)

研究本章時，須明瞭以下的基本問題。

- 一，引起革命事件的社會意義何在？
- 二，爲什麼這次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
- 三，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上的任務怎樣？
- 四，爲什麼勞動階級沒有得到權力？

一 從身份制度到資產階級貴族制度

革命的必然性

法蘭西的舊制度是崩潰了。不滿之情，深深抓住新的人羣。一七八八年夏，遍地旱魃，入冬飢饉益烈。日常必需品及米穀價格，日見激漲，售出數量極少。羣衆掠奪米倉麵包房，與投機商人以嚴厲的懲罰。

農民的覺醒，其勢愈不可侮。國內各地，時有暴動發生。用當時人的話說：是『人民間顯明表現出反抗心』。

一七八九年四月，巴黎近郊聖安特安之陶器，磁器，壁紙，靴鞋等業勞動者，聯合季節勞動者搗毀場主列威容之手工場及住宅。混亂的秩序即爲兵力所鎮壓。領導者及煽動者，均被處絞刑。多數勞動者，悉遭膺懲。

財政狀況自路易十四統治時代末期起即呈困難，至一七七四年，更陷絕境。到革命爆發時，法蘭西的國債，竟達四十五萬萬利福爾（註五）。政府擬發行紙幣，改善這種狀態。但這種嘗試是必然趨於失敗的。國王與特權階級的政府，愈促成革命的爆發。這政府對第三階級代表所提出的改良方案，盡行加以妨礙。路易十六的一位大臣，重農學者（註六）屈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81）為從不穩的情勢中挽救君主制，並為解決各種問題，提議召集人民推選代表之正式會議，宣言商業的自由，由人民各階級徵收捐稅代替道路徭役，削減宮廷靡費等等。但屈爾哥之議，因貪吝的朝臣，高級教士，皇族，及皇后馬麗·安特亞（Marie Antoinette, 1755—93）——她是奧皇約瑟夫第二（Joseph II.）的姪女，極奢侈，有『敗家皇后』之稱——等等的妨止而未果行。

（註五）里福爾約合三十七科佩卡半（約合我國幣三四角）。

（註六）重農學派為十八世紀普及的學說之一，根據其說，謂土地為財富的唯一源泉，僅農業是生產的事

業。重農學派并主張國家不能干涉經濟生活。

政府又不顧利害的發行了新國債。因為屢不踐行國債義務，國家在大資產階級間——他們是國家的債權人——信用喪失殆盡。

財政日呈破產，致陷政府孤立。用革命的方法來打破阻礙國力發展的這事之不可避免，愈加顯明。

專制主義之沒落

用國債的形式將錢借給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到財政大臣勒凱爾 (Jacques Necker, 1732—1804) 發表「法蘭西主君制全期的最初的国家預算——據這預算，國費不敷額，達全預算的百分之十六(五千六百萬里福爾)——不禁有既憤且懼之感。資產階級反對政府的氣勢益熾。召集三級會之呼聲日高。這種聲浪，廣佈全國。

三級會 (Etats généraux)，就是為要求軍費或出兵作戰等等由國王召集之舊身分制的集會。君權增大後，三級會亦失效用。而最近召集的三級會，是一六一四年的三級會。

政府爲謀解決某項事件之方策，也決定召集三級會。三級會是按身份分別舉行投票。一切提案均照三個身份分別審議。決議不是看投票的多少，而是照贊成身份的多寡而定。所以當決定重要事件時，大都是三身份中的特權身份——即貴族和僧侶，屬多數派。

一七八九年四月，三級會開會，進行選舉。凡無捐稅可收者，都失去被選舉權。于是城市勞動者的若干部份，便不參加選舉。對於貴族和高級教士等，是直接選舉的。就是，特權階級係直接推選代表。低級教士及第三階級，則舉行二級選舉制。最初推選舉人，選舉人再由自己的一伙中選舉代表，所以在選舉人的集會上，城市住民都多數被通過。

選舉的結果，三級會全體貴族的代表，約選出三百人，他們大部份是宮廷貴族和特權的門閥。有極少數（三十八名）是大衫的貴族。僧侶的代表，也選出三百人之譜。其中多數（二百人以上）是農村的教士。僧侶中門閥的代表，計有主教及司教四十八人，廟主（加特力修道院長）三十五人。

特權身份在徵收稅金時，也須藉重資產階級。於是，爲在徵收捐稅時取得資產階級之援助起見，政府把第三身份的代表人數增到六百。這之中以城市的公務人員，商人（二百十六人），律師（二百十二人），醫生，市會議員等居多。有時有教士若干和貴族十人，也被推選爲第三身份的代表。

依舊有的習慣，選舉人都是把記有自己所需求的陳情書（*requis*）（『請願與申告之手帖』）委託給自己的代表。這些陳情書，可以判斷革命前法蘭西的民情。

在那陳情書上，農民訴說着土地之不足，捐稅之苛重，土地之爲地主貴族或大佃戶所侵佔，及陷農民土地於荒廢的領主之狩獵權等等。

城市的陳情書上，充滿政治的色彩。今列舉其主要者，有要求施行憲法，並與三級會議以租稅決定權及國費支出之監督權等等。而特別提出平均分配捐稅負擔之必要。有特權身份者，則在他的陳情書上堅持着自己的封建權利，力求保證他們的權利之牢不可破，並給他們的權利以法律上的基礎。這些陳情書，除教士的陳情書而外，都提議用教會的財產來彌補國債。至關於三級會議的投票形式，除第三身份主張個人投票外，其餘

兩個身份對這問題都保守沈默。但並不是反對限於特別情形的個人投票。政府對這問題的態度，很暗昧不明。但據改良派之勒凱爾於一七八八年末所作的演說中看來，政府像同意於第三身份。

羣情騷然的聲中，乃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國王駐驛地的凡爾賽，召集了三級會議。

第一次『莊嚴』集會的一切手續（國王及各大臣的演說），強烈地示出宮廷派對第三身份之侮蔑的態度。對革新派的壓迫（路易十六在他的演說中講道：『我們要憤起拒絕這種危險的革新』），證明朝廷臣相壓迫第三身份的反對派想維持舊制度的決心。

各身份間對於投票方式及其他等等經過長期而毫無結果的折衝後，第三身份便提議於六月十七日自行沿用國民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後為憲法會議（l'assemblée constituante）——之名，並歡迎其他兩種身份的代表加入他們的方面。政府即刻採取許多方法，禁止召集國民會議。七月二十日，第三身份代表鑑於國內風雲日急，謀亂情勢益高，因別無適當場所，乃齊集室內網球場，立誓非達到制定憲法決不解散。羣衆對

第三身份代表，表示狂喜，羣集街頭相候。在國王參加之特別集會（御前會議）上，竟撤消國民會議之決定。國王主保存各身份之分立和各身份間互相分立的集會，命即解散國民會議。但第三階級的代表，仍團聚不散。集會有第三身份之代表米拉波（Mirabeau, 1739—91）演說，痛詆專制主義。他說：國王祇是一種官吏和全權被委託者。能擔負權力者，是天授以制定法蘭西憲法之權的議員——即國民之良選。

集會上忽有一朝臣挺身而出。他大聲叱咤道：『你們已聽見國王的命令，何故尚不散耶？』對他這話，米拉波答道『我們是順從國民的公意在這裏集會的。如果不被刺刀驅逐，我們決定不走。』

充滿這樣自信而強硬的口調，是由於這樣的確信而發出的：就是革命氣焰高熾的國內，已決心和舊制度作一最後的決死的戰鬥。

巴黎及各地的革命

巴黎成了革命組織的中心。奧列安公爵（Orléans）的邸宅羅維耶爾宮，成了巴黎市

民不斷的集合場所。這裏有新的情報傳給人們。政治問題也在這裏解決，舉行第三身份宣傳者的演說。通信的文集，小冊子，報紙，雜誌等，都散給大眾，以普及政治常識，傳遞關於凡爾賽及各地運動的消息，鼓勵革命的動力，促醒革命的思想。對各種事件特別表示出生氣勃勃的反應的，是巴黎近郊的工人區域。

革命的爆發，必須有一種刺激。在日益嚴重的情勢下，一般人的情緒都極緊張，準備革命。政府也不採取如解散集會那樣的嚴厲方策了。反之，却突然開遣大兵到巴黎來彈壓革命。

七月十一日，國王將勒凱爾免職。七月十二日，巴黎突起變亂。民衆從四郊湧進城市中心。將城內徵收糧穀稅的關卡焚燬。七月十四日，羣衆向巴士提爾——舊堡塞——進襲，那裏是監禁革命家的場所和作戰時的防守陣地。政治犯——這裏面有很多的兵士加入——用武力佔領了巴斯曲，旋即將其搗毀。

這幾日內，資產階級爲防衛本身並畏民衆運動的發展，組織以資產階級爲構成人員的市自治機關——巴黎公社（譯註二），並成立武裝的自己的保安隊——國民自衛軍。舊制

度方面所募集的瑞士的游擊隊，被擊得粉碎，勒凱爾仍復舊職。

（譯註二）我們所習聞的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的事件，和這時的巴黎公社自不可同日而語。

巴黎的街頭，成了武裝的障地。民衆憤懣若狂地殺戮舊政權的代表者和其爪牙。

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飢餓的巴黎勞動者和他們的妻子，進襲凡爾賽，將國王和憲法會議一同擁回巴黎。他們以爲國王回到巴黎後，反革命運動就會停息，廉價的穀糧，也可以多多的運來。

運動波及各地各農村。國王的政府已再不能仰賴「忠義的臣相」和「良善的市民」。同時也找不到一個地盤來和革命鬥爭。在地方上，運動專向着各地貴族的代表。資產階級到處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勢力——國民自衛軍（*gardes nationales*）。各城遍設新興勢力的各種機關，和以民軍國民自衛軍爲指導者的「常務委員會」，盡力維持各城市的秩序和安寧，供給市民食糧。

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達到廣泛的範圍，而且影響城市。城市上都在各關卡徵收商品的進口稅。農民的運動，使資產階級爲之戰慄。他們調遣國民自衛軍到里昂，特羅亞(Troyes)和夏倫(Chalons)，鎮壓農民叛亂。農民拆毀城市的關卡，擊破貴族封建領地的城寨，舉火焚燒穀糧，掠殺家畜，有時甚至殺戮地主本身。到一七八九年七月下半月，隨處生起農民叛變。

農民運動，不獨不放鬆資產階級所有者，連地主所有地之借地人以至修道院及教士之所有地，也不寬容。

『財產成了最無恥的暴徒及浪人的犧牲，到處的城池都被火燒，租稅和莊園稅也不繳納，法律無效，權威墮地，裁判變成幽靈。』憲法會議上的一位議員這樣說。

農民運動遍佈全法蘭西。爆發於東部地方的，聲勢特壯。非常注意政治問題的憲法會議，自然爲之驚愕不置。那裏而地主的代表要佔一半。於是地主本身在八月四日夜間集會時，很狼狽地拋棄了自己的封建權利，在法律上確定法蘭西人的平等。但根據這個決議而發出的佈告，絲毫沒有顧到農民和他們的利益。八月十一日的佈告，便揚揚得意

地宣佈封建主義的廢止，將農民的義務分成身體義務與現實義務的兩部。關聯於農民身體之隸屬狀態的身體義務和完糧納稅，都無代價的撤廢。現實義務的問題，則由附屬於憲法會議的特別的「封建委員會」來解決。而這委員會於一七九〇年三月十五日所作的決定，都有法律效力。據這法律所定，現實義務——即對農民由莊園取得的土地，及農民對莊園的一切義務——就是必須繳納捐稅。莊園收益較多的義務——田地的年貢，土地改換業主時的捐稅——也同樣視作現實的義務。法庭上的爭論，決定現實的義務後，又自行決定於莊園有利益的義務。對於農民代價現實義務的條件特別苛重。這種代價條件，對於一定土地的一切農民，都無例外是同時而且具有義務性的。為保證履行代價，組織有保證人的團體。各種義務的代價，在無國家信用及財政機關方面之補助費和援助時，便這樣規定：凡未繳之款，須於二十九年內還清。這樣，資產階級的憲法會議，遂賦法蘭西農民以莫大的稅務，約達二十五萬萬里福的金額。

敘述着這些「現實」權利的封建佈告，引起農民如火如荼的憤怒。被農民縱火焚燬的地方，是不足奇的。

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一日及一七九〇年三月十五日的佈告，是擴大農民運動的一劑刺激品。農民停止履行封建義務，羣逃向地主的城市中，或亡命國外

大權在握的資產階級

握得權力的資產階級，盡全力來挽救國家財政的滅亡。爲達到這目的，積極將教會的土地（所謂國民財產）收歸國有。教會的不動產收歸國有後即以其作紙幣（Assignat）（註七）的保證。移歸國有的土地，概算起來，約有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二十。（教會的總收入額，約三萬萬五千里福。）這些土地都劃成很大的部份出售，允許短期的賒欠。因爲這樣的出售條件，土地便歸到城市或農村（富農）中的資產階級和投機者的手中。貧農和中農，以至農民的廣大羣衆，自然無力來利用成爲國有財產的土地。從教會奪取這些土地的時候，資產階級都說：因爲教會和修道院——這些土地所有者是創造國家的，是國家把土地給他們的，所以國家有權利把他們這些土地收回云云，來替自己辯護。這樣資產階級便以保存『神聖』財產求其純正與鞏固爲名，把教會的土地奪爲己有，將其正

式佔領。

(註七)紙幣——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行的有價證券，係國家債務的一種。紙幣的所有者，有處分土地的權利。一七九〇年初，因金屬貨幣不足，紙幣遂強制的定為有價格的紙幣，和金屬貨幣同樣流通。

『人權宣言』與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憲法會議基本法律項目的『人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及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是充滿資產階級的性質的。『宣言』正像是這個憲法的序言。那宣言對新政治制度和組織，與以原則的解釋，清算封建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基礎。這『宣言』，反映為剷除舊封建制度鬥爭上的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氣勢和思想。一七九一年的憲法，給法蘭西樹立了一院制的立憲君主制。

資產階級廢除了身份制，特權，僭號，撤廢了黑人的奴隸狀態，和加給猶太人及新教徒的種種迫害；宣言廢止僧侶的檢閱，樹立裁判陪審制及法庭組織的選舉制。根據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國王和他所任命的各大臣，都有執行權。立法權則屬於國民代表會議

（立法會議）。國王對立法會議的決議，只有禁止（*Veto*）權。如立法會議改選至二次而仍主張以前的決議，那時這禁止權便失却效力。地方上建立了自治制，代替舊官僚的組織。法蘭西重分割成八十三個自治縣（*Départementes*），每縣按其山川的名字稱呼。地方權力由民衆自身推選任命。間接稅和收贖制度，均已取消；對土地房屋及事業等等，都制定了直接稅。

一七八九年的宣言，較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更爲徹底。但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和沒有強制力的「宣言」不同，是被給與了一定法律準繩的確定的法律。資產階級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就積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看到了國民大衆之革命的能動性。在農民運動上，在巴黎及各地城市的暴動上，以至在工人的罷工上，資產階級都感到自己階級的動搖。他們爲鞏固自己的陣營，採取種種對付革命民衆的方策。

「宣言」上宣揚的民衆主權，是和憲法中保存國王權力相併存的。在法律上一切人的平等，在憲法上則採取以財產額區別的選舉法。根據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各市民分爲自動的和被動的市民（*Les citoyens actifs et les citoyens passifs*）。有選舉權者，祇是

二十五歲以上，有一定住址，繳納三天以上的工資之直接稅的自動的市民（男性）。能做議員的，則限於有不動產而納五十法朗以上金額之直接國稅的人。『身無常物的人，不能做憲法會議議員。行政與立法，是財產上的事務。所以只是財產所有者，才與其相關戚』，一個憲法會議的議員這樣說。「宣言」並規定『一切市民有個人或通過代表，參與頒布法律之權利』。「宣言」又宣示反抗壓迫的利權，一七七一年的憲法，却把反抗壓迫這種權利的事，視同過去，置之不顧；并表示凡是對資產階級權力或新政治『制度』再作反抗者，將予以武力的壓制。

『如果國民只有一部是專制的，而其他一部都祇是臣民，這種政治制度完全是貴族政治』，將來的革命指導者羅貝斯皮耶（Robespierre）憤慨的說：『那麼，是怎樣的貴族政治呢？是一切貴族政治中最卑劣的有錢的貴族政治，他們是要把剛逃出封建貴族壓迫的民衆再鎖進這枷鎖之中。』

通觀憲法會議的各種政策，可知大資產階級對於受到叛亂民衆的危險的恐懼，實達極點。

這點以憲法會議的勞動立法上特別顯著。

混亂的一七八九年，使多數企業，特別是製造應貴族之需的企業的生產縮減。富裕之家因革命後也裁汰了家中的的僕役。裁縫，理髮匠，泥瓦匠等等，相繼失業，發生動搖。巴黎附近的蒙馬特爾山岡上，乃大興公共土木工程（『慈善工場』）。因工資過低，勞動條件太苛，使羣集這些工場中的失業者，發生激烈的動搖。爲使勞動者分散，這工場宣告鎖閉，公然和城市各地的若干小工場交換。因爲資本家不願收市價不穩的紙幣，將資本投作購產造屋，國內經濟政治的狀況，乃俱見改善；到一七九〇年，失業問題遂告一段落。一七九〇年春，勞動者向他們的主人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巴黎無產階級羣起作罷工運動。對於罷工，資產階級答以一七九一年七月十四日憲法會議採用的法律，這是一位議員夏佩涅（Le Chapelier）提出的。據這法律，舉凡各種勞動組合或集團所作的請願，集會，組織罷工等行動，都處重罰和嚴厲的懲治。夏佩涅的法律，就是對那

企業主資產階級作典型的立法實踐之極顯明的樣本。在法蘭西，這法律到一八六四年仍生効力，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黨俱樂部

當時還不會有具備綱領和紀律的黨存在。政治的各派別間，可看到有專制君主制（舊皇黨派）和持二院制度之溫和的君主制，以及持一院制度之立憲君主制等等的主張者。憲法會議的時代，是擁護貧民利益的民主主義的一羣勢力較弱。議員和議員間意見一致的人，大都集合於各個俱樂部（政治協會）預先討論政治問題；這俱樂部對於革命及反革命勢力的團結，盡過很重要的任務。其中最有名的是集於巴黎雅科賓修道院的『憲法友聯會』的俱樂部，這會創設於一七九〇年二月八日，門閥家錫以『雅科賓派』這諷嘲的名稱。最初，雅科賓俱樂部是讚同立憲君主制。但隨着革命的發展，雅科賓派即從俱樂部中將保皇主義者驅出，而由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所佔據。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富裕層的態度。雅科賓派最初還只作秘密活動，集會中禁止貧民和平民參加；一七九

一年十月十二日後，宣佈集會公開；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雅科賓派的自由平等友聯會』。這總會在各地有無數的支部，實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雅科賓派著名的指導者，就是羅貝斯皮耶（Maximilien Robespierre）（一七五八——一七九四年）。

脫離雅科賓總會的立憲派及穩和派的君主主義者，在費連寺院（後來他們叫做『費連』派）創立自己的總會，『一七八九年總會』。費連派主張嚴厲壓迫革命運動。

民主主義各種總會結成的『哥德涅爾總會』（這也是按着設立總會的寺院名稱起的）也非常有名。這總會代表『人民的權利』及『被動的市民』的利益。雅科賓派獨裁的時代，這總會曾做過厄貝爾派（Hébertistes）的參謀總部，圖揭竿起義；迨失敗後，一七九四年春遂告平復。哥德涅爾派中，下面幾個人最有勢力：律師丹登（George Fanton）（一七五九——一七九四年），德摩蘭（Camille Desmoulens）（一七六〇——一七九四年），醫生馬拉（Jean Paul Marat）（一七四四——一七九五年），新聞記者厄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一七五九——一七九四年）。

宮廷的內應·反革命·君主制之沒落

依仗大眾來和舊制度鬥爭，叫他們進攻封建制度的大資產階級，自獲得權力後，便對革命的高漲怕得要命。他們發動他們的勢力和民衆鬥爭，不惜採取高壓的手段，而與君主制締結同盟。『反憲法的』國王與宮廷之反革命運動愈明顯，革命也更進一層的發展，使憲法會議騷擾不安。

革命產出自己的領袖。馬拉就是一位最偉大的護民官，赤裸裸憎惡舊制度的一人，而且是革命報紙「民衆之友」的編輯者兼主要的贊助人。他常將所有階級和貧民的利益相對照。百折不撓的下層活動份子，資產階級最痛恨的惡徒，又是革命最忠勇的戰士的馬拉，曾屢次警告宮廷反革命的陰謀和國王之逃亡國外——當時法蘭西的亡命者，革命時逃亡的王孫公子，高爵的貴族，將軍教士，將官等等，已開始集合。馬拉的警告，是有所根據的。一七九一年，國王原定和家族遠走國外，但途中路易十六在發連怒爲人發覺，便在監視下被護送到巴黎。

憲法會議拒絕勞動者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要求，他們說要把那勾結叛徒和外國人陷法蘭西於水深火熱中的逃亡的國王，趕下王位。憲法會議却聲稱：「路易十六不是逃亡，而是被篡」。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由哥爾德涅爾總會提議在馬爾的廣場舉行示威運動，由幾千人署名提出請願書，要求廢黜國王，交付審判。七月十七日的示威運動被武力驅散。國民自衛軍在參加過亞美利加獨立戰爭的著名的拉斐德侯爵指揮下，對手無寸鐵的示威運動者，放了無數的槍彈。

宮廷是反革命陰謀的中心。復辟經過幾次失敗後，國王逃亡幾次不成功後，現在看來只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恢復舊制度之終極的拒絕。然而大資產階級爲要和君權妥協，曾盡力設法援助。大資產階級的指導者——密拉波，巴意(Bailly)，拉斐德，巴那復(Barnave)及其他等等——皆「君主制民主主義」的一派。屢次從狂暴的羣衆中救出王駕，在報端鼓吹立憲君主制的思想，沆瀣一氣，大肆活動。

貴族的亡命者

但國王在貴族教士等壓迫下，仍一味繼續他的政策。國王同情廢集科布連茲（近法蘭西東部國境的德意志城市）的反革命的亡命者。法蘭西的貴族亡命者，在這『小凡爾賽』城市——這是當時俄羅斯記者的習語——都相信保皇派必然勝利，舊制統必能復活，同王族輩相率沿巴黎及凡爾賽皇宮的習慣，放縱揮霍，亦如昔日。

科布連茲，烏爾穆斯，愛丁海姆，杜林等地，很快地成爲亡命者的遁逃藪。繼門閥之後，貴族出身的將軍，跟蹤到這些地方。祇算科布連茲，平均每日就有八十到一百人停留（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一年末，科布連茲的亡命者，數達二萬。爲進攻巴黎，編成亡命者的軍隊。把鎮壓革命的事，看作像芝麻大小容易。他們只要『把革命指導者處以絞刑，殺死一切立憲君主制派，將幾百個革命家縛成行列殺死，把他們的妻子捉到公園裏處以笞刑』，這樣就算達到目的。出兵進攻巴黎，是需要金錢的，於是開始募款，向資本家以及那些憲法會議因爲感情關係仍與以薪俸的高級官吏捐募。並向各國國王乞求援助和接濟。（『寬仁』的俄羅斯女帝卡特寧第二，曾一舉由國庫爲其醜金一百五十萬盧布。）那坡里，西班牙和普魯士的國王，僅給以少許的援助。這些錢都給亡命者們

吞蝕殆盡。各國國王的義捐，也不足供其揮霍。歐羅巴各國君主，因為不暇自顧（如英吉利要監視俄羅斯之侵佔黑海海岸。奧大利和普魯士，忙於佔領波蘭。俄羅斯因為不欲分割波蘭而要獨佔波蘭的緣故，忙於策使奧普和法蘭西作戰，等等），對亡命者表示露骨的輕視，不十分擁護法蘭西的專制主義。『把布爾朋(Bourbon)王室直當街頭放浪者般的虐待，飢不與食，渴不與飲，這確是值得驚奇的。』——一七九一年，亡命的門閥和貴族這樣苦滴滴的哀訴着。但這樣訴苦也是無用的了。

亡命者為奪回失地，承認種種的利益以為外國人援助的報酬。他們很輕易而大量地把法蘭西土地讓給『保護者的強國』，他方，又與法蘭西國內的反革命派或搗亂份子聯絡，和他們連成一氣。法蘭西的立憲君主，既得到本國資產階級間的擁護，又有亡命者及國內反革命的助力。國王乃出而反對『法律化的無政府狀態』。

憲法會議的階級政策

大資產階級對於君主主義的危險性，並不怕得那樣厲害。資產階級原欲用立憲的方

法使君權隸屬自己的支配，而與『封建的浪漫主義』妥協，與教會和好。憲法會議關於教會對世俗關係頒發的法律，就是廢除舊教會組織，制定一種新官吏（『誓約』僧）——這種僧侶的義務，是立誓對憲法忠誠——的選舉制，這從宗教家間產生出資產階級君主制的煽動家。

對於城市的貧民，工人和農民的政策，不能說是溫和的。馬拉說：『國民計二千五百萬人。光我們無產者，就佔這數的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在國家上我們却等於零。』憲法會議，到最後也還是資產階級的會議，它依從資產階級的計劃，縱橫於法蘭西。

立法會議（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二年）*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憲法會議廢續二年半後，認為其權限已經終了，自行解散。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根據一七九一年的憲法舉行立法會議。立法會議議員的大部份（七百六十六人中有六百人）是君主主義溫和派及勝利的資產階級所制定的政治制度之讚成者。

立法會議上站在左派的，是後來叫做『吉倫特派』的一羣議員。吉倫特派名稱的出

處，是因為其指導者的大多數，是出身吉倫特地方的緣故。吉倫特派，代表法蘭西西南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吉倫特派思想的指導者，是「百科全書」的助編，數學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康道賽（Condorcet, 1743—94）。他主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婦女的平等，殖民地黑人的解放，義務教育及男女同學。

小資產階級和勞働階級（註八），在立法會議上簡直沒有代表。在會議上沒有議席的這派的指導者，是丹頓，洛貝斯皮厄及馬拉等；他們在巴黎的市民間作政治的宣傳和煽動。而這時因為那反對反革命派投機家及不對憲法作誓約的僧侶等等的大膽行動，博得非常的人望。

（註八）構成勞働階級的是工匠——（徒弟與工匠），農村之工業及手工業的勞働者，主要是建築業者的季節勞働者。勞働階級仍不覺悟自己階級的任務，革命時和小資產階級聯合一致。

立法會議右方的椅席，是立憲君主制的主張者（費連派）和一七八九年總會的人所佔據；他們代表米糧投機商人，銀行家或批發商人的利益。準備進攻巴黎的亡命者活動之強化，用歐羅巴諸國之力來鎮壓法蘭西革命的奧普間之皮爾尼茲協約（『皮爾尼茲之宣

「言」，國內反革命的擡頭，非誓約僧在教會中之反動宣傳——因為這些事，立法會議不得不採取許多堅決的政策。一擊之下，就有了「剿滅」那般貴族騷亂者和不逞之徒的必要。立法會議宣佈沒收亡命者的財產，把亡命者的土地標賣給農民，並指出由這所收入的用途；又替亡命者的一羣建一集合廠舍，開始嚴緝亡命者的一黨和其奸細；制定刑法，對於凡到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仍不歸法的亡命者，均處死刑。革命時失去其物質基礎的教會的——即舊制度的奴僕，自然都盡全力協助反革命派和外國的干涉。立法會議停止由國庫支給非誓約僧的薪俸。各教會舉行儀式時，對非誓約僧均加監視。立法會議對亡命者及僧侶的告示，未得國王批准。他並加以禁止(Veto)。反革命派得到宮閣的幫助，是顯明的了。國王的秘密外交，由「奧大利委員會」指導。這委員會是以路易十六的皇后馬麗·安特亞列(Marie Antoinette)為主席，與外國的宮閣取連絡。

立法會議陷入一切反革命準備的渦中。這有先加以打擊的必要。在革命的方面看來，因為革命思想已威脅到法蘭西國境之外(法蘭西「病」)，必會引起外國聯合一致的干涉，這是顯明的。

宣戰佈告

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立法會議對奧宣戰。

關於戰爭問題，法蘭西社會內的意見並不一致，路易十六及其一派的保皇派（royalist），認為戰爭必歸聯合國方面的勝利，可使法蘭西的「舊制度」復活。吉倫特派以為這次戰爭將成為國民戰爭，最不能安心的份子將投入軍隊，遠離革命的各中心地；國王的權力將減低，會開出一條獲得新市場的道路；和英吉利所訂的不利的商業條約，將被廢除。

「趕快用電光似的速度將幾千士兵衝進所有的封建領地去！」——吉倫特派的盧飛這樣喊。

不信任吉倫特派的雅科賓派，最初是反對戰爭。他們惟恐反革命勝利，革命失敗。他們要求市民戰爭，就是由法蘭西內部自行剷除革命的敵人。

「我希望一種英雄的戰爭，要革命的民衆在自己的領導下，作生死存亡的戰爭。而

不願作爲陰謀家所操縱的戰爭。」——洛貝斯皮厄這樣說。

軍事行動成功的如何，完全繫於農民大眾的情緒和爲捍衛祖國而戰的那些農民的希望。農民由衷的願望革命獲得物的鞏固，和革命之更進一步的發展，這是必然之勢。立法會議決計改訂憲法會議對於農民問題的決定。許多義務無代價地改爲作廢的部類。對於莊園諸義務的徵收權，加以一種義務：就是須提出對這些權利的確實證據來作證明。莊園對共有地的權利，也必須依照同樣的證據來確定。我們不難知道：這些方策仍是半途而廢，沒有解決農業問題，自然也不能滿足農民大眾。

戰事初起，就曝露法蘭西對戰爭的毫無準備。軍隊的敗北，使反革命家及反動份子不禁狂喜。舊有軍隊的一部，瓦解而去，指揮將領都不足信任，且不充分。許多皇黨的軍官統行怠職，不願對革命助力，潛逃國外。立法會議要求國王採取決定的策略防衛國家，並在巴黎營造兵房，容留各地來集合的將開赴前線的二萬民軍部隊——各地出動來擁護革命的義勇民軍(Federal)。國王對這要求不予贊同，並罷免吉倫特派的內閣，成立反動內閣。擁護國王的，是指揮軍隊的拉斐德將軍。

反革命派日見活躍，有陷革命於功敗垂成的危險，於是立法會議更呈堅決。資產階級乃宣稱：在革命的大眾壓迫下，革命和祖國將瀕於危殆，議會允許各城市的自治團體將政權交給全市民。對這運動盡指導任務的，是巴黎市公社的各支部。這個集會曾宣言是經常設立的。六月二十日，吉倫特派擬由民衆運動來驅逐國王。示威的羣衆，衝進曲列尼皇宮。被吉倫特派用盡千方百計來護衛的國王，卒不得不站立桌上，頭戴紅帽，舉杯爲民衆祝福。『王座還不會推倒。但民衆已坐上這王位來發號施令了。』當時的人這樣巧妙地比諭着那時的情形。但是路易十六並沒有貶位。他不肯批准立法會議對反革命家的決議。在祕密交涉中，他要求外國的軍官促進軍事行動。

革命之明明白白叛變，敵軍將領之最後通牒，亡命者之間諜組織，國內乘機搗亂之活動，這些都使革命氣焰高熾，使革命更呈堅決。革命的勢力開始動員。革命的團體，都已結成。當普魯士軍總指揮布拉溫士瓦伊(Brannschweig)候爵再度進攻曲列尼時，他那踏平巴黎城的不遜的宣言，頓激起狂風暴雨似的憤懣，決行攻擊君主制。

八月五日，巴黎各支部，勞動者，工匠及民衆同聲一致的叛變。

對各市區提出的即刻叫國王下位的要求（四十八區中有三十區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吉倫特派指導的立法會議，只一味含糊答應，交給審查委員會辦理，擬事遷延。立法會議的遷延躊躇，促近了叛亂的時期。

二 從資產階級君主制到小資產階級的獨裁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

從一七九二年八月九日夜到十日晚，革命是開始了。實行革命的，是巴黎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他們是由雅科賓派所指導。在警鐘亂鳴中，武裝的羣衆如火如荼的蜂湧到城市中心，佔領市自治機關。革命的各市區代表，衝進執行機關——市政府，逐出資產階級的指導者，自行宣稱爲革命公社。加入這公社的人，有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小企業主人，勞動者等等。八月十日晨，暴動的羣衆，衝入有瑞士敢死隊和國民自

衛軍衛護的曲列尼皇宮。國民自衛軍，對國王是不很忠實的。瑞士敢死隊略加射擊交鋒後，便讓出宮廷。路易十六攜其家族藏匿在立法會議裏面。吉倫特派欲救助國王的新計劃，也失効力。巴黎公社要求無條件的遞除路易十六的帝權，將他和他的家族下獄。拉斐德想把軍隊從戰線上調到革命的巴黎。但遭社會全體反對，逃亡國外。

巴黎之革命公社

指導革命的是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立法會議依從其要求，決定根據普通選舉權招集國民會議。組織以吉倫特派為構成員的臨時政府(臨時執行委員會)。吉倫特派在政府之構成中，又加進丹頓為司法部長。

巴黎公社對亡命者壓迫甚嚴。逮捕他們，禁止教會的列隊和着僧侶服裝行走街頭，封鎖寺院——「貴族的巢穴」。沒收貴族的財產，補充軍需。

吉倫特派反對巴黎公社革命策略的任何企圖，都是失敗了。

依存各縣強有力之工商業層的吉倫特派，為削弱雅科賓派與巴黎公社及巴黎本身的

勢力，提議在一處政治上較穩靜的地方招集國民會議。吉倫特派因反對革命的巴黎，主以法蘭西的地方部份爲地盤，提倡『聯邦主義』的思想。但巴黎的公社爲制止反動，採取了適當的策略。派遣三十位委員到各地或軍隊中，其中有二十四位，是巴黎公社派遣的人，專事組織，與反革命鬥爭，作革命的煽動與宣傳。丹頓則專心從各機關從軍官中檢舉皇權的同黨，怠業者和搗亂者，驅逐出境。『民衆友聯』會中的馬拉，也不辭勞苦的喚醒民衆。巴黎公社之『監察會議』——即防衛革命非常機關，警備鎮密，毫不躊躇地作着嚴厲的懲罰。

巴黎對罪犯的處罰，引起反革命家的呼籲。最落後地方的法蘭西西部國境地方，即有非誓約僧興起反革命軍反對政府。在凡德（羅亞河口附近）及布魯塔留（Britagne），僧侶和地主利用農民對徵兵的不滿，在『基督軍』的名義下，鼓動農民叛亂。頃刻波及鄰近的地方。

凡德暴動的成功，可以這樣說明：卽凡德的農民大都是富農小地主和佃戶。一七九三年，農民暴動竟呈威脅之勢。因爲外國的軍隊，英吉利及白派亡命者的援助，更促成

叛亂的成功。但一七九三年終，凡德的叛徒終至一敗塗地。

布魯塔留，多非列及其他各地，陰謀也告成熟，反革命以擁護王政爲名實行開戰。由於檢查宮閣的文件，證實路易十六與亡命者的祕密謀文及以法蘭西公款資助亡命者的謠言，實有其事。

八月十九日，敵軍進駐法蘭西領土。八月二十三日，佔領倫格維的要塞，稍遲，復陷維丹(Verdun)要塞。

巴黎是化爲戰場了。民衆頓時整備起武裝。城市的周圍，掘了戰壕，築起防禦陣地。反革命家的陰謀四佈；化爲貴族及僧侶之巢穴的牢獄，日有越獄的謠言。

剿滅獄內公敵的呼聲，很容易地捉住人們的心理。九月二三兩日，龐大的羣衆衝入獄內，把監禁在那裏的反革命家盡行殺死。上千的被逮捕者，悉成民衆剿殺的犧牲。搗毀湯卜爾(監禁着路易十六的牢獄)的要求，甚囂塵上，「還有一個要肅清的牢獄！」

猛進而急速的諸策略和巴黎公社的懲逆政策，示出它的效果。國內顯呈平靜狀態。國外的危險減少。德普的競爭，聯合軍組織的不良，供給狀態的不良，和後方確實聯絡

的缺乏，攻進法蘭西國內軍隊之陷於飢餓，由於這些狀態，敵軍方面的勢力顯著減弱。他方，法蘭西士兵的革命情緒，日見加強。軍隊裏面充滿革命的青年，革命思想，在敵軍士兵間也出現革命者了。

巴黎公社的支部，都替自己的軍隊籌募服裝，內衣及被褥等類。在這些支部下創辦磨坊，監督城市之食糧需給。

革命的法蘭西，排除侵略政策。法蘭西揭起的旗幟，是解放陷於封建奴隸狀態的諸國民。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蘭西軍擊退進攻的敵軍。同年秋季，法蘭西的領土由敵軍手中得到解放。

國民會議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國民會議於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開幕。國民會議議員，選了吉倫特派及雅科賓派最著名的代表。洛貝斯皮厄及馬拉，也是國民會議的一員。國民會議上，各政治派別

旗幟，異常鮮明。國民會議七百四十五位議員中，已有一百六十五人，是吉倫特派，他們在國民會議上佔據右側的椅席。吉倫特派一般優秀的指導者如布里索(J. P. Brissot, 1754—93)，衛尼俄(P. V. Vergniaud, 1753—93)，康德賽，伊拿爾，貝奇安等，都參加國民會議。佔國民會議左翼的，是雅科賓派，他們又稱做『山岳派』(Montagnards) (直譯為『山獄人』之意，因為他們的議席設近屋頂的高處，故名)。山岳派的指導者有丹頓，馬拉，洛貝斯皮厄，卡繆德摩蘭(Camille Desmoulins, 1760—94)，聖居斯(Saint-Just, 1767—94)等。

在吉倫特派與雅科賓派之間，是一羣沒有一定政治綱領的議員(『草澤派』)。中央派的議員，常被人嘲笑為『池塘裏跳出的蝦蟆』，在吉倫特派和山岳派之間動搖不定，而終被國民會議內較有勢力的一羣拉去。最初『草澤派』替吉倫派投票，後復擁護雅科賓派。

吉倫特派與雅科賓派

國民會議開始活動，吉倫特派和山岳黨之間就發生衝突。政治上較有勢力的的小資產階級，反對大工商業資產階級。雅科賓總會，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中心。因此，雅科賓派在巴黎的公社及其各區的勢力，乃日益加強。

吉倫特派亟力要削弱公社的勢力，創立了自由地方資產階級組成的國民會議特別保安部。國民會議的委員，在吉倫特派勢力強大的各縣，都受到迫害。因受「草澤派」的擁護在國民會議內得到多數的吉倫特派，把自己一派的候補者任命為指導的地位。在巴黎特別是在地方各縣，吉倫特派對雅科賓派都加以殘酷的壓迫。某郡的總參事會，就這樣說道：「一切禍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唯一罪人，我們可舉出洛貝斯皮厄，馬拉，丹頓等名。這些人都是血的九月二日的餓鬼，他們除了屍首以外是沒有什麼好東西給國民的」。

雖然迫害頻加，雅科賓派的人望却日益激增。雅科賓總會的宣傳，增加了雅科賓派的贊成者。昨日之敵，都成今日之忠實的盟友。國民會議的保安部（吉倫特派的衛兵），也染上了山岳派（註九）的精神。

(註九) Montagnards 一語，是常用的國防名稱。

國王之受刑

兩個政黨的衝突，在國王的事件上顯示激烈的轉換。吉倫特派要把開叛逆罪的國王事件交給特別法庭。雅科賓派主張依從革命的巴黎市民意見，將這事件交給國民會議所屬的法庭。

『我們要求將法蘭西最後的路易十六——一切陰謀的首魁兼連絡者，爲他的惡行，處以死刑。國民議會如遷延這重要起訴事件的判決，國民議會即係支持王黨的陰謀。與其殺死十萬良民，不如殺死路易一人。祖國不能亡，所以路易不能不死。』

在路易十六被拘到國民會議的法庭上，對他的告發是全部證實。當決定國王是否有罪的問題時，吉倫特派想把國王移到特別法庭上判決，冀求挽救。及知各地的情勢，吉倫特派希望國王有好的結果。吉倫特派爲要把雅科賓派拉到自己的這邊，以英法參戰爲威嚇。關於新反法聯合的事，傳說紛紜。在各方的威脅下，丹頓頭叫把國王的頭像脫手

套般地砍掉。但以懼怕革命民衆羣情鼎沸有刻不容緩之勢，國民議會便停止遷延政策。國王對於向他提出的一切告發，俯首承認，由雅科賓派，『草澤派』及少數吉倫特派宣判死刑。

國王的受刑（一七九三年），受到民衆非常滿意的歡迎。吉倫特派咀咒說，議員們是在匕首脅迫下投票的，對於這，馬拉斬然地答道：『雖說是被匕首威逼着投票，但有一毫被戳傷的麼？』

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衝突的必然性

成爲吉倫特派與山岳派間分離動機的另一問題，是食糧問題。

一七九二至九三年冬季，法蘭西遭逢窘迫的經濟恐慌。國家財政動搖，出賣國有財產也不足彌補負債。在國有財產保證下發行的紙幣價格因以低落。工業之沈滯，輸入原料品的不足，因戰時播種面積縮小後商品穀糧之減少，與交戰諸國通商之中斷，各種商品及日常必需品之昂貴——這些，給城市貧民以充滿痛苦的影響。因爲飢餓，發生了暴

動。在巴黎，飢民見糧食店，麵包店，烘麵包房就搶。他們要求處罰藏匿穀糧的投機商人。由於穀糧的投機，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馬拉要求將所有大投機商人作為叛逆罪交給由五位最廉潔市民組成的法廷。穀糧及日常必需品，有決定劃一價格（『最高限度價格』）的必要。但所有的雅科賓派，都不主張最高限度的價格，由於最高限的價格，看到有損及小商店主及一切從事商業者和農民——穀糧生產者——利益的危險。於是自由貿易主義得到勝利。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國民會議頒發自由貿易的佈告。對妨害這種自由的處以死刑。

『過激』派

雅科賓派提倡的尺度，穀糧貯藏量的計算及投機商人的嚴辦等等，並不能滿足大眾。民衆出身的革命家，把山岳黨的共和主義認為『不但是對皇黨及吉倫特派之宣戰佈告，且是對整個資產階級精神的宣戰佈告』。不滿的呼聲，日益高漲。從一七九二年冬到九三年冬，巴黎近郊的勞動者，工匠及農村的貧農，擁戴出指導者；他們被吉倫特派

以半分嘲笑的意味叫做「無政府」派或「過激」派。「過激」派就是說代表城市及農村貧民利益的左翼民主主義者。他們在巴黎及各地反對投機，煽動羣衆，要求制定最高限度價格。他們以爲「一階級的人既能無法度的壓迫他階級的人而使其餓斃，自由也不過是空虛的幽靈」。「過激」派的指導者，是傑克魯(Jacque Roux)教士。他是公社的一員，科德涅爾總會會員，兼格拉維涅，朋·奴維爾區的議長，那區裏住着充滿革命情緒的工匠，勞動者，紡織匠，織絲帶匠等人。爲解決經濟的困難，他提議封鎖所有的商店。在以上述諸團體名義提出國民會議的請願書上，傑克·魯攻擊國民會議的議員爲對高利貸(Gratier)，貨幣交易業者，反革命及投機事業等等的妥協者。請願書痛摘四年來由革命得到利益的只是富豪。請願書並要求高壓資產階級。而說：資產階級貪求利潤，不知止境，較門閥顯官的貴族政治尤其可怕。那上面又要求制止「因米糧飛漲而致良民困苦」的事；須用恐怖手段，確定第一級必需品的價格。據魯氏看來，民衆的狀態比舊制度時代更慘更壞。「惡漢的財產比人民的生命還貴重嗎？……我們不怕財主——他就是惡漢。要救濟民衆，就不怕去殺盡那些惡漢。民衆是最高法律。」「過激」

派要求把吉倫特派趕出國民會議。他們反對雅科賓派的獨裁，這派在那「壓迫並使他階級餓死而不受罰」的階級鬥爭時，是毫無決斷的。至對於「過激」派，不但是吉倫特派，連山岳派也反對。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洛貝斯皮厄在雅科賓總會演說，謂「過激」派的行動，是「自由之敵」和「民衆之敵」的極不信實的攻擊。洛貝斯皮厄特別指出「過激」派之力欲改革財產制度。據洛貝斯皮厄看來，「民衆是不應爲要糖來叛亂，而應爲剷除惡漢來叛亂」的。一七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國民會議頒發佈告，對凡提倡如破壞土地，農業，商業或工業上之財產制度等等的法律者，均處極刑。

但隨着國內經濟狀態的趨惡，羣衆的不滿意加增大，卒使雅科賓派在一七九三年春季變更食糧政策；山岳黨開始實行制定劃一價格的政策。雅科賓派的新經濟政策，是和吉倫特派對抗的。劃一價格，與城市及農村的資產階級以致命的打擊，雖然他們用盡千方百計來阻止最高度價格的施行。

關於雅科賓派和吉倫特派的這次鬥爭，Marx 寫道：

「關於把人民引到革命這條路上的利害發生問題的瞬間，內亂的警鐘齊鳴。人民希

望兩階級互鬥。山岳黨和那滿手青筋精神奮發的民衆的黨共同前進。」

革命的防禦

歐羅巴聯軍二次進擊的結果，一七九三年的食糧恐慌，更呈尖銳化。法軍不得不退出一七九二年終所佔領的比利時。比利時戰線的總指揮郡利葉將軍，是君主主義者，雅科賓派之猛烈反對者；改革君主主義的企圖失敗後，被奧軍擊潰，把國民會議的委員等出賣給奧軍，投降敵方。自昔就是法蘭西的競爭對手，且不能忘懷於法蘭西之援助亞美利加獨立，特別憎惡革命的英吉利，她之參加聯軍的形勢，已趨顯明。

英吉利從革命之初，便是對法蘭西的挑戰者。英政府不承認法蘭西的新制度和革命的代表，並以爲英吉利也充滿性好作亂的法蘭西奸細。顯明的，英吉利政府是用盡千方百計引起和法蘭西的斷絕國交。英政府對法蘭西的敵對態度，到八月十日的革命及路易十六處刑後更加強化。英吉利的『社會』，宣稱拒絕法蘭西的使節。捷麻普及斯皮爾革命軍的光輝的勝利，撒波伊及布拉班特之佔領等等，已使英吉利的保守黨神經異常。英

吉利的貴族惟恐得到法蘭西的『傳染病』，以及本國資產階級間對法蘭西革命同情之滋長，乃故意促成斷絕國交。

國民會議的政府，不管英內閣如何挑釁，仍不斷保守和平政策。但英吉利却準備作戰。英吉利的外交家，使出種種方策，要將歐羅巴各國引進反革命戰線，而以本國為軍事政治的指導者。

吉倫特派指導者這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呵！倘能揭開秘密深藏着歐羅巴宮廷盲幹主義 (Machiavellism) (註十) 的黑幕，該能曝露出多少悲慘的事呵！那時當曉得種種的為非作歹，却是出自責備我們說是擾亂近隣安寧的那方面罷。」

(註十) 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種種政策，就叫這個名字，這名稱起自意大利的政治家馬基維尼 (Niccolo Machiavelli) (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

法蘭西要求廢除英吉利對法蘭西市民及法蘭西貿易的壓迫，對這要求英吉利決予拒絕，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將法使逐出倫敦。國民會議遂於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三

日對英宣戰。英吉利得到西班牙爲自己的與國，這時西班牙正是法王一族的布爾朋皇室所統治。和西班牙同時，薩幾尼亞和荷蘭也對法宣戰。法蘭西東部及南部國境，完全爲歐洲諸國的大軍封鎖。英吉利又自以海軍國，從海上威脅法蘭西。

由雅科賓派的提議，要求採用許多非常的國防政策。幼稚的法軍，當時不曾勝得那有紀律有訓練的武裝齊備的敵軍。

革命的軍事指導，通過戰爭的過程，爲改編軍隊，採取了許多堅決的方策。一七九三年二月，制定徵兵制度。國民會議出示向一切法蘭西人（自十八歲至四十歲的三十萬人）要求予軍隊以不斷的援助。

「全體國民以及特別是大衆年卽被壓迫階級，都充滿無限的革命的熱情。一切的人都認爲戰爭是正義的自衛戰爭。事實，這戰爭也就是自衛戰爭。革命的法蘭西是對反動的專制的歐羅巴作了防守戰。不是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而是好多年後，國內反動勢力勝利後，拿破崙的革命的獨裁才將法蘭西方面的戰爭，從防守戰轉爲侵略戰。」

（烏里雅諾夫）

國民會議從指揮官中逐出原屬貴族的人們。一部份由士兵選舉出的革命軍官——以前非特權身份的出身者，任命來代替那些指揮官的任務。對於改革軍隊多所貢獻的人，有雅科賓派的卡諾 (Marguerite Carnot, 1753—1823) (勝利的組織者)。他作為社會救濟委員會的一員，盡力國防的統轄。他對十四個軍團供給人員及物質，並擬作戰計劃。軍隊裏依從卡諾的意見定下鐵的紀律；對戰敗的軍官或不服從國民會議者，均處死罪。對士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注意。雅科賓派這種聚精會神的方策，引起吉倫特派的嫉妬。因為吉倫特派軍官在戰線上的叛變，敵軍又侵入法蘭西境內。軍事上失敗的結果，巴黎掀起如狂的反吉倫特派的暴動。丹頓在國民會議上要求從富豪徵取義捐來救濟祖國；創立審判反革命家，叛徒，行賄者等等的非常革命裁判所。暴徒的騷動，更趨激烈。對國民會議委員的暗殺行為，日見頻繁。

轉到反革命方面的吉倫特派

以九個人為成員，由國民會議認可成立的社會救濟委員會，被委擔任國防。由國民

會議佈告，創立向收入超過一千里福的人強制借款的制度，宣佈拍賣沒收來的亡命者的財產及土地；國民會議又告示制定由國家擔保無產者及貧民之社會保險，施行母性的保護。巴黎的公社爲與失業鬥爭，統計失業人數，替他們發起公共事業。

吉倫特派是公然轉到反革命派的戰線了。他們詭計多端，想引起地方叛亂來對抗巴黎；並爲封鎖雅科賓總會，鎮壓巴黎公社，壓迫巴黎公社的活動份子起見，欲在國民會議內組織委員會。吉倫特派把巴黎所持的重要性縮小爲法蘭西八十三縣之一部，由此將首都的單一指導權完全推翻，使革命勢力分得零零碎碎。他們得到『聯邦派』的名稱，人們都誹難他們的『聯邦主義』。主張『由勞動者，工匠，小商人，平民之手來革命』的馬拉，特別受到吉倫特派的憎惡。吉倫特派誣馬拉爲搶劫麵包房及糧食店的領導人，主張把馬拉交給革命裁判所。但馬拉被判決無罪。於是吉倫特派決定用旁的方法來對付馬拉。他們散佈關於馬拉的無稽的謠言，把馬拉說得像個茹毛飲血的野蠻的怪人。意見近於吉倫特派的叫做科爾德(Charlotte de corday)的女子，受了吉倫特派的唆使，於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將馬拉暗殺。據這女子說，理由是『因爲馬拉是內亂的負責

者，狂噬法人生命的貪吝的野獸』。

對革命家的迫害，仍繼續不斷。吉倫特派捕到巴黎公社最著名的活動家兼雅科賓派中最急進一派的代表，赫貝爾氏。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之革命

四月底，佩奇安公佈『告巴黎市民書』。吉倫特派這位指導者的檄文，等於對山岳派的宣戰通牒。佩奇安高呼剿滅革命家。『你們的財產有被強奪的危險。然而然而你們對這危險，竟置不顧，所有者與非所有者間，有挑撥戰爭的人，可是你們毫不加以防範。有些陰謀家，暴動家，要懲治你們，施一種使你們不勝憤慨的無理的政策。但你們無抵抗的勇氣。你們都不敢來到自己的陣營裏和他們鬥爭。你們看到性好和平的人如何眼看着把巴黎失去，你們也看到巴黎是如何的滅亡；但是你們却安然的倘若無睹。巴黎的市民啊！醒起來吧！把這羣毒蟲趕到牠的窠裏去！』

雅科賓派因為吉倫特派成了反革命派，便對自己的各地支部發出這樣的集合令：

「兄弟及同志們，國民會議內發生了反革命。起來，一切的人們，起來！捉拿我們革命的一切仇敵，和一些嫌疑的份子！」吉倫特派廢止公社的要求，使巴黎貧民動搖。新的叛亂，是不可避免的。國民會議主席，吉倫特派的伊拿爾，威嚇雅科賓派說，國民會議如被解散，巴黎就會滅亡，從此依娜河畔是再也不會找到巴黎了。洛貝斯皮厄在雅科賓總會上，叫民衆緊急發動。巴黎市區的多數，在總參事會的統轄下組織行動委員會，郵局被佔領，民衆都武裝起來，

羣衆要求把吉倫特派趕出國民會議，巴黎公社及各區支部，都來指導這次運動。五月三十一日，國民會議上出現武裝羣衆，要求開除並緝捕吉倫特派的議員。六月二日，國民會議突爲武裝民衆所包圍。提出國民會議的諸項要求中，有改革政府及國家組織，強制向富豪籌借十萬法郎救濟貧民，與巴黎以廉價的穀糧，振興公共事業，褒獎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之全體參加革命者等等。致國民會議的書，一致擁護革命，「自由的炬火將熄，自由的柱石動搖，反革命家正在抬頭。殺盡他們，粉碎他們。民衆是疲敝了。快救民衆，不然民衆只有自救了。」

國民會議防衛者的國民自衛軍；都轉到民衆這邊。惶恐的「草澤派」也贊成雅科賓派開除吉倫特派。二十九位著名的吉倫特派議員，都被逮捕，移送革命裁判所，旋處死刑。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革命，是把國民會議上大資產階級的勢力打倒，樹立了雅科賓派小資產階級的獨裁政府。

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雅科賓派獨裁期國民會議基本立法工作之一，可以看到新憲法的採用。這憲法自吉倫特派時代已着手起草。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諸原則，私有財產的保護，樹立共和制及普通選舉權，由任期一年的六百個議員（婦女除外）組成的立法團體創立立法權，由自治集會公選自治人員，武裝國民，對一切的市民徵稅，廢止軍隊內之笞刑，對於爲自由運動逃到法國之外國人予以保護等等。最重要的法律，是要全人民的 *Referendum*（國民投票）。憲法也是由國民投票來承認。

革命政府的組織·恐怖

這憲法未能見諸實現和實施，民主主義權力組織的活動，爲反革命結合的勢力及外國軍隊之進攻所打破。爲防衛革命，需要緊急政策。

失去權力的吉倫特派，流落到各縣。他們在地方上掀起激烈的內亂。脫漏法網的吉倫特派(佩奇安，布力索，魯貝等)，煽動南部及西部諸縣的人民作亂。工業都市(里昂，馬賽，波爾德等地)上，雅科賓派都被逐出市會。在里昂，是君主派握得權力。

科西卡宣佈獨立。八十三縣中約有六十縣，不斷和國民會議作戰。暴徒勢力日益擴大，時在新的地方暴動。英吉利，西班牙的艦隊，得到吉倫特派內應，佔領杜倫海港。一七九三年四月十日，國民會議頒佈關於革命的支配秩序的佈告，在戒嚴令下整個期間停止新憲法效力的發生。社會救濟委員會成了最高的政府機關，有非常的權力。在這委員會下，有由十二位『執行委員』織成的革命政府，代替內閣在社會救濟委員會指導下活動。同時設立公安委員會，指導防衛革命的諸策略，授以逮捕及緊急決定等等權利。

在和反革命派之投機及破壞最高限度價格的鬥爭上，盡了很大任務的，是雅科賓派組織的革命裁判所。這裁判所的審判手續極簡單，判決時只知唯一的處罰方法——死。國內的一切權力，集中於雅科賓派所指導的這些機關。地方上革命勢力的全權代表——國民會議的委員。由這些委員組織「革命委員會」，他們的任務在搜索，逮捕，各機之肅清及改革，食糧之供給，軍隊之給養及軍需，並與舊宗教，「貴族主義」，非僧門爭等等。各委員為瞻養無產者與士兵的家族，增加政府支出的財源，宣佈強制的債，施行革命稅。吉倫特派常佔優勢的地方自治體，形式上仍舊存在。但在統制，監及一定期間實施政策的目的上，給予國民會議的委員以無限的權力。因經濟的困難，國內外威脅共和國獨立的危險，雅科賓派不得不採取中央集權化的獨裁及恐怖政策的度。

恐怖政策是恐嚇與強迫的手段。因為這種政策，社會得保安寧，反革命勢力也被鎮。卡爾說道：「法蘭西的一切恐怖主義，是一種平民的手段，那在和資產階級敵人，制主義，封建主義，市民主義決算時是必要的。」恐怖政策不僅是持有政治意義的手

段，這並能保證一七九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國民會議採用的最高價格法之實施，一切日常必需品的價格，都用這法律制定一般的標準。所有糧食，飲料，衣類及工業所需的原料都包括在內。最高價格所採用的係數，因考慮到後來作廢的租稅，便將一七九〇年的市價提高三分之一。對勞動的償付，制定爲一七九〇年對勞動償付之一倍半。

最高價格法發生怎樣的結果呢？最高價格是對無產人民保證必需品的重要手段。自然，革命的仇敵爲要打破最高價格，是無所不爲的。商人們停止商業。市場上不見商品的踪跡，雖然天天向農民強制徵發穀糧——政府付農民以確定的價額——穀糧的糶糶，却日見減少。穀糧都要在地窖裏買賣。投機達到莫大的範圍。國民會議出示，把投機當作「重罪」；藏匿商品，即治死刑。革命裁判所對投機者處以最嚴峻的刑罰。爲這犧牲的，不但是以那爲業的商人，也有出自農民和勞苦羣衆間的各個人。恐怖政策，對叛徒和反革命家決不容恕。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國民會議頒佈「嫌疑犯」法。所謂嫌疑犯是指這樣的人而言：即暴皇的同黨，聯邦主義者的一派（吉倫特派），不能證明自己對政治忠實的人物。不能證明對革命熱忱的貴族，亡命者，非誓約僧等等。革命的仇敵

在恐怖政策下：是無容赦的被粉碎了。使國內狀態趨於安寧的大道，能造成集中精力於改善經濟狀態的大道，都因恐怖政策而開闢。他如徹底的獨裁政策，擁護革命的不息的努力。瑪麗安特列皇后之被斬，叛逆的國民，投機商人及吉倫特派之治死罪，反革命派之絕滅，叛亂及暴動之嚴厲彈壓等等，都大告成功。法蘭西國內日見太平。一七九三年終，內外情勢發生變化。軍隊所向皆靡。馬弁出身的革命軍指揮官福熙(Foch)，在厄尼薩斯大破奧軍。一七九三年十二月，波拿帕特(Bonaparte)將軍(後之皇帝)佔領杜倫，驅退英吉利艦隊。凡德，里昂及其他等地的叛亂，亦見平息。

恐怖政策對任何人也不容赦。化爲斷頭台上朝露的人們中，有很多的吉倫特派，那裏面有不少有名的學者和政治家，他們曾和雅科賓派連盟與專制主義作過鬥爭。

雅科賓派的農民改革

徹底剷除封建主義殘餘的雅科賓派之獨裁，使農村農奴狀態的撤廢完全實現，照法蘭西農民的期望解決農民問題。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國民會議無例外的而且毫無代

價的廢除封建的義務和莊園制度。法蘭西農民成了土地的完全所有者，那土地是他自身及祖先耕種着，曾因封建的地契而變成莊園的財產的。農民自這次改革後，才有能力收買國有財產資源中的土地，擴大自己土地的範圍。

爲便於農民收買國有財產中的土地，國民會議當出賣時，復免除捐稅。土地分割成各個小部份。地價減低。國有財產中的土地這樣七零八碎的免稅的出賣，助長小農民所有者的增加。沒有土地的農民，土地很少的農民，兵士以至廢兵都得到土地。

由國民會議立法爲莊園所佔領的共有地，終於決定加以分割。這樣，就完結了農民革命。『封建主義殘餘之向較高度的生產方法，向自由的農民土地所有之推移，這真正革命的民主主義的以急速決斷的精誠熱力所作的全國土的推移，是一種使法蘭西經濟基礎復興而神速「挽救」了她的物質的經濟的條件。』（烏利雅諾夫）

革命與文化

雅科賓派的獨裁，以文化的昂揚時期爲最驚人。學校數量增加，施行非宗教教育，

廢止舊學校的傳統（瑣屑哲學），確立義務教育。傾向雅科賓派的報紙，日見增多。革命著作的部數，日益激增。圖書館，讀書室，博物館，成了公衆容易接近的地方。著名的盧福爾博物館，堆滿新的陳列品。

一七九三年九月，國民會議委託議員二人編纂發行法蘭西共和主義者之英雄的愛國的功績彙錄。這是爲要用這來代替宗教文書的緣故。這彙集共發行十五萬部，普及於各學校，總會，軍隊，城市及農村自治機關。

雅科賓派的獨裁，是替新的革命生活，作了徹底而堅決的戰鬥。重大政治事件，都在街頭作示威運動。軍事上一有勝利，巴黎人民就瘋狂般的舉行祝捷會來慶祝。因對舊制度的憎恨，便代貴族之華麗儀式而將一種樸素的共和主義的風氣，灌入勤勞者生活之中。街頭和公共場所，都不見舊的法蘭西服裝的踪影。Garaucillates（直譯爲「不穿褲」之意，指革命家）廢除貴族所着的齊膝之褲，穿上黑服和及脛的長褲。著名藝術家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的繪畫上，就畫着有法蘭西男女服裝的樣子。對人的關係也主在簡單。彼此間只稱「你我」，一般人都叫着「市民」。客套用的風習，完全革除。

革命產生自己的藝術。新社會生活，反映在革命的音樂之中。巡迴音樂團所演的，都是趾高氣揚的並且是充滿自信的快活的『Cairn』（流行之意）調子。無數的革命慶祝日，都用跳舞音樂來舉行。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位軍官魯捷·德·尼爾（Rouget delisle），製成『馬賽曲』（Marseillaise）。這是雄壯而威武的革命的歌辭。這個曲名是因馬賽出身的大隊（這大隊是為保護革命的故鄉而進軍的）向巴黎出發時的行軍歌而起的。發爾米得勝後，賽爾凡大臣，禁止唱讚美歌（Tedeum），他說：『Tedeum 的流行，已是過去的事了。現在要唱壯麗的馬賽人的歌。』曲列尼的宮殿被佔及王權沒落後，人人愛唱的『卡瑪爾略』（Carmagnole）歌，盛傳一時。

舞起卡瑪爾略吧！

在砲火下，在砲火下；

把僧道都攢到溝裏去！

把僧道都趕到馬廐裏去。

再把修道士送到惡魔那裏去。

在砲火下，在砲火下，

來把修道士送到惡魔那裏去，

在砲火下，在砲火下！

以嘲笑路易十六和恐嚇貴族及教士爲內容的這個歌，唱着這沒有粉飾的歌詞的革命羣衆，歡騰鼓舞的踏節前進。

紀念日，大衆的革命空氣極緊張。洛貝斯皮厄鼓勵道：『爲全共和國制定一個的全體慶祝日！爲各地方制定各地的紀念日！』巴黎的大寺院之一做了偉人們的墳墓（Pantheon）：一七九一年，福祿退爾的墓，也被移到這裏。寺院裏掛着這樣的扁額：『祖國感謝偉大的人們』。藝術家大衛德提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紀念日，在馬爾斯的廣場上演戲，用啞劇來表演革命之重要史乘。

革命斷然和教會的傳統分手。一七九三年終，國民會議採用新革命日歷，根據這以制定新的年代推算法。這年代以共和國樹立之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始點。從這天起算是新年開始。一年的各日，用羅馬數字列示，分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一

個月分爲三旬(*decade*)，每旬十日。而以每旬的第十天爲休息日。一年之中多餘的五六天，當作『*Sans-culottes*』紀念日。十二月分爲四季。每月的名稱以那月的特徵來規定。秋——*Vendémiaire* (葡萄月)(法共和歷第一月，九月廿二日至十月廿一日——譯者)、*Brumaire*(霧月)、*Frimaire*(霜月)；冬——*Nivôse*(雪月)、*Puriose*(雨月)、*Ventôse*(風月)；春——*Germinal*(芽月)、*Floéal*(花月)、*Plainiare*(草月)；夏——*Messidor*(穡月)、*Thermidor*(熱月)、*Fructidor*(果月)。革命日歷續存到拿破一世的時候。代替教會祭辰的革命紀念日，有巴士曲佔領日，聯邦紀念日，王制沒落日等等。市民在新紀念日這天受洗禮的風習，異常通行。新生的嬰孩，常取革命導師如洛貝斯皮厄，馬拉等等的名字。舊式的名字，也同樣流行。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七日，依國民會議議員蕭美特(*P. G. Chaumette*)提議，代替宗教禮拜實行公道禮拜(反基督教運動)這種禮拜是從與加特力教會之鬥爭移到與宗教偏見之鬥爭的嘗試。無神論思想，在勤勞者間非常普遍。巴黎公社決定對一切加特力教會的封閉，是一種最聰明的決定，這能滿足那些被教會愚弄榨取的被壓迫羣衆之要求。但代替基督教的公道禮拜，不曾受到

洛貝斯皮厄和丹頓等人的歡迎。洛貝斯皮厄和丹頓，不同意赫伯爾和蕭美特的無神論，他們認爲作爲保證社會安寧並使大衆服從的手段，有保存宗教的必要。公道的禮拜，便依從洛貝斯皮厄的意見，改成「最高存在」的禮拜。這禮拜，做得異常莊嚴，和加特力教的禮拜一樣。作這典禮的主司，是新宗教的主張者洛貝斯皮厄。

革命表示出對於民衆教育和提高文化事業的特別關心。教育問題深深打動革命導師和活動家的心弦。洛貝斯皮厄的親愛同志，一意見者，國民會議委員，兼社會救濟委員會委員的聖居斯特（一七六七年至一七九四年），製成他的教育大綱。五歲以下的兒童，由母親養育。其後交給共和國。從幼年時代就受嚴格的紀律；兒童遊戲都加監督；造成一個知道生活上必需的習慣並耐勞好動的人，五歲到十歲的男童，置於能助長兒童肉體上精神上發達的環境下（服以布帛，食以乳類及菜蔬，廢除扑刑），在設於鄉間的隔離外界的學校中受教育。十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即教以務農耕田，從事種種農業勞動，並個別的作爲部隊的一員，受軍事教育。兒童到十六歲，在明白其對一定職業的忍耐和準備後，一律穿工人的服裝。成年的青年，入伍當兵，捍衛祖國，女子則在家庭受教育。法

爾西革命的教育思想是取這樣的形態，即要求普遍的義務教育。在國民教育委員會上，列帕勒采作過報告演說後，他提議施行三級教育——即初級，中級，專門教育。國民會議計劃用社會的經費把兒童放在學校內教養，宣佈一般的平等的義務教育。國民會議施行由法蘭西學者創擬的米突法度量衡。這度量衡有非常實際的意義，與數學思想之發達以莫大影響。

雅科賓派的內閣

革命的發展，反革命家的剷除，舊生活的絕滅，軍事上的勝利，敵軍內對革命的同情，以至因自覺的紀律和革命的結合而加強的民主主義的革命熱忱……因為這些條件的齊備，更助長革命的發展。國家機構是在雅科賓派的手中。社會救濟委員會最初是擁護丹頓，到一七九三年七月十日，復擁護洛貝斯皮厄。保障社會安寧的政治機能及方策移交保安委員會。各地革命權力之最高代表，是國民會議的委員。到處都有革命委員活動，無容赦的彈壓着反革命。一八九四年軍事上的勝利，隨着是不穩時代的到來；到那

時止，結合成一體的支配的政黨內部，遂起分裂。

「關於食糧恐慌尖銳化的雅科賓派內部意見之分歧，帶了嚴重的性質。『革命已完
成，停止恐怖手段！』雅科賓派內部這樣的呼聲，囂然而起。恐怖手段成爲保護革命的
基本手段，小資產階級是不能應人民大眾的要求來解決革命的經濟的任務了。剷除封建
主義殘餘，抵抗國內外敵人捍衛國土的雅科賓派的斷然的政策，造成適合於資本主義生
產發展的條件。和新資產階級連盟的呼聲，在雅科賓派的內部，頗得信仰，那新資產階
級就是革命期間做投機事業致富的。」

丹頓派

雅科賓派分裂成三派。右翼的首領是丹頓。他代表由種種投機事業及商業交易致富
的新資產階級的利益。丹頓派的周圍，漸次有些法蘭西的反革命派集合。丹頓認爲是廢
除獨裁制度和停止恐怖政策的時分了。丹頓派「對於國民會議富豪的政策，特別表示敵
意。『丹頓派作了種種的運動，破壞投機事業法，最高價格法和徵收法。他們公然擁護

商家，主張解散爲保障最高價格法之實施而組織的革命軍。丹頓派聲稱：最高價格法妨礙生產流通，喚起飢饉和反革命。他們的綱領，就是要廢除應民衆的要求而制定的一切革命成果。

丹頓是決然站在擁護私有財產的這一方了。他向國民會議提議對破壞私有權者應治死罪。丹頓說：『各種的財產——土地，個人的，工業上的——都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反動派對丹頓派的願望，日益增高。丹頓派原來是做過吉倫特派的，現在是更加精誠團結來反對巴黎公社，攻擊巴黎公社對政府事業所作的非法的干涉了。丹頓提議召還軍隊及各地的國民會議委員，廢除革命的支配制度，和外國媾和。他又主張實行大赦，把被捕的反革命家放出牢獄。待權力旁落到洛貝斯皮厄手中後，丹頓又激烈的攻擊洛貝斯皮厄。一七九三年冬到九四年冬，由德姆蘭發行的丹頓派的報紙『老哥德涅爾』，博得反動派異常的人望和擁護。

中央派的指導者，是雅科賓派獨裁期的革命領袖洛貝斯皮厄。洛貝斯皮厄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農民的指導者，是篤遵小資產階級之「虛偽與中庸」的人物，反宗教運動的反對者。洛貝斯皮厄雖贊成肅清非誓約僧，但是反對迫害全體僧侶。他既不願和吉倫特派取同一行動，也不信賴吉倫特派，而排斥戰爭口號，主張打倒專制，和過激派結合站在反吉倫特派運動的先鋒。洛貝斯皮厄是巴黎公社一個活動份子兼指導者，曾兩次被選為國民會議主席。審慎而深慮的他，在和反革命派鬥爭時，決不會受過收買，而他對仇敵的攻擊，也不曾有所寬貸。洛貝斯皮厄在社會救濟委員會的一件文書上寫道：「須嚴懲叛逆之保皇黨，尤以吉倫特派及反革命派等陰謀不詭之重要指導者及其爪牙，更不容誅。」「洛貝斯皮厄在貧富懸殊中只看到對純粹民主主義的障害，所以他樹立斯巴達的簡單生活。」(marx)

洛貝斯皮厄在經濟政策及農業問題領域上的政策，是帶着妥協的性質，而以過分的慎重來施行的。洛貝斯皮厄是站在一切徹底的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同盟的前頭，努力避免極端政策，以求保存右翼與左翼的平衡的。

最初洛貝斯皮厄是站在革命的前線，與民衆取共同行動而獲得勝利。及得到勝利，他就離開革命開始向後轉。他公然採取反對勤勞者的行動。洛貝斯皮厄雖然想行施適於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但他仍以完全不能實行這個政策的中間的富裕的小資產階級爲基礎。

這時期洛貝斯皮厄的綱領，與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制的綱領別無大異。特別關於對外政策，對左翼諸黨的態度，和財政問題等，更無二致。洛貝斯皮厄派主張繼續頑強的作戰，保存並加強恐怖手段，反對實施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並堅決反對經濟的平等，壓迫農業法（土地之均分）的主張者。洛貝斯皮厄和「過激派」鬥爭最烈。「過激派的指導者傑克·魯被嚴行緝拿。洛貝斯皮厄揚言說魯要殺盡一切的商人和店主。魯處境益危，他終於被捕。在未判決前，傑克·魯於一七九四年在獄中自殺。洛貝斯皮厄說：『革命政府不能不在兩個暗礁間——卽穩健派和極端派之間奮鬥。常愛人道而行動着的 *Chlothe* 派，決不是志於財產的平等，而是志於權利之平等的。站在政府前面的，不是富豪而是有某種程度財產的人。』

赫伯爾派

反對洛貝斯皮厄政策的雅科賓派左翼，組織了以赫伯爾（赫伯爾派），蕭美特及克洛茲等爲領袖的一羣。這是代表巴黎的小資產階級，城市小工場之所有者，最貧乏之勞動者等等的。據一位赫伯爾派（赫伯爾，蕭美特）所主張的看來，貧民「自革命後是毫無得到什麼，除了訴他的貧窮的權利以外。」所以必須「使勤勞者處於這樣的狀態，即勤勞者終有一日得到自己做小財產所有者的希望。」蕭美特提出這些議案：徵收累進稅，替失業者發起公共事業，實現社會保險，用市自治機關的經費供給巴黎市民以價廉的麵包，沒收富豪的企業交給國家之手，徵發富農的糧食穀米，救濟道德的頹廢，並考慮無產者的要求以改造國民教育。無情的恐怖政策之主張者，徹底的無神論者的赫伯爾派，並且是以小財產爲基礎的經濟組織之主張者，他們反映物質艱澀的小智識份子之民主主義的精神。左翼赫伯爾派（亦洛茲的一羣），則代表小工匠，小商人及若干勞動者層，一部份抱着無政府主義的精神。他們相信法蘭西人是優秀的人民。他們完成了最偉大的革

命。他們是將來撤廢各民族各國間的境界，團結各國人民以創造統一的人類，統一的世界的家族的民族。要各國人民融合成統一的人類，須應用革命的方法。資本和私有財產的制度，對這種結合，盡過很大的任務。一切惡事都是由於國家與各民族隔離和互相對抗而起。國界消滅之日，就是和平與幸福時代來到之時。赫伯爾派沒有一定的社會綱領。他們爲巴黎貧民要求麵包，爲達到這目的，他們主張組織 *Sans-papiers* 派的『革命軍』。

雅科賓派獨裁沒落的原因

終於引起分裂的雅科賓派內的各種主要傾向，就是這樣的情形。顯明的，這個黨今後是不能指導革命的事業了。擁護小資產的雅科賓派，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各派，反對廣泛的經濟的改革。雅科賓派是不符革命大眾的厚望了。

革命經過了若干的階段。推翻舊制度後的最初幾年，掌握權力的大資產階級曾採取種種手段保持自己的特權。他們在農民大眾裏找自己的基礎，而依從農民中富農的要求

來解決農民問題；他們在那般永固恢復舊制度的君主主義者中，找他們的社會的同盟者。但大資產階級的政策終於破產。那政策是以絕滅革命，彈壓農民及城市貧民暴力運動爲其主要任務。大資產階級不但不能解決農民問題，並不能實現保王黨所信賴的同盟者和帝政。大資產階級不得不把權力讓給那徹底而且無容赦地壓迫過以封建主義殘餘爲舊生活及教育的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能解決農業問題，將沒收的土地交還給農民大眾。小資產階級能完成共和國國防，將侵略戰爭轉變爲對封建君主的國民戰爭和革命戰爭。在其政策上，小資產階級是以革命大眾爲基礎。小資產階級把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遂行到一定的發展階段時，便無法握得那以上的權力，而不能不必然的沒落了。

『法蘭西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實現了資產階級的綱領。站在運動前頭的階級，是資產階級。不屬於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社會層，是不但沒有和資產階級共同一致的利害，且還不會形成獨立發展的什麼階級或階級的一部。所以在取了反對資產階級的行動時——這可看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勤勞階級以及那些社會層，都不

過想用非資產階級的方法，以圖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斯）。雅科賓派的政治孤立，是不可避免的。各種人民公然表白他們的不滿。在和封建統治形態的鬥爭上，資產階級是很有所決斷的。他們用民衆的叛亂推翻君主專制；在這個階段上，他們是站在革命的前線，而現在又是賺得適於資本主義經濟與大工業發展的好狀態了。新的資產階級發生，他們作投機事業，供給軍隊，承包事業等等，得到很多的利益。這新興資產階級，自然盡力制止那曾經根本破壞舊制度，現在又向着「穩健」市民的恐怖手段。他們希望廢除最高價格法，以及蹂躪他們商業上的利益，將自由競爭主義化爲烏有的那些決議或政策。從他們之間，又生出用資本主義土地開拓法的新土地所有者。

滿足革命的是農民，特別是富農和中農。封建的義務和貴族土地所有者，都毫無代價的廢絕，正當的分配共有地。雅科賓派的農業法律，喚起農民大眾對革命的同情。法蘭西的農民，自昔就是最忠實革命的基礎。革命軍的勝利，大可由農民大眾之革命情緒來說明，他們不分老幼的來服務軍役，歡欣地叫自己的兒子出來擁護革命社會。雅科賓派獨裁時代，農民踴躍購買政府沒收亡命貴族的土地。其目的達到後，作爲大眾的農民

便變成保守的勢力。他們開始對徵兵制度的厲行，穀糧之不間斷的徵發，米穀價之強制減低等等表示不滿。城市和農村的結合減弱。不滿於革命的貧民，退出和城市的同盟。農村中對雅科賓派政府的憤懣，日益加厲。

竭力支持政府的城市住民（小資產階級、勞動階級），受到的損害最大，社會的根本改造，也歸無望。勞動階級的狀態，雖日益惡化，但要獨立行動，力量又太薄弱，且不會組織。這樣，反動勢力日益增大。

及一七九四年春，雅科賓派失去一切的擁護者而完全孤立。小資產階級的獨裁由是沒落。那是因爲這小資產階級的獨裁一面要用革命方法剷除封建殘餘，準備種種必要條件進一步的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一面在這基礎上建立以簡樸節約之古代精神爲理想的正直的小財產所有者的國家的緣故。

卡爾說：『洛貝斯皮厄，聖居斯特以及他們的黨是沒落了。這是因爲他們把立於現實奴隸制上的實際的民主主義的共同團體，和立於解放的奴隸制及資產階級社會上的精神的民主主義近代議會制國家錯用的緣故。這是多大的謬誤呵！既要在「人的權利」

中承認並尊崇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工業的一般競爭，自私自利，亂雜無章，隔離自身的自然的精神的個人社會，同時又要個人廢除這社會自身生活上之現象，而造出一個帶古風的這社會的政治頭腦。」（神聖家族，莫斯科馬恩研究所編，德文版馬恩全集第一部第三卷二九八頁。）

雅科賓派最有勢力的一派的領袖，兼政府派一羣之指導者的洛貝斯皮厄，和右翼的丹頓派同盟，對赫伯爾派宣戰。鼓動民衆叛亂的赫伯爾派的計劃，終歸失敗。不滿於革命，對政治冷淡，終日用心於爭取一片麵包，而失望於社會革命之成功的疲乏的民衆，對雅科賓黨派的內鬨，更是冷淡。

四月五日，同樣的命運又臨到丹頓派上。丹頓派的行動，那時特別帶反動的性質。洛貝斯皮厄憑據巴黎公社，來和丹頓派鬥爭。這時，巴黎公社受到丹頓及其一派的攻擊特別激烈。

穩健派的和平的洛貝斯皮厄，在政治上是孤立了。他因為撲滅黨內的左翼並打倒丹頓派，失去了欲保證資產主義蓄積之自由並制止革命進一步發展的新資產階級之擁護。

洛貝斯皮厄的失敗，是顯明豫料得到的。

雅科賓派感到危機日迫，於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芽月二十六日），向『草澤派』的有產者間求援。洛貝斯皮厄派著名的一員，聖居士特，以社會救濟委員會之名，爲國內和平起見，提議減少徵發，停止對投機業者的恐怖手段，保存政治的恐怖政策，緩和壓迫有產階級及國有財產擁護者之利益的種種政策。

熱月的反動

但這提案也無濟於事。大資產階級卒握得權力。『草澤』派愈大胆的發揮他的本性。勞動者中立不動。

『我們要餓死了。然而你們倒想殺一個飽。』——勞動者這樣答覆號召作亂的人。巴黎的公社，自蕭美特及赫伯爾派死後，即失去領袖。雅科賓派內的左翼份子被『開除』。破滅之機日亟。主張厲行恐怖手段的左派和右派結合，排除洛貝斯皮厄，社會救濟委員會的內部，起了分裂。

一七九四年熱月八日（七月二十六日），洛貝斯皮厄向國民會議提議確立國民會議的獨裁，肅清革命的敵人，清除國民會議的委員，使公安委員會隸屬社會救濟委員會，樹立國民會議的統一政府。

雅科賓總會和公社，是在洛貝斯皮厄的方面。但因為他們勢力的薄弱，和社會救濟委員會內勢力的分散，敵人的團結，巴黎勞動者態度的淡漠等等，致於破滅。熱月九日國民會議為右翼敵人所壓迫，在「草澤」派的支持下，決定將洛貝斯皮厄及其同志等交給革命裁判所。

大眾完全不援助洛貝斯皮厄。巴黎公社號召叛亂，得不到各支部的反響。熱月十日洛貝斯皮厄，聖居斯特及其他洛貝斯皮厄派，都處死刑。

反動與白色恐怖的時代開始。領率這運動的是國民會議的「草澤」派。反動運動卒打倒巴黎公社，將巴黎分為十二部，各自成為獨立的自治市。逃亡的吉倫特派議員，回到國民會議。雅科賓總會被查封，最高價格法被撤廢。革命史上社會鬥爭發展的「向上」線，替代了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的「下落」線。

共和國第三年的憲法執政官

巴黎近郊飢餓的勞働者，於一七九五年春，隨時勢而自然發生叛變，要求「麵包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這次叛亂被武力彈壓了下去。雅科賓派的殘黨，都受到通緝和迫害。這種種的彈壓，帶了異常殘酷的性質。白色恐怖猖獗，遍佈巴黎全市。這又因赤色恐怖的俱增，而犧牲更大。保王黨和由亡命地歸來的人，到處盡施其毒辣手段。保王黨作過幾次變革。國民會議到制定稱爲共和國之第三年憲法的新憲法後，便停止活動。普通選舉權被撤廢。選舉人的範圍由財產資格來限定。（其收入須等於一百五十日至二百日之譜的工資。）立法院屬於元老院和五百人會議之二者。爲鞏固現狀起見，議員的三分之一，爲國民會議議員所佔，僅有三分之一，重新選舉。執行權移交由五人組成的執政官(Consulate)。執政官是最有權力者，任命各大臣，軍隊總指揮，處理外交。第二年的憲法，保證大資產階級的政治支配權。城市貧民的政治權力都被剝奪。因最高價格法的廢止，物價隨之飛漲；勞働者和貧民的生活，陷入不可復忍的程度。工資較物價昂

貴的速率，幾遲四倍；Assignat（紙幣）的行市，激劇低落。災難日深，餓殍遍野。

『從執政官的政府時代起，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生活，就作為強有力的生命潮流在外部激急的發展起來。……商業企業的熱心，致富的熱狂，對新資產階級生活的沈醉，那初步的自己享樂，無分厚薄的帶了醺醉的形態。法蘭西土地之真正文明的利用——這土地的封建制度已被革命的鐵鎚擊碎，現在無數新的所有者，正將那種熱病盡量散佈——解放的產業之最初運動，這些都是初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各個生活上的徵兆。資產階級社會在資產階級中找出自己的積極的代表者。資產階級是這樣走進他的支配道上。』（前書，同頁。）

巴白夫與革命主張

陰鬱的執政官時代，復興的鬥爭與新政權的呼聲，甚囂塵上。這運動是以平民為對象，反抗第三年憲法和新的政府。這運動的指導者，是巴白夫（Titus Annius Gracchus Babeuf）（1760——1797年）。『格拉克斯』這名稱，是巴白夫從著名的古代羅

馬護官民(註十一)一名借來的。巴白夫自己關於這次改名說道：

『我所最希望的，是一般幸福的獲得。因此我希望最廉潔的羅馬共和國的市民爲自己的保護者，並感到自己也要像他們那樣熱心的獲得這種幸福。——爲要從世上掃除君權，門閥及一切狂妄的痕跡，我們便將共和主義的名稱給予我們的地名，城名以至我們的街名。』

(註十一)護民官爲古代羅馬的官職，是擁護平民利益的。Tribuns在紀元前二世紀時就做過是護民官，曾爲擁護土地改革法而戰。

巴白夫之名，在迴溯法蘭西最初的『真正能動的共產黨』(卡爾)，並迴憶『發達近代無產階級的先覺』(恩格斯)的社會革命運動時，是不可分離的。

巴白夫業測量師。常週遊各地農村，謂社會不公平的根源，在土地關係的不平等。巴白夫參加過巴斯曲的估領，他接近雅科賓派。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贊成平均分配土地的『農業法』。

他發行「護民官」(Tribun du peuple)日報。嘗作辛辣的文章攻擊熱月黨，因此

被捕（一七九五年）。釋放後（一七九五年末），他仍在報紙上繼續活動。他糾合波拿洛諦（Filippo Buonarroti），達爾蒂（Darthé）及其他同志等，組織『平等會』，企圖叛亂（『平等派的陰謀』）。一七九六年五月，他們因為格里賽爾的叛變，被一網打盡，俱受死刑。（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巴白夫最初以為洛貝斯皮厄的顛覆就是新政權的開始。但因熱月的反動白色恐怖，巴白夫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錯了。巴白夫寫道：「結果，不能不大胆承認是我們讓反革命得勝」。自這樣承認以後，巴白夫主義發生新的轉換。于是巴白夫派和雅科賓派開始接近。巴白夫主張政治自由的獲得，政權的獲得，及獲得政權後的勤勞者之經濟解放。巴白夫主義者最恨私有財產，把視錢如命的富豪當作民衆之敵。其革命的目的，在廢除不平等，恢復全體的幸福。「我們希望集團的所有，打倒土地的私有。土地不是那一個人的東西。」巴白夫將富人和貧人——他們之間的衝突就是不絕的鬥爭——的利害相對置。『平民（people）和貴族（Patrician），貧人和富人的鬥爭，這並不是公開宣佈時才開始的。這鬥爭是當這種制度一成立時就開始的，那就是要奪取他人的一切財富給與一

人的制度。而這鬥爭將永遠無止境。」巴白夫做了貧人的護民官。巴白夫的報紙「護民官」，成了真正民衆權利的擁護者。這報敏銳地監視熱月黨的反動，說明吉倫特派議員歸還國民會議的意義，闡明廢止最高價格法的主旨，攻擊熱月黨的「制度」。巴白夫寫道：「人們說萬事漸入佳境。然而這在貴族和自由的敵人看來是這樣的。每日賺不到四里福的貧窮的勞働者，因為物價飛漲無已，號飢哭寒，悲戚至死。公共工場停止工作的威脅，愈令人想到將來交困難季節後的可怕。」

巴白夫主張再度叛亂。他以爲二千四百萬的法蘭西人，都是喜歡作亂的。

「民衆是不是非革命不可呢？」巴白夫這樣自問：「無疑的民衆若不欲失去自由就非這樣做不可。」

資產階級嚴緝巴白夫。他陷於敵手而投獄者，不止一次。他被捕的這消息（一七九五年二月七日）傳到資產階級耳中，爲之狂喜。關於巴白夫的被捕警察長向國民會議報告道：「他（巴白夫）最近一月來不斷的高呼作亂，現在已是不能再喊了」。『黃金軍』的青年們，在劇場上，把「護民官」報焚燬。大場上擠滿資產階級看燒報的人，歡呼稱

快。

熱月期保王黨的叛亂，使國民會議趨向左傾。一七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巴白夫自獄中釋出。巴白夫聯合他週圍的友人和同志（達爾蒂，捷爾曼，波拿洛諦等），組織「Pantheon協會」。參加這團體的，不僅巴白夫主義者，並有雅科賓派。這協會的綱領在準備推翻現政府，執政官及第三年之憲法，樹立臨時革命政府。巴白夫主義者提出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這口號，引吸小資產階級。「護民官」報復刊。

巴白夫志在通過一致憎恨「萬惡之首的私有」的被壓迫者的暴動，來廢止資產階級的財產，樹立共產主義社會。

巴白夫的基本綱領，有如下諸點：（一）勞動與消費對於一切人口須是共同的。（二）任何人不能自行佔有土地及產業上的財產。（三）真正的社會上不能有貧富之分。（四）革命的目的在廢除不平等，恢復全體的幸福。

一七九六年執政官政府查封「Pantheon協會」（這決議是拿破崙執行的）後，巴白夫派不得不改為祕密的狀態，潛行活動。

一七九六年三月，叛徒的中堅份子組織全權管理巴黎十二個區分部（各區分部由「秘密執政府」來劃定）的「社會救濟執政府」。「平等」派的一切組織，都帶着陰謀性質的。各區政府，在大眾間激急煽動。作為叛亂的結果，預定建設政府而由幾位實行共產主義的人組織。他們應在政府監督下活動，召集國民大會，由每人推出代表一人。叛亂者應佔領政府的機關，監牢，市自治機關及各工場。獲得權力後，便實行供給食糧的組織，沒收反革命家亡命家的財產，「沒收大財產」，讓貧民住叛逆者的房屋，供給他們傢具衣服等等。

「秘密執政府」提出的叛亂計劃，在巴白夫，波拿洛諦，達爾蒂，格里賽爾等出席的執政府和雅科賓派委員會之聯席會議上（五月八日），得到通過。這次會議及其後的集會上又規定許多事件，並一一見諸實行，如叛亂的詳細計劃，在聖安特安擊近郊掘築戰壘，佔領孟馬特爾的山岡，逮捕立法及執政府的人員，傳令勞動者動員，殺盡執政府的一切人員等等。

「平等派的陰謀」，在大眾間不會得到擁護。勞動階級在為共產主義制度鬥爭上能

做決定的要素的，數量既少，力量也異常薄弱。農民對於巴白夫的運動，毫不動心的取旁觀的態度。軍隊因爲屢次進攻的勝利，變成強有力的獨立組織。

和巴黎「平等派陰謀」的失敗幾乎同時，波拿帕爾特在意大利顯赫的勝利，聲震全宇。這次的勝利，加強執政官政府的威權。巴白夫對訊問其陰謀時答道，「我深信現政府是壓迫者，我將盡力之所及把他推翻。我已和共和國的一切民主主義者連盟一致。但我決不願說出那些民主主義者的一個名字。」

巴白夫主義是要實際實現共產主義思想的最初的嘗試。這主義打開十九世紀革命的共產主義的運動端緒。巴白夫主義把法蘭西革命看做將來大革命的先驅，並非無意義的。巴白夫主義者在其「平等派宣言」中寫道：「法蘭西革命，不過是更大的更偉大的革命——這是最後的革命——的先驅」。

三 從軍事的資產階級獨裁到封建的反動

法蘭西的戰爭

執政官時代，法蘭西的軍事上，屢建奇功。法軍奪得比利時，佔領荷蘭，據有熱內亞之海岸及德意志萊茵左岸，割據薩波依及尼斯等地。一七九五年初，普魯士因忙於波蘭分割問題，脫離聯軍，承認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作戰的有力的陸軍國，只有奧大利。在波拿帕爾特指揮下所向披靡的軍隊，降服意大利後，就在那裏樹立法蘭西同盟國的新「女共和國」（支國之意），更向維也那推進。在未達到奧大利首都前八十杼的地方，波拿帕爾特便和奧軍停戰，締結有利的和平條約。大海軍國的英吉利，因為她是島國得免戰爭的慘禍。幾次欲進攻英吉利（福熙為援助愛爾蘭叛亂之遠征英吉利的企圖，以進佔印度為目的的波拿帕爾特之埃及遠征），統歸失敗。

法蘭西因為革命造成適於資本主義發達的良好條件。激烈的國內經濟恐慌，日漸恢復。耕地擴大，牧畜業發達，米穀和土地的價格，亦見趨漲。經濟的活潑氣象，在工業上面也可看到。革命後新生的一些階級，希望滅除民衆的敵人，和社會的安寧。但自然

不願意「舊統治」的舊主人公復活。他們的利益，完全得到滿足。他們努力和舊王政的一黨聯盟。在巴白夫的運動中，他們看到無產階級之階級覺悟的長成，和攪亂新社會的幽靈。新資產階級的地位，尚不穩固，他們因要得到他方面的援助，特別對勝利的軍隊及將軍等，作政治的投機。

法蘭西的軍隊在作戰時是靠被征服國的資源來維持的，波拿帕爾特用他在意大利諸國（皮厄蒙特，米拉羅，熱納亞，教皇領土）奪得的鉅額賠款，散發他的軍餉。將軍們，特別是波拿帕爾特，賴這賠款救助法蘭西財政狀況的改善。流入國內的現金，因國內的經濟狀的變更，得到有利的投資場所，於是那獲得這鉅金的軍人之聲望日隆。戰爭提高資產階級的經濟能力。資產階級獲得原料及銷售市場，這愈助長產業的發達。戰爭又生出些新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替軍隊辦軍需糧草致富。百戰百勝的軍事領袖，是這些資產階級的「英雄」。法蘭西國內主張恢復王政者日見加多，立法會議內有他們的議員。巴黎保王黨的陰謀，轉瞬為波拿帕爾特從意大利造來的將軍所鎮壓。共和政府覺得軍隊勢力強大，將權力交給軍事執政官之手。于是就有拿破崙·波拿帕爾特(Napoleon

Bonaparte) (一七六九年至一八一二年)將軍的出現。他是赫赫不可一世的軍事指揮，有莫大的組織能力。

由波拿帕爾特所樹立的體制(Bonapartism)，是這兩種傾向的結果而出現的：一種是由乎衆望的軍事領袖的獨裁來清算革命和諸階級間不很穩固的均衡，一是資產階級欲樹立政權的傾向。波拿帕爾特的個人獨裁，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獨裁，他們堅欲將自己的利益隱匿在『民衆的利益』之下。波拿帕爾特主義，以法蘭西的資產階級和懼怕革命的保守的農民爲地盤。而在教士和官僚的機構之扶助下行其權力。在資產階級和農民看來，「軍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服裝。軍隊是他們的詩，醞藏着無窮的幻境的土地，是祖國的權威，他們的愛國主義是對財產的感情之理想化的形態。」(Marx)

第八年霧月十八日

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共和歷爲第八年霧月十八日)，波拿帕爾特率領親信的軍隊將兩院及執政官政府解散。設置統領三人，把全權攬到自己掌中。波拿帕爾特是首席統

領，任期十年。他一手總攬內閣，行政官之任命權，法律頒布權，全國軍隊之統率權。

軍事上的成功，鞏固了波拿帕爾特的地位。波拿帕爾特是在和勁敵英吉利競爭上求國家援助的新產業資產階級之受庇者。同時波拿帕爾特更加鞏固農民和資產階級所佔有的部份，那些部份是他們在革命時從沒收教會財政及亡命貴族土地所獲得的。自然，在工業資產階級及農民間，波拿帕爾特是得到強有力的擁護者了。一八二年宣布首席統領的終身權力。二年後，波拿帕爾特宣稱由人民投票，公推爲皇，僭號拿破崙一世 (Napoléon I) (一八一五年止)。

拿破崙帝國

拿破崙帝國是戰爭不息的時代。那戰爭的目的，在顛覆英吉利的政治支配及經濟支配。拿破崙軍事冒險的目的，是在替因機器生產及蒸氣發動的工場之出現而急速發展的法蘭西的工業來獲取歐羅巴的原料及販賣市場。拿破崙的戰爭，助長了法蘭西產業的發展。服從拿破崙並與拿破崙締結同盟的國家，須嚴格遵守一八〇六年的大陸封鎖令，這

封鎖令是抑制英吉利商品向歐羅巴市場發展的。封鎖的主要目的，在樹立法蘭西的經濟支配權，將其所佔領的諸國，化爲法蘭西的殖民地。拿破崙爲保障法蘭西的商業，廢絕特尼耶斯特，威尼士，荷蘭等商業城市的重要性。封鎖令頒發前所購入的商品，徵兩倍的關稅。被發覺的英吉利商品，卽行沒收，有時甚至焚燬。種種壓迫的結果，英吉利商品的秘密貿易，盛極一時。因爲技術水準的低淺，法蘭西工業，終不能和英吉利的秘密貿易抗爭。同樣，法蘭西也無法用自己的商品以應歐羅巴市場的需求。

拿破崙爲使英吉利經濟陷於孤立並加強法蘭西資產階級的支配起見，出而援助被征服諸國推翻舊制度，助其確立立憲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制度。把封建君主逐下王位後，拿破崙把自己的血族封勅王位。在這些新王統治下，住民愈感痛苦。由法軍建立的資產階級諸國（德意志及意大利），不得不做法蘭西資產階級獨佔榨取的市場。法蘭西工業資本的這種權力（hegemony）與獨佔的地位，卽刻引起歐羅巴資產階級團結一致，抵抗法蘭西帝國及拿破崙之軍事壓迫。爲避免法蘭西產業的支配，打倒拿破崙的帝國，這些資產階級之轉向封建的政府方面，是必然的形勢。這運動爲英吉利所利用，她特別堅強地

作了軍事的鬭爭。聯軍的屢次敗績，使英吉利也手足失措。拿破崙噴赫的勝利，幾乎將全歐羅巴給與了法蘭西。與俄軍聯盟的奧軍，一八〇五年在奧斯特里茲大敗。一八〇六年，普魯士軍在耶拿被滅。在拿破崙連勝軍隊的壓迫下，普魯士的要塞，盡行投降。柏林也爲拿破崙佔領。一八一二年，俄羅斯爲打破大陸封鎖令，實行遠征。拿破崙即率大軍侵入俄羅斯。因這次遠征的失敗，英吉利在歐羅巴的地位和勢力，益臻鞏固。英吉利更重新造成強大的封建諸國的聯合。一八一三年及一八一四年，英吉利，俄羅斯及普魯士聯合將拿破崙由德意志驅至法蘭西，遞其帝位，扶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即位，法蘭西布爾朋王朝遂又復活。王政復古期，於是開始。

恩格斯論及拿破崙道：「拿破崙作爲由法蘭西大革命造成的軍隊組織者的意義，是在他能替那已經編成的龐大軍隊發現一條唯一正當的作戰策略的適用方法，並能將其運用得當。其結果就是現代的良將，在其異常巧妙而英勇的作戰上，也只有來模倣他。」拿破崙帝國的滅亡，是全歐羅巴的經濟的荒廢，歐羅巴資本團結一致對抗法蘭西資本之鬥爭，以及予法蘭西工業獨佔其在歐羅巴的商業以致命打擊的英吉利秘密貿易

之例外發展營的結果。不絕的戰爭，動搖了法蘭西的農民經濟，失去農村的人口，引起大眾的憤懣農民渴望和平安寧。他們對拿破崙的顛覆，異常冷淡。

重要事件年表

- 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資產階級貴族制度的時代。
-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佔領巴士曲。
- 一七九一年。 立憲君主的憲法之採用。
-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四日。 夏佩涅之法律。
-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馬爾斯廣場上資產階級示威運動之慘案。
- 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對奧宣戰。
-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吉倫特派之專權時代。
-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 巴黎之革命（君之推翻）。巴黎公會及其支部之革命的任務。
-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九日。 敵軍侵入法境。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國民會議開幕。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共和國成立。

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冬。 經濟恐慌。『過激派之活躍。』

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對英宣戰。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年熱月九日）。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獨裁。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 吉倫特派之顛覆。叛徒樹立公社。

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 國民會議採用民主主義憲法。各種封建義務及莊園制度之廢止。雅

科賓派之農業改革。

一七九三年十月十日。 臨時革命政府成立。

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赫伯爾及其黨員處死。

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 丹頓處死。

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九日（第八年霧月十八日）。 資產階級反動時代。

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洛貝斯皮厄處死。

一七九五年春。

巴黎勞動者之叛亂。

一七九六年四月——一七九七年五月。「平等派之陰謀」。

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巴白夫處死。

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九日。

拿破崙霧月十八日之事變。

一七九九年——一八一五年。統領及第一帝國。拿破崙任法蘭西統領及皇帝。

練習題

一，作為發展着的資本主義時代革命之古典模範，表現那模範的法蘭西革命的特徵的是什麼？

二，憲法會議和一七九一年憲法的資產階級性質，是表現在什麼地方？

三，是怎樣的力量，引起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君制沒落原因何在？

四，國民會議時代出現了怎樣的政治團體？那些團體的階級相互關係及社會性質是怎樣的？那些團體間如

何引起衝突，以致吉倫特派沒落？

五，雅科賓派為改善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態並防衛共和派，施行了怎樣的社會政策？

六，雅科賓派的階級本質，能由怎樣的基本特徵表現出來？雅科賓派怎樣處置農民問題及勞動問題？

七，爲什麼革命政府要把恐怖手段「記上了日程」？

八，試闡明小資產階級間各種團體態度的階級性質，以及這些團體間的鬥爭性質。並闡明熱月九日之社會意義何在？

九，農民在法國大革命各階段的任務是怎樣的？

十，法國大革命各種發展階段上的各個推動力是怎樣的？

自習題

一，參讀一七八九年之「人民權利宣言」(福利德運及司爾茲基：論文選集，第三章參考資料及文件。)，一七九三年之「人民權利宣言」(同書，第四章參考資料及文件)，與蘇維埃之「勤勞被搾取人民權利宣言」(S. 粟特科夫斯基：關於十月革命史之論文選集)比較，以闡明握得權力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如何決定了自己階級的政策。研究一七九三年的宣言，應明白雅科賓派獨裁的階級性質。

二，研究關於農業問題的資料，以表明資產階級的階級政策之特徵。說明資產階級爲什麼不能解決農民問

題，將資產階級的農業政策和雅科賓派的農業改革作一比較。並將雅科賓派的農業改革和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
六日頒布的蘇維埃政府之農業布告作一比較。（資料：福尼德連及司爾茲基，第三章，證據文書，四，五，
六，七；第四章，二十二，二十八，二十九。皮奧特科夫斯基；前述論文選集。）

至，研究以下的問題：雅科賓派爲擁護貧民的利益採用了怎樣的社會政策？最高價格法的制定，是否完全
適應了勞動者與城市下層民衆的利益？雅科賓派聯盟內的矛盾是用如何的問題並在那一點上表現的？爲什麼雅
科賓派的獨裁必然會沒落？（資料：福尼德連及司爾茲基：論文選集，第四章證據文書，三十一，三十二，三
十五，三十六；『國民會議時代之革命政府』，N·M·魯金編輯，一四五——一二五頁及五〇一頁以下。）

四，試攬革命指導者馬拉，洛貝斯皮厄，赫伯爾，丹頓，聖居士特，巴白夫之略傳，（用『文獻』中所舉之
傳記。）

參考書目

(一)文件

T·S·福里德連德及A·司爾茲基：西歐革命運動史（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論文選集，一九二

八年國立出版所，第五版第一卷。

——應研究之資料，見自習課題。

『國民會議時代之法蘭西的革命政府』（一七九二——一七九四年）證據文件及資料集，N·P·佛列堡譯，N·M·普金編輯，共產學院，一九二七年出版。

——這些文獻是關於革命政府組織的文獻。文獻的大部分是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到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的時間間的。有些文件是擇要錄載的（一七九三年之憲法，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之布告）。這文集有很多材料可說明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上的任務。

（二）參考書

T·S·福里德連德：西歐史，第一部，一九三〇年，『普羅列塔利』第三版。

——第五講：『法蘭西大革命——貴族資產階級握權』。第六講：『小資產階級獨裁時代（一七九二——一七九五年）』。第七講：『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國（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年）』。第八講：『資產階級之軍事獨裁時代（一七九九——一八四四年）』。

A·馬采茲：法蘭西革命。『莫斯科勞動者』出版，全三卷。

第一卷，王權之沒落。第二卷，吉倫特派之沒落。第三卷，至熱月九日雅科賓派之獨裁期。這書可供教師補充作參考文獻。

S·佛里雅幾諾夫：法蘭西大革命。一七九二年，莫斯科，「普奇那」出版。

——本書起頭描寫舊制度，後敘述霧月十八日。這本書的大部份適當國民會議時代。對於反革命的亡命者，也佔好多頁。雅科賓派的農業改革，敘述極少。本書可作更深入研究的基本參考書。

N·M·魯金(安特諾夫)：西歐最近世史，第一卷，第四章及第五章，一九二六年，國立出版社，第二版。

——詳述革命時代，統領及帝國時代的各種事件。著者並涉及革命的世界政治史及文化技術上的問題。

K·拉特克維奇大革命時代的法蘭西勞動者。一九二八年，莫斯科，「莫斯科勞動者」出版。

——全書共四章。分述革命前，立憲君主制，小資產階級獨裁及反動期勞動者的狀態。敘文平易。

S·科洛科爾金及S·摩諾索夫：何謂熱月？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勞動者」出版。

T·S·福里德連德：熱月九日(雜誌：歷史家馬克斯主義者第七冊之論文)

N·M·魯金：洛貝斯皮厄。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國立出版所，改訂第二版。

——本書是最好的科學通俗的讀物，行文平易。至洛貝斯皮厄之爲人，敘述略在其次。所以這書當可

供一般法蘭西大革命的研究。

I·I·斯特巴諾夫：約翰·保羅·馬拉及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與反革命之鬥爭。一九二三年，國立出

版所。

A·馬采茲：丹頓新論。譯自法文。有T·S·福里德連德之序。一九二八年，莫斯科，『莫斯科勞動者』出

版。

——著者頗同情於洛貝斯皮厄，書中收錄關於丹頓的論文四篇。這些論文中，暴露丹頓之收賄及其與

一切革命仇敵之妥協。

P·P·席采哥列夫：巴白夫之陰謀。一九二七年列寧格勒，普里波伊出版。

——這書說明自舊制度始到執政官時代止，巴白夫及巴白夫主義者在革命戰線上的活動。這本書中有

許多材料，可供參考，並載有巴白夫的報紙（主要爲『護民官』）巴白夫派各種書物及文件之選錄。當說明共

產主義革命何故不能成功時，本書可作基本的參考。

P·P·席來哥列夫：熱月以後，一九三一年，列寧格勒，普里波伊出版。

——敘述熱月之反動的最初數月的黨派鬥爭，山嶽黨及最高價格法之廢止，熱月反動期階級鬥爭上的社會經濟上的諸問題。

G·塞列不利耶科夫：法蘭西大革命與婦女。有M·N·巴克洛夫斯基之序文。一九八二年。莫斯科國立出版社。

——本書載有特安·德·美里克爾，夏洛特·科爾第，M·羅蘭(Maron Roland)，留席爾，德姆蘭及其他諸人的肖像。

(三) 文藝作品

V·器俄(V. Hugo)：「七九三年·M·列非爾格編輯，國立出版社·A·法朗士：神禱。(有數版)這道小說中描寫着雅科資派獨裁的軼事及恐怖政策等等。」F·古拉：馬賽人。(有數版)描寫馬賽人向巴黎進攻。(同氏：恐怖。小說，國立出版社。狄更司：雙城記。有曲可夫斯基之序論，「世界文學集」？一九一九年發行。(述革命時代的倫敦與巴黎。)厄克曼——夏特連：一農民的故事。愛連堡：平等派之陰謀，巴白夫生活一勾「克拉斯那雅諾菲」，一九二八年十一、二號所載。)A·亞爾泰夫：皇宮被燬時。小說，有奴西諾夫之序

文及插圖，「青年團」出版，一九二九年列寧格勒。革命的英雄主義。（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歷史的文學的論文選集，L·波伊特洛夫斯基編，一九二七年版，本書有五分之一的部份述法蘭西革命。）

(四) 戲曲

烏拉譚米爾·馬斯：捷拉爾姐妹。關於德姆利及克美利的戲劇。二孤兒（一七八九年之巴黎。）羅曼羅蘭：
巴士曲之佔領（革命之開始，馬拉之演說，洛貝斯皮厄爾宣讀人民權利宣言，德姆蘭之號召革命，巴士曲之佔領。）同氏：選集，革命劇。E·查米雅琴編輯「巴斯曲佔領」，「丹頓」及「狼」，同氏：愛與死。十三幕之史劇。自法文翻譯。畢希勒爾：丹頓之死，雪尼勒爾：青海。

第三章 十九世紀上半期歐羅巴之勞働運動

剷除了封建殘餘的法蘭西大革命，使法蘭西自由的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道，這，英吉利在她以前就已趕走上的。至於本章，則係研究十九世紀前葉工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相互關係——這兩個階級間的衝突，一直繼續到現在。

本章的研究，應明白以下的問題：

- 一，勤勞階級的狀態及其構成，怎樣反映在十九世紀前葉的勞働運動上？
- 二，這時期勤勞階級運動失敗的原因何在？
- 三，這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如何解決了那裏面的矛盾？各個理論中有那些積極的方面？並有些什麼地方近似空想的社會主義？

一 英吉利資本主義的發達與勞働運動的長成

十九世紀初頭的歐羅巴

因拿破崙·波拿帕爾特的帝國傾覆，專制主義的勝利者，便着手掃除法蘭西革命獲物的一部。一八一四年在維也納舉行，繼續到一八一五年的歐羅巴諸國之國際代表會議極其反動，力欲將革命時代激烈變化的一些關係以及國境恢復舊狀。但這些計劃，未能充分實現。理由是因為當時的情勢比革命前的時代變化更甚的緣故。封建主義的殘餘，是完全衰頹，移交給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了。於是，維也納的會議，不能不一面使路易十六的兄弟路易十八之舊波旁王朝恢復法蘭西的帝位，而同時保存資產階級的憲法。其後，歐羅巴的地圖開始改變。最初原預定是根據民族主義的原則解決這問題，但實際這原則却被破壞無餘。華沙 (Warsaw) 公國及波蘭，再為三國——即俄、德、奧——所瓜分。比利時及荷蘭，合併為一尼柔蘭 (Netherlands) 國。德意志以三十八小國組織德意志聯邦，設聯邦會議於佛蘭克福。意大利仍被分割為若干小國。

歐羅巴的反動

根據歐羅巴的反動憲兵，有奧大利，普魯士及俄羅斯。各國的君主，依從俄帝亞力山大第一的意志，締『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維持歐羅巴的『舊秩序』。同盟國約定一致對付大眾的革命運動，實行互助，援助他國君主。『神聖同盟』是在『基督教之仁愛，正義及和平』的美名下，實行『用武力從歐羅巴驅除革命這「可怕的疫病」』的。在『神聖同盟』的協力下，法蘭西於十九世紀的二〇年代，平定西班牙及葡萄牙的革命運動，與大利解決了意大利的革命。

法蘭西波旁家之王政復古，係說明拿破崙帝國崩潰後捲襲全歐的反動的勝利。因革命而逃亡的貴族教士，依附資產階級的一部，他們永遠難忘雅科賓派獨裁的『民主主義』戰術的苦痛。在德意諸國，並在俄羅斯，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國，貴族教士的特權，日見擴大。對農民的榨取，專制主義的壓迫，日益加深；對『人民代表這危險的思想』，壓迫益甚。英·奧·普·法等國的君主，實行維也納會議採用的『歐羅巴均勢』的原

則，約定在這原則下共同分配歐羅巴土地。但無論是怎樣反動，以至『神聖同盟』或『均勢』，仍不能維持各君主間的『秩序』。這年代內，在西班牙，葡萄牙，拿坡里及俄羅斯（十二月黨員之亂）等國，革命運動，相繼勃起。秘密團體，所在皆是。陰謀暴動，日有數起。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手工業者，工業勤勞階級之廣大羣衆，都捲入這運動裏面。

一方，資本主義急激長成，他方，勤勞階級痛苦日深，這狀態引起新的震撼。這裏，各國間的經濟競爭也有加入原因中的必要。

關於十九世紀初葉，可大書特書的是技術上的新發明，這更促成資本主義的發達。瓦特之改良蒸氣機關及其對交通方面之應用，完成鐵路與汽船（註十二）的建設；這又能增加商品運輸的速度。資本主義諸國中，依然是英吉利佔第一位，法蘭西已逐漸輸入機械技術，德俄也走入資本主義，惟比較落後。最先成立大工業經營的，是撒克森及萊茵河流域。資本主義是急激長成了，但其不可避免的同伴而兼仇敵的無產階級，也同時急速長成。

(註十二)一八〇三年，有Robert Fulton的汽船第一次航海。一八二五年，英吉利最初設鐵道。

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吉利之勞働與資本

英吉利雖曾參加對革命法蘭西的戰爭，但並未停止英吉利資本主義的發展。籌募軍費的國債，反使資本家勢力增大。蓋當時的資本家皆以重利把錢借給國庫的緣故。機器技術，日益發達，一面助長工業急激發展，和這成正比例，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日見惡化。十九世紀初葉農民已澈底化為無產階級。家庭工業為機器壓倒。無產階級在和飢餓掙扎時的唯一出路，只有在工場裏作工。但在工場裏也難圓好夢。每逢新機器出現，因生產漸趨簡單，勞働者成羣的被拋出街頭。此外又有些機器，無須熟練勞働。工場主人，利用這機器改用極低廉的女子勞働以至兒童勞働代替男子勞働。這樣，結果使男子間失業激增。工場充滿在極惡劣條件下作工的婦孺。兒童從六歲起，就被工場雇用，一日工作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工場或礦山中，有時竟有三，四，五歲的兒童工作。大人的工作，時間更長。場主欲牟巨利，又採行夜工制度，這更有害勞働者的健康。這些條

件，生出勞働力之極早期的喪失，死亡率特別是兒童死亡率的增大，及無產階級的頹廢等等。由於失業及工資的低廉，英吉利出現大幫的乞丐。犯罪人數，也與以俱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五年的期間，竟增至四倍。『犯罪數隨工業的發展，而增加，每年被捕人數，和捆紮棉花的包數成正比例。』（恩格斯）

因無邊的榨取陷入絕境的勞働者，對機器憤怒備至，將其視為自己的仇敵和競爭者。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頭，爭議不絕而起，焚燒工場搗毀機器之舉時有所聞。（例如十九世紀二〇年代有所謂『Luddite』——破壞機器——的運動。）這種運動日益擴大，到十八世紀，已蔓延各地。議會竟因此制定法律，對破壞機器者律以死罪（一七六九年）一八一一年，破壞機器派的人，組織秘密結社。政府嚴行緝拿，悉加處罰，把他們放逐到很遠的殖民地地上懲役。恩格斯說：『勞働者作為勞働階級開始對資產階級發生暴動的，是用暴力反抗採用機器以後。』後來，無產階級用其他較為和平的鬥爭方法，向國家最高機關的議會，作禁止採用機器的請願。但議會對勞働者的這種請願，自然是充耳勿聞的。勞働者確信議會是代表那些在議會裏有議席的人民利益的機關，於是勞働

者熱望將議會拿到自己的手中，發生爲普選權的鬥爭。

在勞動者與企業家鬥爭的過程中，於十九世紀初頭已有勞動者最初的結社「勞動組合」(Trade Union)發生。勞資糾紛時發生的勞動組合，被政府告發。驚愕的資產階級，最後將勞動者的結社權完全剝奪。這樣，勞動者爲生活的鬥爭，便把他們從那種自然生長的而本質上是反動的對機器的暴動，導入獲取勞動組合和政治權利的這種思想。一八二四年勞動者終於獲得禁止結社法的廢止，其後，勞動組合日見擴大。但場主仍能用法律壓迫那些「有違害生產利益傾向」的勞動者的行動。勞動者對罷工時破壞及警戒罷工的鬥爭，也干觸刑法。

改革議會之鬥爭

擴充選舉權的思想，不獨打動勞動者，即素遠政治權力的工業資產階級的頭腦中，也充滿這種思想。八百萬人口中，僅十五萬人有選舉權。十七世紀中葉，曾進行選舉權之改革，其後屢有變化。有稠密的森林，豪華的貴族堡寨，多數的農村居民及小城池的

『舊』英吉利，已是時變勢遷，今非昔比了。代之出現的是工場林立，終日喧擾的『新』英吉利。此時選舉區的比額，已不能和從前的相符。農民革命使居民悉由東南移至西北，其結果『腐爛選舉區』，日益增多——英吉利稱全無人居住而尚有權利選送代表至國會的舊城市爲腐爛城市 (Rotten Borough)。有住民三百七十五人之選舉區，各選代表二人，合計選送代表六十名；但同年（一八二一年），如有人口十二萬九千之曼徹斯特，及十萬二千之伯敏罕 (Birmingham)，八萬四千之里茲 (Leeds) 等工業重心地，反無選舉議員到國會之權。至住有貴族的農村之選舉，大部份是一任貴族直接指定。

十九世紀初，內閣已握大權。閣員照例由國王自下院最有勢力的黨人中擢任。下院對內閣提出彈劾案時，內閣卽全體辭職。稱爲議會政治的這種制度，不啻將一切實權交與下院之手。而國王僅有所謂『否認』權，卽否認國會表決的議案之權利而已。但到後來，國王愈爲「會威力懾服，而僅此否認權，亦鮮有行使。他方面，議會政治更使下院勢力駕乎上院之上。

國會專權的明白實例，可於法蘭西戰事終了後（一八一五年）英吉利施行的所謂『殺

律』(The Corn Laws)窺知。對法戰爭時，因國外百穀進口減少，食糧價格飛漲，地主獲利至巨。但至俄羅斯米穀廉價輸入英吉利市場後，米穀價格狂跌，地主等相與大恐，謂將無利可圖。于是國會規定明文，限於內地農產價格漲至一定標準以上時，才允許輸入國外農產。這法律所定的穀價極高，所以雖利於地主，而不利於工業資產階級。因穀價既漲，就得增加勞動者的工資。工業資產階級遂極力激起勤勞階級反抗「穀律」。但勞動者深知米糧低廉，工資亦必減低；而「穀律」之廢止亦祇對資產階級有利，便拒絕援助資產階級的計劃。

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英吉利資產階級起而為擴充選舉權作政治鬥爭。當時英吉利有代表二大主要階級利益的二大政黨存在。其一即代表地主利益的保守黨(Tory)，一則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進步黨(Wildes)。兩黨常互相詆觸，以為攻擊(保守黨為掠奪者，進步黨為陰謀家)。但事實上還有一中間階級存在，這是由於從事工業活動的地主與收買農民土地的資本家混合而成的。這層階級只看某黨有利於己，就加入某黨。此外尚有最前衛的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組織第三黨——急進黨(極端改良之黨)，後來這黨

接近勞動運動。

爲改戶國會鬥爭初期英吉利政派的形成，已如上述。這種鬥爭，隨一八一五年之大工業恐慌與穀律之施行而俱發。工業資產階級利用勞動者的憤懣，引誘他們爲自己的股肱。數十封牘述要求改革議會的請願書，遍致全英吉利的集會及國會。一切的請願，受國會拒絕。因此各地時常招集示威性的集會，以爲抗議。曼徹斯特集會之一，參加人數最多，因武裝軍警到場彈壓，致死傷枕籍，這次計死十五名，傷約四百名。（一八一九年）人民對這彈壓，異常憤慨，時有動亂之舉。以是集會權全被剝奪。政府欲發佈告，嚴禁人民發言。在這些集會上，活動最積極的，是依附資產階級作改革選舉鬥爭的無產階級。

鬥爭繼續數年。提出國會之改革案，不知凡幾，但每次都被上院或下院否決。這時的英吉利，似已有非經過法蘭西同樣的革命不可之勢。

一八三二年，鬥爭終歸工業資產階級勝利。國會卒不得不採納大中資產階級代表所提出的議案。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撤廢五十六處「腐爛選舉區」，在新工業中心地及

農業地方，增開選舉區六十六處。愛爾蘭及蘇格蘭，亦得少許之選舉區。城市中規定同等納稅資格。凡有產業或租有房產年值十磅以上者，均有選舉權。曾負政治鬥爭重任的無產階級，依然無選舉權。資產階級與地主，既握權力，頗躊躇自滿。在國會上聲言：「英吉利的國家制度已臻完美之境。國家已再無改良之必要。改革已經告終。」

社會立法

大衆的貧困，日益趨激，這引起資產階級政府的注意。貧民原可根據十六世紀中葉所頒的法律，受教區扶持。教區貧民管理員，根據這法律有這些義務：即扶助老弱及失業者，收容孤兒於孤兒院，留養衰老殘廢者於養老院。此外管理員對工資極少的勞動者，予以津貼。這類事業的資金，由教區中有出款能力的全體住民負擔。以前，這類支出，並不使富者爲難。因爲當時貧民來向管理員求濟的，爲數較少。但至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情勢激變。因農民之傾家蕩產，及勞動者失業日多，乞丐，病人，無力勞動及不能生活的大衆，相繼出現。資產階級因不欲負擔他們的生活費，決廢止各教區扶

助貧民之舉。這事卒得通過。貧窮之徒，被送進濟貧院。一八一四年，發布勞役場法。在這法律發布以前，一般人對過份慈善有生出寄生者及懶惰者的遺害，攻訐備至。所以這法律的目的，在教人民從事工作。於是設立特別的勞役場，將失業中有工作能力的勞働者，概行收容。（至對無力勞働者，仍歸教區管理員扶助。）這勞役場綽號「貧人的巴斯提獄」。勞役場的生活極慘，有言之令人髮指之概，蓋不如此不足使勞働者斷念於求資產階級之賑濟。起草這法律的本人，也承認他們的目的在將勞役場形成監獄。所以場內規律極嚴，工作極苦，粗衣劣食，囚首垢面，勞働者工作其中，儼然身居牢獄。其結果，卒不負資產階級的期望。無產階級，都將勞役場視若畏途，寧忍飢乞食，不欲過這可怕的生活。這種手段的結果，失業者更加增多，生出工業資本主義所必需而不可缺的自由勞働大眾（勞働後備軍）。

倭文與其學說

資產階級幾位先驅的代表，注意到勞働者的這種不幸的狀態，研究救濟的方法。其

顯明的例子，就是倭文 (Robert Owen) (一七七二——一八五一)，他是蘇格蘭 (New Lanark) 大紡織工場舊共同所有者的一人。生於小資產階級家庭 (他的父親是絲綢商人) 的他，在開始做場主以前，已自覺工資勞動者的「神聖」。在倭文場中作工的勞動者的狀態，是當時的典型。終日不息的工作，粗暴淫蕩的性情，污穢不潔的生活，以及幼童作工的增多——這些事使倭文異常吃驚。他深思這些現象的原因，終於達到這樣的結論：就是一個人的人格，是由教育和環境造成的。兒童須特別加以教育；舊習的懲戒，並不能矯正犯罪者，那更推進他們去犯罪。我們要制止這類事，須把犯罪者安置在一個好的條件下，叫他改過自新。雖然有共同經營者的反抗，以至最初完全把他當作仇敵看待的勞動者的反抗，倭文是終於把這種見解在他的工場裏實現了。實踐證明倭文理想的光輝而正確。不出數年，他的工場竟煥然一新。他停止一切兒童的工作，送進有很多優良教師的學校；並為成年勞動者設立夜校和圖書室。工資提高，工作時間減少。建立工人食堂和寄宿舍。不僅此，勞動者也能分潤經營的紅利。其結果，勞動的能率和質量增大，工場的收入增多。倭文企望一切企業家採納他的正確的見解，這點是完全失敗。

倭文把問題更加深切的熟考，終於達到全社會組織之根本缺陷的這種思想。據他的意見，這社會組織有根本加以改革，並廢除土地及生產手段之私有制度的必要。新社會必須建立在友情的原則之上。就是，要組織不很大的農業共同體。而工業在那上面，不過演着和農業密結的很次要的作用。倭文曾參加英吉利的勞働組合和協同組合運動，爲其指導者。他作着這樣錯誤的推論：資本主義社會弊害的原因，就是在流通部面上的榨取，即生產者及消費者之被中間者榨取的一點。達成這種榨取的是貨幣制度。貨幣是人爲的價值準則，它摭揜勤勞者生產品的真正價值。爲廢除這弊害，倭文提倡組織交換市場。這市場是依照勤勞者對他們勞働所估定的價值來購買商品，而付以證券。倭文以爲必要的商品可用這證券照那商品所含的勞働量在貨倉裏購買。交換市場之所以成於先而敗於後者，是因爲那在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範圍內，組織流通市場等等的企圖純屬空想的緣故。

在實踐上，倭文確很努力指導消費組合這組合，後來在英吉利勞働者間很普及，給倭文以『協同組合之父』的名稱。但倭文的實踐活動，並不止此。他參加勞働組合運

動，擬將其導於和平的軌道。三〇年代，Trade Union 在他的影響下，雖是短期間，也成爲很大的組合，而舉倭文爲其會長。

倭文的意義，就在其教育上的思想，以及他那要在社會主義即生產手段共有的原理上建設社會的熱忱。但倭文是犯着很大的錯誤的，因爲他相信社會主義之平和無阻的障礙，想在資本主義大海中建築社會主義的孤島。他叫這種社會主義做空想的社會主義。這名稱是從英吉利作家並十六世紀政治家湯麥斯摩爾(Thomas More)(一四七八年至一五三五年)的著作上借來的。摩爾描寫過在所謂『烏托邦』之空想島上的社會主義組織。自是以後，凡屬不能實現的，不站在科學立場上的夢想，都叫做「Utopia」(空想主義)。

憲章運動

英吉利勤勞階級之水深火熱的狀態，不可避免的引大衆的勞働運動。勞働者均以爲選送代表到國會，可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於是他們參加工業資產階級爲改革議案

(Reform Act) 之鬥爭。一八三二年，此項改革因勤勞階級之努力而得通過，但能進國會的，仍祇是些資產階級。他們在勤勞階級疾苦貧困之中，高奏凱歌。而僅為慈善的賑濟，將勞役場贈給勤勞階級。這事與勞働者以很大的政治教訓。

確實，資產階級曾為勤勞者激烈的罷工及組合運動，於十九世紀的三〇年代，建立保護勞働的工場法之基礎。並設置工場監督的制度，廢除兒童未成年者的夜工，限制他們日間的工作——兒童八小時，未成年者十二小時。但這於勞働者的痛苦，不啻是滄海一粟。他們的日常生活，因為屢次起伏的恐慌，益趨惡劣，勢働者成羣的被拋出街頭。十九世紀後半期，幾乎每十年必有一次的恐慌，是這期極顯著的新現象。這恐慌是由於商品的再生產而引起的，就是由於日圖巨利的資本家，只顧增加生產，不管市場需要的原因而起的。市場上商品的巨洪，激起價格的狂跌及工場的臨時停工。勤勞階級遭逢失業與飢餓交加的時期。但不久工業轉旺，工場重行開工，採用大部份的失業工人。因商品高漲，工資略見增加。這對於勞働者是一種休息時期，因為不幾時又將轉於飢貧。三〇及四〇年代，大眾的勞働運動，即以這種恐慌為地盤而發展。一八三六年的恐慌，促

起勞動運動的高熾，到處發生開始作經濟解放的政治運動。

一八三六年，倫敦已有稱爲倫敦工人協會的工人團體成立，協會的高級幹部是倭文的門人洛威特 (William Lovett) (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七七年)。協會的目的，在「用法律上的手段，爲社會各階級獲取權利」。而把「法律上的手段」解釋爲提交國會的請願書及工人間的宣傳。要求普選的洛威特，於一八三六年激烈的恐慌後，在勞動大眾包圍下，草成提交國會的請願書。當時勞動者仍信通過國會可以改善他們的狀態。一八三七年春季起，有無數的羣衆聯合一致要求國會採納請願書——『人民憲章』(Charter)爲敕書，特許狀之意。憲章運動卽由這名稱而起，集會之聲，遍及全英。

全英吉利被捲進這運動裏面。北部工業區域，舉行盛大的示威運動和集會，討論請願書。洛威特的請願書中，有六條基本條件。他所要求的各條，卽一切成年男子之普選權，廢除議員選舉資格上之財產限制，保證均等代表制之選舉區之平等，秘密投票防止有產者方面之賄買與脅迫，議會每年改選，及議員薪俸支給——因爲不如此，勞動者就不能參加議會(資產階級議員皆係富有，所以做了議員也無需薪俸)。

據恩格斯說：「憲章運動從一八三五年發生之始，就是主要勞動者間的運動，且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並不分離。勞動者的急進主義，是和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並進的。憲章是兩者的共同意見；他們每年聯合舉行「國民會議」，外表恰似一個政黨。小資產階級因對當時改革議案絕望，並以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九年之恐慌後鬥爭益烈，對於猛烈的憲章運動，表示非常的好感。……他們有時甚至叫民衆暴動。」

以銀行家阿特屋 (Atwood) 爲領袖的伯敏罕的「政治同盟」，響應憲章黨的要求。英吉利北部的勤勞階級，也參加這次運動。那裏有一位愛爾蘭人名叫俄康納 (O'Connor, 1768—1852) 的憲章主義指導者，創立「北部大同盟」。攻訐資產階級制度，壓迫勞動運動，自翊「先祭壇次王冠，再茅舍」，盡力誇耀過去，呼喊返於過去的那反動的說教者及資本主義的憎惡者，在勞動者間也佔很大的勢力。他們提倡推翻政府，並以受革命運動的推動，「凡屬誠實的貧民，對誠實的工作得不到生活保障時」，都鼓噪而起，要實行革命。許多集會紛紛採用那改良勞動者經濟狀態的請願書。多數勞動者，常於夜間舉火集會，資產階級異常恐慌。

英吉利北部，勞動者與軍警時起武裝衝突，秩序大亂。

集會上選出「勞動階級之國民議會」的臨時議員，以備憲章黨的請願書提交國會之舉失敗後，取適當的政策。

一八三九年二月四日在倫敦舉行的人民議會上，可以看到兩種傾向，反映着憲章主義內各種各色的反動妥協派和革命派的精神。一派的擁護者，於其綱領的實行主張用和平的方法和手段；總之是視憲章黨對其所提出的要求之是否正常合理為依歸。這派是以「德」服人的主張者，反對勞動者的革命行動。另一派主張以暴力打倒支配的統治階級，實力奪取政權。這是「實力」的主張者。贊成使用「實力」的，是勤勞者的代表。國民議會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贊成使用「德力」。因「實力」派佔優勢，資產階級的代表，不得不退出國民議會。

國民議會通過多數提案，以圖實行之後，能使憲章主義成功。例如從銀行及貯金局中取出紙幣，將其兌換現款，宣言停止所有工作，舉行總同盟罷工之月——即「神聖之月」等等。國民議會原定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二日為「神聖之月」，後因聽取勞動大眾之

意見，再行展期。因為延期，『神聖之月』終未出世。

國民會議因為資產階級大加反對，由倫敦移至伯敏罕。但在伯敏罕，壓迫逮捕憲章黨之舉，亦時有所聞。勞働者在這壓迫下，在伯敏罕及威爾士舉行暴動。暴徒成羣結隊的搗毀資產階級的住宅，擬劫獄救出監牢中的憲章黨。暴動終歸勞働者失敗。憲章黨的三位指導者——福洛斯特(John Frost)、威廉及蔣司(E. C. Jones)——被處絞刑，屍骸盡被分裂。簽名勞働者達一百五十萬人的請願書，不得國會通過後，國民議會欲宣佈『神聖之月』，已為時過遲。政府的恐怖手段，使憲章運動為之四散。指導者被逮捕。

在抑壓勞働者作階級鬥爭的資產階級急進主義者影響下得到解放，而發揮了勞働者運動之實力及其階級獨立性的那運動的第一期，就這樣完結。

憲章主義第一次高潮失敗，可說是因為這運動的派別太多，有着種種的利害關係和鬥爭主張的原故。那運動裏有中小資產階級的小派別，以及無產階級參加，他們含有資本主義最初發達期間的各色各樣的構成。

英吉利的農村和手工業地方，不斷的將凋落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等新的羣衆，送到工

業中心地。但同時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又組成工業生產階級的幹部，以及勞働階級中熟練工人上層的經濟較富裕的勞働貴族。這上層的勞働者和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急進黨黨員，聯合一氣結成憲章黨的右派。急進黨指導者的要求，悉未顧及社會問題；上層勞働階級的指導者羅威特，提議封鎖勞役場。憲章黨右翼的最終目的，在實行普選。在戰略問題上，他們是積極行動的反對者，主用和平的鬥爭手段，由開會或請願，向國會作『有道德的行動』。

憲章黨的左翼也不一致。在綱領問題上，左翼和右翼不同，它的任務不限於政治權利的鬥爭，並提出許多社會經濟的要求，如減輕租稅，廢止濟貧法，勞働組合之自由活動等等。有些左翼指導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政教之分離，普通教育，八小時勞働，常備軍之廢止等等。

關於運動的最終目的，左翼間有各種各色的見解。

工場勞働者和鄂不萊因（James O'Brien, 1805—1864）的見解不同，他主張消滅生產手段之私有制，將土地收歸國有。平安無事的織匠一羣，都在憲章主義全體指導者中

最有聲望的鄂康納指導之下。鄂康納之努力獲取普選權，不過欲廢棄資本主義，叫勞動者歸還鄉村，恢復小農經營。他仇視資本主義。但因爲他擁護私有財產，復提議叫勞動者收買土地，而在那土地上共同用農具作個人經營。

正確理解自己階級目的的工業生產階級少數的革命派，受哈尼和蔣司的指導。

凋落的失業的手工業者及農業勞動者的大衆，提出很極端的口號，說是要復興英吉利的農業。憲章運動這活潑的多數的幹部主張之宣傳者是舊牧師司蒂芬斯(Stephens)。他憎惡新工業的英吉利，是等這運動採取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後才參加運動的。司蒂芬斯在打倒英吉利的這革命的口號下，提出一種保守的綱領，要對教會及國王忠誠，復興「舊英吉利」。他逞其雖辯，對現存制度痛肆攻訐，卒在一無所有的人們中得到多數的擁護者。

憲章黨內的不一致，在國民議會上表現得特別顯明。關於鬥爭方法問題的內部的論爭與糾紛，奪去國民會議內部的實力。這運動失敗後，國民議會一無所爲的於一八三九年九月解散。

憲章主義的第二次高潮，隨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之激烈恐慌而起。數萬勞動者失去工作，其殘餘者的工資，也減低至百分之五十五。適是年欠收，飢饉遍野，遂引起憲章運動的復活。急進黨的代表，開風而逃。四分五裂的憲章黨諸團體，統一為全國憲章黨協會，以鄂康納為其指導者。協會仍堅持第一次運動時的六項條件，發出一篇詞調更強硬的請願書。這請願書上顯明的將上流階級的豪富和無產階級的赤貧相對置。請願書中也提出十小時勞動，廢止濟貧法，改善工場法等等的要求。運動達到極廣的範圍，工業的北部及農業的南部，開風興起。一八四二年五月二日，署名者達三百萬人之上的第二次請願書，提出國會；但與第一次請願書同樣，以大多數之反對未得通過。

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六年的平穩期間，可一述勞動者協同組合運動之發生。一八四四年，羅奇德爾若干勞動者——所謂「羅奇德爾的先鋒」——築成最初的協同組合組織的基礎。這是以羅伯·倭文的思想為基礎，已絲毫沒有空想主義的餘韻。英吉利的協同組合運動，即始於此時。勞動者在工場法的領域上，大得勝利。一八四三年，禁止婦女及未滿十歲的兒童在地下（如煤坑山洞等）作工。一八四七年國會為紡織女工及未成年

者，採用十小時勞動。這在婦女及兒童的勞動上施行的同時，實質上又擴展到男子身上。勞動者狀態的改善，強烈反映成憲章運動的衰退。

憲章主義最後的閃光，隨一八四七年的新恐慌而再起。冬季數月中，勞動者時有動亂，及一八四八年法蘭西革命消息傳來，擾亂益烈。一八四八年四月四日舉行於倫敦的憲章黨之國民議會，決定於四月十日舉行大示威運動，同時將第三次請願書提交國會。但這示威運動，並未成功。政府出動雄厚的軍隊，以備不測。請願書由鄂康納一人遞呈，聲述這請願書上有一百七十萬人之署名。但審查結果，始知憲章黨竟為陰謀者所利用。蓋大部份署名者，均係存心不良的敵人，他們的目的在利用這請願書推翻國民議會。這次幾乎全部議員投票反對請願書。關聯於工場法的勞動者狀態之改善及恐慌之終熄，阻止後來運動的存續。憲章主義完全失敗。

憲章主義的失敗，其原因有二，一為參加這運動的社會派別過於複雜，一為缺乏組織，不能聯合無產階級的各派勢力，觀察形勢，在一定計劃下使其活動。憲章主義的特徵，在那些努力改造自己物質生活狀態的勞動者，不提出經濟要求而提出政治要求的這

點。他們以爲一登國會便可解決一切。但他們採取和平的鬥爭方法，希望國會中的資產階級大發慈悲，採納請願書。自然這事是謬誤的。發生於工業恐慌上的憲章運動，是隨工業恐慌以俱去了。一八四八年以後來到的經濟繁榮時代，於憲章主義並無利益。憲章主義的意義就在它是爲獲取政治權利而鬥爭的大衆勞動運動的這點。這明白的顯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有着怎樣深闊的鴻溝。憲章主義的謬誤，對勞動者說明了也鬥階級的任務。

二 法蘭西產業革命的完成

法蘭西的王政復古期

波旁朝復興後，久待這幸福時機到來的舊特權階級代表等，離開亡命地紛至沓來。他們認爲革命所生的一切改革將以此完結，要求恢復舊制，向新的所有者要求無代價的

償還自己被沒收被拍賣的領地。教士痛咒教會舊領地的買主。但爲法蘭西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的社會躍進，使法蘭西的貴族永無像其他歐陸諸國所能看見的作那樣長期間的強烈勞動的可能。此外，革命更排除了阻止法蘭西工業發達的那些條件。這更增高資產階級的價值。

以下的數字，表示這期間法蘭西商業的長成。法蘭西貿易總額，從一八一五年的六億二千一百萬佛朗增至一八二九年的十二億二千四百萬佛朗，即增百分之九十七。生鐵產額，從一八一一年之九萬九千噸增至一八三〇年之二十六萬七千噸，即增高百分之二七〇。煤炭產額在同期間由六十萬噸增至一百七十萬噸。蒸氣機雖到一八一五年才開始應用，但至一八三〇年已有六百二十五部。這事正如資產階級所望，卒使尙未售盡的土地，都還給亡命者和貴族。土地所有重行免除直接稅之徵課；米穀進口稅和英吉利的穀律一樣，幫助地主用高價在國內米糧市場上出賣穀物。但他方對鋼鐵及原料等等，則徵收高度的關稅，防遏外國製造的金屬商品及手工業品輸入法蘭西。政府募集的國債，與金融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利潤。在政治方面，也時有妥協之舉。寤求專制主義之復活的

亡命者和貴族，雖不能不同意於憲法，但由這憲法設立的兩個立法院，並無提議立法之權（自行提出法律的權利）。只對大地主或大工業的代表，保證高度財產資格在議院上的代表權。

對於這種妥協，有不能妥協的矛盾在。貴族等既力欲恢復舊時之特權地位，而資產階級爲發展自己的前途又必須取得一個支配的人。因爲穀律提高米價，工資突然高漲。這事頗招工業資產階級的憤怒。地主對於因保護關稅而生起的工業生產物之價格騰貴，亦極憤激。共握權力的這些階級間的這種矛盾，因國內各階級的情勢日劣而愈趨複雜。以高級選舉資格而喪失參政權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一部，要求減低選舉的資格。因大工業發達凋落到全無權利的小資產階級，組織秘密團體，夢想重建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

機器之侵入生產，對工業生產階級和工匠等，造成極悲慘的剝削狀態，和產業革命在英吉利所招來的一樣。勞動者和工匠生活的痛苦，以王政復古期的財政政策而更加深刻。直接稅幾只顧有產階級的利益，用一律的標準徵收，代之，間接稅却急速增大，至其痛苦，是完全加於無產階級的身上。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間，法蘭西的間接稅，

增加四倍以上。

下層階級不堪忍受悲慘的生活狀態，祕密組織團體企圖暴動。個人也時作恐怖的行動。政府爲應付起見，禁止出版，對唆使暴動者嚴厲懲治。但這成爲喚起資產階級反對派長成的原因。

七月革命

這最後的一步，起於路易十八死後『亡命王』達爾特伯以 Charles 第十之名卽位之時。對革命時亡命者之喪失土地者，達爾特伯發國幣數十兆佛郎以爲賠償。人民對這政策異常不滿，政府遂藉侮蔑宗教敗壞道德之口實，雷厲風行地禁停出版。反革命的政變之威脅，國內不滿之增大等等，使議會上資產階級的反對派人數日增。反對派以畏懼革命幻影，向查里第十求和，希望查里第十『大發慈悲』，選別『不理解平靜而忠實的國民』者和『提示全國民的悲痛於陛下膝前』者。查里第十於是在決定選舉，在對他作這樣提示的第二天，將議會解散。

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新選舉，雖在政府彈壓下，仍以反對派佔多數。於是查里第十決取武力行動，下令數通，解散剛才選舉之立法議會，修改選舉法適應大地主利益，恢復前會廢除之檢察官。這是王室對資產階級的挑戰。

十一處資產階級報紙的編輯部，對王命提出抗議。抗議中寫道：『現在，新聞記者須給市民以革命的榜樣』。但大胆印出這道抗議的，只有兩家報紙。

但是看罷！巴黎的街上，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盪蕩而出，被封的印刷所排字工人，工匠和工場勞動者，都踴躍參加。羣衆和軍警頓起突衝。大衆成羣結隊的搶劫商店。工人區曲徑狹路上，堆滿防禦柵壘。同時，工場主人也決心參加，響應革命羣衆；對勞動者言明凡與王室作戰者，不做工也照發工資。巷戰廢續三日之久。羣衆一步一步從工人街進攻，將士兵緊逼到中央。第三日，佔領曲列里王宮後，戰事告停。暴徒因這次勝利，死傷達六千餘人。

當巷戰方殷之時，一部份資產階級竟聯合成了組織。金融貴族及其附庸的智識份子代表，如銀行家，律師，記者及教授等，都來談判，擬造成這樣的局面，即將勝利的整

個結果，完全落到他們的手中。他們自行組織「保安及保護財產」的委員會，以之爲臨時政府。他們恢復國民自衛軍，擁戴曾被打倒的王朝之一族，Orleans 公 Louis Philippe 入繼王位。

既無組織，其大部分又輕信勝利棄除了武器的勝利者，對於資產階級的團結，不能取什麼對抗的手段。將來巴黎公社之創子手却爾教授，答覆「廢止帝制」的共和黨指導者的宣言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共和國使我們陷於悲慘和軋轢」。于是路易腓力即位。爲答應前項宣言中「全市民應參加選舉代表」的要求，創立新選舉法。因此政權悉入金融資產階級的手中。「七月革命之後，」馬克斯說：「自由主義的銀行家拉斐德 (Lafayette) 引導其共謀人 Orleans 公出市政廳時，他說出這話：「此後是銀行家的勢力了」。」(馬克斯：霧月十八日)事實上，七月王政(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就是金融貴族的支配期間。「七月王政不過是掠奪法蘭西國富的一個股份公司。」

這「股份公司」是社會的最高峯。法蘭西三千萬人口中，有選舉權者不過二十萬，僅佔全體的百分之三·二。

法蘭西工業的發達

在金融資產級階互全國的無情的掠奪之外，法蘭西工業的發展，又加強小資產階級的沒落和無產階級的榨取。

鐵鑛的產額，從一八三三年的七十一萬四千噸增至一八四七年的一百六十五萬八千噸，即增二倍以上。煤炭產額，由二萬噸增至七萬噸，即增三倍半。

一八二五年鐵路延長計二十三基羅，然而運送貨物仍以馬代機關車。一八四八年，鐵道網延長達一千八百三十七基羅，建設中的更有二千八百七十基羅。國外貿易總額，由一八二九年之十二億二千四百萬佛郎增至二十四億三千七百萬基羅，計約增二倍。最後，一八三〇年僅六百二十五部的蒸汽機，一八四七年即已增至四千八百五十三部，計增八倍之多。城市人口亦呈激增。

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展與勤勞的狀態

在法蘭西，十九世紀初葉的無產階級狀態和英吉利同樣貧弱。法蘭西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緩，但很確實。英吉利輸入的機器，僅能征服舊有的工業。隨之沒落的是工匠和家庭工業者。他們爲求衣食，不得不將自己的妻子送進工場。而她們在工場上所得的工資和英吉利同樣的少，勞動時間也一樣長。勞動者的凋零與貧窮，往往是令人不忍復言的。他們大都住在洞穴裏，敷草墊蓆爲床。他們居住的陋巷中，極其污穢。塵埃遍地，臭氣撲鼻。兒童滿面飢黃，發育不全，教育程度極低。

但這仍不過是資本主義最初的一步。至於一七九三年從封建的莊園的義務解放後變成國有土地所有者的農民，他們之轉化爲無產階級，則極其徐緩。

各城市上，小手工業生產和以前一樣佔優勢。大工場比較很少，使用着很少的勞動者。

隨機器生產的發達，對勞動力的需要遂形減少，工場中仿倣英吉利，採用較低廉的婦孺的勞動（百分之五〇）。『濫褻的失業者成羣的彷徨於城市的廣場上，詛咒着奪去他們工作的機器』。工資減低，勞動時間達十八小時。一八三〇年七月事件時被欺騙的勝

利者，復舉暴動（在里昂，巴黎及其他各城），聯合小資產階級組織多數行動團體，聲言打倒「銀行王」的路易腓力。數萬的勞動者，被士兵放槍掃射，運動指導者悉被逮捕。

這時法蘭西的勞動者，組成帶相互扶助團體性質的職工組合（Compagnonnage）。這實際職工組合漸漸轉變成勞動組合（Syndicat），有時竟指導罷工運動。罷工之風，漸次蔓延到全法蘭西，例如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共五十次；一八三二年已有九十次。罷工蔓延者的要求，大部份帶經濟的性質，限於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至十小時等等的問題。

里昂之暴動

十九世紀前半期勞動者的許多次動亂中，最值注目的是兩次里昂的暴動——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里昂市之絲工業，是當時法蘭西工業的典型。那裏並沒有大工場。住民中的上層階級是幾十位商人資本家，他們從外國輸入生絲，將其分給各有五六部織機的作坊主人。使用這些織機而作工的工匠，約有三萬人。作坊主人的本身，也同受企

業家和資本家榨取，和工匠別無二致。他們和工匠形成勞動大眾，同樣憎恨工場主和商人。

一八二六年，發生激烈的工業恐慌，里昂市有五千部織機停工，工資激減。勞動者憤慨異常，起而要求將賃銀即工資劃定一律。一八三一年，資勤者與資本家聯合組織委員會。起初在勞動者高壓的示威運動影響下，資本家同意勞動者提出的條件。於是勞動者歡騰若狂。但後來工場主方面，竟以與外國競爭的理由，自食其言。勞動者被欺，異常憤慨。三萬職工，高舉黑旗，盪蕩街頭。旗上大書：「作工而生呢？作戰而死呢？」街頭情勢緊急，全呈暴動狀態，終於和政府軍隊開火。經過三日血戰後，國民自衛軍不能不將城市交與勞動者管理。這次的成功，在暴徒本身看來是出于意料之外。因為他們並沒有想到獲取權力。他們把市最高機關亦仍其舊的設立着，但僅加以某種的統制。佔據城市的十日內，暴徒不會表顯什麼改革的熱忱，只不過熱心的維持社會秩序。他們對派來鎮壓他們的軍隊也不加防衛，宣言忠誠擁護政府，而與工場場主鬥爭。

一八三四年，暴動復起。當時里昂工業勤勞階級間，組織有「相互扶助論者」

(Mutualiste) 的團體。一八三四年，政府頒發法律，嚴禁這類團體的組織。這法律激起勞動者方面的震怒。勞動者的報紙「工場之聲」上寫道：「新的法律是爆發革命的火炬。好了，暴動將似狂風暴雨般的掀起。」果然暴動勃發，巷戰繼起。男女踴躍作戰。但至第六日，已「表明政府軍的優勢與勞動者方面作戰實力的不濟。暴動受到極慘酷的彈壓，成千的勞動者被殺。但這對法蘭西的城市，發生不少的影響。各地城市的勞動者聞風響應，羣起暴動。指導對這次大衆運動的作戰者，是却耳大臣；他命令軍隊「殺人無赦」。嚴厲執行。」

里昂暴動的意義，在於這點：即這次暴動，是英吉利憲章運動以前之最初的純粹勞動者的大衆運動。勞動者的要求，都不出那所謂充實他們日常生活的範圍。同時，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和作坊的主人參加暴動，這事也是這次運動的特徵。

法蘭西的空想社會主義

和在英吉利同樣，在法蘭西，基于新原理的改造社會的空想的思想，也隨着資本主

義的發達和勞動運動的長成而發生。這些學說最顯著的代表，是法蘭西人聖西門和傅利葉。聖西門 (Henri Saint-Simons) (1760年至1825年)，在很多的著作上展開自己的學說，而對於當時引起不均衡的分工與生產力之浪費的那資本主義，予以否定的批判。

聖西門努力在新原則上改造社會，創造新社會制度。在這裏新制度上，「須結成握有支配社會權力的產業階級」。也只有在那個時候，產業階級才能不用暴力手段，脫離貴族，軍人，法律家，金利生活者及形而上學者的壓迫。「何日何時」，聖西門道：「法蘭西雖失去一切的君王，顯臣，官僚，高僧以至懶墮性成的貴族等，那將毫無損於法蘭西；但如失去那最優秀的學者，詩人，藝術家，工匠，工人及熱心企業的產業家時，法蘭西才算是精神上的死滅，而其生命也將壽終正寢。對社會毫無寄與的人，榨取着全國民衆。百善之源的勞動，不僅無人尊敬，且常被富人所侮蔑。」于是，聖西門想到須將社會支配權交給產業階級，這階級是被有閒階級(貴族，官僚及銀行家)所榨取而由生產之唯一參加者的企業家和勞動者組成的。

聖西門的社會思想，表現在這樣的希望上：即由國家統制思想，而仍保留生產手段的私有。但聖西門否認財產的存在是不變化的。據他的意見，作為社會現象的財產形態應加改革。

於是聖西門提議廢除生產的無政府性，剷除社會上的寄生份子，有計劃的集中的建設共同的統一的國內生產力。他反對革命，不企望由革命來實現他自己的思想，而期待於各個人——如覺悟的國王或銀行家等等。聖西門在新的社會中給予工業家以作為基本生產組織者的重大意義。

聖西門不理解勞資利害的對立，而把勞動者與企業家當作一個生產階級。當時資產階級與勤勞階級共同對掌握權力的大地主之政治鬥爭，就是產生這所謂兩個——實際是相互敵對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共通利害關係的幻想的。

在聖西門，我們看到對於社會發展的幾種有趣味的見解。他在闡明社會的發展後，承認社會發展的合法，指出財產形態變化與社會現象變化間的關係，更承認作為歷史過程動力的階級鬥爭之作用。聖西門知道在人類社會發達上有各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存在，

並指出一種榨取形態之變爲他種榨取形態的事。但他不承認只在資本主義社會上才有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這樣，在聖西門對於社會發展與歷史的見解中，已有後來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發展的那種思想的萌芽。

聖西門的學說中，反映着十九世紀初頭工業之進步的作用，工業資產階級經濟政治勢力之長成，以及因科學技術等等發達的工業之急激發展，等等。聖西門在科學與工業之緊密的結合中，發現從工業恐慌及競爭來衛護社會的保證，這事是很有理由的。據他的意見，社會的指導權和政治權力，應歸屬於這個結合。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與其批判，社會過程的本質及其動力的闡明，階級鬥爭的問題及其他等等聖西門的這些命題，都爲馬克斯所利用，後來由馬克斯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加以改造。

發展他的學說——這學說以聖西門主義之名見知——的後繼者，更進其師一步，作爲社會主義者空想主義者而實際行動。聖西門的弟子安芳丹(Enfantin)(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巴查爾(Bazard)(一七九一年至一八三二年)，在他們合著的「聖西門學

說詮釋」(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de Saint-Simons)上，力說這樣的思想：卽生產須從支配人類的事改造爲支配一般幸福卽物質的事。

『萬物聯合——這是我們的未來。一切的人，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就是將取獨佔與門閥權利而代之的新權利。』人類原不應榨取他人。人應相互結合，開發(榨取)他們勢力範圍下的整個世界。聖西門主義者提倡社會慾望之正確計算及生產之有計劃的組織，以防制社會上生產之無限制無政府狀態，工業恐慌及生產品之不足等等。以中央集權化的權力，鞏固的指導，統制生產；以統一的力量開發外界的自然富源，而來徹底廢除人對人的榨取。

聖西門主義，擬由『愛之崇拜』的新宣言和組織特別的宗教團體，來實現向這種生產共同社會的轉變。

『聖西門主義，發生於和工業銀行業之發達有密切關係的智識份子之間。這主義給予將來的社會主義以很多新鮮的材料。但是，出乎這知識層的視線以外，將勤勞階級視爲歷史的積極力量而不視爲苦痛的被榨取大眾的這事，却不曾做到。所以這學說是帶着

和平的性質，而其觀念論與神祕主義（神權，通過僧侶的上帝之支配人類），也無號召大的能力。」

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一七七二年至一八三七年），也同樣對資本主義制度作過透徹的批判。據傅立葉的意見，社會弊害的根源，在缺乏勞動之統一的組織。生產力的分散性，會引起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及一部份人（如醫生，律師等）乘危致富的那種不自然的狀態。多數的力量，為生產的無組織和無政府狀態所浪費。寄食之輩，充斥社會。傅立葉分寄食者為家庭的和社會的兩種。他所視為家庭的寄食者是婦孺的大部份，她們如果作工，定能為社會謀利。社會的寄食者，是軍人，官吏，大部份的商人，僕婢及失業者等。

當解決社會問題時，傅立葉比聖西門更接近於倭文的立場。他幻想聯合一千五百乃至二千人，組織很多的共產團體（Phalange）。這團體中有各種各類的勞動者加入，其內部再組織很多的團體。團體重要的基礎是農業，正如倭文的公社。團體有寄宿舍『共產公寓』（Phalanstère）。組成類似大合作社或同業組合的東西；加入這裏面的人，須

各獻其技能知識或投資。參加這團體的一切人，分爲各個團體。那時，勞働可得到全生產物的十二分之五，資本得十二分之四，技術得十二分之三。

聖西門，傅立葉以及他們後繼者的學說，都帶純粹空想的性質。他們的意義在對資本主義制度作痛烈的批判，而這爲馬克斯主義掃清一條大路。他們那解決社會弊害問題的學說，聲譽遠播，及於全歐。這兩種學說的許多後繼者，作爲聖西門主義者或傅立葉主義者，形成一個學派，而各自更詳細的深研其師祖的基本思想。

勃蘭開與勃蘭開主義

法蘭西勞働者與小資產階級中極貧窮的英雄的鬥爭，生出當時最偉大的革命導師，十九世紀巴黎各次暴動的積極參加者勃蘭開 (August Blanqui) (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他一生七十五年，有三十年是在監牢中過活。勃蘭開曾被判決兩次死刑。勃蘭開在里昂暴動的影響下，主張『貧民』與『吮吸貧民膏脂之富人』鬥爭。及與巴倍夫之戰友的年邁的波拿洛蒂交善，他又變成巴倍夫主義的追隨者。一八三七年，他特別在

工場及作坊的工人間，組織「季節社」的祕密團體。這團體以準備革命並作徹底的社會改革爲任務。參加該團體的有千餘人，但與大衆的聯絡較差。所以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該團員在巴黎舉事未取權力時，奪得誰人的援助，致功敗垂成。勃蘭開和暴動的指導者，均遭逮捕。

勃蘭開是共產主義者，而在社會革命中尋出資本主義制度之矛盾與不均衡的出路。據他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是作爲這樣的結果而出現的，即以無產的少數者爲代表的勞動者之直接獲取政權的結果。向新制度的推移，只有走獲取政權的革命鬥爭這條路才能得到。

革命政府應無產勞動者，組織革命軍軍隊代替常備軍，而以無產階級的自衛軍，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並封閉所有資產產階級報紙，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普及；掃蕩僧道，沒收教會及宗教團體的一切財產，罷免一切高級中級的官吏，設立直接累進稅。爲作產業統制，組織特別委員會，監督產業家，不使其停止生產。

在勃蘭開看來，新興權力最初應預慮的事業，即在組織羣衆勢力，用種種可能的手

段增進民衆要求平等的熱情，並乘民氣沸騰的瞬間，肅清那些尚未剷盡的仇敵。

社會革命，據勃蘭開的見解，不是大衆勞動運動發展的結果，而是在那獲得權力的最積極的革命家團體的提攜下展開的。這團體起先是因爲現存反動者的陰謀，其次是由於壓迫，才來拉攏勞動大衆，到自己的同一戰線上。因爲以軍人和學生，爲其一切活動的中心，勃蘭開沒有顧慮到這樣的事情，卽沒有大衆或大衆勞動運動爲基礎的革命，不但脆弱而無持久之力，且易爲反動勢力所乘。勃蘭開對大衆勞動運動作用的這樣過低估計，也就是勃蘭開主義不能組織並領導這個運動的根本原因；雖然六〇年代末，革命情勢仍日見高漲。

勃蘭開主義，到最後仍不是廣泛的大衆運動，而不過是零碎的團體；雖說手工業者及勞動者中個人的擁護者，尙不在少數。

勃蘭開把歷史上思想的及個人的作用，看得過重。脫離大衆運動的行動戰術，政治情勢與相互勢力關係的計算之缺乏，以廣大勞動階級羣衆爲基礎的實力作用之忽視，實際上不使無產階級活動並使其失却奪取資本主義社會政權的機會，而過於重視革命智識

階級等等，也可由此證明。

但勃蘭開主義的許多命題——如無產階級獲取政權，×××革命之歷史的必然性與義務，革命的少數者之任務等等——却為馬克思主義的戰略中所採用。馬克思論及勃蘭開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任務，稱他為「勤勞階級唯一真實的指導者」，并非無理。

路易勃蘭

和小資產階級運動交織的工場及手工業勤勞大眾的運動，成為空想社會主義之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一八三九年暴動約一年後，路易勃蘭(Louis Blanc)(一八一一年至一八八一年)的著作「勞働之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在法蘭西出版。路易勃蘭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家同樣，批判個人主義的經濟體制。在這體制下，競爭引起資本家間的鬥爭，齋來勞働大眾之最激烈的榨取，勞働大眾的墮落，犯罪，以及文化的破滅等等。社會上欲脫離這種狀態，只有一途。那就是勞働之有計劃的組織。能自行完成這種組織的是國家。而這國家是「民衆」本身通過其代表來支配的一種民主主義的國

家。所以『民衆』必須取得國家權力，即取得這個『有組織的權力』。這種『民衆』國家，須是『生產的最高管理者』。站在工友制的原則上，組織『公共工場』，即工業上或農業上的組合。誰要作工，誰都有『勞動的權利』。這種集團的經營，因為有強力的國家組織爲後盾，所以資本家的經營無法和這些集團的經營競爭。這樣，『競爭既被打破』，平和的社會變革亦可實現。路易勃蘭是反對用革命的手段來奪取政權的。

『社會革命』，他寫道：『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作，因爲和平的方法，反較容易。這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勞資者與資產階級的和平妥協之道。』據路易勃蘭的意見，要組織民主主義國家的政府，只須用普選就很充分。

路易勃蘭對於在勞働大眾間普及社會主義思想上，是很盡力的。

E·加貝

在普及社會主義思想于勤勞大眾間的這點上，有更大意義的，是法蘭西空想社會主義者厄度·加貝(Etienne Cabet)(一七七八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共產主義小說「伊加利

亞旅行記」(Voyage en Iran)。讀過這空想小說的幾千人，都成了加貝的信徒。他在那篇小說裏，用很生動的筆調描寫着自己理想的共產主義國家，伊加利亞之幸福的生活。那裏沒有私有財產，政府以國民的大多數為基礎，規定伊加利亞人的生活以至於細微末節。各人向共同團體領取衣食居住。飲食的時間，進食的菜單，以至談笑唱歌的時間，都有嚴格的規定。但加貝也認為能達到共產主義的，唯有由和平的方法。「假使我抓住了革命，」加貝這樣寫道：「除非是迫我於死地，我決不放手。」馬恩在加貝主要囑望勞動者自身來實現共產主義的這點上，承認他「對勤勞階級作了不可估計的貢獻」。但馬恩認為「他所計劃的移民之實行，對共產主義的原理，是最大的障礙」。他們寫道：無論何國「若民衆被最可恥的方法所壓迫榨取，則為真理正義而戰的戰士，無論是誰……為樹立新社會組織的基礎起見……也不能留在那樣的國家內。」馬恩像預言家一般，預言過加貝理想的計劃之失敗：「因為是用數千百人來作的……所以不能避免殖民地 and 共同體上的衝突軋轢，……不經過民主主義的過渡期而實行財產的共有，是不可能的。」

德薩米

加貝的空想的思想，充滿宗教的精神和基督教的傷感主義。加貝爲實現他的理想，擬學聖西門傅立葉等利用宗教。和這類意見相反的，有德薩米 (Theodore) (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五〇年)，他是法蘭西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秘密團體「季節社」的團員。德薩米和加貝不同，他是作爲無神論者唯物論者而行動的。一八四二年他寫作勞動者間宣傳用的「共有財產制度統制法典」一書出版。在這著作上，和德薩米其他的著作一樣，否認資本在新社會組織上的種種積極的任務，並且申述反動的社會組織與革命的社會的思想。德薩米採用階級的見地。他把精神生活當作不過是物質生活的鏡子。原子和運動，組織一切。他代 Phalanstère 而採用「公盟宮殿」，沒收土地及生產手段，人人參加勞動，平均分配工業以廢除城市與農村的差別，實行社會供給，職業教育（工業上及農業上的），廢止強迫結婚。各個平等的自治共同體的聯合——以上所述，就是德薩米所描寫的未來社會之基本特徵。

空想社會主義的謬誤

社會矛盾加深，貧苦愈甚，而在屢次起伏的恐慌中激盪的失業業者，在勞働大眾間，造成利於擴張社會主義思想的地盤。

這些思想主張者的一部，如傳立葉，加貝等，當描寫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制度時，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有即時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他們以爲新社會的創立，繫於他們的思想及個人的意思，因此否定作爲現存諸關係之變革手段的革命。

至如路易勃蘭及其信徒等等的人，則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者。他們不明瞭革命的階級性質，所以希望得到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援助，來實行根本的社會改良。

最後，作成第三種——少數的——團體的，是勃蘭開指導的革命家共產主義者。勃蘭開很了解決奪取政權這事的不可少。不過他認爲那縱不以大眾爲基礎也有可能，這是謬誤的。

所以，這些理論在任何程度上都是空想的。

重要事件年表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前半葉。

英·吉·利·勤·勞·階·級·之·無·組·織·的·鬥·爭·及·其·與·先·進·資·產·階·級·的·妥

協。

一七六九年。破壞機器者之治死刑法。

一七八九年及一八〇〇年。禁止組合及罷工法。

一八一四年。穀律。

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

一八一九年。曼徹斯特示威運動參加者之殺戮。

一八二四年。勞動組合禁止法之撤廢。

一八三二年。議會之改革。

一八三三年。限制兒童及少年勞動之法律與設立工場監督之法律。

一八三四年。勞役場法。

三〇年代之後半——四〇年代 英·吉·利·之·憲·章·運·動。

一八三六年。 倫敦勞動者協會之設立。

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 工業恐慌。

一八三八年。 第一次請願書之提出與國民議會之選出。

一八三九年。 第一次請願書之拒絕。國民議會之解散。

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二年。 工業恐慌。

一八四一年。 國民憲章協會之創立。

一八四二年。 第二次請願書之提出與駁回。

一八四四年。 英吉利最初的組合之成立。

一八四七年。 十小時勞動法之採用。

一八四七年——一八四八年。 工業恐慌。

一八四八年。 第三次請願書之提出與駁回。

一八一四年——一八四八年二月。 波·旁·王·朝·之·復·興。法·蘭·西·七·月·王·政·與·勞·動·者·運·動·之·發·達。

一八一五年——一八三〇年。 王政復古。

一八三〇年。 七月革命。

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 七月王政。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 里昂第一次暴動。

一八三四年。 絲織品業之恐慌與組合禁止法。

一八三四年。 四月里昂第二次暴動。

練習題

一、開始用機器後的十年內，英吉利勞動者何故把機器當作自己的主要仇敵？

二、英吉利的資產階級何故作改革議案的鬥爭？

三、勞役場法的頒佈，用什麼可以說明？

四、倭文學說的積極方面在那一點？

五、憲章運動的原因何在？

- 六、憲章黨左右派對於運動的綱領及戰略問題上有何差別？
- 七、憲章主義的失敗，可以什麼說明？
- 八、王政復古期握得法國西權力的是那一階級？那些階級間有如何的矛盾？
- 九、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徵何在？並可用什麼說明？
- 十、勃蘭開怎樣去看資產階級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推移？他的謬誤在什麼地方？

自習題

- 一、比較第一次及第二次的請願書（福里德連德及司魯茲基之論文選集，第五章，歷史文件十一及十五），作兩者基本要求之大綱，並說明內容的不同。
- 二、根據福里德連德及司魯茲基的論文選集，第五章，歷史文件之二十三，作一憲章運動的圖表，表示工資的動搖。

三、根據前述論文集第六章B部（路易勃蘭）及G部（共產主義者，革命家）之歷史文件，比較社會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與革命家——共產主義者的學說。並作關於以下各點的圖表：（A）對政權與國家的態度。（B）目的與

方法。(C)鬥爭方法。(D)他們的種種謬誤。

參考書目

一·歷史文件

福里德連及B·司爾茲基合著：『西歐革命運動史』(一七八九——一九一四)，論文選集，國立出版所，第五版，莫斯科，一九二八年。

——關於本章，可參閱以下各章：第五章『憲章運動』，第六章『法蘭西一八八四年之革命』(歷史文件——計十六號)。

二·參考書

N·M·魯金(安特諾夫)：『最新西歐史』第一部，國立出版所，第二版，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關於本章，可參閱第六章，六十三、六十四節；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福里德連：『西歐史』，第一部，『普羅列塔利』社第二版，一九二八年，第九講，『王政復古期』(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第十講，『十九世紀前中期的英吉利』，第十一講，『法蘭西之社會經濟的特徵』(一八三〇

1年至一八四八年)。

洛特休丹：『英吉利勞動運動史概論』，國立出版社，第二版，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參閱第一章部『憲章運動』(五章至八三頁)。

哥列夫：『社會主義史』，第一卷。『莫斯科』社版，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參閱九七至一一七頁(羅伯倭温，聖西門，傅立葉)。

恩格斯：『英吉利勞動階級的狀態』。有科斯敏斯基教授之序文。馬恩研究所。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九年。——馬恩全集第三卷，一九二九年，滿載豐富歷史文件的重要著作。

恩格斯：『從空想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馬恩研究所(馬克斯主義者文庫，第二冊)第二版，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八年。

——本書指出空想學說的確適的特徵。

莫諾索夫：『里昂勞動者之兩次暴動』，國立出版社。

——暴動事件之通俗解說。

狄更司：『冬比及其子』(小說)，同氏：『鍛練時代』(小說) (英吉利著名作家之兩篇小說，由小資產階級之手工業者，地，描寫企業家對勞動者的態度。) 葛俄，『被擯棄的人們』(二〇——三〇年代之法蘭西)。巴爾扎克：『尤璽·格蘭第』，『哥利俄師父』，『失去的幻影』(描寫資產階級法蘭西的著名法蘭西作家的小說)。貝爾捷：『歌集』(這「民衆詩人」——貝爾捷自稱——的詩中，可看到十九世紀二〇——四〇年代法蘭西生活之社會動因的廣泛反映。) 佛巴：『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俄羅斯一地主在巴黎的家庭。)

四·戲劇作品

特勒爾：『機器之蜂起』(十九世紀初頭英吉利勤勞階級對機器的鬥爭時代)。

第四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的兩大勢力

本章分爲以下三節：（一）法蘭西二月革命，（二）德意志革命，（三）意大利革命。這幾次革命的根本差別，是由於發生革命的各國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規定的。

勤勞大眾到二月革命時，才對資產階級後宣言其政治的社會的要求。一八四八年革命，發生「兩階級間最初偉大的鬭爭」（馬氏）。

研究二月革命，應明白以下各點：

- （一） 二月革命時，一方面勤勞大眾，他方面，資產階級盡了如何任務？他們對二月革命的見解怎樣不同？在革命中追求怎樣不同的目的？
- （二） 資產階級對勤勞大眾的要求取怎樣態度？和怎樣的戰略？
- （三） 資產階級和勤勞大眾間之暗鬭，如何并分故轉成公開的階級鬭爭？
- （四） 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鬥爭上，處了怎樣的立場？

(五) 勤勞大眾的失敗，原因何在？

經濟方面比較法蘭西顯著落後的德意志，在革命鬥爭上盡過非常堅決的任務是勤勞大眾，他們在大眾中爲布爾喬亞的口號而鬥爭

研究這節時，須答覆以下各問題：

(一) 怎樣的階級矛盾爆發革命？

(二) 革命在所謂階級的目的的那點上，表示了怎樣的性質？

(三) 在革命過程上，布爾喬亞和勤勞大眾間，表現出怎樣的矛盾？

(四) 革命爲什麼失敗？

研究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之際，同時須說明這樣的問題：這幾次革命，對於其後勤勞大眾對布爾喬亞的鬥爭，有怎樣的意義？

最後，在比德意志經濟更落後的意大利，極少數的勤勞大眾只不過擁護革命運動而已。革命指導者的任務是屬於小布爾喬亞。

研究本節之際應闡明以下各點：

(二) 意大利的自由主義民族運動，是由什麼引起的？

(二) 一方面商業產業布爾喬亞，他方面小布爾喬亞，在革命之中追求着怎樣的目的？

(三) 怎樣的原因，成了革命失敗的條件？

一 二月革命

革命之社會濟經及政治的諸前提

對法蘭西七月王政的叛亂，不僅起於勤勞大眾之間。金融貴族的支配，使布爾喬亞一切殘餘階層間，益增憤懣，他們曾因高額選舉資格的結果。被拒絕參加政治生活。

這些憤懣者，要求變更選舉法。這要求是發自布爾喬亞之各種社會級的，所以各有不同。立法會議上代表少數派的大工業布爾喬亞，結成所謂「公式的反對派」。他們雖受到金融布爾喬亞掠奪法蘭西的那制度的餘唾，但「這制度的本身——用馬氏的話說——是瀕於危殆，而有害於工商業，農業，海運業等的利益。及產業布爾喬亞的利益」

的。『公式反對派』據與路易腓力的王政妥協，惡求略減選舉資格，希望減低選舉資格後，可握得權力。中產者主張共和國，推翻七月王政，但截然反對一切的社會改良。

共和論者民主也者，是布爾喬亞反對派的極大左翼。這是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的一羣，他們的要求和共產主義截然不同。沒團體的指導者，後（一八四八年）爲大臣的 Ledru-Rollin (1807—1874) 寫道：『我不是 X ；主義者，是深惡共產主義者的人』。共和論者民主主義者等，都擁護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他們要求改善下層階級狀態的社會改良。但那是在這樣牢不可拔的條件之下來改革的：即不觸及神聖的和有財產權及『一切道德的基礎』。

一八三九年運動失敗後，陰謀暴動和恐怖手段，都告停止。因指導被捕，工業無產階級和手工業無產階級之最急進的部份，失去頭腦。反對布爾喬亞的一派，勢力全無。『秩序永久安定』——二月革命的兩年前 Francois Guizot 這樣說。『支配法蘭西的，是極平隱的，陰沈的凍冽的矇矓的世界。降雪的多夜，一切靜寂。聽得見的，只是單調的落雪的聲音。那雪一寸兩寸地積滿首都』，當時居在法蘭西的德意志詩人海涅這樣

寫着。

這『凜寒的矇矓的世界』，如揭穿一看，那下面却有種新的革命勢力，成熟於勞働大衆之間。路易勃蘭和上貞的思想，日見擴張。鬱積的憤怒，時向外部爆發，成爲對路易非力的新的反抗。所以要推翻七月王政，只須有若干外部的攻擊，即甚充分。一八四五年，荒作大起。翌年，城市貧民唯一食品的马鈴薯，復因虫害而毫無收成，法蘭西各地，均告飢饉，農民時起暴動。政府對此，應以懲辦貧民之舉。一八四七年，全歐發生工業恐慌，這又與勤勞者以種種慘酷的打擊。恐慌對工業布爾喬亞的影響也很大。因此，金融貴族的專制主義，他們看來，是忍無可忍了。下層貧民的運動，加強工業布爾喬亞的勇氣，因爲他們可以利用這來威嚇政府。但他們本身却怕這運動會轉變成革命。因此，他們開始堅決要求擴張選舉權，避免革命。Gizot 對這些要求答覆道：『給我們賺錢，作工，納稅，這樣你們就會成有權者了。』政府的頑強，使議會內的反對派注意到國內的支持者了。

反對派的因爲要轉變方向，選了於反對有利的形態，即宴會。公開這宴會之署名的

午餐會，在午餐時作政治演說。因為署名的代價很高（達十佛朗）。宴會上都倒選出合於工業布爾喬亞之需要的人員來參加。但對於『國內』——即勞動者或收入最少的小布爾喬亞大眾，宴會上却提議作和平的示威運動，目的在給以極大的壓力。反對派既不欲革命，亦不希望共和制。他們僅鼓吹改革選舉大眾。革命的情緒，愈見緊張。路易腓力的女婿，比利時王在革命日益緊迫之日這樣寫道：『我的岳父，不久恐怕要像查里第十般的被趕走吧！』但國王及大臣等，仍舊反對一切的改革。

二月革命

在這樣的情勢裏，法蘭西走入一八四八年的二月。二月二十二日。是在巴黎開宴會之日。同時是勞動者及學生等，龍大羣衆舉行示威運動之日。政府禁止宴會。抗拒禁令。舉行宴會，這事意即漸向革命接近。于是希爾喬亞退却。宴會發起人如魯德律·羅蘭，路易勃蘭等，對巴黎市民提出要自制他們的行動。宴會不曾開成。但勞動者工匠等羣衆，從二月十一日早晨起，已開始盪蕩街頭。站在這羣衆前頭的，是一羣學生。這羣

大的衆羣示威運動，一面高呼『打倒 GIGNOT 改革萬歲』！一面向巴黎中央推進。繼與政府軍開始衝突，參加示威運動的羣衆，不得不逃入附近商店，準備對抗。到傍晚時，郊外工人區已築起防壘。翌晨復與軍警開始衝突，政府爲自衛起見，召集由大中布爾喬亞組成的民軍。但民軍拒絕參加彈壓運略之舉。其若干部份，竟響應叛亂。他們認定叛亂的終極目的是改革選舉和驅逐 GIGNOT 內閣。路易腓力決將 GIGNOT 免職。消息傳至全市，鬥爭卽告終止。至晚，燈火輝煌的巴黎街頭頭巷尾，有勞動者的和平集團，唱着馬賽雷茲歌。從四郊各區成羣結隊而來。某公署有一分隊護兵，攔阻羣衆前進。當與分隊長交涉時，不知何人突然放槍。該分隊卽一齊向羣衆報以射擊。死傷極衆。這是鬥爭再起的信號。死者狼積，警鐘亂鳴，喊聲震耳火炬燭天。無數的行列高呼『採用共和！懲辦元兇！』遊行巴黎通衢，以至更深。天尚未明，全市全築起防塞，街角巷隅時有血刃肉薄的衝突。革命的羣衆，一步步進攻，逼近曲列里宮。國王不及將裝，倉皇越後后庭園逃遁。人民佔領皇宮。××在巴士提獄的廣場上，於羣衆嘲笑歡呼聲中燒去。於是，和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一樣，布爾喬亞又急急去奪取勝利的結果供自己的利用了。

臨時政府

在革命的勤勞大眾壓迫下，國王不得已宣告退位。臨時政府成立。從勞動中參加的，共代表二人——路易勃蘭和機器匠的阿爾伯。這樣，實際的勝利者在政府內只得兩個椅席（十一個中）。這就是二月革命時布爾喬亞對勤勞者最初的欺瞞。在這以後，欺騙之舉，綿延不絕。

臨時政府的大多數雖屬工業布爾衆亞，但因勤勞大眾鼓噪着提出他們的要求，遂不得不採取妥協和討價還價的政策。這要在臨時政府上會盡指導的任務的。是小布爾喬亞及商店主人並一部份職工之領導者魯德律·羅蘭，和更右翼而立場近似羅蘭的詩人拉瑪奇奴（Lamartine, 1790—1869）。他們兩人當勞資作決定的鬥爭時，都站在資本的方面。

兩大階層之暗鬥

巴黎的真正主人公。是擁護北和的勤勞者，他們曾用武裝的護兵佔領臨時政府的地（市政廳）。他們期待臨時政府之宣布共和。但政府屢作遁辭以爲隱蔽，而謂「總之是要採取共和主義統治形態」的。巴黎勤勞大眾指導者之一，勞働者派代表之領袖的拉佩尤。代表勤勞大眾命令臨時政府宣布共和。「如兩小時內不實行」，拉佩尤這樣宣言道：「我就回去站在二十萬羣衆的先頭。」「未經過兩小時的期限」，卡馬氏說：「巴黎的遍處牆壁上，早已燦爛地耀着那歷史的偉大的字句：「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立於普選權上的共和國，宣布成立。可是發生了這樣的問題：那是怎樣的共和國？是布爾喬亞的共和國——作爲權力之由金融貴族推移到更廣泛的布爾喬亞集團而表現的共和國呢？還是如巴黎勞働者所要求的「社會」共和國——社會制度隨之變革的共和國呢？宣布共和國的同日，工廠區和貧民街住民的勞働者，揮着紅旗，戴着紅邊的帽子，繡湧到政府，要求將三色旗改爲社會共和國表幟的紅旗。臨時政府對於採用塞壘上所用的旗幟，很明白其意義的所在。後來拉瑪奇奴說：「這就是勤勞大眾對布爾喬亞的

公然的鬥爭。」而他爲勸解目前的勞働者，力揮詩人的雄辯，叫他們仍舊保存三色旗。「作爲鳳謝最近人民革命行爲的紀念」，終于這旗杆上加上紅蓋徽徽章。

所謂共和國的「社會的方面」，是在怎樣的一點呢？在市政廳前，勞働者幾次舉行示威運動。參加那運動的一位青年勞働的動者馬休，跑進市政廳內喊道：「市民們，即刻宣布勞働的權利吧！這是國民的意志，我們都在矧望！」「不要再多說了！」——他這樣怒斥拉瑪奇奴的反駁。政府不得不給全市民以工作，宣稱立即組織國立工場(Official work-shop)。

二月二十八日，勞働者再現於街頭。他們的旗幟，有這樣的要求：「撤廢勞働部！取消十小時勞働！廢除人對人的榨取！」設立「政府勞働委員會」代替勞働部。這就政府方面的話來看，可知政府在最重要的勞働問題上竟至讓步者，也只是因爲勤勞大衆的勢力高漲的原故。但政府很巧妙地利用這次的讓步，準備起勤勞大衆的失敗。「政府勞働委員會」主席，是路易勃蘭和阿伯爾。這會因爲設於魯森堡(Luxembourg)宮，亦名盧森堡委員會。「和一切通解的國家權力不同」，卡馬氏說：「在其權限之下，既無預

算也無執行權力。那是用頭來推翻布爾喬亞社會基礎的。』盧森堡委員會的命運，是作着無效果的活動。委員會的創設，實際上臨時政府就決定不要勞動者方面的代表。最後，委員會的存在僅不過向勞動者放出些空頭支票，減低他們活動的能力。

特為向勞動者證明路星勃蘭思想之愚妄而設的國立工場，也是對勤勞大眾的苦肉政策。一八四七年的工業恐慌，因受革命的影響而益烈。法蘭西全國，失業者激增；一八四八年，僅在巴黎，投出街頭的勞動者，數在二十萬。失業者成羣的從四面八方湧進國立工場——卡爾馬克斯所謂的「露天的英吉利勞役場」。『國立工場的主任，是最狂暴的一位反動家，公共事業部長的馬利(Marie)。里昂，馬賽，南特，魯安等處，設有同樣的工場。各種職業的勞動者，一僅得二佛朗，在那裏作着辛若而非生產的土木工程。但工作並不是一切人都有得做。所以勞動日數每週限制各人兩日，而當工作完畢時，則各付以一佛朗。隨着一般的金融恐慌，以及小布爾喬亞激劇的沒落，耗損經費的國立工場，遇着激烈的反對。

『國家的勞動年金——這就是社會主義』。小布爾喬亞這樣表示其對國立工場的憤

慨；這樣馬克斯說。農民也說政府增加他們的稅收維持寄生者——他們這樣稱呼國立工場的勞動者——的生活，羣起叛亂。事實上，政府為維持國立工場，曾直接在國稅每一佛朗上徵收四十五丁生（二丁生等於〇・〇一法朗）的附加稅，代替對銀行家，工業家及投機家等等的稅收。這捐稅成了。農民的主要負擔。勞動者將奪取農民土地的謠傳，很久以前即已散佈於農民之間。於是農民將勤勞大眾視如仇讎，謂國立工場為懶墮者的避難所。這樣，勤勞大眾就離開其他一切階級陷於孤立。

臨時政府對此尚不滿足。政府更擬分裂勤勞大眾，使其相互對立。為此，國立工場中結成軍事組織。「政府相信這些國立工場裏能編成和勞動者自身對立的第二勞動軍。這次布爾喬亞對於「國立工場」却看錯了。——他們在那裏組織了的。」但反之，布爾喬亞在這方面成功了另一企圖。他們組織遊擊隊——或「動員」隊，這武裝團體共二十四大隊，約「二萬人」，是十五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志願加入者日給一佛朗半。加入這部隊中的，多出身卑賤暴戾無行的浮浪之徒。做各隊官長者，是布爾喬亞的代表青年。

由這種種的欺騙，臨時政府卒使勤勞大眾陷於孤立，而得鞏固布爾喬亞共和國的實力。指定四月九日憲法會議選舉的臨時政府之公示，就是鑑於農民的不滿而發的。各地選舉反革命家的這種情勢，已見顯明。結合同一信仰之人而成的巴黎許多總會（數在二百以上），命革的指導者，勞働者大眾及小布爾喬亞等，要求將憲法會議的選舉延期，將『能教導農民的市民』遣赴各地。支持這要求的，是二月革命時出獄的勃蘭開。

三月十七日，勃蘭開聯合革命勞働者總會的指導者等，及要求選舉延期撤退巴黎駐軍的二十萬參加者，舉行示威運動。這次示威的結果，始非勃蘭開預料所及。在其前夜，布爾喬亞的國民自衛軍，起來示威，反對臨時政府。他們高呼『打倒××主義者！殺死魯德律·羅蘭！』要求臨時政府趕出左翼份子。因此，三月十七日示威運動所預定的性質，全盤變化。原為反對臨時政府的行動，現在是成爲擁護臨時政府的行動。『魯德律·羅蘭萬歲！臨時政府萬歲！』這呼聲從示威運動的羣衆中震天價響的喊出。勃蘭開想轉換這種狀態，在對政府人員所作的激烈演說中，要求改期選舉，確實立即施行社會改良。但這毫不濟事。首先要臨時政府內得到平和的路易勃蘭就反對勃蘭開。示威運

動的情勢，於此完全破壞，其結果不過更鞏固了握到憲法會議權力的臨時政府的地位。選舉僅延長兩週間。政府祕密開駐大軍到巴黎。

憲法會議

五月四日，立法國民議會開會九百名議員中，約七百名是巴爾喬亞共和國的擁護者，二百多名是王政的主張者。社會主義者改變為共和主義者，只選出數十名。

純粹民衆出身的人，不曾做到議員。被選的，只是些「縉紳」。據當時寄居巴黎的俄羅斯作家赫爾憎(Herzen)說，這時縉紳常「用商人的量尺和雜貨店的桿秤」來裁定法蘭西的命運。臨時政府自是御去全權，選出執行委員會。但這執行委員會中，已不復見路易勃蘭及阿爾伯等在內。二月革命的社會的幻夢，遂告終結。覺到對自己欺騙，但已太遲的巴黎勤勞大眾，遂自然發動的厥起，求社會共和國之實現。

兩大階層間的明爭

五月十五日，羣衆狂潮般的湧到立法議會會廳之前，用那被自己的代表所欺騙的國民的名義，宣布解散立法會議。當場成立新的臨時政府，這政府以得勤勞大衆人望的代表佔主勢。但在尙未決定是否在市政廳公布新政府成立之時，已有一部國民自衛軍及動員隊出現，開始緝捕叛徒。叛亂的指導人如勃蘭開；拉佩龍，阿爾伯等遭逮捕，革命的總會被查封。盧森堡委員會被解散。對勤勞者所作的一切讓步，至此作廢。五月十五日，勤勞大衆因其首領被捕，作鳥獸散。

六月革命

五月十五日，已明示出那一方的力量較佔優勢。布爾喬亞無需再向勤勞者用計了。反之，立法會議的多數，爲欲給勤勞大衆以最後的致命的一擊，把勤勞大衆愉快的誘導去作新的暴動。作爲這種挑釁的手段，是封閉國立工場。十萬勤勞者，被拋出街頭。『剩給勤勞者的只是餓死或爲生存而鬥爭的兩種——此外是別無出路了。』——馬氏這樣說。六月二十二日傍晚，男女勤勞大衆，湧出巴黎街頭，高呼『麵包呢，餓死呢！』

自由呢！戰死呢！」甚激昂慷慨之情，誰也無法制止。一位將軍說：「我們想叫他們集合在他們的巢窩裏。然後我們再開隊伍去剿滅他們。這次是逃不出死了罷」。六月二十三日整日，以至二十四日夜間，勞働者聯同家小，在郊外市街及其鄰近的街頭，起築防壘。六月二十四日，卽布爾喬亞以爲運動已充分成熟之時，立法會議在巴黎宣布戒嚴，Cavaignac 將軍開始獨裁，命正式軍隊及國民自衛軍動員隊等等，向障礙物進攻。「慘不忍睹，喪盡天良」(Hezen 語)的屠殺之日，就此開始。經過三次革命的巴黎都未曾見過的那殘酷的屠殺，在街頭亘三晝夜。小巴爾喬亞學生以及距巴黎百哩之遙聞信驅至的農民，都幫同卡維涅克的軍隊，屠敵叛徒。既無指揮，又無正常組織，甚至缺乏兵器的勤勞大衆，抗拒三晝夜，卒以寡不敵衆，退出自己的街市，死守後方陸續築就的防壘，重行抵抗。但勞働者方面，仍一步一步退却。六月二十六日午後二時，叛徒最後的根據地——聖安特安那的街市陷落。於是開始審判。俘虜都被慘殺，暗地拋進陰溝，塞滿巴黎地下的溝道。被追至勞働者街市上的人，不論有無武器都被槍斃。是役死於戰場中者，不下一萬二千人；被捕者約一萬五千人，其中有五千人放至南非洲等炎熱污穢之地

作苦工。據英吉利報紙所載材料，被殺死的人數達五萬；被捕者達二萬五千。路易勃蘭寫道：「悲夫！當時死難的親戚以至友人，對那死者的慘死，連嘆惜一聲也都不敢。」赫爾喬也說道：「慘呵！對那瞬間敢怒而不敢言的人！」

「革命是以這歷史的慘案告終了。人數上得到壓倒勝利的小布爾喬亞，降成無政治權力的布爾喬亞的追隨者了。經過三年，凱撒的王政在法蘭西又特別以××的形態復活——如果有油沼，惡魔也會出現罷。只要有動搖的彷徨的怕革命發展的小布爾喬亞存在，卡維涅克的地位總很鞏固。」（藍寧）

六月彈壓的意義

勤勞大眾雖失敗，但六月暴動的意義很重大。馬氏說：「這是把近代社會分成二大階級間的最初的偉大的鬥爭。這次鬥爭，不使布爾喬亞制度存續，大會將其破壞。……這次的（勤勞大眾的）失敗，才對勤勞大眾顯示出這樣的真理：即在布爾喬亞共和國的範圍內，勤勞大眾欲作些許的改善，亦不過是一個空想！而這空想。只要去作鬥爭就可

實現。」

布爾喬亞促成的六月暴動，使勤勞大眾一敗塗地。「但勤勞大眾在偉大的全世界史酌鬥爭上，是完成了名譽的任務。不獨法蘭西，全歐羅蘭都六爲月地震而戰慄。」（卡馬氏）

亡命革命家之國際組織的倫敦民主主義者友愛團：在其告英吉利勞動者的檄文中說：「赤色共和國的仇敵。是全歐勤勞者的仇敵。僅將聖安特街的房屋拆毀，還不能說是勝利。這仇敵爲信念的，尚不限於巴黎。凡在有羣衆集合的一切場所，都滋生蔓長。無論是失敗一次以至五十次，總之這信念是不會阻止革命之發展的。」

布爾喬亞共和國之成立

交帶過勞動大眾及其指導者後，立法會議——赫爾喬說這是「商店主人內定的會議」——着手編制共和國的憲法。首先，憲法中，取消「社會的空想主義」，除去「勞動的權利。」規定勞動時間爲十二小時。加進普選權和布爾喬亞的「自由」。這些決不是

爲勞働者而設的。例如，要在巴黎創辦報紙，須預繳二萬四千法朗的保證金。勞働者的報紙；因爲無錢，不得不停辦。立法權由立法院（立法議會）訂立，議員共七百五十名，按憲法規定每三年選舉一次。因爲『赤色惡魔』的恐怖，立法議會加強其現爲大總統之執行權的意義和作用。大總統係由普選選出，而與立法議會分立。大總統每四年選舉一次；可以不得立法議會同意任免各部長，握有統帥軍隊支配官員的大權。這樣，廢除共和國完成王政復關的一切準備，已佈置妥當。當選爲第一任大總統的，是拿破崙一世之侄路易邦納帕提（Louis Bonaparte）。他據馬克斯說，是個『老奸巨滑』，據恩格斯說是『現世紀最顯著的獨裁者』。農民大部份投票選路易邦納帕提。他們不會忘記拿破崙一世保障他們由法蘭西大革命所得到的土地私有權的那事實。『拿破崙在農民的眼中，不僅是一個人類；並且是一個綱領；他們鳴鼓揚旗，高呼『取消捐稅，打倒資本家，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走向投票場。』（馬克斯）

布爾喬亞共和國與其瓦解

五月二十九日，立法議會開幕。議會上以王黨派佔多數。議員七百名中，王黨派佔四百五十名。但王黨派因其事分裂爲王朝派（正統派），奧列安王朝派（奧列安派），拿破崙派（邦納帕提派）的三派，致實力減弱。代表地主，金融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的這些派別，對共和制一致憎惡。他們在立法議會上結成一個『有組織的黨』，以與有相當勢力的左派（議員約二百名）鬥爭。這左派自稱『小岳黨』，儼然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家。但其陣線內所含的社會主義者爲數極少，大部份是由小資產階級的議員組成。因此『左派』要在立法議會上和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統一『秩序黨』抗爭，實毫無能擬。『小岳黨』擬採取武力手段實行暴動。他們非難政府，說政府違反議會的禁例出兵援助羅馬教皇鎮壓他國的叛亂。自六月事件彈壓得毫無氣力的巴黎勤勞階級——這時都禁若寒蟬。『小岳黨』遂被彈壓，一部份亡命國外，一部份交法庭懲判。

『小岳黨』運動的失敗，給與『秩序黨』以加強反動的口實。在保護『財產，家族，宗教，秩序』的名義下，『自由』竟被廢除；學校移歸教士統制，法蘭西各地，宣布戒嚴。一八五〇年五月，撤廢普通選舉權，僅承認在同一地方居住三年以上者有選舉權

。凡侮辱政府參加秘密結在者，均治罪，奪選舉權。有權者的人數，減少爲三百萬。用却爾的話說『卑賤的羣衆』，即出外謀生的勞動大衆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極端的指導者等，都沒有被選權。『秩序黨』大得勝利。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

路易邦納帕提常週旋於各種政治團體之間威嚇立法議會。有時亦應時勢之變化，在其前低聲下氣。有帝王野心的他，頗能鑑別自己敵人的弱點以及可以依賴的勢力。凡與他同感的野心家，都異以軍隊或官廳中的重職。軍隊和官僚都成了他的黨羽，農民也都一致對他擁護。終日期望再起的勤勞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一蹶不振了。因此。路易邦納帕提乃恢復普選權，引誘他們入彀。邦納帕提大總統的四年任期已滿。他想修改憲法，延長總統任期，但這企圖不成。立法會議多數反對憲法的修改。于是他決心實行非常手段 (Coup d'état)。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夜立法議會上最有聲勢之人，以及視爲最危險的勤勞階級和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突遭逮捕。巴黎軍事上最重要的地

點，都被大隊士兵佔領。翌日清晨，巴黎市民已見貼在各家牆上的大總統的宣言。宣言中布告變革的成功。立法議會在一「法蘭西國民的名義下」解散，恢復普選權的巴黎及其鄰近的十縣，均宣布戒嚴。

邦納帕提的理想是實現了。對邦納帕提所作的非常手段，確無一人反抗。少數共和主義的議員，對聖安特安那街的勞働者發生緊急動員的命令，但得到的答覆是：「我們要我們怎樣呢？你們不是在四八年六月奪去了我們的武器麼？」有一部份人想築壕備戰，即被砲彈擊散。各地微弱的反抗，也很快的平定。法蘭西全國所逮捕的人，數達五萬；其中一半放至南非洲（凱延奴）。一個月後邦納帕提恢復八年總統任期的憲法。這樣，權力悉歸其一人所有。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為 *Coup d'État* 一週年紀念日，他在這天自用拿破崙三世（稱拿破崙一世之末即帝位的兒子為拿破崙二世，）之名，命人民稱他為皇。在戒嚴令壓迫下所作的人民投票（*Referendum*），大多數（七百四十八萬一千票）承認帝制。這樣，在勤勞階級六月的暴動平定後，資產階級共和國，乃轉落為拿破崙三世的軍事的（凱撒的）王政。

布爾喬亞國民主義國家的成立

帝制雖奪去階級的政權，但這仍是爲了資產階級本身之階級支配的。在資產階級視爲必要者，首先是『資產階級的秩序』。能除去『赤色危險』者，只有強力的執行權力。因爲如此，資產階級擺脫政治權力的這事，才更能自由的壓迫殘餘的其他階級。資產階級共和國家的資的階級之政治支配，是使這壓迫更加公開。資產階級，用卡爾的話說，『是沒有穩在帝位後的可能，而必須直接和被壓迫層對峙的。』法蘭西的資產階級，想作這種鬥爭，還感到自己而薄弱。所以這時帝國就作爲『危險較少的階級支配之形態』（卡爾）而爲資產階級所用。而事實上，法蘭西資產階級的經濟長成，實發端於第二帝國時代。

所以，拿破崙三世的帝國就是資產階級國民主義的王政。這帝國是由民主主義的外表，揜蔽了資產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經濟支配。

二月革命的諸階段

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革命，是一個回轉。這次革命是從金融貴族的七月王政，達到拿破崙三世的資產階級國民主義的王政。這中間看到三個主要的階段。即第一階段——一八四八年二月至同年五月四日——爲臨時政府時期，勤勞者與資本家間暗鬥的時期；布爾喬亞共和國受勤勞階級的壓迫，不得不採取社會共和國的諸要素（「勞動權利，國立工場，盧森堡委員會」到本身之內。第二階段——自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迄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是憲法會議與資產階級共和國鞏固政權的時期。這階段的第一期，是勤勞階級與以反動的憲法會議爲地盤的資產階級間公開鬥爭的時期，這時期以勤勞階級六月之彈壓而告終。這階段的第二期，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完成，已看到執行權與立法的衝突。第三階段——自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與立法會議的時代。當這時期之初，是小資產階級崩潰。其後，王黨派在立法會議中佔多數。資產階級共和國漸次衰退。後因無法調動勤勞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大眾作

自己的奧援，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舞台上遂不復見其蹤跡。

卡馬氏論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一八四八年後已經過八十年以上的歲月。但如卡馬氏在其二大著作『法蘭西的階級鬭爭』(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和『路易邦納帕提之霧月十八日』(Der Dichtzo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上所作的關於一八四八年法蘭西革命時諸階級之關係及鬭爭的那樣深刻而全面的分析的研究，至今尙不一見。卡爾在這兩部著作上，逐步探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鬭爭之跡。說明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鬭爭上的任務，研究無產階級失敗的原因，指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如何轉變為拿破崙三世的王政。法蘭西革命上無產者的失敗，在他看來，確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槍殺勞動者的六月事件後，他在『新萊因報』上所作的論文，對資產階級含着如漸如沸的憤怒。他寫道：『巴黎的勞動者是被他們敵人的強大勢力壓服了，但並沒有絕滅。他們是粉碎了，但他們的敵人也未失敗了。野蠻暴力之瞬間的勝利，壞壞了二月革命的一切欺騙和幻影，使一切陳腐的共

和主義諸黨崩潰，並將法蘭西兩國民分裂為兩大部份——有產者的國民與無產的國民。『資產階級的全體，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勞動家等等，結合成資本主義世界來反對無產大衆。勞働者自二月革命後在革命的社會主義——××主義的周圍，也更加團結得堅密了。』

『這種社會主義是不斷的革命宣言，就是勤勞大衆之階級鬭爭的宣言，這鬭爭是一種必不可缺的改革點，當取消階級的一般差別，廢除在這差別上的全生產關係，改革適應這種生產關係的全社會關係，以至變更由這種社會關係而發生的全思想界等等之時。』

『(卡爾)』

卡爾指出農民在無產大衆對資產者鬭爭上作爲小土地所有者的反對革命的任務後，復論及農民在無產大衆革上的意義，作着當時值得注目的預言：『對拿破崙之王政復古絕望的法蘭西農民，將失去自己對土地的信仰。……無產大衆革命，將得到合唱，沒有這合唱，則一切農民國內的無產大衆革命的獨唱，就會成爲葬歌。』他並且指示農民應該和無產階級聯盟的方法。這方法就是一切封建主義之無代價的廢止，和一切大土地的

收歸國有。

烏里雅諾夫論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

烏里雅諾夫也常注意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例如二九一七年四月八日鮑爾塞維克的「真理」報上載的論文「路易勃蘭主義」中，他便證明彼得堡勞兵代表孟塞維克指導者等是取路易勃蘭之立場的事。他寫道：「路易勃蘭」因為從階級鬭爭的立場轉移到小資產階級幻想的立場，博得聲望，他這立場雖假用「社會主義」之名，但實際上只能加強無產大眾對資產者的影響……和路易勃蘭截然分離而不復再返的事，這是當然的……假使大眾不理解這種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弊害，路易勃蘭主義……會影響到今後革命的成敗。」在另一篇叫做「卡維涅克派是從怎樣的階級的基礎上出來的？」（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真理」報所載）論文中，他指出路易勃蘭主義的本身就造出卡維涅克派出現的可能性。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等，「慫恿路易勃蘭入閣，並使他從其素願之勞動者之社會主義指導者變成資產階級之附庸，而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小資產

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使資產階級從其陣營中遣出卡維涅克，以與無產大眾作決死的或鬪；無產大眾因此屈服。一九一七年六月，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派，恰似路易勃蘭，加入閣院大部份屬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和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小資產階級同樣，他們忘記「信賴革命的無產階級，」擁護其獨立的政策。」所以他們是「促成並必需卡維涅克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政策的指導者。」烏里雅諾夫在他的論文和小冊上，根據一八四八年乃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證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變革的本質只有一種，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國家與革命」）。

二 德意志革命

革命前後的德意志

以一八四七年遍全歐的恐慌為基礎，法蘭西的二月革命，引起許多國內革命的爆發受二月革命影響特著的，是德意的革命，在德意志，政治的條件經濟的條件都遠比法

蘭西的複雜之極。在法蘭西，權力是中央集權化。所以在強度的中央集權的狀態下，巴黎的革命對於法蘭西有決定的意義。德意志分爲三十六個國家，這些國家由各國推舉代表聯合組織聯邦會議，相互結合，但議會無甚實力。這些國家中主要者有普魯斯和奧大利。奧大利包含許多斯拉夫的民族，此外握有匈牙利及意大利的北部——倫巴地。在經濟上，德意志比較法蘭西，特別是英吉利顯著落後。在德意志，以農業佔壓倒的勢力。四〇年代的普魯士，城市住民僅有全人口之二十八%。在奧大利，城市人口更少。當時在有五千以上人口較大的城市中，有時有近二〇%的「市民」是以農爲業的。

農民的隸屬，法律上已經剷除。但普魯士的農民，不過只有很少的部份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才成爲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因此農民失去三分之一的所有地，同時須一時付清鉅額的贖地費並年年償付地租。殘餘的農民大眾，和在大革命前的法蘭西一樣，都在苛酷的封建的國家的義務之重壓下呻吟。一八四八年以前農村生活的觀察者、都描寫着德意志全國國那令人不敢盡信的程度之貧窮和毫無權力的狀態。「農民的飢餓，已成定例」——他們的一位這樣寫。「奧大利的農民，每年只食一二次肉，這是無上的美饌。」

——另一位觀察者，這樣立證，雖然他自己是封建義務的主張者。農民雖自動掀起反對使自己傾家蕩產的封建租稅，但那運動並未含着什麼政治的要求。甚至缺少顯明的社會性質，既不採取所謂階級的立場來對抗地主，也不去奪去地主的土地。自封建義務廢止，農民漸趨平穩，有時竟反對反抗『無秩序』的革命。

工業主要帶着手工業的及家庭工業的性質。普魯士於四〇年代之初，工業企業內設織機一部，家庭內約設織機三部。手工業的生產取 *Nunft* (組合) 制度。

德意志大部份的國家，都以在德意志佔優勢的半農奴制的農業及手工為基礎，很鞏固的維持着據有多數特權的專制主義貴族主義的王政。從王政復古時代起，全德意志即已為反動勢力所支配，警吏間諜，橫行專權。然而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在德意志却是產業革命時代。二〇年代的初期，全德意志僅有蒸氣機二部，至一八四七年，僅普魯士一國，已有蒸氣機一千一百三十九部，馬力二萬一千五百匹。四〇年代中頃，普魯士工業企業，約有七萬八千，在其中作工的勞動者，達五十萬人以上。一八三五年德意志最初敷設鐵道。一八四〇年，鐵道延長五百四十杆，一八四八年達五千五百杆。紡織工業

及鑛工業中，已首先出現大企業。

隨大生產之發達，工業資產階級亦行長成，至於鞏固。但是他們的成長，却爲專制主義——貴族主義的國家體制所箝制，農民大眾因封建義務而凋零，結果致國內市場缺乏，各國高築關稅障壁。凡此一切，都阻礙工商業的發達。這乃有統一並改革德意志政治經濟的必要，而在資產階級間喚起自由主義的國民運動。在他們的壓力下，一八三四年創設關稅同盟，撤廢德意志九國間之關稅障壁。其他德意志諸國，亦漸次加入這個同盟。至是資產階級與貴族間的矛盾，遂在德意志引起資產階級革命。

人口中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在德意志初生的資本之壓迫下，並在專制主義的貴族制度下，感到自己毫無權力的痛苦。通過德意志的知識階級浸透小資產階級頭腦中的，是「自由」，共和國等等曖昧的思想，但是沒有什麼社會的空想。小資產階級，借恩格斯的說話，雖然「大聲壯胆的呼喊暴動」但「至武裝暴動引起重大危機時，小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危險情勢，即感到最大的恐怖，並首先對於他們本身，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財產上——這是當然發生的結果——感到恐怖。」所以小資產階級就是在最好的情形下

也不敢黏惹革命。而在較壞的場合，便援助政府軍隊抵抗暴徒，如在德來斯登的一樣。

因大生產的發達，雖為數不多，但也造出些工業無產階級。從小生產到大生產的推移，和在英法的同樣，給手工業者和勞動者的地位以極惡劣的影響。二重的榨取——封建國家和初生的資本主義——高壓着他們。

敘列嘉織工的暴動

成爲這兩重榨取之典型標本的，是敘列嘉的紡織工人的狀態。這地方因爲土地瘠瘠，農民自昔就作紡織，冀得工資，彌補家計。企業家利用他們這種窘困的情形，便用給乞丐似的工資——據當時官廳資料，一日僅值我們的錢（俄幣——譯者）四十卡貝克（錢位）——雇用他們。但這種等同乞丐的織工，因爲他們有些微的土地，同時是『小人』農民——他們這樣稱呼。他們須對國家繳付地租，對地主繳納租稅和徭役的賠償金。國家，資本家及地主方面的這三重壓迫的結果，日益飢餓，染疫而死。織工對工場主人杜梵第格爾一族特別憎恨。

勞働者提出哀求，說他們的工錢連買馬鈴薯都不夠，杜梵第格爾對這答道：織工們最好吃草，今年的草特別茂盛。敝列嘉織工間流行的歌中，有一首描寫織工的悲慘的命運，充滿對工主廠人姓名的憎恨：

『這裏是杜梵第格爾劊子手！我們在他們的鐵蹄下痛苦呻吟，刀下餘生的人們喲。起來殺吧！』

一八四四年夏，在不列斯勒近郊的彼得魯司發爾茲村之杜梵第格爾前，因為勞働者合唱這歌，有一個勞働者被殺。勞働者于是蜂起，擁到工場主人屋前，在那裏提出許多要求，嘻嘲怒罵。織工終于佔領杜梵第格爾家宅，將倉庫地窟及他建物，盡行搗燬。並將貨品擲出街頭，於奮激中將織品踐踏撕毀。杜梵第格爾一家逃匿無蹤。暴動的消息，頃間傳遍。隣近的織工，都來參加暴動。數在三千人的羣衆，遊行各村，工場主悉爲震慄，農民歡騰。暴動卽爲附近各城召集來的軍隊所包圍。暴徒與軍隊衝突，有十一人致死，二十四人重傷。他們用闊斧巨捶同石子，和士兵混戰，把士兵從農村擊退。農村中工場主人的住宅，悉被擊破。但翌日軍隊增加生力充實大砲四尊來攻，農村遂被佔領。

織工一部份逃入附近山中，其餘者多受審判，處以懲役或笞刑二十四次。

勞働階級

織工暴動及許多次飢饉動搖的失敗，可以用這說明：即勞働階級勢力的薄弱，計劃與指導的缺乏，及其社會構成等等。一八四八年以前，德意志形成無產階級的，是在 *Zunft* 意識強烈影響下的手工業的職工層爲主。關聯于工業發達的手工業者狀態的惡化，在他們發生歸於資本主義以前之工業的思想；而廢止機器，復興所謂徒弟，職工，師父的舊系統，恢復徒弟的義務，復活巡行職工之反動組合組織的這些口號，也同時提出。最特徵的，是保存巡行職工習慣的要求。這是一種獨特的形態，要給手工業者以資格，他們在手工業時代需新工作的方法，並在其他工場，就有手腕的師父指導下，求得必要的練習。輾轉於各地各市間的這手工業的巡行作工，實際上能提高職工的技巧，同時並發生些帶職業性質的種種組合。這些組合常帶革命的傾向，受權力者的壓迫和禁止。

亡命者

警察的搜索，使勞動者職工等從德意志逃到外國，大都是巴黎，倫敦及布魯塞爾。做了政治亡命者的他們，在這裏知道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組織結社或同盟；擬在德意志國內作社會主義宣傳的許多人，都從國外回到故鄉，在那裏宣傳亡命時代所習得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傅利葉倭文等的思想。政治的亡命者都集中瑞士和巴黎，那裏薈集有全歐各國的革命家，並有許多由知識份子組織的團體。「青年德意志派」「被追放者同盟」及「人權協會」等德意志亡命者的團體，都是知識份子最初的組織。德意志亡命者中，因勞動者佔多數，這些同盟的成員，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否認民族主義，保守國際主義的精神，而與勃蘭開派的秘密結社有密切的聯絡。

勢力最大的，是德意志職工在巴黎組織的「正義者同盟」。這同盟在倫敦，瑞士，比利時都有組織。正義者同盟的會員，和那地方的勞動者組織取有聯絡。這樣便建立起勞動者國際團結的基礎。在巴黎和協會取聯絡約有一年光景的正義者同盟，於一八三九

年五月十二日的暴動失敗後，即被鎮壓。但其各個會員，仍繼續宣傳。

威廉·韋特林

正義同盟的創立和活動上演重要角色的，是德意志的一位裁縫，威廉·韋特林 (Wilhelm Weitling) (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韋特林是一個女工和法蘭西軍官的『私生子』，在貧窮困窘中養大。長習成衣，為巡行的職工，流浪德國各地者凡六年。他的一生都在漂泊之中過去。後旅行歐美輾轉巴黎，瑞士，倫敦，布魯塞爾（在這裏和一些以馬克斯恩格斯等為中心結成的共產主義者相識），紐約等地。他因反政府的行動或以在勞働者中作煽動宣傳，時被放逐或投獄。一八四八年在柏林參加革命，在各種團體同盟或亞美利加的傅利葉派組織等之間，積極活動。韋特林著有很多理論的著述，批判現制度並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韋特林晚年在亞美利加過活。而那時對勞働運動，也已疏遠了。

馬克斯對韋特林的期望很大。他寫道：

『把乾燥無味的死氣沈沈的德意志政治文獻的平凡，和德意志勞動者的這無上光輝的活動加以比較；將這無產階級的巨大的兒童靴和破舊的德意志資產階級狹小的政治靴加以比較時，誰也不能不預言這污穢的小子轉眼就要成大力士。』

和聖西門，傅利葉，倭文等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同，韋特林是反映着手工業職工的精神，他們否定由支配階級援助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性。韋特林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用流氓無產政級的力量完成——他們是貧窮的勞動者浮浪人聚成的鬥士，時常以至現在也起着革命。他的意見以為覺悟階級利害的工業無產階級，在為共產主義的鬥爭上，盡不了決定的任務。韋特林反對宣傳活動。他只望貧民自然而然的起來革命。他主張以四萬個那職業特質上先天破壞私有財產的盜賊組成的工人發動叛亂；他之發表這種意見，並不是無理由的。他並認革命的成功只有由勇毅多能的工人者才有可能。

韋特林這樣提倡貧民武裝鬥爭的思想，代替資產階級空想家之和平方法，代替那以德服人的向共產主義的推移，以實現自己的空想的基本前提；並不絕力說：勞動者若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決然得不到解放的事。韋特林雖說對那時代的教士取反對的態度，但他

在基督教的強烈影響下，給他的學說染上宗教的色彩。

他這樣描寫着新社會的發生：

「爲實現最初救世主的教義，有了新的救世主出來。救世主毀壞舊社會的醜惡建物，將淚泉運至忘却的海中，把地上變做樂園。大家虔誠的歡迎救世主前來！我們怎樣才認得出救世主呢？這樣可以認出：救世主是溫文爾雅，樸實誠直的人，他痛恨金錢之神，同情人類的苦痛，救世主從富貴的高處，降落到陷於貧困和不幸深淵的人羣中，用自己的淚和這些人的淚混合……但救世主在未完成其偉大的事業以前，他不肯從自己的手中放去他所握得的權力。到他放棄那權力時，支配人類者，早已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萬人的知識了。而這最偉大的救世主在這新的支配下，却異常謙虛的做個順民。這就是救世主偉大事業的極致，全世界可用這記號認出比最初救世主（指基督）更偉大的第二救世主。」

這樣，在韋特林看來，第二基督就是共產主義的豫言家，而共產主義的本身，就是原始基督教的特徵。

他把未來社會描寫成由聰明人們的小團體所指導的共產主義社會。

和其他空想家同樣，韋特林很詳細的描寫着這個社會的計劃。這『完美的社會中，只有行政，沒有什麼政府；只有義務沒有什麼法律；只有醫療，而無所謂處罰。』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弊害，韋特林看做是貨幣，認為那是『維持這可嫌惡的制度的手段』。他認為貨幣的廢止不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廢止的第一階段。這種思想裏，反映着看過獨立生產者零落的職工的精神。

韋特林對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所了解的革命的那批判，無疑的也很影響到馬克斯。韋特林的社會主義，頗似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斯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間的一個連環。

共產主義者同盟

正義者同盟瓦解後，同盟人員均由巴黎四散作革命宣傳，西歐諸工業地帶，乃有新組織之發生。一八四七年，在馬克斯及恩格斯努力援助下，這些組織團結成『共產主義

者同盟」。

同盟規約第一項，規定同盟的目的如下：「打倒資產階級，擁護無產階級，打倒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建設無階級無私有財產的新社會。」

當法蘭西革命爆發，馬克斯及恩格斯即率同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及其他人員，移至革命運動中心之巴黎。於是處發出檄文，說明德意志共產黨之要求。檄文中解說以下等民主主義的要求：如統一德意志為單一不可分的共和國，實行普選及免費訴訟，廢止一切封建義務。但在這些要求外，又提出王侯領地，銀行及交通機關收歸國有的要求。其綱領的目的，是要在德意志造成這樣的狀態，即幾百萬勞動大眾「得到自己的權利和作為一切富之生產者的他們應有的權利」。這些「德意志共產黨的要求」，現在已成為由亡命地回德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作革命運動的指針。德意志革命上的勞動者運動，因受這煽動的影響，在各地遂轉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末，共產主義者同盟承認馬克斯恩格斯提出的宣言草案。於是一八四八年二月乃用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名發表「共產黨」宣言。宣言出世是在二月革命爆發的前數日。所以宣言對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上無產階級鬪爭的性質，終未能給與很大的影響。而且，當時工場無產階級，都很深刻的浸透於和平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中，很少接受「共產黨」宣言的根本命題。宣言由以下四章而成：（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二）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三）社會主義文獻及共產主義文獻，（四）共產主義者對各政黨的態度。從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鬪爭的歷史。兩者的鬪爭，「不終於社會全體的革命變革，即終於交戰階級的共倒」。在資產階級的時代，階級鬪爭愈趨尖銳；社會上分爲互相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發生於中世紀諸城之封建主義廢墟上的資產階級，因亞美利加的發現及直通殖民地，東印度市場，中國市場等地的大洋航路的發現，漸臻富裕。商業與航海的強盛，促進封建社會的崩壞。「從來的封建的組合的工業經營法，都不能適應需要了。Zunft 被 Manufacture 驅逐，Manufacture 又被工場驅逐。代替舊的主人，乃有產業的大富

豪，全產業軍的指揮者和近代的資產階級發生。」

資產階級廢除封建主義的一切殘餘，並「隨着大工業與世界市場的出現，在最近的立憲國家上，獲得了特別的政治權力。現代的政府機關，不外是管理社會諸端事件的資產階級的委員會。」

資產階級破壞父性家長的封建關係和「國民」產業部門的個別性；由於生產手段並交通手段之急速改良，侵入落後的各國，叫這些國家隸屬於文明的西洋諸國。「總而言之，資產階級是自己造成新的世界。」

資產階級在自己的階級支配間，創出偉大的生產力。封建關係對於在它懷中發達起來的生產力成爲強烈的桎梏，同樣，資產階級創出的生產力，也開始脫出資產階級關係的範圍之外。資產階級社會「像一個不能統御那用自己的妖術喚來的地鬼等的巫術師」。但是威脅資產階級之存在的，尚不止那由他們創出的這些生產力。

資產階級又創出自身的敵人——近代無產階級；這階級是因中小有產者沒落之結果而生的。和普通的商品同樣，勞働者是「隨競爭的一切偶然性和市場的動搖而起伏

的。」

因機器和分工的原故，勞動者已無需單純的簡單的特別熟練，而成爲轉運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在這種情形，下勞動者的工資，減低到僅足維持其生活及其子女的标准之下。男子勞動都改換爲婦孺的勞動。勞動者之在資本家的管理之監督下，編成產業預備軍。勞動者不特是全資產階級的奴隸，並且由機械，監督及資產階級企業家本身所奴隸化。

和資產階級並行發展，無產階級也行長成。而這長成經過種種的階段。其初，勞動者是各個相爭，後來是全工場的勞動者結合，更進而是整個工業部門的勞動者結合。鬪爭所取的形態，是廢機關器的和商品，依復組合組織等等的要求。在這發展階段上，勞動者的大衆運動，是由資產階級本身所喚起的。勞動者「自己敵人之敵人」的工賊，替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戰。

但工業之更進一層的發展，增大無產階級的幹部，他們的利害，「因爲機器生產將全勞動部門間的差異抹煞益甚，都在同一水準之上。」勞動者對企業家的鬥爭，帶着所

謂「廢除社會私有制度」的性質。勞動者被企業家無情地剝削，引起他們的反感，乃在各處變為公開的鬥爭。將各個地方的勞動大眾，結成一個階級。階級鬥爭以至一切階級鬥爭，都同是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黨後，它在發展的過程上乃益形堅固而有力。黨能由資產階級自身陣營內的不和，而以法律的形態，承認勞動者的某種要求。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早晚會「變成公開的鬥爭，無產階級要將資產階級連根剷除，以建立他們自己的社會基礎。」

在這鬥爭上，農村的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們是整個運動之一般利益的擁護者。他們的任務在打倒資產階級，奪取政權。

他們「到處都擁護反對現社會及政治狀態的一切革命運動。在這些運動上，『他們都把財產問題提出來當作運動的根本問題，無論這個問題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他們「宣言只有用武力來推翻現代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要使支配者在社會主義革命前戰慄。……」

恩格斯論及共產黨宣言，這樣說道：

「一切歷史時代之經濟生產以及由那必然產生的社會構成，作成這些時代的政治文化的基礎。所以（古代土地共有制滅亡後的）全幅歷史，就是社會各種發展階段上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及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鬭爭的歷史。然而這鬭爭現在達到一個如下的階段。就是被榨取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若不共同奮鬥，永久的團結，早已不能從榨取並壓迫自己的階級解放出來。這根本思想，是只屬於馬克斯的。」

共產主義者同盟，用宣言的話說，是理解「勞動者運動之條件，過程及一般結果」的「最斬釘截鐵」的黨。他的「主要的任務最，是組織勞動者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支配，建立無產階級政權。」

但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僅結成德意志無產階級很少的團體。其小部份，是在韋特林的影響之下。其主要的大眾，是民主主義運動的最左翼，為資產階級的利益，為「自由」憲法或共和國而鬭爭。但無產階級依然是革命的積極的力量，那陣營中出了不少的戰鬭的勇士。

三月革命

在政治分裂和階級關係的這複雜的情勢中，德意志遂發生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八四六年的饑饉和翌年的工業恐慌，愈使階級矛盾激化。及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傳來，德意志諸國，遂開始激烈的鬭爭。資產階級提出憲法，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德意志統一一等要求。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全體動員，從而援助。農民『像失去巢窠的蜂子般』，成羣的襲擊官衙，焚燬衆惡之的封建文書。到了三月，德意志全體捲入革命。于是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稱爲『三月革命』；這次革命上有重大意義的，是二大主要國——即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爲反動柱石的奧大利與普魯士的種種事件。

維也納革命

在維也納，也隨着巴黎革命的最初消息傳來而起動亂。資產階級對政府提出『改革

制度』的要求。三月十三日，學生及勞動者之龐大羣衆出現街頭，聲勢洶洶，呼喊『打倒 Meternich 』『憲法萬歲！』。兼程趕來的軍隊，一齊向羣衆實彈射擊。遣大隊騎兵驅逐，羣衆乃填築塞壘抵禦。數小時後，羣衆增加生力，向政府進攻，那裏有大砲並四千防軍守衛。密彈驅逐羣衆之令雖下，但羣衆前撲後繼，毫不退讓。政府知勢不可復遏，只得作讓步之舉。三十餘年來雄據全歐鼓吹反動的梅特涅 (Fürst von Meternich, 1773—1859) 遂不得不辭職，遁走英吉利。政府允許召集國民代表，同意學生等的要求。學生遂組織『學生軍』，成維也納革命之主要實力。資產階級亦行武裝。組織國民衛軍，維持『市民運動之秩序』。同時並主張『自由』。三月三十日夜，武裝資產階級，已有數隊向勞動者射擊。四月二十五日，皇帝下賜憲法，該憲法規定有選舉之納稅資格，並有貴族之上院；皇帝對立法會議之決定，有無限制之否決權。五月兩次計劃解散『學生軍』。政府不欲履行三月約法之態度顯明。爲從政府爭取立於普通選舉權上之立法會議的召集，『學生軍』與維也納勞動者兩者的實際行動，乃更有必要。但這次仍未更改限制勞動者政治權利的『間接選舉』。

奧大利的革命，因奧大利支配下諸民族之民族運動而愈趨複雜。匈牙利首先要求自主憲法，其後維也納反動勢力得勝，威脅匈牙利愈迫之時，匈牙利遂自行宣佈爲獨立共和國。斯拉夫諸民族，均蹶起反對德意志人及匈牙利人之支配。在布勒格舉行斯拉夫大會，討論創立單一斯拉夫國家的問題。倫巴地之意大利人亦宣布獨立，脫離奧大利。

柏林革命

這時革命運動已延至普魯士。巴黎二月革命之消息接踵而至，柏林的革命情緒，亦日益激昂。市公園「卡花園」，日舉行各種集會。提出種種要求。勞働者知道勞働者阿爾伯任巴黎臨時政府委員後尤爲興奮，不絕口的談論此事。無數失業者，要求給與工作。三月十四日，維也納革命之消息傳來，柏林大震。羣衆與軍警大起衝突，死傷無算。德帝及知首府運動規模浩大，全德革命有成功之勢，爲之大驚，乃發出勅令二道，召集各階級代表會議，廢止檢閱官。柏林資產階級間表示歡騰，舉額稱慶。無數「有禮教的人」——如某報云云——羣集王宮之前，對走出涼台上的國王，熱烈歡呼，表示敬

禮。僅有少數「衣履襤褸」的羣衆，遠立傍觀，毫不表示歡欣。這就是勞働者的一羣。其時有一大臣見此種冷淡態度，乃向勞働者訓斥道：國王所給與你們的，遠在你們向王要求的以上。而這勞働者竟答道：「你知道什麼？我們什麼也得不到呀！」以後的種種事件，都證明這話的正確。當羣衆高呼請求撤去監視的衛兵時，廣場上突來無數騎兵，拔出腰刀向羣衆戮刺。同時宮門內亦有士兵一中隊，鳴鼓衝突而出，持槍頭刺刀驅趕羣衆。這就是革命的引子。柏林全市，以令人不敢信的速度，築起壁壘。勞働者羣起擊毀米糧店，沒有得到兵器的，均持刀斧棍棒石子等應戰。警鐘亂鳴不止，柏林隣近之暴徒，皆應聲驅至。至晚，軍隊決行進攻，頑強激戰，亘三十小時。及至天明，疲癯的軍隊，悉被逐至中央。國王近側的一人向王奏道：「爲止亂事，應請速斷。」晨七時，國王發表宣言，「朕與親愛的柏林市民，」其中說引誘柏林市民爆發亂事者，「主要是異種人的狡佞的惡黨」。宣言中國王並允許：如人民即刻退出戰壘，即行撤退軍隊。對這宣言的答覆，是壁壘中砲火的再發。聲稱全體集合進襲王宮。這消息傳至王前，引起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事件的恐怖的幻影。國王命令軍隊撤除柏林。於是柏林勞働者大告勝

利，蓋此次在魯塞中作戰的大多數是勞動者。銅匠，機器工人，細木匠等，都是夜間壁壘戰的主要指揮者。這次勝利的結果，是自由主義貴族與資產階級聯合組成的「肉店與綢緞店的三月內閣」，和五月舉行的國民會議。這次會議，以官僚，貴族，資產階級佔壓倒的多數，農民有數十名，勞動者及手工業者僅三名。和在維也納一樣，資產階級組織「市民隊」，推督察長為其隊長。

佛蘭克福議會

自奧大利普魯士革命告成，全德意志諸國遂發生統一德意志的問題。三月末，Frankfort 舉行「籌備議會」。如驚弓之鳥的資產階級多數派，最怕脫離「憲法之道」，屏除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少數派的一切提議。他們決定五月由全德意志人普遍投票，召集憲法會議。共和主義者不滿籌備議會的決定，在 Baden 發生暴動。以彈壓極嚴，瞬息平定。五月十八日憲法會議開幕於 Frankfort 城，着手全德意志憲法之編訂。這次憲法會議上，以資產階級代表最多，他們最怕革命的續發。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在政

治上社會上，均無一定的綱領。

反動

這樣，資產階級乃竊得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火線上所得的勝利的成果。馬克斯及恩格斯曾預言：「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一得到權力便將自己的權力施之於無產階級了。」維持「公安，人格及財產」，這是他們主要的任務。特別使資產階級驚愕不置的，是無產階級運動開始帶自動性質的徵兆。柏林和維也納的勞動者，皆組織勞動組合，由同盟罷工爭取自己地位之改善。勞動時間縮短為十小時，工資提高，失業者亦有工作。在這無產階級的運動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者同盟團員之精力的活動，他們自革命初發，即由亡命地返國，散發各地。其中一人，出身排字工人的司蒂芬。波倫(Stephan Böhm)，作了全德意志勞動者統一的領袖，波倫在德意志各地設立許多勞動組合後，於一八四八年八月，舉行各組合代表大會，在「德意志勞動者組合」之名稱下，成立全德意志勞動者組合。這是站在階級利害之基礎上，自己一機關報紙的德意志最初

之廣泛的勞働者組織。資產階級，因為這些事件，終於和貴族聯盟，結成統一戰線，對付無產階級——即這『危險的放浪份子』。三月事件的一週間後，已有一萬四千市民署名的請願書，提呈普魯士的會議，要求將軍隊撤歸柏林。資產階級的衛兵，當彈壓勞働者之際，對政府軍援助，是極熱心的。七月，這些資產階級軍隊，便會同政府軍，將柏林勞働者肆行屠殺。八月，他們又在維也納射擊反對減低公共事業工資的勞働者羣。

反革命的勝利

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即為貴族，軍人，官僚等反革命所利用，反動勢力轉守為攻，待巴黎無產階級七月革命失敗之消息傳來，愈呈活躍。這反動的進攻，因農民運動自封建義務部份的廢除後漸趨平息，乃愈無阻礙。

反動首先在奧地利。因能利用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及斯拉夫人等民族的差別，竟告勝利。德意志軍隊，在布勒格解散斯拉夫人會議。十月三十一日。革命的維也納在斯拉夫軍隊之援助下，為德軍佔領。這時勞働者及學生等，英勇死守不退，後卒因資產階級

市會之內應，致陷於敵手。維也納陷落後，德軍即聯合斯拉夫軍向匈牙利出動。匈牙利人頑強抵抗達一年之久，因奧政府求尼古拉一世遣俄軍來援，遂被平服。俘虜悉被槍殺，負傷者以至手無兵器者，盡皆遇害。爲『保護住民抵禦賤民暴行』派出的軍隊，在維也納肆行劫掠，燒殺姦淫，無所不爲。奧大利的革命，至是告終。憲法會議解散，三月以前有無限權力的王政復活。奧大利革命的失敗，愈增普魯士的反動勢力勇氣。軍隊開駐柏林，勅令解散國民大會，不肯服從的少數議員均用槍趕走。他們對於這，只用『被動的反抗』來答覆。憲法都已修正，既不違犯專制主義，亦不違反大地主或官僚的支配。一八四八年末，德意志諸國內的革命，大都平定。爲編訂德意志統一憲法的福蘭克佛議會，遂行出世。福蘭克佛議會上的資產階級多數派，很決斷的拒絕了那說是要組織保護議會的特別武裝團體的左翼的提案。『這個昏庸老朽的會議，從開始的頭一日起，就懼怕力量最薄弱的民衆運動，遠在結成一氣的德意志諸政府的一切反動陰謀之上。』（恩格斯）福蘭克佛議會對於曾在布勒格解散斯拉夫人會議的奧軍，贈以感謝之辭。此時大軍已進駐福蘭克佛，充實德意志政府實力，強迫福蘭克佛議會的議員解散，退出福

蘭克佛。編成憲法不久的多數派，惟有服從的一途。其餘小資產階級的少數派，演說呼號，擬加抵制，亦歸失敗，於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如社會構成上與其有親戚關係之『山岳黨』在巴黎之失敗，爲軍隊驅逐。

這時也只有勞動者爲革命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福蘭克佛議會的最後數日，德萊斯登，哈爾茨，巴登等地，相繼暴動。在德萊斯登，領導革命者是俄羅斯的亡命者巴枯寧（Bakunin）和斯蒂芬。波倫。據這次暴動的參加者恩格斯所述：『巷戰延續四日……暴徒純係工業區的勞動者組成。』在巴登和哈爾茨，有佃農及貧農參加暴動。這幾處暴動中，並有一部份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參加。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各處盡着指導的任務。但這也僅只減弱革命的勢力。革命昂揚到極點時，小資產階級指導者，便恐懼革命的擴大，借恩格斯的話說：『他們作了所能做到的一切，排除運動中的實力，消滅這部的力量，破壞運動。』這幾次的暴動，是德國的最後的動暴。這幾次暴動熄滅之後，德意志黑暗的反動，遂延續至六〇年代。

馬克斯和恩格斯，正當革命澎湃之時，抵達柏林。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他們在凱

倫敦開始發行『新來茵報』。馬克斯及恩格斯，考慮到德意志革命諸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給與自己的報紙以兩種任務。其一是打倒資產階級對德意志專制貴族國家取更堅決的行動；其二是對無產階級說明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目的，洗除其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約十一個月間，『新來茵報』竟成爲對無產階級指示革命正確道路的唯一旗幟。當德意志各地革命情勢亟呈緊張的瞬間漸近之時，馬克斯爲欲由個人的影響，準備革命的爆發，並給以正確的方向起見，遂赴各處活動。自反動勢力得勝，革命所受攻擊益烈，『新來茵報』受反動鞭笞亦愈甚。馬克斯兩次爲人告發，而這兩次在那堂皇的辯論後，均由陪審員等宣告無罪。

報紙的『民主主義的』股東，於驚愕之餘，要求收回他們的股份。馬克斯乃犧牲自己僅有的財產和妻子的財產，維持報紙。但這微薄的資金，竟不敷應用。於是馬克斯離凱倫籌募報紙資金。但他重返凱倫時，他已接到叫他離開德意志的『警察傳票』——馬克斯這樣說。五月十九日，發行『新來茵報』的最終號。其中馬克斯痛斥『粗鄙的可唾棄的，假惡而可恥的』保皇派之恐怖主義者，向勞動者告別。馬克斯到了巴黎。但那裏

也是在反動支配之下。他從巴黎被逐到濕潮瘴熱的法蘭西的一個地方。馬克斯爲脫離這『戴着假面的殺人計劃』，好容易弄到一點旅費才得逃至倫敦。

因白色恐怖的襲擊，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的一部，均亡命國外，一部則潛伏地下。一八五二年秋，以仔細的告密和『誣陷』，之故而發生的凱倫裁判事件，共產主義者多數被捕。處以徒刑。而共產主義者同盟亦壽終正寢。

革命的意義

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是反抗阻止資本主義發展之舊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爲革命的決定勢力者，是常市街戰時迫政府讓步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因恐怖無產階級的發展，竟棄『自由』而選『冠冕的制度』，和反動勾結。這是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但封建義務和 *Natf* 限制之部份的廢止，對於德意志資本主義，却替它打開了其後發展的大道。所以馬克斯把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稱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馬克斯在『新來茵報』上，對德意志革命事件，給過光輝的分析。他在這報紙上，

特別指示出『襲啞盲聵昏庸老朽的』德意志資產階級的革命的毫無能力，說明無產階級失敗的種種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工業發達的過弱。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經驗，無論在德意志或法蘭西，對無產階級都有重大的意義。資產階級的叛變，無產階級主要失敗原因的小階級資產之動搖，反動勢力之極慘酷的恐怖手段——這一切，加緊無產階級的先驅部份，脫除空想社會主義之和平主義的幻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明白的對無產階級顯示出這事：即唯一達到勝利的可靠的道路，就是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示的道路。

馬克斯及恩格斯以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分析為基礎，在一八五〇年三月所謂『德意志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檄文』中，給與無產階級以革命的綱領。馬克斯及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的經驗，在這綱領中，特別詳細論述民主主義小資產階級各種團體在將來革命上叛變的任務，以及無產階級對他們所應作的戰術。他們『現在固然自稱為什麼赤色份子，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是『他們對勞動者的出賣，却是自得到勝利的第一點鐘就開始的。』

三 意大利的革命

維也納會議後的意大利

拿破崙一世的資產階級王政崩潰後，意大利愈呈劇激的反動。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使意大利恢復舊狀，分割為無數王國。為拿破崙所滅亡的王朝復活。意大利北部（倫巴地亞——威尼斯地方）復為奧大利領土。最大的國家是 Sardinia 王國，除 Sardinia 島外，尚領有包括熱納亞海岸的 Piedmont, 及 Nice, Savoy 南意大利與西西利島，則為至今猶稱為拿破崙王國之所謂兩西西里王國所領有。自此迤北，有包含羅馬市的教皇領地。這裏最高統治者是兼有世俗權力的教皇，此外尚有無數公國復活。這些公國，都廢除法蘭西的制度，恢復專制貴族政府，警察及教士重施壓迫。小資產階級，及少數工商業資產階級，因拿破崙法典廢止，他們由這法典所得的市民權，亦隨之剝奪。意大利不僅為政治的國界並為關稅的界限，分割為無數孤立的小國，這事頗

與熱望國內全國統一——這對於商業發展尤不可少——的資產階級以打擊。對於那不滿的種種表現，各國政府均報以殘酷的懲罰。

燒炭黨與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革命

被迫而潛伏地下的自由主義的國民運動，表現為秘密結社的創設。這些秘密結社中，自其人數言自其活動言，最可注目的是燒炭黨。（『Carbonari』意大利文燒炭之意。這名稱有象徵的意味。）該黨目的在立意大利為統一的立憲君主國。初起於拿坡里，未幾其支部所謂『Venti』者急速增加，遍佈意大利全土。意大利各小國軍隊內亦有『Venti』組織，於是燒炭主義，勢力益固。拿破崙帝國顛覆後，軍隊中之軍官已失其權威的地位。王政復古期中，工人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那事實，在顯著的程度上，可由這事來說明。

一八三〇年初西班牙革命運動的消息，突加強燒炭黨的活動。同年七月，燒炭黨指導下的叛軍諸連，長驅拿坡里，毫未受反抗。國王乃不能不承認和一七九一年的法

蘭西憲法同樣編訂的憲法。但意大利各地，運動並不一致。拿坡里革命後僅八月間，一八二一年三月，皮厄蒙又起革命運動。Sardinia 王國乃施行類似拿坡里憲法的憲法。但爲時已過遲。皮厄蒙革命爆發二週間後，奧軍受『神聖同盟』的委託，佔領拿坡里，『鎮壓不良份子發起的可厭的暴動』。拿坡里的憲法遂被廢止。又三週後，奧軍復在 Sardinia 王國擊碎燒炭黨。這兩國內，專制主義又行復活。死刑，監禁或懲役等均加諸革命運動的參加者及嫌疑份子，反動者用來作懲罰的手段。這運動又潛入地下，但未嘗稍衰。祕密結社仍繼續活動。『趕走德意志人！』這是他們主要的口號之一。一八三一年初，因受法蘭西七月革命影響，中部意大利若干國內，均發生如火如荼的革命。但與大利之援助，卽呈平定。

國民主義運動之長成

至四〇年代，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在經濟方面較德意志尤呈落後。全部各國間，因山脈縱橫，兼以交通不便，關稅阻隔，商務交易毫無可能。工業也發達甚遲，幾全作手

工業勞動。最急進的階級，是資產階級，人數固多，惟毫無權利。其上層部份的智識階級，在法蘭西革命的深刻影響下，都夢想在意大利建一統一而自由的共和國。小資產階級間，曾產生當時意大利最偉大的革命指導者——馬基利（Mazzini）（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七二年）和加利巴地（Garibaldi）（一八〇七年至一八八二年）。馬基利重新組織一秘密結社，名『青年意大利黨』（La Giovine Italia）該結社的目的，在驅逐與意大利人，統一意大利為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自由主義的國民主義運動，在工業資產階級間，益形擴大。為求經濟之發展，首須意大利之支配，並敷築『縫成意大利長靴』的鐵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在統一一意大利為立憲君諸國。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借德意志資產階級的話說，『狂亂』的一八四八年是接近了。兩歐諸國因受一八四七年工業恐慌影響所看到的自由主義運動及革命運動的昂場，也在意大利出現。『青年意大利黨』更加緊活動，遍及全國。因奧大利民族殘酷的壓迫而住民愈呈窮苦的倫巴地

亞，首先發難，起而革命。一八四八年一月中旬，巴勒莫亦起暴動。不轉瞬復蔓延及全敘敘里島。教皇軍隊自島上潰退，敘敘里島上成立臨時政府。數月後拿破里本身亦起暴動，國王不得已，乃允訂憲法。在拿破里革命影響下，Sardinia 王亦同意於憲法之要求。巴黎二月革命及維也納三月革命之消息傳來，革命烽火，遂廣佈全意。陷入暴動的倫巴地亞，因 Sardinia 軍及拿破里軍來援，驅走奧軍。倫巴地亞乃由國民投票決定加盟 Sardinia 王國。威尼士亦宣布脫離奧大利，成立獨立共和國。在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間聲勢赫然的皮阿九世(Pius IX)亦不得不由羅馬逃亡。教皇雖懇請勿向其提出「違反神聖教會」的要求，但對其國民未能發生影響。羅馬亦宣布共和，實行三頭政治，而以馬基尼爲統領。加立巴地並招募國民義勇軍，擁護共和國。羅馬共和國，據其組織者看來，應爲全意大利統一之中心。

反動的勝利

但和德意志一樣，最初的成功後，隨之即告失敗，繼又生起反動的猖獗。革命運動

缺乏統一。未幾工商業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立憲君主國之擁護者共和國之擁護者間，遂告分裂。工商業資產階級，鑒於共和主義者之成功，不禁愕然而與反動合作。小資產階級雖氣焰萬丈，但無社會綱領，亦無一定的運動方針。他們在其革命的政治運動上，亦無大衆的基礎。在意大利，幾無無產階級，那在貧窮生活下呻吟的農民，也都是盲目而被動的。當發難時爲暴動主力者，是主要由煽動而蹶起的城市貧民和港灣住民。但他們對於革命，並沒有階級的目的。意大利革命的決定的轉變，是起於法蘭西及德意志的反動勝利之後。奧大利政府平定本國的革命後，便調空閒的軍隊進攻倫巴地亞。倫巴地亞及威尼士，遂相繼爲奧大利吞併。

在法蘭西擬拉攏教士和有宗教情緒的農民爲自己的羣衆，更夢想在歐羅巴稱孤道寡的法蘭西大總統路易邦納帕提，派遣軍隊赴意，擁護教皇。加立巴地率領義軍對法軍作英雄的擁護羅馬的鬥爭。兩閱月後不得已於一八四九年夏放棄羅馬。羅馬共和國崩潰，教皇努力復活。同時拿坡里王，亦於平定敘敘里島之叛亂後，廢除其國內的憲法。

意大利第三次自由主義國民主義運動既平。全國大舉搜索殺戮。馬基尼加立巴地及

若干革命指導者，亡命國外。但多數人以有密探偵緝，皆失踪跡或失自由。拿坡里一國作爲政治犯而付判決者，不下二萬二千人。

重要事件年表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五月四日。法蘭西革命動勞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之開始。德意志與意大利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巴黎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和國與勞動權利宣言。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宣佈國立工場組織。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盧森堡委員會成立。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七日。巴黎勞動者示威運動。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日。維也納革命。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三——十八日。柏林革命。

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二十七日。法蘭西立法會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激化。布拉格及拿破里王國反革命的勝利。

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巴黎無產階級反對憲法會議運動。維也納第二次武裝暴動。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國立工場宣布解散。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無產階級六月的失敗。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憲法會議。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制之鞏固化。德意志及意大利反革命之勝利。

一八四八年十月三十日。革命的維也納陷落。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路易邦納特提任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立法議會。路易拿破崙準備政變。

一八四九年五至六月。德來斯登，哈爾茨，巴登之叛亂。

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山岳黨』之暴動與福閣克佛議會崩潰。

一八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廢除普通選舉法。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那納帕提之政變。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帝國樹立。

練習課題

- 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二月事件上盡過怎樣的任務？
- 二、臨時政府對無產階級施用怎樣的政策？
- 三、資產階級何故到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以後，才能對無產階級實行公開的鬭爭？
- 四、無產階級在六月革命時何故失敗？
- 五、列寧所說的「路易勃蘭主義」是什麼？
- 六、法蘭西農民對無產階級的要求採取怎樣的態度，這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
- 七、革命前夜的德意志，何處可看到根本的階級矛盾？
- 八、德意志無產階級的主要羣衆，何故在一八四八年替資產階級的利益鬥爭？
- 九、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意志革命上有如何的意義？

十、法蘭西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德意志意大利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有何差別？

十一、馬克斯爲什麼稱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爲「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自修課題

一、讀福里德連德及斯魯茲基論文選集中(第六章)臨時政府宣言(B——九號)及五月十四日革命指導者所擬之文件(二十一號)。說明反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階級矛盾的這些文件的差別。

二、比較論文選集中之臨時政府宣言(十八號)與反對憲法會議即時選舉的巴黎無產階級之宣言(十九號)。說明兩宣言對憲法會議選舉及法蘭西一般情勢之不同的態度。

三、利用本章及前章材料，作一簡圖，試說明七月革命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期間法蘭西之勞働運動。

四、讀福里德連德及司爾茲基論文選集中(B——第六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二號)，「資產階級與三月革命」(十一號)中馬克斯所給與德意志資產階級的特徵：利用這特徵，說明資產階級急欲脫離革命的根本原因。

五、讀福里德連德及司爾茲基論文選集之柏林勞働者之要求(第六章——B)(文件第九號)。說明這些要求相

互間有那些點不同？其中有那些是反革命的？並反映手工業無產階級的後退性？

參 觀（從略）

參考書目

文件

福里德連德及司爾茲基：『西歐勞働運動史』（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論文選集第六章『資本與文件』。

K、馬克斯及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恩研究所，國立出版所，莫斯科。

K、馬克斯：『法蘭西階級鬥爭』（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烏達尼奧夫編。第二版（馬克斯主義者文

庫，第七冊）。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K、馬克斯：『路易那納帕提之霧月十八日』。

K、馬克斯及恩格斯：『德意志的革命及反革命』。波維利序。馬恩研究所（馬克斯主義者文庫第十八冊），馬

恩研究所（馬克斯主義者文庫，第七冊），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三一年。

K、馬克斯及恩格斯：『書信集』（恩格斯發信，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三日，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八

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馬克斯發信，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梅林格稿：『德意志革命期的馬克斯及恩格斯』，概論及論文集。馬恩研究所。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新來茵報』，『新來茵評論』中外論文及梅林之序文等。

參考書目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二章，（全集，第二，三版，二十一卷。）

列寧：『卡維涅克派是從怎樣從階級源泉發生的，將來還會發生麼？』（全集九卷）

列寧：『路易勃朗主義』（全集，二，三版，第二十卷。）

列寧：『俄羅斯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全集，第二，三版，九卷。）

福里德連德：『西歐史』第一部，一九三〇年，『普羅列塔里』社，第三版。

——第十一講：一八三〇年乃至一八四八年法國西社會的經濟的特徵。第十二講：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第十三至第十四講：十九世紀半之德意志。

厄里采：「一八四八年法蘭西革命與第二共和國史」國立出版所。第一版，二版，莫斯科。

——本書述王政復古迄第二共和國沒落之法蘭西史。對於二月革命至六月革命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說明尤爲生動。附有插圖。

休米特：「一八四八年之六月革命」，列寧格勒，「普利波依」社，一九二八年。

哥列夫：「勃爾開，其生涯，革命活動及社會主義史上的地位。」

——著者以有興味的說明敘述這不知疲勞的革命家的一生事跡及學說。本書最初三章，與本章有直接關係。

梅林格：「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史」，第二卷，二一六——二七五頁。

布羅斯：「德意志革命，八一八至二一四九八年運動史」。巴薩洛夫及I. 斯普巴羅夫譯。國立出版所出版，

莫斯科，一九一二年。

——文筆生動有力，極易閱讀。本書缺點在對於革命的經濟基礎敘述不充分，惟斯蒂巴諾夫序文「十九世紀前中期德意志之經濟制度」中，已加補充。

「思想家，革命家馬克斯」，附圖。馬恩研究所，馬克斯主義者文庫，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有

恩格斯，愛列沃雷那，馬克斯，普列汗諾夫，林梅林格，盧森堡，列寧，拉發格，李卜克列特語希氏之論文，魯信，回憶錄。

列寧：『卡爾馬克斯』全集第二版第四版第十八卷（一九一四年，列寧爲格拉那特百科辭典所作論文。解說馬克斯之傳記及學說。

列寧：『馬克斯主義的三個源由及三個構成部份』（全集第一版第十卷第二部）。通俗解說。

列寧：『福尼德烈·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第一卷）簡單傳記。

盧那卡爾斯基：『意大利一八四八年之革命』（論文集『一八四八年之革命七十五週年』。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克拉斯那耶諾威出版，通俗解說。

波克洛夫斯基：『拉馬爾丁，卡維涅克及厄古卡一世』（前述文論集所載）。

宰德爾：『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之共產主義者』（雜誌『歷史家馬克斯主義者』第八卷）。

回憶錄

赫爾賓：『過去與思想』。敘述一八四一——五二年時代之第五章中，追憶法蘭西革命。

赫爾姆：「法蘭西及意大利書信」。

藝術作品

厄爾克曼·夏特連：「加斯巴爾·菲克斯」（一八四八年之法蘭西革命）。葛俄：「某犯罪之故事」（路易邦納翰提之政變）。休皮里哈根：「從黑暗到光明」德意志之一八四八年。魯菲尼：「洛列曹貝諾尼之日記」（三十年代意大利革命運動）。斯丹達：「帕爾瑪之修道院」（十九世紀前半期意大利的反動）。波伊尼奇：「馬蜂」歷史小說。同氏：「赤色報紙」。查姆依斯洛夫卡耶：「一八四八年」。

戲劇

霍卜特曼：「織工」（敘列伽織工之暴動）。費丁：「在德來斯登的巴枯寧」。

第五章 俄羅斯封建農奴制度社會的崩解

本章敘述俄羅斯歷史過程之重要要素，即在發達於農奴制度社會中的工業資本主義影響下，十九世紀前中期俄羅斯封建農奴制度社會之崩解。前世紀產生的商業資本，開始移向工業。雖然國內尚無自由無產階級存在，但這些工業已有其生產物(Manufacture)之販賣市場及勞動力的市場。工業資本發達的直接結果，產生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表現在各團體的綱領與戰略之中，隨着各種團體的社會構成，呈現出各色各樣的形態。工業及農業上資本主義關係的發達，不可避免地引起農奴制經濟的崩解和農奴制度的廢棄。

研究本章時有以下的基本問題：

- 一、十九世紀前中期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達，何故引起農奴制度的絕滅？
- 二、十九世紀前中期薩皇專制支配下之內外政策，如何能適應由經濟發達所喚起的要求？
- 三、喚起十二月黨運動的是什麼？它代表誰的利益？
- 四、一八六一年改革，是為那一種社會層的利益而作的？
- 五、農奴解放的社會經濟的結果如何？

一 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

對外貿易及國內商業

十九世紀前半期俄羅斯的經濟生活，和十八世紀末葉同樣，是商業資本主義而兼農奴制度的。但其內部已看到若干變化。

一八〇一年到一八六〇年，對外貿易額增加三倍半。輸出西歐的貨品內容，和十八世紀相同；但對近東諸國和亞細亞，以俄羅斯工業生產品為大宗出口。這些貨品先運到卡夫塔，在那裏交換中國的茶葉。在十八世紀，農業對於俄羅斯是積極獎勵的唯一主要勞動；但至十九世紀，已可看到『俄羅斯在對外貿易上，對西歐是農業國，對東洋是工業國』。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五年的十年間，棉紗輸出增加十倍，毛織品增六倍，金屬製品

增二倍。國外輸入以機械及器具輸入的增加爲特徵。同十年間，計增十三倍。這無疑的是說明：俄羅斯的工業在經濟上已開始演顯著的任務——即俄羅斯國內已走上資本主義發達之途。

隨着國內的工業化，國內商業亦呈活潑。農業原料品的需要增加，工業地方消費市場的容納量也顯著增大。定期市場上出進的數量極多。哈里可夫的定期市場，售出在二千萬銀盧布之多；烏克蘭近郊，有二百七十餘小城市；這些城市由「大俄羅斯活動家（行商人）的軍隊」將商品運至農村，農場及各村莊，使農民與市場結合；頗影響各農民階層。尼捷哥洛德的定期市場，每年出口額達五千萬銀盧布。至對於西伯利亞及窩爾河沿岸有重大意義者，是依爾比克的定期市場。小麥均由此輸出國外，在外國重製後再售給歐羅巴及俄羅斯的購買者。所以伊爾比克的定期市場，還有世界的意義。

但當時道路，仍甚惡劣，有礙貿易之發達，政府對這方面亦行銳意經營。建設地尼普洛布格斯基及奇夫溫斯基運河，並沿窩爾河及卡馬河開設航線，定期往來運送旅客及貨物。股份公司亦經組織，尙未能適應經濟的目的。但已進行敷設鐵道；如莫斯科——

彼得堡（一八五一年），瓦爾索——維也納（一八四八年），彼得堡——薩爾斯科厄·塞羅（一八三八年），均已完成。復由烏克蘭南進直達黑海及阿索夫海，在定期市場上銷售俄羅斯製造之棉織品。這些商品，常係製造家自行搬運。他們定住在那道路中途的很大的中心地上，將商業攪握己手，開始創設與這商業結合的工業企業。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的轉變過程，於是開始。

（註：現在稱爲捷茨可厄·塞羅（兒童村）。）

到十九世紀初，英吉利對俄羅斯也供給棉織品，亦如其向歐羅巴全大陸輸出。大陸封鎖令時代，英吉利織物停止輸入，遂轉由亞美利加輸入棉花，而其對俄羅斯的輸入額也較前大增。計由一八〇九年之二百〇八噸，增至一八一一年之三千七百八十七噸。

大工業的發達

十九世紀前半期，俄羅斯棉織物生產，急激發展。五十年內，用作原料的棉花數量已增加五十倍。棉織物因紡織及織物上應用機器的結果，乃成爲價值最廉的衣料。一八

○八年，莫斯科開設最初的紡織工場。一八一二年，其數已達十一家。四十年代以後，俄羅斯才由英吉利輸入紡織機器。五十年代，俄羅斯紡錠數，佔世界第五位。一八三五年，伊凡諾夫發明最初的印花機器。於是染印工匠俱告失業。一架機器，能代替三十人乃至五十人。實際工場之僅有惡劣的技術設備者，因不敵家庭工業，常趨沒落。但這現象決不是說家庭工業優於大工業。紡織工場上，自由的賃銀勞動雇用最多。一八〇四年六千五百六十六名勞動者中，有五千四百三十六名是自由的賃銀勞動者。政府因棉布生產之發達，無利可圖，毫末與以便利及特權。雖然如此，而棉布生產，因市場需求的影響，却日益發達。紡織工業之急激長成，於亞麻和大麻的種植部門引起深刻的恐慌。

毛布工業到十八世紀初曾受政府方面的種種扶持，但發達甚緩。政府因毛布不足，制服材料乃不能不仰給外國，特別是英吉利；至於在俄羅斯的毛布自由販賣，若與政府無關係時，連工場都在禁例。大多數毛布工場，是貴族的工場，使用失去自由的農奴勞動。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九名勞動者中，僅二千七百八十八名是自由的賃銀勞動者。阻隘毛布工業之發達者，不外是這受限制的勞動和與市場的孤立。自毛布工場對政府的義務

被撤消後（一八一六年），才有以自由販賣爲目的而活動的新工場出現，毛織布的品質，也顯呈改善。

俄羅斯南部外人移住民經營的毛布工場，使毛布工業部門上貴族的獨佔爲之撼搖。商業資本走向毛布工業的活動過程於是開始。貴族雖握有農奴經濟的手段和可能性，但他們沒有資本。大貴族中，只有極少數能大規模的創辦工業企業。中等的地主，只有把自己農民的強制勞動和商人的資本結合，作商人的捐客；或將自己祖先遺繼的企業和農民出租，與商人合股做生意。在這租賃的方法下，商業資本侵入農奴經濟的內部，把農奴經濟連根破壞，創出過渡期的工場新典型——「前資本主義的」工場。

生鐵事業上，以及機器最重要原料之鐵的生產方面，看到異常的沈滯。三十年代時俄羅斯雖曾製鍊世界生鐵生產額的一二%，但至一八五九年，僅製鍊五%。這種停滯可以以支配五金業之強制勞動制度來說明。勞動者在棍棒下工作，是難以提高勞動生產性的。製鐵事業固然受到不少的特權（政府因鐵需重要會與以多數特權），但終不能代以工業發達之基本條件的自由勞動。

俄羅斯資本主義保護制度的保護貿易主義

俄羅斯的工業，需要保護關稅政策。但在商業資本，則無論是本國的生產品或外國的生產品，只要買賣能賺錢。所以商業資本主義減低稅率，對防遏多量商品輸入的保護關稅提出抗議。消費者的地主和農奴所有者，對禁止關稅都表示不滿。他們讚美自由貿易的利益，並計算防遏英吉利織物輸入的結果，對國家及個人有如何的損失。相反的，工業家却反對自由貿易的關稅；以爲國土自受拿破崙蹂躪後，如再施行自由的貿易關稅將必『生起二重的荒廢，國家最後的金銀，將流出殆盡，紙幣亦將化爲廢紙』。政府頗傾信工業家的主張，而禁止關稅制度，乃佔勝利，幾至十九世紀。這樣，（一）生產的企業遂侵入商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之中；（二）農奴的勞動在農奴經濟的內部與自由貨幣動轉相結合；（三）發生『前資本主義的工場』的工場過渡期之新典型；（四）俄羅斯被引進工業發達的世界條件之中，捲入英吉利資本主義發達的圈內，利用其技術的成果，而（五）國內興起新工業形態的紡織工業，走上資本主義發達之途。農奴制度開始解

體。

農業上農奴制度勞動形態的崩解過程

農奴制度經濟形態崩解的過程，是受過正在發達的工業之打擊而行的；同樣的崩解過程，在農業領域上也可看到。穀物的輸出，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五年為全輸出額之八·四%，但至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因增加三一·三%，地主便將所有地變成穀物工場，導入新的經濟體制之中，以適應資本主義諸關係的要求。地主便將他的耕作地增加二、三倍；叫農民離開土地而為貴族農民，或為『按月雇傭』（他們用地主的農具耕種地主的土地，供給他們食住）；擬用機器和新式肥料，並精製農業原料，以在自己的經營內創立工業的企業。但這些嘗試，直到一切舊有經濟關係徹底破壞以前，全無結果可言。這是因為這種嘗試，不適用於農奴制度的環境，資本不足，一年中饑饉之時尚須贖養農民，同時又不能利用打穀機，播機種，簸別機等等的原故。許多進步的地主都明瞭地意識到被限制自由的勞動並無利益。他們知道農奴的 *Chetro*（夫婦或家族之意），只

給與他們很少的收入，比賃銀勞動者和自由的 *Cherko* 還少。以至有人居住的土地，比無人居住的土地還低廉一半。雖然如此，農奴制度仍繼續存在。

徭役勞動並無利益，這根本思想，在很久以前，已深入地主的意識之中，至於問阻止改革的是什麼？這答覆可在穀價之騰漲的事中看出。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〇年，歐羅巴的穀價，漲勢異常遲緩。一八四〇年以後，穀物價格才次第昇漲，穀物之輸出，乃日益激增。價格的昇漲，可於下表窺知：

穀糧自俄輸出(噸)

柏林市場之穀物價格

年	度	小麥	大麥	十	年	間	小	麥	大	麥
一八二〇年		二七五	六四	一八二一—三〇			六·〇七		四·四六	
一八三〇年		四一七	一四二	一八三一—四〇			六·九一		五·一六	
一八四〇年		二九六	二三	一八四一—五〇			八·三八		六·三〇	
一八五〇年		四二六	九一	一八五一—六〇			一〇·五七		八·四八	
一八六〇年		六八六	三三一	一八六一—七〇			一〇·二一		七·九三	

國外穀價既低，則再事擴張生產，對於地主是毫無意義的事。但俟恐慌終熄，再盡量擴張生產，來合理的加以運用，則直接有利可圖。不過這樣做是要錢的。地主說得好：「資本，資本，資本，這是化荒地為樂園的魔力」。可是地主沒有那些錢。

二 專制政府的對外政策

與英吉利接近

俄羅斯專制政府的對外政策，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發達，由於對英的緊密的經濟關係，同時並由於奪取東洋市場的需要等等來決定的。俄羅斯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繫於對英的同盟。地主貴族，主要是靠販賣米穀，船料，脂肪，大麻，亞麻等給英吉利，方能從自己的土地上得到確實的收入。保羅大帝 (Pavel I) (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 即因廢除對英同盟，引起貴族不滿，致爆發為貴族弑帝之舉。參加陰謀者於一八〇一年三月

十一日在皇宮將保羅大帝弑死。（英俄調和係保羅死後的直接結果。）

俄羅斯又加入對法聯盟，初與奧大利，後與普魯士聯合。從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〇年間，這些聯合，竟被佔領維也納及柏林，迫俄羅斯締結蒂爾地特（普魯士）和約（一八〇七年）的拿破崙所粉碎。對英同盟被廢除後，亞歷山大大帝遂與法蘭西攜手，承認拿破崙在德意的土地領有，並同意割讓普魯士土地之半與新成立的拿破崙東進軍事前哨的華沙公國。對於俄羅斯，蒂爾地特的媾和條件，在外表上是很冠冕堂皇的。該條件規定由普魯士割讓貝洛斯一地給俄羅斯，並將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基亞公國割與俄羅斯，這兩國當一八〇六年爆發的俄土戰爭之際，即已被俄軍佔領。但結果，一八一二年合併到俄羅斯的，僅貝薩拉比亞。當其稍前，俄羅斯曾與瑞典戰至兩年（一八〇八年至一八〇九年），結果芬蘭為俄併吞。法蘭西則努力使瑞典參加大陸封鎖令。俄羅斯因服從蒂爾地特媾和條約，乃不能不參加大陸封鎖令。即與英吉利斷絕商業關係，停止英吉利商輪駛入本國港內。

蒂爾地特媾和於俄羅斯商業資本不利的事，很快地明白了。原料輸出激減，鐵價跌

至六〇%，大麻跌至七五%，對外貿易轉爲入超。這更引起貨幣的流出，盧布紙幣的跌落（一八〇八年跌至四十八卡比克），許多商務公司及地主營業的破產，商品價格的飛漲（糖一基羅格蘭姆於一八〇八年值六盧布紙幣）等等。這些事引起貴族及主人的不滿。亞歷山大大帝又將重陷其父的命運。一八一二年，貴族和商業資本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廢除對法同盟，對法正式宣戰（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

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之戰

一八一二年夏，拿破崙率兵精糧足而無實質的六十萬「大軍」侵俄。這裏面有革命戰爭傳統關係的老兵，比較很少。這不足靠的「聯軍」是由德意志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及其他各國人聯合而成。因此對於強制的行動，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反抗，士兵成羣地逃亡，大膽地破壞軍紀。反之，俄軍以在瑞、土之戰歷經風塵，數量上雖較以前和拿破崙作戰之時爲少，但實質較優。拿破崙絲毫沒有受到俄方的抵抗，即渡雷曼河抵達威里諾。前線的俄軍深深退入俄國內地。在斯莫連斯克附近及波羅幾諾村（莫加

伊斯克附近）附近的一戰，欲制止俄軍進攻而不成後，莫斯科即爲俄軍所放棄，拿破崙便決定在那裏過冬。爲使拿破崙軍隊不能在莫斯科盤據過冬，莫斯科總督拉斯普金乃令警察放火燒城——因人民都已棄城遠去。莫斯科成了一片燎原，拿破崙軍隊的崩潰也愈成岌岌之勢。他們都變成洗劫城內外的掠奪者了。

拿破崙想求和也不成了，他決計先行班師，放棄莫斯科，俟來春再作軍事行動。於不絕受俄軍遊擊中，拿破崙僅率四萬二千殘軍脫出俄境。軍事行動移到了西歐。以法蘭西爲當前大敵，俄、普、奧、瑞及英吉利訂立了新的聯盟。拿破崙軍隊在來比錫附近的『民族之戰』（Battle of Nations）（一八一三年），盡被織滅，渡萊茵河退却。聯軍追入法境，於一八一四年佔領巴黎，廢黜拿破崙帝位。一八一五年九月，決議創立『神聖同盟』，由聯邦各主要國簽字。

尼古拉第一之對外對內政策

亞歷山大第一之承繼者，尼古拉第一（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五年）的政策，是和前時

代相同，給商人以若干特權，熱心爲資產階級與貴族的利益而效力。商人受到勸導。擬由商人之中創立一種與貴族有同等權利的『名譽市民』；並舉行手工業博覽會，設立商人必要的教育設施（彼得堡之工業專門學校，實業學校），由制定與銀盧布等價之盧布及停止紙幣（紙幣二百五十盧布等一百銀盧布）以建立貨幣流通的制度。工場主的代表參加工業會議，在那裏他們可以對自己的要求發表意見。尼古拉第一常親臨定期市場及博覽會，在冬宮大宴時招待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工場主人，甚至和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締結姻緣』。

對資產階級特別可貴的，就是政府的『武裝勢力』。這給在農奴制度支配下無法擴張國內市場的俄國手工業生產品，打開了一條銷路。波斯戰爭（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八年）之後，俄國在波斯獲得了『特惠國』的地位，對波斯市場有無限制的支配權力。俄羅斯在波斯的貿易額，年達四百萬銀盧布。

俄土戰爭（一八二八年至二九年）以這樣的媾和條約告終。俄得多腦河下流左岸地方及黑海東岸；自土耳其獲得莫達維亞，瓦拉基亞，塞爾維亞及希臘等地方的自治；並得

在撒旦支配的國內免稅營商的權利。一八三三年俄羅斯根據俄土條約，要求撒旦禁止他國軍艦通過波斯福拉斯及達達勒斯海峽。黑海在軍事上，其後又在商業上——包含哥薩克及汎哥薩克等地的俄羅斯關稅壁壘，阻止了英吉利及其他各國商品之後——變成俄羅斯的湖水。英人見此情勢，估計這對於她是三百五十萬磅的損失。英俄間戰爭之不可避免，已成明顯的事實。加之這幾年來英吉利購自俄羅斯的米穀，在西歐也大跌其價。一八四一年，歐羅巴會議成立，議定歐洲五強有保護土國之權，禁止一切軍艦——事實上即禁止俄艦通過波、達兩海峽。這幾年來俄羅斯已進至阿富汗及印度國境，侵入希發，並開始佔領中央亞細亞（希發、布哈拉於一八七三年及一八八六年為俄併吞）。俄羅斯進且在中國奪取英吉利之鴉片貿易。戰機成熟，俄政府亦積極備戰。邁力擴張海軍，改良克倫斯塔要塞，趕築塞發斯特堡要塞。英吉利也和法奧（對俄貿易上的競爭者）締結了同盟。

克里米亞戰爭

大戰是一觸即發之勢了。俄羅斯對巴烈士坦宗教問題之干涉，便成了啓興之端。俄羅斯替希臘正教教士向撒旦要求給與特權。經受拒絕，尼古拉第一即進軍撒旦支配下之莫達維亞及瓦拉基亞。土耳其提出抗議。聯名保護土國的列強，即在維也納召開會議討論土耳其問題，但這會議上未得絲毫協定。一八五三年秋，土俄正式開戰。英法艦隊爲協助土國出現波斯福拉海峽，繼入黑海。一八五四年秋，英法兩方選克里米亞爲戰爭的主要舞台。於是開始了克里米亞戰爭。經十一閱月的包圍後，塞發斯特堡陷失，黑海艦隊亦被擊沉。締結了所謂『巴黎』和約（一八五六年）。由是俄羅斯喪失在黑海駐紮艦隊之權；多腦河沿岸，被割去一部的土地。欲在土耳其攪握大權的俄羅斯資本的計劃，終歸失敗。擴大國內市場，成了必要。這事即刻威脅到農奴制國家的全體系。其代表者的尼古拉第一，終於自殺——一般是這樣說。

亞歷山大第二（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八一年）的政府，是不能不着手解放農民了，他們在尼古拉第一在世時曾不絕地叛亂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五四年，發生七百零九次的變亂，大都是用武力彈壓了下去。這些變亂在各個地方，帶有威脅的性質。例如屬倭倫堡

及佩爾姆等縣政府的農民，風聞要將他們改作地主的農民時，便有四萬人纔起。里雅桑縣哥里金屬領下的叛變，曾繼續兩年之久。克里米亞戰爭之時，因徵兵令關係，就有若干縣的農民羣起反對。五十年代末頃，已無人懷疑布卡喬夫的叛亂不會再起。防止支配階級視爲危險的農民的憤懣，是改革的主要任務。不待作『自下的革命』而必須作『自上的革命』了。何況克里米亞戰敗後極度緊張的狀態，是更有必要。對政府的不滿，擴大到社會的各階層，軍隊亦呈不穩。爲防止全部的破滅以挽救封建的土地私有，是需要一種手術了。於是上層的支配者便施行了那手術。

三 十九世紀前葉的資產階級運動

政府的自由主義政策與反動的開始

工業及農業資本主義最初的萌芽，在十九世紀初頭即已上了農奴制度廢止問題的議

事日程。自由勞動者無論在工業經營者或農業經營者，都有了必要。俄羅斯工業的發達發生這樣的思想，即需要政治的自由。超經濟以外的強制，對於工業資本已無必要。它可以『不用棍棒皮鞭而以肚皮』來抑制勞動者了。所以在工業資本看來，無論是農奴制度或農奴諸關係的全體制，都是不必要的。

這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已爲地主的一部——與工業資本關係最密切的中央一帶的士地私有者所接受；政府的方面——自然是在極特殊的形態上，但也採納了這種思想。政府機關報紙已禁止登載買賣農民的廣告。這事實就是暗示其注意農民問題。繼於一八〇三年公佈關於『自由穀物耕作者』的勅令。這勅令對地主准許每一村中如地主與農奴雙方同意，得個人底地或連同土地解放其農民（通常農民只要付出平均三百九十六盧布紙幣時即可解放）。里夫良德，愛斯特良德及庫爾良德等縣關於農民制度的規則上，准許農民離開土地而得解放，給與了自由工資勞動者以出頭的可能性，他們對於這些縣所施行的種果交代經營是很必要的。

亞歷山大第一在世之初，側近他的人擁他結成了一個叫着『祕密委員會』的緊密團

體，以宏議改造國家計劃。參加那裏面的，尙有皇帝的青年友人（斯托洛加諾夫，諾威息利柴夫，卡爾特利斯基，科朱貝）等，他們卻受過歐洲教育，有自由主義的傾向。農奴所有者送他們一個，號叫「雅科賓派」。委員會只是一利那間的顯赫。當時兩大主要問題——限制農奴制度及專制制度的問題——在委員會已得不得解決。委員會乃曝露了它活動的不徹底和優柔寡斷。

一切自由身分的人都允許購買土地了。昔日的部（Kolletia——board）已改爲內閣，其中有秘密委員會的若干人加入。隨着這行政上的改造，元老院遂成對行政的國家監督機關和最高裁判所。

十九世紀的初頭，憲法尙認爲時期尙早。當時任內務部官職的斯佩郎斯基（註一）所寫的覺書中，曾稱在住民半數全呈奴隸狀態，既無教育又無國法的國家頒布憲法實屬困難。斯佩郎斯基說：沒有教育而撤廢農奴制度是危險的，農奴制度存在的國內，普及教育又非易事。

（註一）斯佩郎斯基爲農村教士的兒子。畢業宗教大學，在元老院供職。

但在這方面政府也得到若干效果。五個大學，新見設立。教育經費也劃定了相當的預算，並允許發行很多的雜誌。這些雜誌裏面，也有帶着自由主義的見解的了。

那成爲貴族不滿之原因的蒂爾特地媾和之後，亞歷山大第一便愈加依賴那代表工業資本的勢力了。亞歷山大第一委託斯佩郎斯基起草『國家復興計劃』。這於一八〇九年完成。斯佩郎斯基計劃的思想根幹，是所謂根據前述方案於適當時期在俄羅斯施行『正式國家組織』。這計劃的基本思想是在確定財政及信用制度，而這沒有確實的國法是不可能的。農民得到法律上的獨立。斯佩郎斯基的計劃，並預定議會——村會、縣會，省會——的組織，議員則由土地所有者、富商及工業家遴選。議會處理地方的經濟問題。此外，這計劃又提出創設兩院——國會與國家審議會（據最初的計劃應參加立法事務）——的問題。這計劃中只實現了國家評議會，但實際却變成了僅審議新訂法案而無取決權的元老高官們的集會。一切事務都由內閣決定。在芬蘭波蘭兩處，亞歷山大第一也頒布了憲法，召集議會。他的目的是在擁絡芬波的人民。

在亞歷山大的『自由主義』時代，已能看到反動政策的開始。亞歷山大治世的初年

已開始重用那保羅寵信的任軍務大臣的殘酷的軍人，頑固家亞拉克柴夫。

因拿破崙帝國的崩潰，而有由亞歷山大第一提倡所組織的反動的神聖同盟之創設。這即刻開始了亞歷山大第一對內政策之決定的轉換。自由思想遂嚴被追究。出版物常受檢查，相持不下。大學裏面，自由思想亦被壓迫。教育部改成了宗教教育部。自由主義的教授被趕出大學；哲學及自然科學的教授均換為神學教授；連經濟學的講義也要根據聖經來做了。學生間則用強迫的方法，樹立信仰，要他們合唱祈禱。對犯過者，則配以寫着『罪人』的小板，無理地叫他們懺悔。學生並命其行軍。

十二月黨的運動

反動的開始，增加了一部份貴族的不滿，他們組織了許多的秘密結社。

歷史上稱這秘密結社為十二月黨(Decembrist)者，是因為他們的一部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發起武裝羣衆暴動的原故。這運動起自軍隊內部的將校之間。這時候將校的大部份，不但是最有知識的，而且是貴族——同時是全俄羅斯最先進的

階層。但以新的經濟關係已將貴族分解爲若干社會羣而非統一的大衆，這些社會羣的意識形態也呈種種的色彩，這些又反映到了政治綱領上面。因若干社會經濟原因而生的十二月黨運動，採取了許多西歐資產階級的政治著述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政治思想。但其對立憲社會的知識，不單是得自書本之上，並是在國外轉戰數年間所得的歐洲生活之直接觀察的結果。受過十九世紀啓蒙哲學及歐洲政治著述所薰陶的自由主義的將校等，開始接近士兵大衆。有些貴族——將士，且與西歐的著述家、學者、政治家接識，加入外國種種國體爲其會員。還有的則旅行拿破崙戰役終結後的歐洲諸國。由於這些事，得到了爲作將祖國制度與西歐制度比較的材料。政府漸入和平狀態後，便又要在軍隊內施行以前的操練，不絕的閱兵，和對衛兵行爲服裝稍有不檢的處罰等等。許多將校開始被撤換和開除。低級士官擢昇爲上級司令；有軍功，在軍隊內有人望，個人與士兵有感情的人，很多都以「雅科賓主義」的關係被革退。

在亞拉克柴夫指導下，開始了軍事的殖民制度。爲了這目的，國有農民住在的若干領地，都由內務部移到軍務部。這些國有農民都變爲「武裝的移民」，要他們同時務農

兼作士兵。

這些領土上新增了許多部隊，有妻子的兵士可以把他的家族接去。武裝移民的生活規律極嚴，須服從軍紀。他們從事戰線上的工作。對移民的子弟，更施以專門的軍事訓練。政府擬定這種殖民制度時，爲減低國產支出並減少兵役服務起見，特設一種屯田兵的階級，不使兵士離開家族及普通的農業勞動。但並未能達到減輕業務和節約的目的。且勞力浪費極多，支出也耗費不貲。前進的將校們便成了政府的反對派。而認爲武裝殖民制度的目的，在創造一種專制的武力，而賴以壓迫一切社會運動。這樣，軍隊內的氣氛便與一般對政府權力不滿的情緒相匯合了。

軍隊內不滿的最初而公然的爆發，是一八二〇年彼得堡賽米約諾夫近衛團士兵的譁變。賽米約諾夫團士兵的大衆行動，是爲的兵士的勤務過重之故而引起的。團內的譁變被政府撲滅。結果兵士和將校都失去辭職的權利，禁止請假和代職，且被調到普通團部（近衛以外的）裏面。但是他們却因此把反對政府的思想深入到軍隊裏面去了。

但是更在這以前，近衛團及普通團部的官佐間，即開始發起了種種有社會政治目的

的秘密結社。這些結社中成立最早者，是『共濟同盟』（一八一六年——一八一七年）及『福祉同盟』（一八一八年——一八二一年），支部遍莫斯科，尼凡里諾復哥洛德，烏克蘭（托利金及其他各城）。這是半公開存在的和平的組織。福祉同盟的規約裏，沒有一句是革命的文句。他的目的是代議政治，然而從開始就知道那代議政治的，只是結社的創立者。同盟想用精神的壓力強制政府，發動國家之和平的改革。為時日久，同盟內漸次成立了由青年陸軍上校貝斯特爾（P. I. Pestel）（一七九三年——一八二六年）指導的左派。佩斯特爾發動彼得堡支部最活動的份子，要他們注重推翻專制制度的宣傳。一八二〇年，他使多數的盟員承認俄羅斯渴望共和制度，而致力於最急速摧滅專制政治的方法。

政治開始嚴緝一切反對派時，多數帶機會主義色彩的盟員，因經濟狀態的變化（穀價的跌落，保護關稅），竟對運動冷淡，對於同盟成了重要關頭。

一八二一年同盟在莫斯科召集大會，大會宣言解散福祉同盟。但這不過是為從同盟中清除不可靠盟員的一種計策。

因同盟的分裂，產生了兩個祕密結社——『南俄同盟』及『北俄同盟』。經過重新組織後，就在第二軍駐紮地的烏克蘭活動。而在南俄同盟的上頭，成立了以佩斯特爾為終身部長的指導部。

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南俄同盟的代表大會，提議在彼得堡也擴大南俄同盟的勢力。南俄同盟和北俄同盟的不一致，非常緊張，且可說是常趨尖銳化的。

在彼得堡，有大部分過優游生活的近衛官佐組成的北俄同盟，其前頭成立了由三名指導者組成的會議（*Doma*）。同盟的實際指導者是上尉參謀尼基塔·姆拉威約夫（*N. Muraviev*）（一七九一年——一八四三年），及在俄美公司任職的退伍軍人兼詩人的路伊列夫（*K. F. Rytleiev*）（一七九五年——一八二六年）。

使同盟員分裂的基本問題是這樣的：第一是俄羅斯改成共和國好呢？改成立憲君主國好呢？第二是俄羅斯成爲統一的國家好呢？成爲聯邦好呢？第三是能認爲有完全權利的市民的是些什麼人呢？最後是怎樣解放農民——是連同土地呢？還是不連同土地？等等。

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在北俄同盟員間，有由姆拉威約夫起草的憲法草案；在南俄同盟員間，有佩斯特爾主編的『俄羅斯真理』報（『Russkaya Pravda』）。後者展開了一個新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憲法的提案，同時是臨時政府的綱領。

姆拉威約夫的憲法反映經濟勢力較強而與資產階級要素結合的那貴族進步中流份子的意識。北俄同盟的一些盟員，如路伊列夫，奧皮連斯基等都擁護共和國，而姆拉威約夫的理想則屬立憲君主制。姆拉威約夫的提案，一面是代議制的支配，同時又給與薩皇以強制執行權及軍權。據姆拉威約夫看，俄羅斯應做合衆國而爲聯邦。加入這聯邦的各國在共通的法律和若干統一的制度下相連繫。根據憲法，法律的制定屬自由選出的國民代表，執行權屬薩皇，裁判權屬審判官。國民在全國國民議會和各州集會上選出代表，批准新薩皇的即位，薩皇有向國民議會報告的義務。這憲法不列婦女，遊牧民族，無力繳稅的人，用人，及居住不定的人們爲有完全權利的公民。其他的人雖參加政治生活，但其權利是有很多種的；只握有不動產五千盧布動產一萬盧布的人，才有選舉權；而有三千盧布及六千盧布財產的人，才有任高級官吏的資格。姆拉威約夫的憲法，是由

財產資格而定的憲法。對於以前政府的農民，每五百名准許有一名選舉人，即五百名農民的投票，其効力與一名地主或資本家的投票相等。農奴制度廢除，農民每一戶與以二德夏丁（Desiatina）（等於二·七〇英畝）的土地。這樣，農民就命定要做『雇農』（Barak）——僅有非到主人那裏去作工不可的那樣少的小塊土地的農民——了。姆拉威約夫的憲法，將土地權交給地主和資本家，顯明是地主的綱領。

南俄同盟的指導者佩斯特爾，是堅決的共和主義者。據他的提案，立法權屬國民議會，這由根據普通選舉權所自由選出的代表組織而成。國家的政治，由選出的五個人所組成的最高會議施行。由一百二十名被選出的『貴族』所組成的最高會議，監視法律的執行。佩斯特爾把俄羅斯當作統一不可分的國家。住在俄羅斯的一切民族，據他的意見，須廢除地方的特性，諳識俄羅斯的語言習慣；爲將獨太人移至巴勒斯拉，他提議俄軍應援助他們佔領巴勒斯坦。佩斯特爾給與一切的人以一樣的政治權利，各人都是某一鄉的鄉民，選舉代表出席鄉、縣、省的『地方會議』。各人都能做國民議會的代表。對財主不會給與什麼特權，因爲據佩斯特爾的意見，『金錢的貴族政治』比『封建的貴族政

治」是決不會好的原故。佩斯特爾的同情，勿寧是傾於城市及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即市民與鄉下百姓方面的。他是授權利與俄羅斯一切市民的第一個人，對於自由農民則與以永世的土地所有權，而禁止土地國有化。

農奴制度被取消。一切土地都歸國有（五千德夏丁以上的私有地無賠償，五千德夏丁以下者賠償），分爲兩部，一部移讓給鄉村，另一部保存，作爲國家基金（給與鄉村的土地，是平均分配給一切的人。作爲基金的土地，則大塊地劃分出租，或暫給有力的家族，他們能用自家的勞力耕種田地，而將米穀販至市場之上）。

姆拉威約夫的提案和佩斯特爾的提案間，如上面那樣明顯地，有很大的區別。主要意見的不同，在選舉制度和「土地分配」的問題。這不同的意見，遂使北俄同盟員和南俄同盟員分離。這是階級的不同，即佩斯特爾是反映那正在抬頭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意識。他的綱領是走進了政治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綱領。

組成十二月黨之左派者，是南俄發生於第二軍官佐間的「汎斯拉夫人同盟」（一八一三年——一八二五年）的人們。共和國，民主主義……等思想，使南俄同盟接近了汎

斯拉夫人同盟。同盟的創立者，是生長在貧窮退伍軍官家庭的波利斯兄弟，和窮貴族呂布林斯基，他因參加波蘭的祕密結社，由華沙被逐至諾復哥洛德·瓦爾溫斯基。同盟團結了一些普通部隊的將校和軍官——即有名無實的貴族，靠「薪俸」生活而無土地的貴族。而同盟員中，也有官廳的書記，農民的子弟，郵差出身的官吏及小貴族等等。同盟員的主義是：「既不願自己做奴隸，也不欲奴隸旁人」，將自己的薪俸分作解放農奴的償款；凡有農奴的同盟員，都叫他解放了農奴。「斯拉夫人同盟」在士兵間作了有計劃的宣傳，說有反正的必需。這宣傳又和農民問題相聯繫，向士兵說明他們父母的奴隸狀態。同盟的政治目的，是脫離專制政治的斯拉夫聯邦共和國。

北俄同盟員和南俄同盟員之間的意見紛歧，並表現在關於戰術的問題上。北俄同盟員認為革命須取軍事性質，而與民衆無關。他們不想掌握權力，而將其交給有經驗，有人望的政治家（如斯佩郎斯基）。軍隊只能作反正的武器，毫不能盡獨力撐杆的任務，而必須維持軍紀，在將校和同盟員的指揮下，保守秩序。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俄同盟和少數參加的軍隊在彼得堡元老院的廣場上出現，要「捉住」革命；而那時對於集

合在廣場和附近街巷的尼古拉第一及政府的軍隊，終不能和躍躍欲試的民衆取一致行動者，其原因正在於此。『這些革命家的組織是狹隘的，他們是可驚的那樣遠過了民衆。』列寧這話，確是中肯。他們的組織——最後的貴族的革命組織——是不會有前途了。

南俄同盟所計劃的革命，是建立在須全部剷除專制政治之上的。預定在革命後，同盟員即行掌握政權，並樹立臨時政府之長期的政權，以實行新的制度。

政府得到密告，知道軍隊內有了祕密結社。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開始逮捕南俄同盟員（佩斯特爾等）。這時在彼得堡，北俄同盟黨員已決心利用繼嗣亞歷山大第一之死及其弟尼古拉即位（這是波蘭太守尼古拉之兄君士坦丁在這前不久辭退了帝位的結果）後所醞釀的情勢。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就是北俄同盟崩潰之日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底，柴爾尼可夫步兵團在南俄叛變。叛變的指導者是南俄同盟員的亞波斯特爾和呂明。但新成立的『革命參謀團』——『斯拉夫同盟』，很多地方却和他們的意見不同。『斯拉夫同盟』要求急速作堅決行動——進據基夫與農民結合，姆拉威約夫躊躇不決，期待其他的部隊響應。指導缺乏統一的事，是革命不成功的一個原因。至於南俄同盟員

則可以這樣來說：他們在求同盟者時，竟改變方針，怕和農民大眾結合，而與北俄同盟員相反，「逃出」了革命。一月三日，團部和政府軍衝突，受到大砲密擊，敗潰而走死傷無算。政府對北俄及南俄的殘黨處分極嚴。上絞首臺者，南俄同盟員有佩斯特爾，亞波斯特爾，呂明；北俄同盟員有卡霍夫斯基，路伊列夫等（一八二六年）。其他的人，都被徙至西比利亞。

十二月黨運動的不成功，有兩三種原因。十二月黨缺少和任何社會階級的結合。他們本身的人數也很少。其他的貴族，都是由農奴所有者——地主而成。工業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本身之未發達同樣，還只開始在發芽。農民不曾團結，而十二月黨的大多數不但不與農民結合，且至想都不想。不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十二月黨本身，缺乏內部的統一。分裂，對自己力量的不信任，對堅決革命行動的無能，以至陳腐傳統氣氛——對暴力的嫌惡、對薩皇的尊敬，對權力的俯首——的抬頭，即胚胎於此。

但十二月黨的運動，並不是沒有效果。先驅者的事業，不但是後繼有人，且得到了正當的評價。樸列汗諾夫說：「十二月黨是因其失敗而指示了後世之道」。列寧是這

樣看：「他們的事業不減。十二月黨使赫爾燾覺醒。赫爾燾展開了革命的煽動。革命家

|| 拉茨諾丁其（註二）捉住宅，將其擴大強化。戰士的組織是擴大了。」

（註一）拉茨諾丁奇者，是指其活動出乎身分範圍之外的一切人而言。例如不願從父職的教士子弟，停止

向公會繳款的商人子弟等，都叫着拉茨諾丁奇（譯者按——蓋異人之謂）。

斯拉夫派與西歐派。俄羅斯最初的社會主義者

十二月黨的失敗，給與了那個時代種種年齡的俄羅斯智識階級以種種的影響。老人們不和專制政治完全妥協，對其矢忠矢信地擁護，便如普希金的友人卡達葉夫一樣，陷於絕望。卡達葉夫在一個雜誌上發表的那「哲學通信」上，就表示這樣的意見：俄羅斯沒有將來，野蠻混噩是她的命運。在青年之間，却看到別樣的東西。用赫爾燾的話說：「元老院廣場上轟轟的砲聲，是驚醒了當時一切的人們」。年青的人一天天長大，反政府的情緒也越加增高。赫爾燾說：「昏睡的俄羅斯，是開始振作起來了。」因為運作稍廣泛的公開行動都不可能，社會的覺醒遂集中大學的周圍和四十年代所見到的「小組

織」。

這些組織上，起初是對一般哲學理論的問題，興趣較濃，但不久即引起潑辣的批判的反政府的情緒，要求實踐任務的解決，並對尼古拉第一時代政府的口號——「專制政治，希臘正教，國民性」——下的一切東西，加以批判。和這相應而起的，是這時代社會思想上兩大潮流的斯拉夫派與西歐派間的鬥爭。

斯拉夫派的見地是：各民族應有其獨特的本位生活。那裏有一種深的主要思想——「國民精神」——為基礎。為理解國民，須理解其國民精神在於何處。俄羅斯國民的本位性，在於不由希臘正教，農奴制度，階級鬥爭，而由公侯（Князю）權力之和平承認下的國家之形成中。據斯拉夫派的見地看來，俄羅斯是西歐的模範，立在斯拉夫人的前頭，負有根據福音書的教義改革歐羅巴生活的使命。在哲學上建立了斯拉夫派理論的，有I·I·基列夫斯基；立神學上之基礎者，有I·霍米耶可夫；在社會歷史上建立基礎者，有I·亞克薩可夫。

和斯拉夫派相反，西歐派相信人類文化的單一性，認為俄羅斯在彼得大帝改革前沒

有什麼「本位性」，而是野蠻混沌的；而俄羅斯社會的任務。在於和西歐作緊密的接觸——與其合流，創造統一的全人類的文化家族。

斯拉夫派將俄羅斯的農民及一部分的商人，幻想爲彼得大帝前俄羅斯傳統的維持者。所以斯拉夫派在作活動時，忽視了國民生活的許多黑暗的一面。然而仍看到俄羅斯生活有廣泛改革的必要，主張解放農奴——自然是自己的一流，即貴族一流。對俄羅斯社會思想的發展，斯拉夫派不曾給過一點點的影響。斯拉夫派理論上有重大意義的，只是關於農民共同體的學說。但這也是受到西歐派用新形式的反映，成了探討社會主義理想的領域，而不是探求正教，父族家長理想的領域了。

西歐派之中，有受到歐羅巴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影響而生的帶社會主義色彩的較急進的一派。在俄羅斯，對社會問題的關心，表現爲對於在俄羅斯生活狀態影響下的那農奴大眾毫無權利狀態的關心。俄羅斯最初的社會主義者，是三十年代的赫爾姆（A. I. Herzen），（一八一二年——一八七〇年），和他的朋友詩人倭加略夫（Vogarsov）。他們同是聖西門主義的熱烈的信徒。四十年代的前半，彼得堡外交部員 N. V. 布塔謝

威奇·佩特拉，謝夫斯基的周圍，成立了所謂佩特謝夫斯基派的小組。他們熱心地主張傅利葉的思想，決作煽動宣傳。他們在小組會議上分析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討論關於農奴解放，改革司法制度等等的問題。一八四九年，佩特拉謝夫斯基派被捕，一部分交到軍法會議。雖然尼古拉的密秘偵探局員，也只把他們當作「思想的陰謀」看待，而佩特拉謝夫斯基派的一些人（其中如佩特拉謝夫斯基本人，F·M·柔斯托伊夫斯基等）仍被潑判官判決死刑。對他們的處置，極其殘酷。先將被告推出刑場，宣讀死刑判決，準備放槍射擊，然後才宣佈將死刑改爲各種期限的徒刑。

四 一八六一年農奴改革

改革審議的開始

客觀上，農奴改革是俄羅斯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工場數增加，自由的工資勞動發

生，穀價高漲，領地成爲穀物工場，而農奴農民的勞動生產力也減少。於是自由勞動者對地主就有了必要。克里米亞戰爭失敗的結果，近東市場閉絕，有了國內市場的必要。四十年代以來愈趨愈激的農民叛亂，都和這些原因有關係。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農民問題雖常提出討論，但是由官僚主義的國家機關『秘密』地來商討的。尼古拉第一時代秘密委員會的活動，有了一八四二年關於『農民服務』的勅令和一八四七年的勅令。一八四二年的勅令，授地主以權利，在農民與地主間能自由締結廢除個人的農奴制的隸屬的契約。一八四七年的勅令，則允許在買賣領地時農奴得以賠款恢復自由。兩個勅令的實效是不足取的（第一勅令解放了男女合計約六萬人，第二勅令解放了男子九百六十四人。）。

一八五七年，新由高級官吏組織了秘密委員會，開始審議那提出到政府而普及於各社團間的個人關於農民問題的種種計劃及提案，以至那爲限制農奴制度已爲政府採用的諸方策，求擬成一解放農奴的普遍計劃。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徵集材料和意見，而進行極緩。但經尼陶宛貴族提出請求即刻許可由貴族組織縣委會討論農奴改革的倡議後，

該委員會的工作就有了生氣。尼陶宛的地主提議將農民解放，並欲廢免他們厭煩的所謂『Inventor 規則』（一八五二年以來成立），這在西部諸縣的各領地上決定了農民分地和義務範圍。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用威爾拿總督那幾莫夫之名，下了亞歷山大第二的勅令，答覆這次的請願。這在本質上只是一八四年法規的覆襲，即：『地主保留有對土地全部的所有權，但農民僅餘住宅，付以代價即可成爲私產』。勅令更考慮到將若干土地交與農民耕種時，地主對這是徵收使用稅呢，還是用勞動來作報酬。農民對住宅雖然繳納償金（倘農民作農業以外的工作時，償款中並包含土地、房屋及使用稅等價格），但農民仍不會護得個人的自由。不過這道勅令在俄羅斯社會上已大受歡迎，認爲農民問題已由『官僚主義的』決定移轉到用社會方法的決定，覺得前途有無限的希望。

在國外的赫爾燔，對於解放農奴事業的薩皇的倡議，在其雜誌『鐘』（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七年赫爾燔在倫敦每兩週發行的雜誌）上，從倫敦發出了題作『加里拉耶人，你們勝利了！』的熱烈的歡迎的論文。評論家N，G·車爾奴伊謝夫斯基在雜誌『現代人』上，說亞歷山大第二單獨致力於其臣民的解放，給他們以『全人』的幸福權利。同

時，斯拉夫派的 I·S·亞克薩可夫也寫了些熱烈的詩，在其中這樣喊：『忘記昨日，歡迎明天！』各大雜誌也在紙面上特開專載農奴改革的一欄。舉行演說，開宴慶祝。但是，即刻就幻滅了。

改革的過程

其他各縣也倣效尼陶宛各縣所設的縣委會，組織了委員會。一八五八年秋，委員們在各處開始活動。委員會須在六個月的期間內，根據政府所訂的程序解決關於農奴解放的問題。這綱領將農民的地位決定成爲過渡的。即在農民方面，保留徭役和地主世襲土地所有權，的土地認作是地主的財產，農民無權購地，而只有買回住宅的權利，這種農民，負有一定期間的義務。

先進的報紙和民主主義的知識階級，對這綱領作了激烈的批判。這批判引起自由主義地主（齊却林，屠格涅夫，加維林）之反動的抬頭，他們誹謗赫爾姆，車爾奴伊謝夫斯基及其他的人，說是輕狂之徒，過激派。並謂這種輕舉妄動將使政府的信仰墮失。這

樣，地主即刻曝露他對君主制妥協調和的傾向。

由縣委會擬成的計劃，提出到由祕密委員會組織的最高委員會。附屬最高委員會，並以工作紛繁分爲四部——法律、經濟、行政、財政——的編輯委員會也告成立，各部分担關於農奴權利義務，農民社會構造，分有地，負擔及收買金等特殊問題的解決。環繞着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站在經濟地盤上的各種貴族團體，爭執甚烈。

大封建貴族（不足全貴族階級的一成，而有土地全部的四分之三）。提唱解放沒有土地農民。他們作爲行施着徭役的黑土區領地的地主，希望在他們的土地上建設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廉價的勞力，對於他們是有必要。但並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希望這事——他們有些人，需要小作農，不是雇農，而是有個人自由，但爲零碎的土地所束縛而須租借土地的小作農。

非黑土區地方的地區則不能同意解放沒有土地的農民，因爲這種解放方法，有陷他們於沒落的危險。他們從土地取得的收入。尙不及從那作爲問他們納稅的農奴的農民身上所得的收入。坐收稅款的這羣地主，主張收取包含地價夫稅收等的贖款，將土地分給

農民。

黑土區及工業區的中流貴族，因欲於改革後在領地上經營農業，需要金錢，所以他們也主張將土地分給農民以取贖款。

貴族和地主要求的這種階級的分裂，表現為兩個敵對的集團——反動計劃的支持者與自由主義改革的支持者——的分裂。

列寧把這些集團的鬥爭，作這樣的規定：「農奴所有者與自由主義者有名的鬥爭，是支配階級內部，大部是地主內部的鬥爭，專是為讓步的限度與形態的鬥爭。自由主義者和農奴所有者同樣，承認地主的財產和權力，而對那關於消滅這財產，完全推翻這種權力的一切革命思想，也是痛心疾首加以非難的。」

亞歷山大第二為使縣委會代表參加編輯委員會活動起見，決定在彼得堡來召集。和這事相關聯，在地方貴族間發生了以創設貴族憲法為目的的運動，以限制專制的支配，消滅宮廷貴族的支配，擴大中流貴族的權利。貴族想根據這要求來補償農奴所有權的損失。一八五七年應召來集的議員，都呈幻滅。政府施出種種方法抑製貴族。

一六八一年二月十九日發表宣言及「關於脫離農奴隸制度後農民法令」，是爲各種意見調和後各委員會（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一年）活動的結果。

農民的分與地

爲決定農民分與地的大小，俄羅斯分割爲三大地帶，這些地帶更分爲各區。（此際是注意到當時的分與地的經濟條件和大小。）各地帶和各區，設有分與地之最高最低的標準。黑土地帶分爲五區，每人有三·五至八·七俄畝的最高分與地。非黑土地帶，分爲七區，每人亦有三·五至八·七俄畝的最高分與地，草原地帶分爲四區，每人同樣有七至一三·一八俄畝的勅賜（由法律決定的）分與地。

（註）分與地即允許農民永世使用的田地及其他土地附屬品（森林、牧場等）之謂。每人均有。

最低的分與地等於最高的分與地三分之一。故亦常稱「三分之一」的分與地。如原有的分與地起出新訂的最高分與地以上時，不被地主分割以去，便課農民以義務，將農民所得的剩餘部分繳給他以前的所有者。

兩大主要地帶分與地的大小，如次表所示：

地帶	一八六一年前之使用地	各縣分割面積合計	百分率
非黑土地帶（十五縣）	一五八九六四三七	一五六九九八〇	九·九
黑土地帶（二十一縣）	一五九七一八四二	四一七八九八六	二六·二
黑土地帶各區分割面積如下：			
各縣	一八六一年前使用地	分割面積	百分率
倭加河沿岸諸縣	三六四三六二一	四九〇五五〇	一三·四
中央農業諸縣	二九三五六五五	六九二六七〇	二三·五
烏克蘭諸縣	二七三四六二八	八六六三八四	三一·六
窩爾加河沿岸諸縣	三七三八六七二	一二八七〇一二	三四·四
南俄諸縣	一八九六六四九	五六七〇二八	三〇·〇
窩爾加河左岸諸縣	一〇〇〇七六七	二七五三二〇	二七·五

如原有分與地較最低分與地少時（有些地主在改革前已把農民土地奪去殆盡），地主

就須增加農民土地，或減輕義務。但增加土地之事幾不曾做到。於是給了地主以有利的限制，即領地上凡能利用之土地的三分之一，均須留交地主，至在草原地帶上，如留交地主的部分在全所有地一半以下時，則能將指定的分與地減少。

國家議會上作法令最終審議之際，更根據加卡林公的提案，採用了所謂「四分之一」或「賞與」地。這是叫地主將最高分與地的四分之一，無報酬地賜與農民，並與以權利，由此，那基于農奴制度的兩者間的關係，可視為盡除；剩餘的土地則留給地主。至於這「賜與」則由增加佃租並由殘餘土地上的收入來補償。這「賞賜地」在農民間得到「乞丐分與地」或「孤兒分與地」的綽號。受賞賜者為數很多，達六十四萬，佔全農奴的六%。有房屋的農奴，都得到解放，地主也不會受到他們什麼東西。這有財產的農民之妻，佔全農奴人口的六·八（約七十二萬人）。

在波蘭各縣，農民在他們做農奴時所有的土地外，並獲得了牧場和森林。

房屋和分與地是在一定的義務下交給農民永世使用，但房屋的贖取權雖爲農民要求所得，而分與地的贖取權則只有地主同意下才能得到。對於使用土地，農民須繳租納捐，服從徭役（最高分與地每年徭役，夏季一日作工十二小時，冬季九小時，男子作工四十天，女子三十天）。稅率規定由完全的分與地分爲四等，即十二、十、九及八盧布。此際，對第一號的德夏丁及其次的德夏丁均課以高稅，所以地主能由很少的分與地上取得多額的租稅。在雙方得到自由的協定時，租稅能在政府援助下當作一次繳納的贖款。

贖取土地的價格，則視租稅的多少而定。贖取分與地的估價極高，且包含贖取農人格格的價值在內。因此，彼得堡及莫斯科等縣贖取土地時，估價都特別高。一德夏丁的贖取價格，在彼得堡縣二十四盧布改爲六十一盧布五十哥貝，在莫斯科二十六盧布改爲五十一盧布三十三哥貝。一般地主在粘土帶每人均獲得一萬萬六千二百盧布，在黑土帶獲得五千八百萬盧布。據當時估價，全國土地值六萬四千八百萬盧布，而農民竟支出八萬六千七百萬盧布之多。

土地和人的贖取，都是在『不損及地主』的情形下來作的。波蘭地主和俄政府間，因在西部諸縣使農民無代價地脫離地主，致起糾紛。分與地價格與贖價間，相差幾許，可於下表看出：

縣名	分地面積(一千俄畝)	分地價格(百萬盧布)	贖取金總額(百萬盧布)
非黑土地帶縣	一三四二二	一八〇	三四二
黑土地帶縣	一〇七五〇	二八四	三四二
西部諸縣	一一〇七九	一八四	一八三
合計	三五二五一	六四八	八六七

地主從國家取得的贖款佣金，佔全額的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但農民於四十九年內，以每一盧布年納息六哥貝之借款，償還政府。其中半哥貝償還借債，半哥貝為作補償贖取手續特別開支之貯款，其餘五哥貝則作利息。這對農民是極重的負擔，此外還有未付的餘款日益累積，一八六二年未付餘款佔租稅的六〇%，一八六三年佔四五%。四十五年內，農民支出了十五萬四千一百二十萬四千盧布。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才使政府將

贖款的支付減半，一九〇七年，便將其全廢。

土地共同體·地主的權力

贖取地不屬各個農民所有，而是全體共同所有。共同體把土地分配各人分擔支付，全體共同對履行支付有連帶責任。農業之共同體的形態，使農民極緊固地在農村社會上團結了起來。當支付贖款時的連帶責任，保證了地主和國家的收入。改革的實行者，知道「勞動者組合對資本家和政府的集團的反對，專在一個階級上發展——於是那與土地共同體毫無利害關係而一個個分散的人，意識到因自身孤立所生的弱點，便結合成反對政府，財產及社會制度的人為的組合。」因此政府便顯明看出共同體的反動意義。

改革的結果

改革是取了應封建大農業及其同盟者商業資本之需要的那樣的形態。

貴族的負債如何減少，可於俄羅斯最大地主謝列美喬夫家計的負債表上看出。農民

解放後，商業資本獲得了從緊附於共同體的半自由小生產者身上剝削更多量剩餘生產品的可能性。課稅政策，使農民將其剩餘生產品更多量地，有時連必需生產品部分，向市場銷售，以求將貨款繳租。七十年代，直接稅在黑土地帶佔農民分與地純收入的一二〇至二〇〇%，在非黑土地帶佔二〇〇至二七〇%。農民在未割穀以前就不能不把他賣掉，也不能顧到價格的貴賤。否則，農民的家畜和房屋就被沒收或標賣，來墊補未付的餘款。

中流貴族和工業資本，從這次改革上所獲得的並不多。他們所需的是能在工場和領地上作工的無產化的工人。但他們從這次在多方面仍舊保留半農奴關係的那改革的結果，不會得到這樣的東西。徭役的經濟體制固已顛覆，而並未到最後的絕滅。農民的經營也未曾和地主的經營完全脫離，因為地主手中，還留有農民分與地之極實在的部分——「割地」、森林、牧場、給水場等等。

超經濟的強迫的可能性還存在，即暫時盡義務的狀態，連帶責任，對農民的體刑，使農民從事公共事業等事仍然存在。

地主經營之由舊式方法向新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推移，並不是即刻完成的。那裏，到農奴解放後，很長期間還有兩大體制——即舊式徭役農業和資本主義農業並有。地主經營的發達，必須經過自純粹徭役農業至純粹資本主義之間的各程過渡形態。在八十年代，俄羅斯尚非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共四十三縣，據其支配的經濟體制看來，可分如下數類：

	縣	數	合計
資本主義體制優越之縣	(黑土帶)	九	一九
混合經濟體制優越之縣	(非黑土帶)	一〇	一九
徭役體制優越之縣		三	七
		一一	一七
合計		二四	四三

混合經濟制度，是以採用伴以工資勞動者的純粹資本主義經營方法為特徵，但同時也用各種種類及形態的徭役。即用自己的農具替地主耕田，以其所得償付租金——農民為償付器具或金錢等債務所作的徭役。有時且為了農民的家畜踐踏了地主的田地而作工。

，或爲地主貸與農民的田地而作工，其所得常與地主對分。每一德夏丁自地主租來的土地，農民須付出一·五德夏丁的徭役給地主，此外更須增繳母鷄、雞蛋，及婦女勞動等。由這種方法，地主可得到毫無報酬的勞力。倘農民對其徭役有錢可得，其工資的比率是遠比自由工資勞動者的工資爲低（如其所得爲十七盧布五〇哥貝，則爲九盧布四十哥貝）。徭役半帶貨幣半帶現物性質時，即農民一面替地主作工得工錢，同時對於租地又須用自己的農具在地主田地上作工時，徭役便發生充滿特別痛苦的奴隸狀態。地主用租金將『自由』農民實際地束縛在土地之上，取得廉價的勞力。徭役制度的許多種種類與形態，雖應地方及其他的情勢而不同，但這一切都有一個共通的特徵——奴隸的半封建的性質。徭役制度是隨着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漸漸消滅。

列寧對於農奴改革的意見

V·I·列寧描寫一八六一年改革後的農村狀態道：「從徭役『解放』出的農民，經過改革者的手段，除了『甘心情願』地服從『徭役』制度以外，是什麼辦法也沒有地

受着榨取掠奪，而釘牢在自己的分與地上了。百姓須向舊日的主人「借用」他的田地，爲着家裏饑餓而借來的糧食，冬天便須訂下夏天的活計——替自己的主人耕田種地。……但在這地主的壓迫外：……還加上資本的壓迫。貨幣的權力……把牠整個的重量壓到了農奴百姓的身上。無論做什麼都要錢。無論是繳納大慈大悲的改革後增加的租稅，是購買驅走了農民家庭生產品的低廉的工業生產品，或是購買糧食及其他等等，都需要錢。貨幣的權力不獨是壓迫農民，並引起他們的分裂。大多數不絕地沒落，轉化爲無產階級；少數由購入農民的經營和田地，派生了一羣而不很多的貪婪的富農和經營家的百姓，成爲正在發生着的農村資產階級的骨幹。改革的全四十年，就是這農民分化的慢慢地在受着痛苦死滅的一個全面的過程。農民的生活程度低到和乞丐一樣，他們與牲畜共處，裹着破布吃着藜藿渡日。農民一面贖取分與地，一面作着支出——這支出須超過其收入，才許取得分與地，他們只要有地方可去，都逃出自己的分與地。農民陷於慢性的饑餓，年成益加荒歉，爲飢餓與疫癘而死者不知幾萬。」「徭役和雇農（奴隸狀態）才是「自由勞動」事實上所陷入的東西。耶穌教士所作的宣言，就勸農民對那「自由勞動」祈禱「上

帝的恩賜」。『農民改革是農奴所有者的改革，不會有其他。因為實行改革的人是農奴所有者的原故。』

（註）起草二月十九日之宣言的，是反對改革者莫斯科大主教拉列特。

改革後農民的動搖

二月十九日簽名的一八六一年宣言，到五月五日發表。政府預料情勢不穩，準備進行彈壓。便做了很多的木棍對付農民。這種預防是不足驚的。農民改革，是有利於貴族的實行了，而其中更使土地所有者和地主的利益得到滿足。在新的義務，贖取金的繳付及徭役等壓迫下的農民，便成羣地蠢起，報復改革。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三年間，發生過二千次的農民叛亂。

宣言發表之後，即刻就生起農民變亂。這些變亂，以一八六一年卡桑縣貝茲德拿村之悲慘的發動為創端。這些農民是因為貝茲德拿的一個農民安東·佩特洛夫說法令中寫着有恢復自由的這語而起來作亂的。農民對那開拔到貝茲德拿的重砲步兵隊，都喊着

『自由！自由！』上去迎接。部隊司令陸軍少將亞普拉克辛，要求把佩特洛夫引渡給他。爲什麼呢？因爲佩特洛夫告訴農民說：『不要服從地主和長官。叫農民停止服務徭役，納稅並給他們拉車等事。叫農民看見旁的農民向領主穀倉搶奪糧食時，不要上去阻止；水來衝壞了水車，如果不從地主取得些東西，也不要自己上去修理。』亞普克拉辛將軍因爲他的要求被拒絕，下令向手無寸鐵的村人放槍（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據這次的報告，鄉裏一切道路上都堆滿了傷亡的人（死七十一人，傷五十五人）。佩特洛夫被射擊身死（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

暴動不限於佩茲德拿。有四十五縣，佔歐俄各縣百分之九〇，都爲自然發生的農民動亂所包圍。格洛德拿涅縣有一萬農民軍，拒絕履行徭役的義務。仍置農民於農奴的隸屬狀態的這一時的義務狀態，引起農民大衆異常激烈的不滿。里陶宛，白俄羅斯，窩洛涅幾，杜拉，斯莫連斯基，貝爾姆及薩拉託夫等縣，都發生異常廣泛的鬥爭。

政府對叛徒絲毫不加容恕。而杖刑在當時尤爲前所未見地廣泛取用。農民間都相信說在這法令中有這樣的規定，卽凡是讀過法令的百姓都加鞭打。散漫的農民大衆，對政

府有組織的武力，當然一點也不能表示頑強的抵抗。不過，這次「解放」固然簡直算不到完滿，但只是得脫離主人直接壓迫的這事，也仍使農民的一部分滿足。

此外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在封建君主制之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化的過程上，也前進了一步。這給農工業的發達以刺激，使新的社會制度（地方議會，陪審制，市會）出現。

地方議會之改革

一八六一年以前，在農村是地主，在城市是商人來處理地方問題。這些「地方議會」（Zemstvo）的權力是小到無以復加的。一八六四年地方議會的改革，就煥然一新，使社會生活的整個性質為之一變。引起一種期望，可改移到議會制的支配形態。

為處理各縣各省的經濟問題，從住民間選出了所謂議員。能參加選舉集會者，是一百份農民最高分與地（約八百德夏丁，但有的省不足一百二十五德夏丁），除猶太人外，上二十五歲的成年人。選舉人分為三區（Otdel）（依據財產及身分而集合的選舉人集團），即個人土地所有者，農村共同體及城市選舉人（有一萬五千盧布以上之不動產

者)。這些區，便選出任期三年的議員到地方議會。縣議會選出議員到省議會。每年召集一次，製作一般預算計劃，確定收支預算，遴選執行部——地方議會之省縣行政部，討論或決定各種報告。

地方議會委員會的工作，在地方長官及內務大臣監督之下。地方議會雖說是照「一般身分」的原定來制定，但裏面在隱蔽的形態下仍殘餘有身分制代議制的原則。對共同體的土地所有，僅與以投票的三分之一推選議員，一半是屬貴族。因為第一區的個人土地所有者，幾全為貴族。此外就是城市區出身的官吏，貴族等。議會的議長是出身貴族的省縣長官。在地方議會的會議廳上，特別是在縣議會上，都是貴族佔絕對多數。地方議會的自治，事實上不過是以農民為犧牲的貴族自治。地方議會決定關於道路建設，醫療事業，治療家畜疾病等方案；并與教士協力在政府監督下，處理國民教育的問題。地方議會的捐稅，全部由農民負擔。

後來，不獨把統制地方議會機關活動的權利，并將其指導權以至對一切事務之干涉權，交給了地方長官。農民的候補議員，由地方長官任命，選舉一切官員，均須內務大

臣或地長官確定。地方議會的一件決議，不經政府的承認也不能見諸實行。

司法上的改革

同時施行的司法上的改革，最適應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這把西歐的訴訟手續輸入俄國。設立（由地方議會及市會）選出的調能推事并由其大會組成的二審制之所謂治安裁判所，公開裁判，并解決原被告雙方出庭的不重要的案件。法律爲這些事件規定了簡單的訴訟手續，審判也都作爲調停。

爲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設有裁判所與地方審判廳。審判刑事訴訟，主要是有陪審官參加的地方審判廳，案件的一部（如關於政治犯的訴訟）則由有各種身分代表者參加的法院審判。對司法上活動的一般監督，屬元老院。元老院同時也是最高法院。審問委託特殊的審查官，審查官收集的資料，送到裁判所。被告能請律師，法庭允許公衆旁聽。陪審官根據預審來下『判決』——決定有罪，裁判所決定受罰的程度再作宣判。裁判所的體刑，亦已撤廢（爲農民的農村裁判所除外）。

司法上的改革，成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陪審官必須是有遠比一定勞動者或小職員更多的收入的人。這樣，在城市上，資產階級便成了陪審官，而農民出身能為陪審官者，只是從前在農民自治機關上曾任過什麼職務的，即有「政治資格」的人了。

重要事件年表

經濟的發展

一八〇二年——最初的農業機器工場(莫斯科)。

一八〇八年——最初的棉紗工場(莫斯科)。

一八二二年——禁止關稅。

一八四三年——沿瓦爾加河旅客及貨物之正常交通。

一八五一年——尼古拉葉夫斯卡耶(現為奧克卡普利斯卡耶)鐵道之建設。

外交

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七年——拿破崙戰爭。

一八〇七年——蒂爾地特媾和，參加大陸封鎖令。

一八一二年——與拿破崙再戰，併吞貝羅拉比亞。

一八一三年至一四年——與拿破崙之對外戰爭。

一八二六年至二八年——與波斯戰爭。

一八二八年至二九年——與土耳其戰爭。

一八五三年至五五年——克里米亞戰爭。

十二月黨運動（一八一七年——一八二六年）

一八一七年——組織「共濟會」。

一八二〇年——塞米約諾夫部隊叛變。

一八一八年至二一年——「福社會」。

一八二一年至二五年——「北俄」同盟及「南俄」同盟。

一八二三年至二五年——「凡斯拉夫人同盟」。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俄同盟」發動。

- 一八二六年一月三日——却爾尼哥夫團叛變失敗。
-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五名十二月黨人處死。
- 一八四五年至四九年——佩特拉謝夫派之組織。

農民問題

- 一八〇三年——關於自由種穀者之勅令。
- 一八四二年——關於負義務農民之勅令。
- 一八四七年——關於農民自由贖回爲買價售出的所有地之勅令。
- 一八五七年至六一年——縣委員會及編輯委員會討論農民改革。
-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取消農奴制度宣言。
-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卡桑縣貝茲德拿村慘案。
- 一八六四年——司法上及地方議會之改革。

練習課題

- 一，十九世紀初頭的俄羅斯，爲什麼紡織工業發達，而紗布及製鐵工業不曾發展。
- 二，有自由勞動的工場商人，怎樣戰勝了農奴制度的貴族經濟？這侵入的結果怎樣？
- 三，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爲什麼家庭工業勝過工場？
- 四，俄羅斯自由貿易主義者，擁護誰的利益？其與西歐自由貿易主義者的不同，在那一點？
- 五，爲什麼後役於不利？農業經濟上到六十年代止取消後役的地主爲什麼極少？
- 六，爲振興農奴經濟，地主用了怎樣的方法？
- 七，十二月黨運動發生的原因如何？
- 八，十二月黨分成怎樣的集團？他們的綱領和策略有怎樣的差別。各種十二月黨的集團，代表誰人的利益？
- 九，十二月黨運動失敗的原因何在？
- 十，十二月黨運動之史的意義何在？
- 十一，試列舉實行農奴改革的一切原因。
- 十二，地主自由主義黨的計劃本質何在？
- 十三，何謂割地？這對地主有何意義？

十四，政府爲什麼保存農民的士地共同體？

自修課題

一，利用窩茲涅先斯基，波爾夏可夫及洛幾可夫之論文選集中的表，以簡單圖表形式，繪製商業工業農業之發展大中小貴族人數農奴勞動者與自由勞動者人數等圖表，將結論標入。

二，以科瓦連斯基論文選集中（第四卷第一頁）亞克薩可夫之論文，與格洛布林著作「烏克蘭工場史概論」（國立出版所。一九二五年，五十一頁）之「前資本主義的工場」一章，及波克洛夫斯基著「上古俄羅斯史」（第四卷，一九二五年出版，三十至四十五頁）等爲基礎，再補上哥哥里及克魯泡特金之「革命家追憶」（第二部，第四章「尼古利斯克市場」）上對市場之文學的描寫，把市場的地點，手工場生產品的移動路線，記入地圖。

三，在卡波夫及馬奇諾夫之論文選集（第一卷三三三——三七五頁）上，研究姆拉威約夫的憲法草案與佩斯特利的「俄羅斯真理權」上的斷片，繪製他們所理想的俄羅斯國內制度的圖表，在表上記出計劃的簡單的特徵，並將其與一七九一年及一七九三年法國憲法比較（參考佛利德連德。斯爾茲基，盧金。薩赫爾等論文選集）。

四，試舉改革前納稅農民與徭役農民之分布；將本事所插地圖擴大；并根據卡波夫及馬奇諾夫主編的論文集

『俄羅斯階級鬥爭史之資料與文件』國立出版所，列寧格勒，一九二六年（第二卷四五——五頁之引用，指出後役農民經濟狀態之特徵。

五，讀卡波夫及馬奇諾夫前述論文集第二卷一三〇——一三四頁——舉示地帶及分區的省及各區農民每人分與。地比率及省縣分布。尋出自己的地方，并據一三五——一四〇頁之資料，研究該地帶的特徵，

六，在我們的地方上，農是怎樣被解放他們得到了怎樣的分與地？在我們的地方上改革後有否發生農民運動，蒐集關於以上種種的資料（詢問老人，到各地土地部，并利用印刷出的地方研究資料）。

七，讀列寧全集初版（一九二四年）第十一卷第二部，論文『農奴制度崩潰之五十年』（二一九——二二二頁），『論五十年節』（三三〇—三三八頁），『農民改革與無產階級的農民革命』（二五九——二六七頁），解釋列寧對農民改革的意見。

參考書目

文件

『俄羅斯階級鬥爭史資料及文件』，主編N·卡德夫及M·馬奇諾夫，二卷，國立出版所，列寧格勒，一九

一六年。

——可利用者，「十九世紀初頭資產階級貴族的急進主義」之第一卷第四部三一九——四〇四頁；「改革前夜的農奴經濟」之第二卷第一部七——六三頁；「農奴改革」之第二部六七——一四〇頁。

A. M. 德爾夏可夫及 N. A. 洛希可夫：「俄羅斯經濟史資料文件」第二分冊，國立出版所，列寧格勒，一九二五年。

——第二章：「十九世紀前葉農奴經濟之崩潰」；一一一頁，一四八頁。關於農奴改革；第三章一五五頁——一七〇頁，一八四頁——一九六頁，二一一頁——二二三頁。

窩茲涅克斯基：「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俄羅斯之經濟發展與階級鬥爭」一卷，「普利波伊」出版，列寧格勒，一九二四年。

——第二章「十九世紀前葉俄羅斯之經濟發展」二六——四八頁。第三章「改革俄羅斯的工業」四八——六二頁。第四章「十九世紀前葉的農業經營」六三——七二頁。第五章「十九世紀前葉俄羅斯的內外貿易」七二——八九頁。

M. 科瓦達斯基：「俄羅斯史論選集」，第四，五卷，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三年。

——第四卷，一六·二〇·二四·三四·四八·五〇頁（論農奴社會之崩潰），第五卷，文件，一三五·一三七·一四五號（農奴改革）。

M·M·克列溫斯基：『十二月黨』，論文選集，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北俄同盟及南俄同盟』，汎斯拉夫人協會三五——五〇頁，五八——六八頁；『十二月十四日』九〇——九四頁，一〇一——一〇五頁；『却爾尼哥夫團之叛變』一一三——一一六頁，一一八——一二一頁；『十二月黨與其終果』一六四——一六五頁。

U·G·奧克士曼：『十二月黨』，原文的斷片，城特爾，亞爾希夫，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第四，七章，較前書更完全。

參考書

M·N·波克洛夫斯基：『上古俄羅斯史』，第三，四卷，國立出版社，莫斯科。

——第三卷第七章『亞歷山大第一』，第八章『十二月黨』，第四卷第十四章『農奴改革』，及第十五章『六十年代』。

M·N·波克洛夫斯基：『十九世紀帝俄之外交與戰爭』論文集。莫斯科，一九二四年。

M·N·波克洛夫斯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運動史概說』（有數版）

——研究俄羅斯史必備之參考書。關於十二月黨主旨，參閱第一講第二講。

M·N·波克洛夫斯基：『十二月黨』論文集，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七年。

——本書彙集有講義，雜誌論文，及著者為各種出版物所作之序文若干篇，論文集供獻新材料很多。

M·V·涅奇基那：『凡斯拉夫人同盟』，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七年。

——對同盟與却爾尼哥夫國內亂版作的研究。

M·N·波克洛夫斯基：『農奴改革』，『普羅列塔利』出版，哈爾可夫，一九二六年。

——本書為與格拉那特合著『十九世紀俄羅斯史』第三卷著者論文之再版。

V·I·列寧：『農奴制度崩潰之五十年』（全集，初版，第十一卷，第二二，二一九——二二二頁）。

V·I·列寧：『論紀念節』（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二三——二三八頁）。

V·I·列寧：『農民改革與無產階級的農民革命』（全集第十二卷第二部二五九——二六八頁）。

回憶錄

I · 工哥爾巴却夫斯基：『十二月黨之回憶』，「查道爾加」出版，莫斯科，一九一六年。

——著者爲凡斯拉夫同盟之一員。『斯拉夫人最後之回憶』，由哥爾巴却夫斯基共同執筆。

I · D · 雅克辛：『回憶』，「現代問題」社出版，莫斯科。

——著者爲十二月黨，北俄同盟員。回憶中描寫着那時代的生活，臣拉克采葉夫派的生活，祕密結的活動，捕拿，彼得巴洛夫斯克要塞之監禁，西伯利亞等華爾康。

M · N · 斯卡耶妃：『回憶』，B · E · 西采哥奴夫序并註釋。（『回憶叢書』），國立出版所，列寧格勒，一九二四年。

——著者爲十二月黨S · G · 華爾丁斯基之妻，一八一二年戰役英雄拉耶夫斯基之女，是一個充滿普希金熱血的人。自隨夫赴西伯利亞。回憶敘述十二月黨在西伯利亞的生活。

『同時代人回憶上的佩特拉謝夫斯基派』，資料集，E · P · 希采哥列夫主編，N · 洛西可夫序，第一卷，

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集中蒐集有若干回憶，書信，論文，及係於佩特拉謝夫斯基派組織生活裁判死刑儀式西伯利亞生活等等的故事。此外并有當時人士（赫爾姆等）的若干回憶與論文。

A·I·赫爾姆：『過去與考察』，M·列姆凱主編之全集，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國立出版社，彼得格勒，一九一九年。

——俄羅斯文獻中最光輝的回憶之一。赫爾姆在俄羅斯的生活，載於第十二卷及第十三卷之第四部中，回憶中記述十九世紀一〇——三〇年代貴族的生活，三十年代莫斯科各大學對聖西門主義的熱狂，在貝爾姆特耶特卡海參衛的流放生活，四十年代莫斯科的小組，彼得堡及諾復哥洛德的軍務等。

『皇族之書信與回憶上一八二五年空位時代及十二月黨之叛亂』，B·E·司洛葉奇可夫斯基出版。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這裏有關於尼古拉第一即位時的回憶，及其兄密海爾巴復洛威奇對十二月十四日之回憶。

文學

詩人——十二月黨人，U·N·威爾霍瓦斯斯基主編之詩集，有他的序文及註釋。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

九二六年。(其中有路易列夫，A. A. 貝斯託則夫，馬林斯基，S. 姆拉威約夫，亞波斯特爾，V. 居諾里貝格，奧德葉夫斯基等作品。) A. 司洛尼姆斯基：『却爾尼哥夫派』，國立出版社，庫倫文庫(却爾尼哥夫團部之叛變)。M. D. 馬利奇：『北極光』，十二月黨時代的小說，第三版，莫斯科，一九二九年(貴族生活，士兵宮人生活，達威德領地卡門加上的十二月黨，南俄及北俄同盟員之會合，亞歷小大第一，亞列克采耶夫，謝爾華德之報告，十二月十四日，却爾尼哥夫派，刑罰)。U. 杜伊里耶諾夫：『居夫利耶』，關於十二月出的小說，『普利波伊』黨版，列寧格勒，一九二六年(傳記小說『居夫利耶』，係描寫普希西學友兼北俄同盟員V. 居赫里貝格。)大仲馬：『劍術教師』，歷史小說『Drame』出版，一九二五年列寧格勒(著者為十九世紀前葉法蘭西著作家。小說是二八四〇年所著。情節為亞歷山大時代的生活及十二月黨人安涅可夫之生涯。) U. 杜伊尼可夫：『華幾爾姆夫塔爾之死』，小說，『普利波伊』出版，列寧格勒，一九二九年(小說描寫格利波耶道夫之運。命) G. 朱爾可夫：『狂人波耶爾烏爾斯霍夫基的故事』，莫斯科，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黨時代，二十年代末之法蘭西)。K. 波里夏科：『俘虜之逃亡』，莫斯科，一九三〇年(小說主人公為M. U. 列麥特。尼古來時代。第三部，彼得堡，哥薩克。) N. A. 列克拉索夫：『俄羅斯之女』(全集)：國立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七年。描寫愚夫情切追至西比利亞的十二月黨人妻特貝卡耶及窩康斯卡耶之詩)。A. I. 赫

爾增：「盜鴿人」(全集，第五版。一八五二—五頁。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有單行本。關於一個農奴的女伶一生之故事)。A. I. 赫爾增：「誰之罪？」小說(全集，第四卷，一九四——三七六頁。彼得堡，一九一九年。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三年。描寫一八六四年的農奴生活)。I. S. 屠格涅夫：「獵犬日記」(有數版，農奴生活)。N. V. 哥哥里：「死靈」(有數版，地主式，宮人式，改革前的農奴生活)。L.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有數版，小說描寫與法蘭西的戰爭。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幾個實際的人物，都是和他同時代的人的特徵。此點須注意。)(L. 托爾斯泰：「塞發斯特特堡」世界文庫，二七一——三七三號(描寫一八五〇——五五年被包圍的塞發斯特特堡的生活。)(N. S. 列士可夫，L. P. 格洛斯基編輯的小說集：「俄羅斯及世界古典叢書」，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十九世紀中葉窩爾洛夫縣農奴劇場，地主狩獵。)(S. 車爾皮哥列夫：「農奴所有者與農奴」(列寧格拉，一九二五年)。

戲曲

A. S. 格里波厄多夫：「智慧之悲哀」(有數版，莫斯科爾尼惹霍里德劇場演出生題，以「智之持悲哀」的劇名上演。二十年代莫斯科貴族社會，十二月黨)。哥哥里：「檢察官」(有數版，國家學院小劇場及梅厄爾

霍里德劇場之演出題目，尼古拉時代之地主官僚主義。斯霍波·科布林：『專業』三部作，國立出版所，莫斯科，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第二藝術場場之脚本，尼古拉時代官僚主義。普拉東『亞拉克車厄夫派』國家學院小劇場之演出題目。S·溫克斯吞：『一八二五年』第二莫斯科藝術院之演出題目。B·拉夫列涅夫：『短劍』（無產文化劇場演出題目，十二月黨時代）。D·梅列朱可夫斯基：『保羅第一』（有數版）。N·列爾涅爾：『尼古拉第一』五幕九場之史劇。莫斯科，一九二二年。

電影及參觀（從略）

#7

3414.23

41

著者：

波卡洛夫 (L. A. Botcharov)
雅尼夏尼 (A. Z. Yoanishiani)
本邊諾發 (L. A. Bentzianova)
波克西卡寧 (A. G. Bockshchanin)
愛幾托夫 (N. M. Ezitov)
愛哥洛夫 (P. V. Egolov)

譯者：方天白